盛湖志（四种）

（上）

盛泽镇人民政府
吴江市档案局 编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湖志 ：4 种 / 盛泽镇人民政府， 吴江市档案局编.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1.12
ISBN 978-7-80694-785-2

Ⅰ. ①盛… Ⅱ. ①盛… ②吴… Ⅲ. ①乡镇一地方志
一吴江市一明清时代 Ⅳ. ①K29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8307号

书　　名	盛湖志：4 种
编　　者	盛泽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
责任编辑	徐大军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889 毫米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3.8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785-2
定　　价	70.00 元(全二册)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李建炯

副主任：沈卫新　王益冰

委　员：戴荣林　陈建英

　　王　怡　姚林生

主　编：王　怡　姚林生

副主编：林小林　俞芹芳

编　辑：张　园　徐　铭

点　校：沈春荣　沈昌华

　　申乃刚

序 一

提起盛泽，人们总以“丝绸之乡”、“商贸重镇”称誉她，其实明清时期的盛泽就既重商，又崇文，是人文荟萃之地，有修志传统的市镇。旧方志《盛湖志》就是清代当地望族仲氏历经九代人不懈努力修纂而成的。

早在明万历年间，里人卜舜年就修成《盛湖志》，惜未刊行而散佚。数十年后，里人仲沈洙着手修纂《盛湖志》，清顺治十年(1653)脱稿，但囿于财力而未刊行。康熙时，孙子仲栻、仲枢予以增纂，至乾隆中，仲枢之侄仲周霈再增纂，有乾隆《盛湖志》刻本行世。同治间，仲周霈玄孙仲廷机在旧志基础上纂成《盛湖志》。同治末，廷机子仲虎腾增补光绪间掌故，续成光绪《盛湖志补》四卷。未及校录，虎腾去世。虎腾子冠雄重加校录。民国9年(1920)，在浙江南浔周庆云的资助下《盛湖志》得以付梓。从顺治十年至民国9年，历经二百六十多年，仲沈洙及其后人怀着对桑梓的挚爱之情，秉持着完成前辈未竟事业的坚定信念，历经曲折，终于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盛湖志》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门类齐全，蕴含的地情和文化信息丰富翔实。全志在具备“存史”、“资政”作

用的同时，突出“教化”的功能。志中记载了廉洁奉公的能臣贤士，扶贫济危的开明乡绅，高雅博学的文人学士，展现出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忠勇报国、务实兴业、重教兴学、勤俭持家的盛泽民俗文化。全志文字简明精确，读之抑扬顿挫，各处多见深味。文化门类在整部志书中占很大比重，显示出当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另外，该志记述注重细节，提高了地域亲和力和实证价值。当然，与其他旧志一样，《盛湖志》在记录地方经济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对严重束缚和戕害妇女的封建礼教也高度肯定，这与清代文人深受宋儒理学影响密不可分，对此我们不应苛求古人。

点校本《盛湖志》降低了原来无标点文言文的阅读难度，它的刊行问世，使原来深藏于图书馆的历史典籍得以与广大普通读者见面。阅读该书，有助于我们了解先辈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激发起热爱家乡之情。在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文物保护和地方文化及旅游产业的开发中，该书将以其丰富而可靠的历史资料发挥特殊的作用，对编纂新的盛泽镇志也有多方面借鉴作用。

如今的盛泽正以崭新的面貌踏上历史的新起点，当代盛泽人已经做出了足以告慰先辈的骄人业绩。我相信新时代的盛泽人民一定会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开拓创新，把盛泽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2011年7月14

（作者为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序 二

盛泽镇位于江浙交界处，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当地气候温和湿润，宜稻菽蚕桑。勤劳智慧的盛泽先民充分利用优良的自然条件，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盛泽周边逐渐形成家庭织造手工业。明代中期，盛泽的丝绸织造业和丝绸贸易已成规模。明末盛泽诗人周灿“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人家勤织作，机杼辄晨昏”的诗句就是对当时盛泽丝绸业情况的确切描绘。经过一代又一代盛泽人的不懈奋斗，到清代，盛泽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四大绸都。今天的盛泽，是古代盛泽的延续和发展。她既古老又年青，繁荣兴旺，生机勃勃，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纺织产业基地和纺织品集散中心，经济总量在全国乡镇中名列前茅。

《盛湖志》这部乡镇旧志，是研究盛泽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从顺治年间开始编纂到民国初期最终付梓，二百六十多年间，里人仲氏九代人为之呕心沥血。该志记载了盛泽的历史沿革、地理形胜、物产风俗、街里桥梁、园宅古迹、祠庙寺观，并用较多篇幅介绍当地的能臣良吏、孝义之士、节烈之妇，选录了当地文人的许多诗文。全志记载的地情和蕴含的文化信息，显示盛泽既是

丝绸之乡、商贸重镇，也是人文底蕴深厚的文化古镇。原志为没有标点的文言文，点校本加了标点，解决了句读的问题，降低了阅读难度，便于有一定文言文基础的读者阅读。《盛湖志》点校本的出版发行，是吴江市档案局、市地方志办公室为传承吴江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发挥古代地方文献作用所做的又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希望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热爱盛泽的人们能静下心来读一读《盛湖志》这样的地方历史典籍，了解盛泽的历史，追思先辈的业绩，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继承和发扬务实兴业、包容创新、敬德行善、崇文重教的历史文化传统，把盛泽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美丽。

2011年9月

（作者为吴江市委常委、盛泽镇党委书记）

点校说明

本书包括始修于乾隆，补纂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仲廷机原辑《盛湖志》十四卷，首尾各一卷；仲虎腾的光绪《盛湖志补》四卷；仲沈珠纂，仲枢增纂，仲周霈再增纂的乾隆《盛湖志》二卷本，以及今属盛泽的钱墀道光《黄溪志》。因以“盛湖志”为主，故仍名《盛湖志》。

纂修《盛湖志》，起自明万历年间(1573~1620)卜舜年，但到清初只有“盛湖八景”《题景记》与诗存世。从顺治十年(1653)仲沈洙序所纂《盛湖志》起，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仲虎腾的《盛湖志补·自序》，仲氏历经250年，九代人锲而不舍地修纂，留下了今天仍能看到的《盛湖志》。而且十四卷，首尾各一卷的《盛湖志》，庚申(1920)由仲氏亲家南浔周庆云介绍到杭州近文斋付梓，甲子(1923)夏，全书垂成。不意六月初九日夜，为邻居失火殃及。幸亏初印校本尚存，才得以覆刻。可谓一波三折，足见其中艰辛。

仲沈珠，字儒文，17岁补秀水籍诸生。明亡，绝意进取。44岁卒，门人私谥怡静先生。著有《采真游集》、《四书析疑》、《尚书集解》、《毛诗集解》、《易伦》、《古周礼纂》、《家礼补注》、《性理集要》、《盛湖志》。

仲枢，字拱辰，号亦山。以府学生，中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人，仕宗学教习。著有《亦山诗文稿》。

仲周霈，字思则，号资万。雍正二年(1724)举人，仕至直隶深泽知县，在任六年，始终廉洁。致仕归，增辑《盛湖志》。85岁卒。著有《前邨吟稿》。

仲廷机，字组缦，号支仙。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仕至严州知府，两耳重听，解组回籍。在里中修学舍，浚河道，修葺祠宇、社仓、育婴堂，公呈条议，咸出其手。74岁卒。著有《舫斋诗文稿》。

仲虎腾，字啸生。同治七年(1868)以嗣父宁绍台道仲孙懋在杭殉难，赐袭骑都尉，署江南提标左营中军守备。参订《光绪·黎里续志》。

《盛湖志》的梓行，周庆云(1864~1933)功不可没。周字景星，号湘舲，别号梦坡，以附贡生授教谕、直隶知州，均未赴任。父辈业丝，囤丝失败，他转而业盐。被推为嘉兴所甲商、两浙盐业协会会长。先后开办杭州天章丝织厂、湖州模范丝织厂，发起和投资开采长兴煤矿和铁矿。资助南浔中学并任校董，斥资刊刻多种志书。卒于上海寓所。

钱墀，字舞丹，号春翘，黄溪人，诸生。嘉庆初，应知县唐仲冕之邀参修吴江县志。唐调任，事搁浅。他便搜集地情资料，编成十二卷《黄溪志》。另著有《黄溪诗征》、《见闻随笔》、《亦陶轩诗钞》等。

四种志书体例较为完备。其中三种《盛湖志》只有一个版本，而《黄溪志》则有上海图书馆藏本与《中国地方

志集成》版本，后者对前者有修改，点校时作了说明。

点校采用简体字，除人名、地名、书名外，异体字、古体字一律改为标准字。补充的字用( )表示，改正的字用[ ]表示，注释用【 】表示。

由于点校者学识有限，书中疏漏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目 录

上 册

序一 …… 周志芳 1
序二 …… 李建炯 3
点校说明 …… 5

盛湖志

盛湖志卷首
旧序 …… 1
陶序 …… 5
周序 …… 8
凡例 …… 10
盛湖志原目录 …… 12
盛湖志卷一
沿革 …… 14
分星 图附 …… 15
界域 …… 16
乡都图圩 …… 16

盛湖志卷二

形胜 ……20

水 池、泉、井、塘 ……23

村庄 ……26

方言 ……28

盛湖志卷三

物产 ……32

风俗 ……34

灾变 蠲赈 ……41

盛湖志卷四

公署 公所、社仓、会馆 ……52

学舍 义学 ……53

营汛 水栅 ……56

表坊 ……57

街里 坊巷 ……60

桥梁 ……62

盛湖志卷五

古迹 ……70

园宅 ……76

墓域 ……81

厉坛 普同塔、义冢 ……82

盛湖志卷六

祠庙 ……84

寺观 ……92

盛湖志卷七

官制 ……106

职官 …… 108
政绩 …… 112

盛湖志卷八

科第 …… 114
武科第 …… 118
贡生 …… 119
荐辟 …… 120
钦取 …… 121
恩赐 …… 121
议叙 …… 122
军功 …… 122
袭荫 …… 122
吏仕 …… 123
例仕 …… 123

盛湖志卷九

宦绩 …… 126
儒林 …… 136
孝友 …… 140
义行 …… 146
殉节 …… 152
文苑 …… 155
隐逸 …… 170
艺能 …… 175
人瑞 …… 184

盛湖志卷十

列女 贞 …… 186

列女 节 …… 188
列女 烈 …… 211
列女 孝 …… 219
列女 才 …… 220
列女 流寓 …… 226
列女 名妓 …… 228
盛湖志卷十一
流寓 …… 230
方外 …… 242
羽客 …… 247
盛湖志卷十二
书目 …… 249
盛湖志卷十三
集文 …… 304
集文 土著 …… 338
盛湖志卷十四
集诗 …… 344
集诗 土著 …… 378
集诗 闺秀 …… 384
盛湖志卷末
旧事 …… 385
异闻 …… 388
杂识 …… 392

下 册

盛湖志补

盛湖志补序 …… 397
盛湖志补原目录 …… 399
盛湖志补卷一
沿革 …… 400
形胜 …… 400
水 池、井、塘 …… 402
村庄 …… 402
方言 …… 403
物产 …… 406
风俗 …… 407
灾变 …… 410
公署 公所 …… 412
学舍 …… 412
表坊 …… 412
桥梁 …… 413
古迹 …… 413
园宅 …… 416
墓域 …… 419
祠庙 …… 423
寺观 …… 424
盛湖志补卷二
职官 …… 427

科第 …… 429
军功 …… 431
袭荫 …… 431
例仕 …… 431
宦绩 …… 432
孝友 …… 434
文苑 …… 435
艺能 …… 439
义夫 …… 440
列女 贞 …… 441
列女 节 …… 441
列女 烈 …… 445
列女 孝 …… 446
列女 才 …… 447
流寓 …… 448
方外 …… 451
羽客 …… 451
盛湖志补卷三
金石 …… 452
书目 …… 462
集文 …… 470
集文 土著 …… 479
集诗 …… 481
集诗 土著 …… 500
集诗 闺秀 …… 504
盛湖志补卷四

旧事 …… 505
异闻 …… 510
杂识 …… 514
跋 …… 524
后跋 …… 525

盛湖志

盛湖志序 …… 527
盛湖志序 …… 528
盛湖志叙 …… 529
盛湖志序 …… 530
盛湖志序 …… 531
盛川题景记 …… 532
盛湖志卷上
分野 …… 534
舆地 …… 534
盛湖志卷下
风俗 …… 565
土产 …… 566
古迹 …… 566
墓域 …… 568
园林 …… 569
建置志 …… 573
职官表 …… 575
寓贤 …… 576

人物志 …… 576
科第 …… 577
荐举 …… 580
封赠 …… 583
武科 …… 584
隐逸 …… 584
齿德 …… 589
义行 …… 590
孝弟 …… 591
艺文 …… 594
节烈 …… 608
仙释 …… 617
后序 …… 619

黄溪志

序 …… 621
序 …… 623
自序 …… 625
凡例 …… 626
参校姓氏 …… 628
助刊姓氏 …… 629
黄溪志原目录 …… 630
黄溪志卷一　疆土　营建
沿革 …… 631
景物 …… 631
乡都图圩 …… 632

风俗 …… 632
土产 …… 634
坊巷 …… 635
桥梁 …… 636
汛地 …… 638

黄溪志卷二 营建

庙祠 …… 639
寺院 …… 640
居第 …… 643
丘墓 …… 644
义冢 …… 645

黄溪志卷三 人物一

科第表 …… 646
武科第表 …… 647
贡表 …… 647
荐辟表 …… 648
例仕表 …… 648
吏仕表 …… 649
封赠 …… 650
乡饮 …… 650

黄溪志卷四 人物二

名臣 …… 651
孝义 …… 652
文苑 …… 654

黄溪志卷五 人物三

隐逸 …… 658

寓贤 …… 659
释道 …… 662
黄溪志卷六 人物四
列女 …… 667
别录 …… 674
黄溪志卷七 杂录
古迹 …… 680
旧事 …… 681
黄溪志卷八 杂录
丛记 …… 685
黄溪志卷九 艺文一
集诗上 …… 692
黄溪志卷十 艺文二
集诗下 …… 704
黄溪志卷十一 艺文三
集文上 …… 716
黄溪志卷十二 艺文四
集文下 …… 727

盛湖志

仲廷机　支仙　原辑

沈春荣　沈昌华　申乃刚　点校

盛湖志卷首

旧序

余留心《盛湖志》者有年，而不得所本。辛卯，始得睹卜景川先生行略，谓曾辑《盛湖志》一卷，不胜向往，遍求终不可得。既见景川《题景记》及八景诸诗，亦多与当境不合。殆景川所谓“世异风殊，废举靡一，不敢弦辙，存为羊饩”者也。既阅府县志，得轶事种种，遂手录之。而节庵二兄出《水利》一篇相示，不禁跃然曰：“志有本矣。”因以所见为经，所闻为纬，凡里中耆老备历咨询，务得其真信者书之，疑者阙焉。更以溪湖为四方之限，南起麻溪，北抵红梨，西接烂溪，东距前姚，袤延各十里，广纵四十里。村落穷僻，津桥、祠宇躬历而考询其实，爰书于策。又浮一叶溯洄观之，周知大概。乃合四十里而为图，举地方形胜，前言往行，诗文事实，集成一书，名之曰志，庶几有所权舆矣。虽然，古之隐君子不遇于时，身居穷巷，文章、行事湮没无闻，迄于今传述不足信，文献无可征，名之曰志，而志之遗焉者多也。余能无怃然，然愈不能已也。所望好古之彦，景行之贤，或家有真藏，或地有实录，缄寄不遗，为征古之助，盖亦梓里一胜事云。

顺治十年癸巳暮春，仲沈洙撰。

志之传世也，统志、通志外，府、县莫不有志。区区乡聚，复何志哉？然远者近之推，大者小之积。画井始于亩，建国视乎野。选贤与能，搜乘简卒肇于乡，孰谓盛湖之为乡聚而忽诸？余尝有意于斯矣，特以无稽者不确，弗询者不公，不确不公，何以信今而传后？吾弟儒文竟成书，所录不及数十纸，而疆域之错杂者井然，营建之纷纭者厘然，宦游与隐处并列，孝友偕节义咸伸，盖数十里之境，数百年之人与事如指诸掌。其殆信今传后者欤！予与节庵二兄参酌损益，补缺拾遗，自是梓行。即谓乡聚之志，有裨于州郡也可。

癸巳六月五日，仲时镕撰。

志自卜景川始。景川以桑梓之地，高曾规矩所存，故志之。余读景川行述，有是志而不获见。或曰倡之而未终也，或曰成之而复轶也。询之其家，亦等乌有，惟《题景记》、八景诸诗存。噫！景川先我数十年，其所闻见犹古，必多可观，乃竟不传，可惜也。幸儒文弟复有是志，经之纬之，大而弗夸；综之核之，细而弗诞。有是志而地始不朽，人亦不朽。凡系于地，关于人者皆不朽。景川所载而旋湮者，今再显焉，是亦景川之幸也夫。

甲午孟春，仲绍康撰。

志创自儒文仲先生，此不朽业也。是役也，与风化相

表里。志道学以励操，诗文以励修，古迹以彰胜概，水利以明通塞，维持安全之意详矣。夫盛湖一隅耳，往哲题咏甚多，今亦渐遗。尝读卜景川先生书，有张季鹰绘图语，未详何据，盖先晋事也。又许声虞称，陈学录善画，所绘八景图妙绝。余欲见之，不可得。此盛湖事实之失，好古君子所惜也。仲先生此志，考订详明，同异辨悉。数百年泯没事迹，读之了然，余自此释然矣。且于里中民风士习，有关利病得失者，每惓惓致意焉。仲先生不惟有不朽之业，抑更有不朽之心也夫。

甲午仲春，目澜衲正因撰。

先君子命不肖曰："此志若祖手编，吾欲梓之而力未逮也。"栻谨受之，而力仍未逮。非敢诿也，以举业累人。馆谷为生，则不暇。且我怡静公距今凡六十年，其间形胜之迁变，建置之兴废，风俗之盛衰，人才之隐见，又不知几何。守其前而遗其后，亦不可得矣。丙申夏，偶过拱宸弟处，弟询怡静公所著志。栻嘅然曰："志在当日为已成之书，在今日犹为未成之书。其未成也，栻之固陋，未能缵述前人之过也。弟为参较，补其缺漏，志其成乎。"拱宸欣然任之曰："谨如命。"

康熙五十五年阳月，仲栻识。

考王文恪、徐鲁庵二公郡邑志，吴江以镇名者四，盛泽不与焉。今盛泽独俨然以志闻，得毋近于诞与非也？前此五十馀年，我世父亦山公搜罗考订，早有成书。更前

此六十年，曾叔祖怡静公手编之。更前此六十年，卜景川先生肇始之。志之由来久矣。夫前人不能无待于后，后人不能不资于前，随时增损，理势固然，无足怪者。且盛泽固视天下之盛以为盛也。前明嘉靖年间，志称居民百家，以绸绫为市。厥后《叶志》云如一都会。《屈志》云诸镇第一。迄今烟户稠叠，人文蔚起，科目相望。设分防，添汛弁；书院、义塾、社仓，以次毕举，此岂适然之遭哉？惟我国家圣圣相承，湛恩汪濊，幅员之式廓，民物之繁昌，靡不超越前代。属当焕乎有文之会，薄海内外寒暑衣被之所需，与夫冠婚丧祭、黼黻文章之所用，悉萃而取给于区区之一镇。人市交易，日逾万金。人情趋利如骛[鹜]，摩肩侧颈，奔走恐后，一岁中率以为常。《诗》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洵然。然则斯志之续也，固将发扬久道之成，歌咏太平之盛，俾观者得所考信，忠敬之心油然以生。岂仅为一镇志土风，兢兢于先世之手泽已哉？抑读景川《题景记》，谆谆致意于还醇去害，以今例昔，不啻倍蓰过之。防微杜渐，所望于职司风教者。余之心视卜氏之心而加切已。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秋，仲周霈撰。

陶序

余家世居秀水之王江泾镇，浙地而接苏壤，西北去吴江之盛泽镇才七里许。庚申之难，泾成焦土。先祖光禄公、先考勤肃公被掳，脱归，转徙至盛，倚砚田为生。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者，无虑数百家。小庙港顾氏旧有华阳堂，以藏华阳真人陶贞白《馆坛碑》而名。光禄公之卒，勤肃公之登第，余小子之生，皆在华阳堂东北偏院，似与吾陶氏有宿缘者。洎余毁齿就塾，师长、同学多盛泽人。久之，迁赁后街徐氏，勤肃公复构数椽于柏孝子桥南。时余年十八，幸博一衿，所见闻，所钓游，不出盛泾左右数十里中。习知盛镇之风土人情，宜莫余若矣。光绪乙酉，省亲畿辅，始离盛泽。自是而秦陇，而西域岭表，迄今三十馀年。余弟奉母氏徙宅嘉兴，亦二十馀年。勤肃公见背，余奔走在外，绝少家食。还念童稚所栖，几等沧桑。长老戚友强半凋零，未尝不凄然以悲。然寤寐之间，冥想陈迹，人物、风景历历犹刻画心目间。欲笔其梗概，苦于不文。尝闻仲支仙观察丈有《盛湖志》十六卷，哲嗣啸生都戎复为《补遗》四卷。啸生少时受业于勤肃公，余亦频得瞻仰支仙丈丰范。人事变迁，先后作古。屡询其遗著，未获一观。今年春，乌程周君梦坡示余全稿。盖梦坡与仲氏姻连，述啸生之子冕臣意，挽余弁言。读竟，谬为校误，并增删数处，作而言曰“盛泽古为青草滩一荒村耳”。志稿以盛镇为青草滩，然《黄溪志》以黄家溪为青草滩，则滩之所赅者广，不专属于盛镇矣。后梁开平三年，割嘉兴北境平望、震泽等六乡为吴

江县。则唐及五代，盛泽当为嘉兴之澄源乡地。或云三国吴司马盛斌结寨，由是得名。西有大水，宋人称“盛寨荡”，“寨”又转为“泽”。前明《吴江县志》尚无盛泽镇。嘉靖以后，居民渐众。自入有清，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焉，遂成巨镇。论者以其湫隘，訾为市井之区，顾文人硕士未尝不挺生其间，踵背相望，与吾泾镇尤若唇齿相依。错居两镇间，试于有司者，或家泾而贯吴江，如宋氏、李氏及余陶氏族祖，多有载《吴江县志》者。或家盛而贯秀水。如万历中，进士仲景亨、副贡仲绍颜；天启初，举人仲闻韶，皆秀水籍。又名士计甫草嘉兴籍，卜孟硕秀水籍。此外尚多。自明以来，洽比之情，不以畛域歧视，特盛为隩区，得保全于乱世。泾当孔道，被兵后什九瓦砾。幸与不幸，虽曰天灾，人事亦半系于地势欤。窃羡盛镇之邀天幸，居是土者，当思所以保守世德，承先启后之道，使非征文考献，何由动其敬恭，伸其景仰之意乎？盛之有志，创自仲氏，顺、康、乾隆相继纂辑。支仙丈集其成，啸生补其阙。体例谨严，甄采博洽。惜缄藏逾久，未寿枣梨。颇闻毁之者，谓此书多叙仲氏事迹，无异一家谱牒。余详细翻阅，始知其说之诬。呜呼！肯构肯堂，清芬罕继，子孙失学，显扬靡由，幸能操觚撰箸，阐明祖德，正其分所当。然盛泽二百馀年来，修志者皆出仲氏，何怪稍详于一姓？若平时因循忘祖，见人成作，复怀嫉妒吹求之言，何足与较？昔道光中，平湖陆秋山撰《鹦鹉湖棹歌》，载陆氏事迹独多。平湖人艳称之，不闻有所訾议。何古今人度量悬绝若是耶？《盛湖志》稿具在，有目者可共读之。一乡幅员四十里，风土人物朗若列眉，果

有所偏私否？余方为唐印僧茂才校订所辑《泾镇志》，又获读《盛湖志》，僭为之序。虽自惭弇陋，而缔缘翰墨与夫吊古感旧之情油然不能自已。尤望冕臣裒赀付梓，俾前贤掌故历久勿谖。不仅能守楹书，实枌榆之幸事也。

岁在庚申秋八月，秀水陶葆廉识于上海寓庐。

周序

昔白石道人泊垂虹亭，曾有“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之句，想见其缥缈清幽，光景独绝。松陵即今吴江，密迩太湖，有镇曰盛泽，亦名盛湖，本村落也。明嘉靖间，渐成市集。逮清初而始大，川流回环，烟火稠密，四方商旅帆樯相望，士大夫家在云烟水竹间，饮湖光而吸水渌，溪山清远，疑入画图。汪氏《尧峰文钞》、李氏《盛湖诗萃》序，胥详言之。呜呼，盛已！居民竞治丝枲，以澼以絖，以染以织，而盛湖之名益著。然非独物华之可宝也，地灵人杰要亦有足称者。其门胄以仲氏为巨擘，而兰舫观察、支仙太守，文章忠义，流泽尤长。观察备兵甬东，寇至身殉。无嗣，以太守子啸生为子，荫都尉，仕松江偏裨。博雅媚古，有汤贞愍之风，固儒将也。余娶张氏，与啸生亚，因得见太守公颜色，并所辑盛志引旧序。言以所见为经，所闻为纬，信者书之，疑者阙焉。盖卜氏景川原本既不获覯，则征文考献，实创而非因，有功乡里，夫岂浅鲜？惜搜讨止于同治末叶，而太守遽归道山。啸生于讲武之暇，取陈编次第之，得书一十六卷。复摭采光绪以后掌故，续成四卷。风钞雪纂，用力弥勤。乃未及校刊，啸生又奄忽殂谢。一书之成，固若是其难哉！岁庚申，啸生子冕臣从其乡携志稿来质于余。时余方辑《南浔志》。浔之去盛百里而弱，风土人情不甚相远。披览一过，谓足信今传后，怂恿付梓，愿督手民之工，以期其成，且转乞陶拙存参议为之校订。参议尊甫勤肃公昔馆盛湖，啸生北

面居弟子列，又与参议有同砚之雅，鸡鸣风雨，谊故不辞。倘起啸生于九原问之，亦当叹敬礼定文，为不负死友也已。于其剞劂之竟也，为叙其颠末而归之。

癸亥元夕，乌程周庆云序于淞北晨风庐。

凡例

一、《盛湖志》始于明卜景川先生梦熊，久佚，仅存《题景记》与诗。国朝顺治时，我七世叔祖怡静公沈洙始辑之。康熙间，五世伯祖亦山公枢增修之。乾隆中，高祖前邨公周霈稍加采辑。并详旧序。

一、旧志虽刊于乾隆时，悉遵康熙间定本。故记载寥寥，今益以郡邑志所载，间用旧志，并采所见各籍焉。

一、里自国朝始成镇，初无沿革。惟旧据盛谱，谓由宋盛章食邑兹土得名，似于古籍无征，未敢沿袭。

一、界限，旧稍越境，今以盛泽五汛所辖诸圩为准。

一、郡邑志为史之流，里志又郡邑之支流也。分星即天文志，界域、形胜、水土、风俗即地里志，物产即食货志，学舍、坛庙即礼志，桥梁即河渠志，灾变即五行志，书目即艺文志。至于政绩、人物，则近乎世家、列传矣。所述虽只偏隅，扩之即为郡邑志。立言宜慎，毋滥毋遗。

一、职官表，例不载署理。今以王鲲《松陵见闻录》所载甚详，特存之，并续采焉。

一、袭荫，有恩，有难。恩以酬庸，难以旌忠。近所旌者广矣，然必守土殉难、军营病故予荫者，始载。例仕，今多于昔，惟曾经实授署事者，载之。但发省禀到者，弗及焉。封赠更不胜载，乾隆丁卯邑志亦无之。至于议叙、军功、吏仕，则亦必补缺委署者为断。

一、名宦、名臣、节义、寓贤传，今仿他处郡邑志，酌更为政绩、宦绩、义行、殉节。流寓非敢臆改。

一、桥梁以通往来，不载所跨之圩。虽邑志不能无误，兹不嫌琐屑，悉详载之，惟阙所不知焉。

一、人物不及其存，以待论定于后人。惟列女、节妇守志已逾三十年，例应请旌，存者亦载。邑志只载节、烈，兹循史例，于节、烈外，增贞、孝、才，析为五类。

一、流寓非是偶尔往还，见诸题咏，须历有年所者志之。其他江震名流，虽久居我里，亦殊不乏人。因同在桑梓，未可称寓，概不阑入。

一、书籍，邑志只存其目。兹仿朱彝尊《经义考》例，注明存、佚、未见及已刊、未刊。或其人未经立传者，即于书下详注履历。其有采入四库馆者，恭录钦定提要于前。有序、跋可发明书旨者，或全录，或节录，以见梗概。

一、邑志于疆域、建置各分篇内不载诗文。今变其例，如徐达源《黎里志》，各载诗文于分篇，以征怀古。而以与人物有关涉者，为集诗、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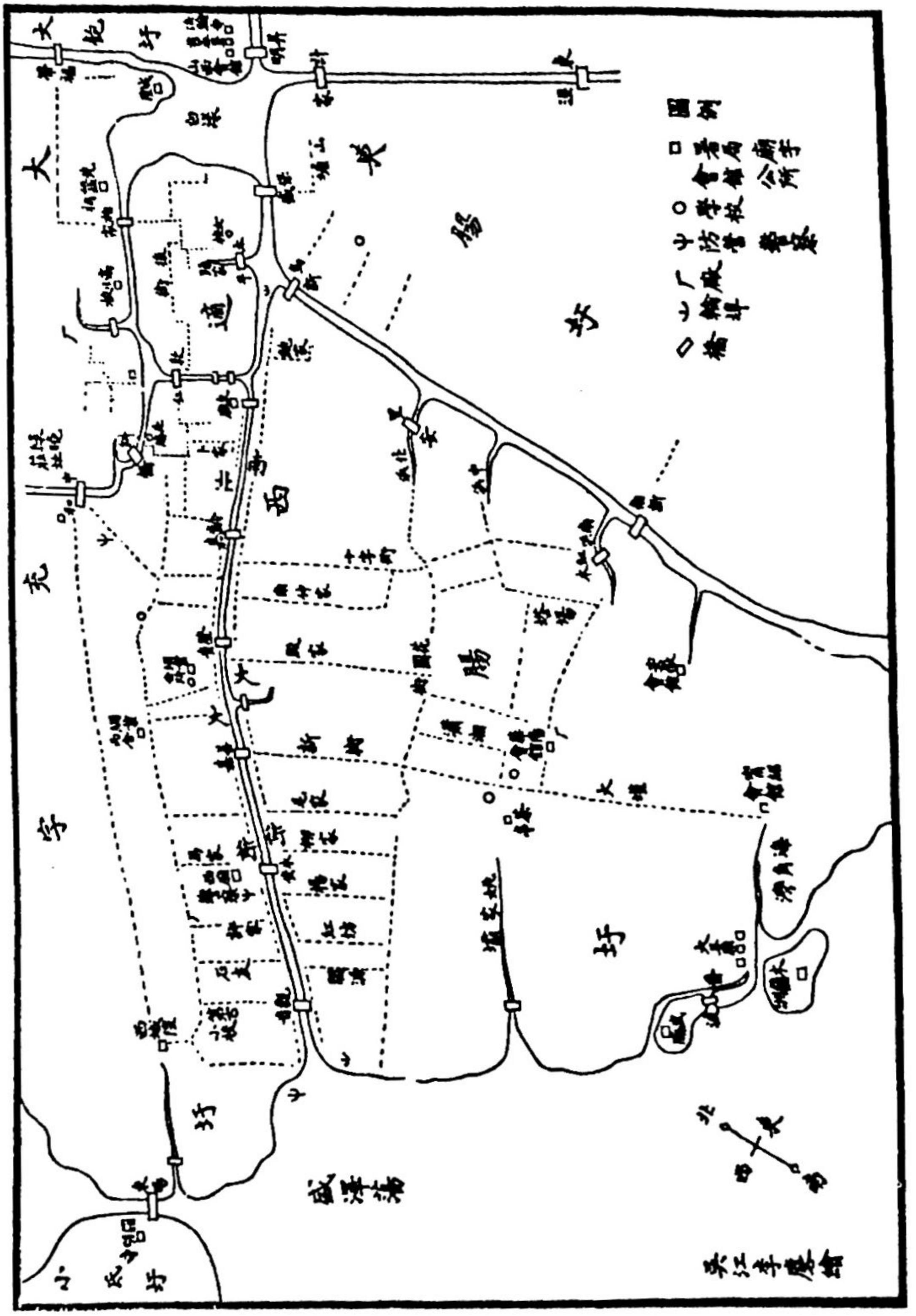
一、旧事异闻，亦所不废。凡散见他集，有关我里者，广为采入。邑志于人物正传外，另有“别录”。兹则无分人事，总为杂识，以附于后。

一、篇中引用书籍，自府《石志》、邑《沈志》外，必注明本某书，参某书。凡初见，则标著书人姓名及书名全目。自后止称其书，不举其全，以省繁文。阅者庶乎瞭然，有所参考云。

搢叟仲廷机识

盛湖志原目录

卷首　旧序　凡例　图
卷一　沿革　分星　界域　乡都图圩
卷二　形胜　水池、泉、井、塘　村庄　方言
卷三　物产　风俗　灾变蠲赈
卷四　公署公所、社仓、会馆　学舍义学　营汛水栅　表坊　街里坊巷　桥梁
卷五　古迹　园宅　墓域　厉坛普同塔、义冢
卷六　祠庙　寺观
卷七　官制　职官　政绩
卷八　科第　武科第　贡生　荐辟　钦取　恩赐　议叙　军功　袭荫　吏仕　例仕
卷九　宦绩　儒林　孝友　义行　殉节　文苑　隐逸　艺能　人瑞
卷十　列女贞、节、烈、孝、才、流寓、名妓
卷十一　流寓　方外　羽客
卷十二　书目
卷十三　集文
卷十四　集诗
卷末　旧事　异闻　杂识



盛泽镇图

盛湖志卷一

沿革

盛泽镇在吴江县治东南六十五里。吴江古名松陵，属吴，而平望属乌程。盛泽与平望连，更在其南，始未必为吴地。唐开元末，吴割洞庭三乡，易乌程之平望，盛泽当于其时入吴。逮梁开平中，从吴越王钱镠请，割吴县南地，为置吴江县。然后盛泽一带之地，始属吴江。吴江自五代迄宋为县，元升为州，明仍为县。国朝雍正三年，分县西偏置震泽县，而盛泽在东南，终隶吴江。其始名青草滩。明初以村名著，居民仅五六十家。嘉靖间，渐成市。国初，户口日增。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乾隆五年，移驻县丞，以资弹压，遂称巨镇。旧说以合路为盛泽，非也。谓由宋盛章食邑于此得名，亦复无征。昔人述汤豹处《贮真斋笔记》曰，明天启三年，耕夫锄地得南宋单昇墓碑，称阡于澄源乡盛寨荡之滸。豹处引《祥符图经》，谓吴赤乌初，盛斌结寨于此，故名。"寨"讹为"泽"，音近耳。此说似确。今碑与笔记虽不可见，《祥符图经》则凿然可据。逮钮琇《觚賸》纪事称舜水镇，盖借明卜孟硕先生以取重耳，故又名舜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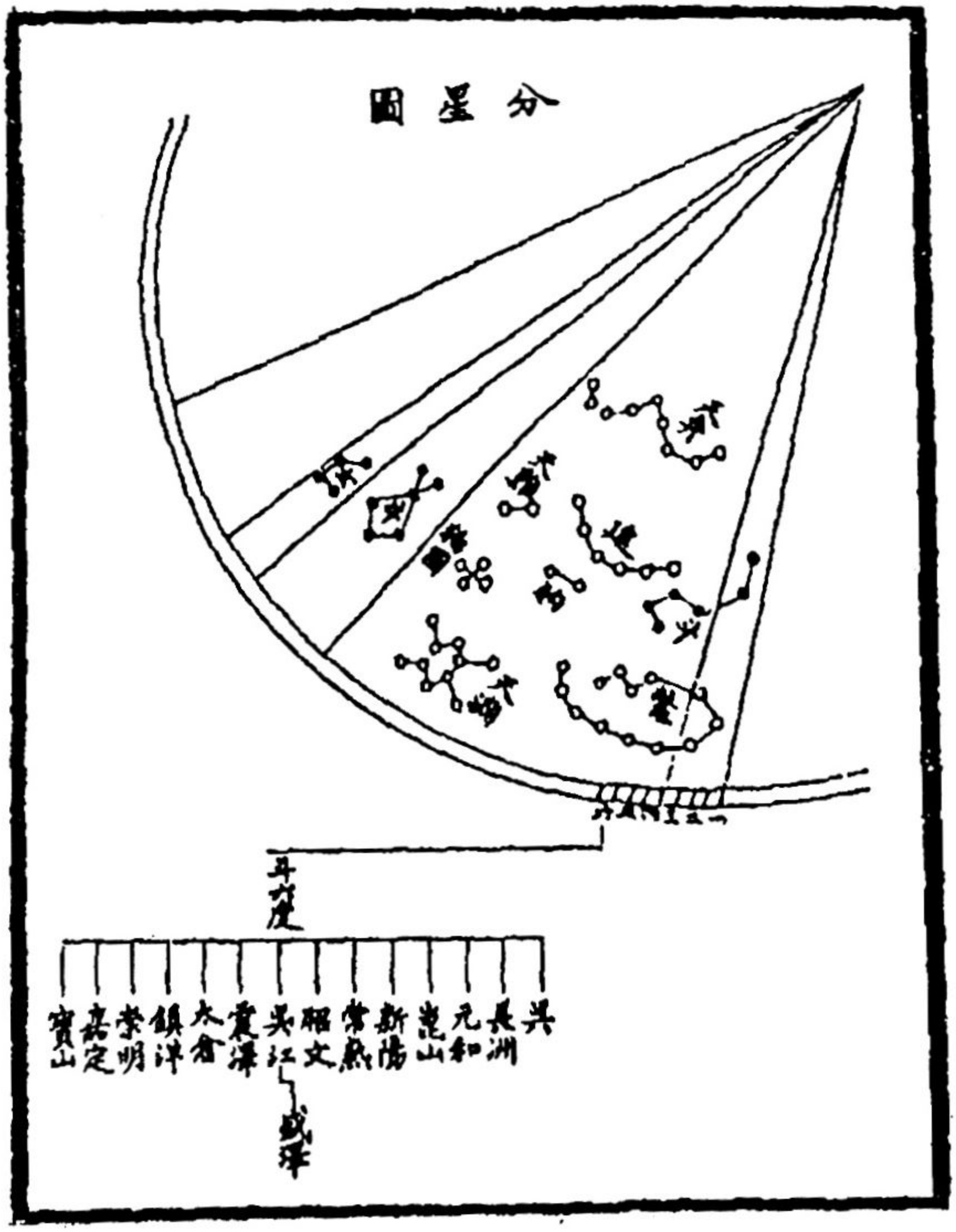
分星 图附

吴江县入斗六度，起九分，至二十八分。大清时宪书。雍正四年分县后，当自十九分起，至二十八分止。今盛泽镇正在二十、二十一分间。参沈彤邑志。

经纬度表

盛泽镇：纬三〇度五九分〇八秒，经四度〇二分一七秒。

分星图



界域

乾隆五年，奉文移驻县丞，时以镇跨河之南北两岸为市，南属西肠圩，北属充字圩，东南为东肠圩，东迤北为大适圩，各有街道，为民廛所聚。直东逾白漾为大饱圩，地已廖郭，丞署在焉。故丞所辖者为五圩。地势纵横，不过二三里，而边隅甚广。旧志云，南逾麻溪，北尽绛圩，东距新杭，西抵烂溪，大势已具。今以营员所辖之隶吴江县五汛为界，水程定则，陆路诸圩自有一定矣。详"营汛"。

前庄、茅塔为南域。东王、西王、中王、南王一作潢。在西南隅。三家、程林、新杭在东南隅。与浙江界。五牛、车溪为西域。前姚、下姚，则东土也。苏家埭、谢天港，则北土也。

北至平望镇一十八里，八斥[坼]塘四十一里，吴江县城六十五里，苏州府城一百里，江宁府城六百四十里，北京城陆路二千八百里，水路三千三百里。西南至乌镇四十五里，杭州府城一百八十里。又西南至新塍镇三十里，濮院镇五十里。南至嘉兴府城三十六里。东至王江泾七里，松江府城一百五十里。西至震泽镇三十六里，南浔镇四十八里，湖州府城一百四十里。

乡都图圩 盛泽镇驻防轮委千把总所辖。此本县志，从明万历时吴江县知县霍维华《履亩清册》所定。而国朝康熙五年，吴江县知县刘定国所编《鱼鳞清册》附注于下，以"今"字别之。

乡	都	畾	圩
范隅上乡	二十三都	一畾今二十三都二十五畾，领圩十。	赞、南小牛、嵌牛、大南牛、大牛、北牛、北降、小西降、东小牛、小降。 西口汎。
		二畾今二十五都十九畾，领圩五。三圩属盛汎。	西牛、东降、西降。东降，东口汎；西牛、西降，西口汎。
		四畾今二十五都二十畾，领圩四。二圩属盛汎。	南胥、东胥。 西口汎。
澄源上乡	十八都	二畾今二十一都一畾，领圩四。	宿、馀、南心、天。 烂溪汎。
		三畾今二十一都四畾，领圩四。	西小牛、北心、东小牛、南小牛。西口汎
		四畾今二十一都三畾，领圩三。二圩属盛汎。	北小牛、五牛。 西口汎。
		五畾今二十二都七畾，领圩四。	论一作伦、道应、几、基。今册分上下。几，茅塔汎；基，烂溪汎；论、道应，斜港汎。
		六畾今二十一都四畾，领圩三。	焉、福、危。 烂溪汎。
		七畾今二十二都八畾，领圩二。	旗今作棋、桁。 烂溪汎。
		八畾今二十二都九畾，领圩四。	散、虑、喜、殆。今册分上下。上两圩，斜港汎； 下二圩，烂溪汎。
		九畾今二十二都十畾，领圩二。	兴、躬。 烂溪汎。
	二十都	一畾今二十三都三十畾，领圩二。	熟、畏今册分上下。 茅塔汎。
		二畾今二十三都十三畾，领圩四。	象、大脩、小脩、无。上一圩，烂溪汎；下三圩，茅塔汎。
		三畾今二十三都十四畾，领圩三。	大目、小目、早。 茅塔汎。

乡	都	畾	圩
澄源上乡	二十都	四畾今二十三都三十二畾，领圩七。	白花小低、王婆小低、长膀小低、撒网小低、南草小低、瓗风小低、按：此六圩，瓗风已全沦于水，馀亦田亩无多，故汛册只载南草，馀概以小低名之，不复分析矣。大低。西口汛。
		五畾今二十三都十五畾，领圩三。	大伏、小伏、小低。上二圩，东口汛；下一圩，西口汛。
		六畾今二十三都十六畾，领圩三。	大犹、易、大谢。今册分上下。上二圩，烂溪汛；下一圩，斜港汛。
		七畾今二十八都三十畾，领圩二。	烹、饩。东口汛。
		八畾今二十三都三十二畾，领圩四。	膳、具、耳、小口。上三圩，茅塔汛；下一圩，东口汛。
		九畾今二十三都十七畾，领圩三。	大饱、大适、小适。东口汛。
		十畾今二十三都三十四畾，领圩一。	充今汛册分东西。东充，东口汛；西充，西口汛。
		十一畾今二十三都三十五畾，领圩二。	成、小谢。上一圩，茅塔汛；下一圩，斜港汛。
		十二畾今二十三都三十六畾，领圩三。	东肠、县册作场，误。西肠、最。东口汛。
		十三畾今二十三都十八畾，领圩二。	大口、往。茅塔汛。
	二十一都	一畾今二十四都一畾，领圩三。	异、尘、角。东口汛。
		二畾今二十四都二畾，领圩一。	糠。东口汛。
		三畾今二十四都三畾，领圩六。四圩属盛汛。	故、戚、旧、宰。东口汛。
		四畾今二十四都四畾，领圩三。	糟、厌、丰。东口汛。

乡	都	圖	圩
澄源上乡	二十一都	五圖今二十四都五圖，领圩二。一圩屬盛汎。	少。 东口汎。
		六圖今二十四都六圖，领圩四。三圩屬盛汎。	老、饥、飧。 东口汎。
		七圖今二十四都七圖，领圩二。	饭、今册分增东、西及下。字。 东口汎。
	二十二都	二圖今二十五都十圖，领圩五。一圩屬盛汎。	小钟。今册作中。 东口汎。
		三圖今十五都四圖，领圩九。一圩屬盛汎。	正角。 东口汎。
		四圖今二十八都二圖，领圩七。六圩屬盛汎。	锰、钊、粮、小饱、大钟、南镜。 上二圩，茅塔汎；下四圩，东口汎。
		五圖今二十八都三圖，领圩六。一圩屬盛汎。	小西角。今汎册作小角，仍依县册。东口汎。
		六圖今二十五都十一圖，领圩七。二圩屬盛汎。	南昆、黎。 东口汎。

按：汎地钞册圩名有复举者，有小而未载者，有讹误者，悉照邑《沈志》核定，故数较汎册略浮。如故、戚二圩，亦汎册所续增，归东口汎管辖，不在原额之内。盖都、圩定，而后界限清，纪载确无歧越之失。同邑之地本难畛域，以汎为界，则江浙分省易辨，平望、芦墟两汎殊无混矣。

盛湖志卷一(终)。

盛湖志卷二

形胜

盛湖周围二十里，水光回绕，遥接平林，凫渚花汀，更多殊境。波卷洞庭之雪浪，源探天目之云根。贾舶渔舟，疾摧飞鸟；千村万落，掩映烟峦。贝货所由，饮勺所赖。

明卜梦熊·盛川题景记：盛川去邑治六十二里，西枕大湖，北环巨浸，南带横流，东通西浙，四水际也。《禹贡》谓"厥田下下，厥土涂泥"是已。蛟龙水患间作，而村地曲僻，远城邑、官道。兵燹不加，淫靡不入，争讼未起。宋元以来，夙言安堵。我朝九有甸奄，民俗淳庞。市弗贰肆，狱无典犯。男耕女织，用享屠，日不能毕一豚，标枝野鹿熙如矣。成化初，具区陈先生聿起文运，吴南建帜。嗣有踵接硕儒名辅周恭肃、史明古辈，风采朝野，增秀川岳，济济洋洋又如此矣。迨嘉隆间，日繁民齿，声文过昔。赞宫蜚声，骚墨游咏。七贤祠以镇东土，三元堂以拱西湖，五桥以锁奔流。峙碧霞而旋目澜，走洞庭而飞白马。引苕霅之水以入两湖，属两湖之水以归大海。清流激湍，奇树晴沙。出没鼋鼍，起伏蛟蜃，洵盛湖大观哉。前人有竹堂、凌巷、渔湾、野渡、划船、晓钟、夕照、晴市八景分著。世异风殊，废举靡一。余不敢弦辙，存为羊饩。若夫民俗淳庞，浸浸变矣。屠沽盈市，博讼日兴。下人衣纨袴，游子挟娼饮。云水优俳重为民蠹，兼以赋税之繁盈，官监门摊之增益，民亦苦于不支。《诗》云："涓涓不塞，流成江湖。两叶不去，将用斧柯。"

还淳去害，所望于今之君子。万历甲申六月。**八景诗·竹堂古祠**：荒篆荆榛满路傍，野狐将子上虚堂。晋杯千载沉鹦鹉，秦吹何年起凤皇。风冷女萝衣败叶，夜深野火照幽廊。阿谁更鼓湘灵瑟，老眼频经倍感伤。**凌巷寻芳**：石磴盘纡路几回，小车花外载新醅。鹿眠香径迷兰茝，鸟啄晴沙破藓苔。两屐芳云随去住，一瓢新月共徘徊。少陵不厌探幽事，抱得瑶琴日日来。**西湾渔舍**：诛茅曾不受朝暄，屈曲桃花水面餐。熊猎未膺周史卜，羊裘尚拥客星寒。月明哀笛兴三弄，风紧雄涛漱八滩。自是中原疏结网，任公志岂在渔竿。**龙庵待渡**：古刹盘云卧法龙，断虹新涨仁行踪。天分匹练并刀剪，地拥金莲贝叶封。春雨一蓑迟饷妇，夕阳两岸未归农。西岩野老商家揖，引鹤闲来策短笻。**东漾找[划]船**：艾虎朱符士女喧，争看嘉会斗龙船。彩标风卷寒涛雪，紫楝花飞野渡烟。螭尾搅开波底月，虬须划破水中天。分符解粽年年事，湘水茫茫愁黯然。**圆明晓钟**：古刹嶙峋曙色青，珠林钟动叶俱零。未飞楚岫惊神女，只促吴山灼晓星。估客帆樯穿树杪，渔人罟网下寒汀。三千沙界眠醒半，百八声分一卷经。**目澜夕照**：鳞鳞斜日烁寒汀，朵朵丹霞飞洞庭。客坐竹间皆散发，鹤归树杪并梳翎。疏篱泊艇悬渔网，西阁排窗曝蠹经。莫讶阳乌暂辞去，东山白月更清泠。**五桥晴市**：谁谱云根驾水乡，清流叠叠影飞梁。节收夷略茂陵老，服拾阴符下邳郎。载酒棹牵溪藻乱，卖花声近野薇香。欲分霁色频拖杖，回首东风鬓已霜。**又·湖上晚归**：蓼花香散洞庭秋，月在杯中人在舟。曲岸柳枝临水处，谁家睡鸭未全收。**戚元佐·湖上**：小阁堪乘兴，清尊倚葬醮。湖虚先受月，林密暗巢莺。短榻临秋半，轻绨怯夜分。沉酣有同好，那用世人闻。**陈继儒·宴湖上**：水月淡无际，秋风清可怜。是谁能领略，罢钓野渔船。**卜舜年·湖上送别**：西风奋枯林，潮沸盛湖晚。泪眼明残阳，看君行渐远。**陈尧德·秋夜泛盛湖**：菱叶才凋翠，芦花又着绵。总怜人若梦，那惜酒如泉。雁阵冲寒月，渔歌破暝烟。平湖三百顷，稳泛米家船。**周灿·盛泽**：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

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逐利民如鹜，多金贾自尊。人家勤机杼，织作彻晨昏。**释宏慈·盛湖秋泛**：水村多逸兴，况值早秋时。皓月开明镜，微风上钓丝。桡惊鸥梦断，萍乱睡鱼知。更复呼舟子，随云款款移。**国朝仲枢·盛湖绝句**：盛湖纪迹志犹传，麈尾风流溯晋年。高寄宜招鲈鲙客，清谈曾聚竹林贤。道场山并两峰青，湖外嶙峋作画屏。菰雨芦烟渔唱晚，数声欸乃度遥汀。**钮琇·盛湖晚眺**：十里湖光似镜澄，石塘晚景在西汀。落霞连浦澜生紫，远水浮村树失青。次第客帆归片片，依微渔火集星星。一声欸乃人何处，更向桥边倚醉听。**钱云·盛泽**：派合流分若两湖，洞庭峰影落菰蒲。风涛渔笛归村坞，烟雨樵帆入画图。山影岚光半有无，也堪唤作小西湖。春堤柳浪秋潭月，只少诗人白与苏。**汪文柏·盛湖**：矮屋环湫市，洄流界叠塍。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击榜吴娃捷，评珠贾客能。辛勤终岁力，犹未足催征。**方坰·西荡口晚眺**：秋水无波绿满塘，萧疏风柳不成行。芦花两岸白于雪，雁外西山明夕阳。野塘风急棹声过，茅舍参差枕碧湖。一带斜阳晒渔网，稻花深处草虫多。**释行正·洞庭远翠**：寒林摇落暮天空，小立平桥见远峰。飞翠欲来侵袖色，断云初散露芙蓉。秋江漫兴归张翰，夜月高吟有远公。秀色可餐遥入暮，更怜烟树锁重重。

国朝

仲沈洙曰，洞庭东西两山，去镇六十里。天晴，遥见其峰，恍若屏障。故言胜势者曰“洞庭远翠”。旧志。

汪琬曰，由吴江县治东南行七十里，有地曰盛泽。其间川流回环，烟火稠密。四方商旅云樯风帆相望至此，号为巨镇。《尧峰文钞》。

李廷芳曰，盛湖溪山清远，士大夫家云烟水竹间，日饮湖光而吸水渌。《盛湖诗萃序》。以上景物。

徐养浩曰，西南之水曰烂溪，震泽、秀水分辖。此嘉湖之

捷径也。狮虎桥当烂溪之中，此为最要，右接荻塘，左连盛泽。邑《沈志》。以上险要。

水 池、泉、井、塘

盛泽荡，即盛湖。水势至西北愈广，又名西荡。自天目发源，从麻溪、烂溪合流，曲折分道。由东汲港、计家港、白龙桥港，东、西舍港入荡。荡水东入市河，南入沉瓦桥，北入红梨荡。**国朝仲沈洙·盛湖源流考：**盛湖在烂溪之阳，麻溪之阴。烂溪源出东天目，经临安、杭州，合西湖之水南流，兼受嘉兴、桐、石、斗门诸水，由乌镇分为东溪、西溪。数里复合，逶迤经鬼头荡东北行。又西受麻溪，复东北行，经潜龙渠分流，过东与麻溪合。麻溪源亦自东天目来，受南麻漾水东流。过烂溪，复东南行，至王江泾闻店桥出运河。其三十里间，南受嘉兴秀水县诸水，自三条桥北播而为方荡、为郎中荡、为盛泽荡，与烂溪合。北流为白马寺后荡，为南泾荡，为计家荡、为北角荡、为三陈湾。其烂溪之水分播为三，一自东汲港，一自白龙桥港，一自计家港，并东流入盛泽荡。麻溪之水，自郎中荡，东、西舍港入荡。是两溪之水并会盛湖入市，其来源远而长矣。至麻溪之水东去，复由茅塔北流，分播为两，逶迤屈曲，一自东秀桥，一自东泾桥出口。而白马寺后荡之水，东行入大伏港及盛家港，复返南流。一自柏家桥，一自带福桥出口，并与市流会聚白漾，然后从大港东去。分流回抱，环匝重重，此"五聚"所由名也。或谓大港去水似太直，至前姚南出向家荡，又似反跳。不知形家言原不必泥，况筑墩建阁于中流，足资潴蓄。昇明桥一锁之于前，福海桥再锁之于后，而少圩又横拦水口，即以形家言，亦何尝不合也哉？

白漾，一作白洋。又名菱叶渡。西受市河水，南受东秀桥、东泾桥水，西北受柏家桥水，东北汇带福桥水，昔人

称其形势为“五聚”。东流入于大港。国朝凌树屏·白洋竹枝词：二月烧灯分外妍，冶游不数放魂天。侬家最惯听铜阮，柔橹轻随十番船。野赛年年比伏腰，祆宫一一接平芜。几家奉得金元祀，不怕聪明有海都。百万摴蒱未算豪，荒伧有意赠钱标。须知此是天秤水，不比金窝旋旋销。采菱渡头风较多，白龙桥外水嵯峨。尖头版舫泼波去，唱出湾湾月子歌。张世芳·菱渡渔歌：水粼粼，烟渺渺，采菱渡口香风绕。瓜皮艇子疾于梭，双桨划破秋湖晓。不知城市闹，只解水云宽。青菱采罢钓鱼去，目澜洲外芦花寒。羡伊消受烟波趣，日向烟波深处住。清风明月结为邻，鸣榔迷入仙源路。仙源不见桃花红，但有菱花开镜中。我欲安排渔具一十有五种，与尔共徜徉于小洞庭之东复东。陈王谟·菱渡渔歌：绕侬家舍浸澄波，菱叶青青映绿蓑。夜静月明闲钓手，满斟村酿发清歌。叶昇·菱渡渔歌：月子正弯弯，渔人罢钓还。芦花明渡口，菱叶满溪湾。唱断烟波里，舟停葭荻间。碧天真似洗，隐隐露青山。

红梨荡，在盛泽荡北。邑《沈志》名白马寺后荡。昔人种红梨于湖滨，故名。国朝康熙间，里人俞南万开设渡舟，建凉亭，以通谢天港来往之路，因名俞家渡。

河渠，自西荡口来者为市河。中间一折，曰许家湾，东出白漾。河之南岸有秀才浜。北岸东庙之东，有小庙港。白漾口有归家浜。市南，有南浜、中浜、北浜。其南曰新桥河，曰全家浜。市西南有姚家坝。市北有思古浜、斜桥河。折而又北，曰狭港扇，曰中明湾，曰大伏港，曰盛家港，与红梨荡通。市西北，沿荡有西河浜、张家浜、杨家浜。白漾南来水，曰新桥河，曰东泾港。西北来水，曰斜桥河。东北合流，曰东港。直东去水，曰大港。大港南岸有史家浜、东瓜坝、七家坝、甘家溇。北岸有徐家浜、李墩

港、宜善浜。东出福海桥，有少圩浜、下姚港。自出福海桥折而南，入向家荡。又东，过澄溪桥，至新杭市。其南为浙江秀水县王江泾。镇南有干将港、浮淀港、朝潭浜、蒿家浜、庄浜、稻浜、乾楂坝、乌龙浜。皆为溪流支港。镇北有水蒁浜、绿葭潭、袭家坝、山家坝、向善港。又北出中山桥，为谢天港、撒银港，至北降圩惠风桥。过北降圩，为平望汛。镇西逾荡，有东汲港、计家港、白龙桥港，东、西舍港。自计家港至五牛圩，为车溪坝。过五牛圩，为平望汛。自东、西舍港出郎中荡，有斗家浜。进竹溪桥至八转湾，由柏字圩出烂溪。溪之阳为吴江境，其阴为震泽汛、浙江秀水汛。水北曰阳，南曰阴。由溪直东，过四亭子，至溪桥及三条桥。折而北，仍曲折而入盛泽荡。又东亦曲折，而由茅塔至镇之新桥河。

金家池，在中山桥北。非池也，通舟楫之要路。因曾种荷于水滨，故以池名。**国朝周景岷·金家池观荷：**初日芙蕖开满池，芳容临晓镜中窥。微风有意移兰桨，领略清香正及时。

放生池，在充字圩松陵学舍前。此池向来有之。国朝咸丰九年，里人王元相等募工挑浚，筑垣建栅，以禁渔采，永为放生之所。平湖顾广誉记。**国朝顾广誉·放生池记：**吴江之盛泽镇直西，曰盛湖书院，建自乾隆初郡侯觉罗雅公。前有鱼池焉，岁久就淤。咸丰八年，里之好善者倡为放生。会未有地以畜之，请于王封君辅廷，谋从事于院之鱼池。众议佥同，遂鸠工于戊午九月二十四日，迄次年四月某日而成。封君子家鼎请为之记。予谓人心仁，则万物得所；不仁，则四海罹殃。今兵氛流毒二十馀年矣，诸君子丁是时乃能以好生为怀，保全性命于力之所及。夫杀机淡，则和气臻，天下其将重睹升平乎。是宜有纪也。若其规画之次第，与其施功用财之详，封君自有文记之，故不书。是

役也，杨君照、沈君致和，归安徐君金铨，休宁朱君煜实始终之，而家鼎与督视焉。其经费，则封君与归安蔡君庆地及杨、沈、徐三君所分任也。封君名元相。全文见《悔过斋续集》，节录。

白马泉，在东旸桥西徂北三丈许。月夜波静，泉涌可认。**国朝仲枢·白马泉：**梵宇翚飞亭翼然，望中杳霭接湖烟。行人小憩凭阑饮，白马桥边白马泉。

潭泉，在大低圩绿葭潭。**国朝仲枢·潭泉：**澄潭碧水好延缘，游到更深未拟还。水底青天两桨破，波心明月一篙穿。

东泾泉，在东瓜坝全真道院后。**国朝钱云·东泾泉：**野风吹皱澄泉碧，品入茶经列第三。汲取一瓢寒供佛，笑人醉梦日沉酣。

万三井，在斜桥右。向有洗碗池，池南有井，今俱湮。旧志云，元富民沈秀别墅。

充字圩井，在善嘉桥右。今入民舍。

义井，在花园街。国朝康熙中，里人仲濬建。按：其地市廛稠密，并无河道。我家深源公凿此以备不虞。向来井在中衢，四围通行路。今南首被人侵占造屋，井亦圈入其廊，当加清理。

十锦塘，在关帝庙前。明天启元年，里人仲大绩筑，傍植桃柳。国朝康熙四年，金陵闻嘉相修。**国朝仲楷·春日游十锦塘：**积雨新晴水没篙，堤边景物苦相撩。柳腰桃面人如蚁，不羡西湖有六桥。**金去疾·十锦塘散步：**散步平堤芦荻边，沙汀处处有渔船。红桃浪暖香腮映，绿柳烟轻俏眼鲜。未是六桥偏粉黛，借名十锦共蹁跹。闲鸥独立湖干上，赢得骚人诗一篇。

村庄

新杭市，在镇东南五里二十一都糟字圩，与浙江秀水

县王江泾接壤。江浙限一水为界，有太平桥。水阴皆王江泾镇，水阳为新杭市。浙人呼为河北埭，前明破倭寇处。明蒋之翘·河北市：夹水一廛居，秋灯响机杼。自是新杭人，未识新杭处。国朝王明福·和韵：秋风络纬鸣，家家弄机杼。小姑工织缣，知住新杭处。陈毓升·新杭竹枝词：郎住吴江妾秀州，问郎只说住桥头。桥南桥北分乡县，桥下长流终合流。宋景和·新杭市：锦绫织就费千丝，花样新鲜是折枝。估客不辞千里远，新杭桥外卸帆迟。计楠·新杭市：估船列市梢，人家夹河岸。秋灯耿不眠，鸣梭响夜半。屈茂垣·新杭市：一廛隔水是新杭，多少人家面野塘。画出江乡好风景，夜深灯火织流黄。

石界兜。其地有江浙界牌，故名。明蒋之翘·石界兜：吴越交驰地，苍然石界云。由来到江尽，今傍此林分。国朝王明福·和韵：片石判南北，溪光映暮云。吴头与越尾，不必到江分。宋景和·石界兜：平田漠漠浸斜曛，远树依依隔断云。浙水江流环似带，望中石界迥然分。

茅塔、国朝计楠·秋晚至茅塔村：微波荡轻舠，平桥露浅水。银蒲点汀洲，黄雀闹芦苇。停桡一问讯，迤逦入村市。人家面场圃，妇子皆欢喜。不愁薪米贵，但话田禾美。乐此却忘归，吹烟隔墟里。前庄，在二十都镇南。

吕塔、前窑、一作姚，下同。见"古迹"。明周灿·和仲节庵《前窑村居》：围抱芳阴溪水东，窗开临水碧天空。旭连海澨朝光远，露啟花阴夜气通。绕座蕨香舒啸咏，半帘竹影写心同。我来分韵难为和，旨酒班荆话绿丛。下窑、程林、李墩，在二十一都镇东。

三家，秀水朱彝尊祖居在是村。自其祖煜于明景泰中迁浙，族人仍居于此。国朝倪云路·三家村春霁，偕朱贯槎郊步：郊行残雨后，眺望兴弥长。芳草矜新翠，晴峦洗老苍。野村杨柳软，小圃菜花香。携手桥西畔，归鸦噪夕阳。张开福·三家村：溪迂寒人早，村烟起孤寂。中有乔木存，故家

忆畴昔。爱闻太傅先，于此曾置宅。一传赘秀州，文采辉奕奕。阅今三百年，仰企曷终极。居者务岁闲，里闾乐耕织。鸡黍话更阑，羊牛下日夕。我从松陵来，一棹溯芦荻。荒寒独木桥，人断霜中迹。在镇东南。

洪里、沈邑志云，今迷其处。按：即红梨荡北谢天港等处是也。至今港内有古洪里桥，其可无疑矣。车溪，元僧善住·车溪道中：苇白茅黄溪水清，倚篷闲看白鸥轻。板桥横处人家少，修竹参天落照明。客里蹉跎岁欲阑，水边杨柳尚平安。夜来已作还乡梦，满目西风一棹寒。**国朝舒瞻·车溪道中**：帆稳知风正，舟轻觉岸低。菜花黄夹路，春水绿平堤。唤雨林鸠集，催耕布谷啼。一身图画里，百里过车溪。**闵淑兰·车溪秋暝**：山色远苍苍，溪边半夕阳。芙蓉明水殿，杨柳淡林塘。雨过蝉千树，云开雁一行。小僮频报信，灯火已昏黄。在二十三都镇西。以上并见邑《沈志》。

方言

古称吴为东夷，其言鴃舌。然语皆有本，举其大略。如：相谓，曰侬。隔户问人，曰谁侬；应曰，我侬。视之乃识，曰却是你侬；指他人而称之，曰渠侬。出《湘山野录》，记钱武肃王歌云："你辈见侬的欢喜，在我侬心子里。"言人不慧，曰呆。《唐韵》："小呆大痴不解事者。"又见范成大有《卖痴呆词》。言人逞独见而多忤者，曰臬桀。音如"列的"。出《汉书》"臬桀而无志节"。言人无所可否而多笑貌者，曰墨屎。音如"迷痴"，俗呼小录作、眉西。皮日休《反招魂》："上晻昧而下墨屎。"言人蕴藉不躁暴者，曰眠娗。音如"缅忝"。出《列子》"眠娗、诿诿"。注：眠，莫曲切；娗，徒典切，瑟缩不正之貌。言人进退不果，曰佁儗。音如"炽腻"。司马相如赋："佗以佁儗。"言人无用，曰不中用。《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言人聆言不省，曰耳边风。杜荀鹤诗："百

岁有涯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言人急躁，曰不耐烦。《庾炳之传》：“为人强急而不耐烦。”言人之愚者，曰不知鼒董。《尔雅》：“蘱，鼒董。”注：似蒲而细。不知鼒董者，即不辨菽麦意。言人戏扰不已，曰嬲。音如“嫋”，去声。《稽叔夜书》：“嬲之不置。”言人而不与接，曰不倸。出《北齐书》，“后不倸轻霄”。呼妇人，曰女客。《高唐赋》：“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男女冠笄，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新赐云鬟使上头。”称奴仆，曰底下人。《陈伯之传》，河南褚缙曰：“草泽底下悉成贵人。”又李商隐《与陶进士书》云：“仆此世固不待学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后已。”奴仆自称，曰小的。《金史·百官志》有云，奉御十六人，旧名入寝殿小底；奉职三十人，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又名外帐，即今奴仆小的之称。名婢女，曰丫头。刘宾客诗：“花面丫头十二三。”鄙人营生，曰经纪。唐太宗敕滕王、蒋王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鄙人之庸贱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传》，任宣谓霍禹曰：“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大将军。”言人有病，曰不快。《华佗传》：“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物不洁，曰鏖糟。《霍去病传》注：尽杀人为鏖糟，盖血肉狼籍意。午饭、小食，皆曰点心。《唐史》，郑修夫人云：“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物微暖，曰温暾。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白乐天诗：“池水暖温暾。”作事无据者，曰没调当，又曰没巴鼻。苏长公诗：“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虚伪不检者，曰楼头。盖宋时，临安何家楼下多亡赖，以滥恶物欺人。其时有何楼之号楼头者，何楼之恶魁也。语不明白，曰含胡。《颜杲卿传》：“含胡而绝。”习气，曰毛病。黄山谷刀笔云：“此荆南人毛病。”疾速，曰飞风。唐制，凡杂马送上乘局者，以“风”字印印右髆，以“飞”字印印左髆。谓事，曰事际。《南史》：“王晏专权，帝虽以事际须晏，而心恶之。”谓罢，曰罢休。《史记》：“吴王谓孙武

曰：'将军罢休。'"谓不任事，曰缩朒。《汉书·五行志》："王侯缩朒。"谓佣工，曰客作。《匡衡传》："衡乃与客作，而不求价。"谓贪纵，曰放手。《后汉书》："残吏放手。"谓绦帨之垂，曰苏头。挚虞云："流苏者，缉鸟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苏。"谓葺理整齐，曰修婕。婕，音"捷"。《唐书》："修婕部伍。"谓责人而姑警之，曰受记。责人，曰数说。如汉高之数项羽。谓指镮，曰手记。《诗》郑笺："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镮。当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今俗亦称"戒指"。谓以醎醢物，曰盐。去声。《内则》："屑姜与桂，以洒诸上而盐之。"谓凑合无罅隙，曰胎缝。胎，美韵切，合唇也。缝，去声，唇合无间。谓甓，曰甋砖。《尔雅》：瓴甋谓之甓。注：甋砖也。谓苇席，曰芦菔。宋琅邪王敬弼遗命以一芦菔藉下。谓众多，曰多许。许音若，黑可切。谓所在，曰场许。语尾，每曰那。那，乃贺切。《后汉书》："公是韩伯休那。"谓死，曰过世。《秦符登传》："陛下虽过世，为神。"嘲笑人，曰阿膂膂。亦招呼声。谓发粘，曰腊。腊，音"织"。《周礼·考工记》："弓人注檓脂膏，腊败之，腊腊亦粘也。"疏：若今人头发有脂膏者，则谓之腊。谓物之不齐，曰参差。参音如，仓含切；差音如，仓何切。亦云七参八差。谓睡声，曰慴涂。北人谓之打呼。慴涂，疑即呼字反切。打，亦谓之敲。《左》："使执其戈，以敲之。"刺，亦谓之擿。《庄子》："冬则擿鳖于江。"折花，曰拗花。元微之诗："今朝谁是拗花人。"草木稚而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试"。《月令》："桃始华，蝉始鸣。"注：皆去声。见人有不当意者，曰看嘴鼻。《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将毕资伦不肯降，系狱十四年。及盱眙守将纳合买住降，北望哭拜，谓之辞故主。资伦见买住骂曰：'国家未尝负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嘴鼻也。'"言宁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汉书》："扬越之人耐

署。”注：与能同。李白诗“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读如能。语毕助词，曰蹇。《楚辞》以“蹇”为发语声，此则以为语助也。问何人，曰遐个。《诗》云：“遐不作人。”注云：遐，何也。又俗语，无本者谓虹，曰螮。海中有鱼名螮，其形最长。嬉戏，曰薄相。周永年云：“赵闲闲《游华山寄元裕之》诗，有云‘山神戏人亦薄相’，俗语‘薄相’之见于诗句者若此。”自称，曰唔奴。《说文》：“吾，我自称也，从口，五声，五乎切。今俗书作唔，吴音如是。字书无之，奴音怒，转为去声。”称人，曰侕吶。侕，亦俗字，字书无之。吴音曰侕朵，今转为吶，亦曰唪。称己之家，曰唔里。称人之家，曰伊拉。对人称其家，曰侕哪。以示人，曰伊唪。眼音若限，耳音若昵，鼻音若勃，牙音若鞋，白音若拔，赤音若尺，藕音若厚，鹅音若何。谑曰陶写，写音若先。盖地居吴境之极边，音近于浙矣。

盛湖志卷二终。

盛湖志卷三

物产

吴绫，见称往昔，在唐充贡。今郡属惟吴江有之，邑西南境多业此。名品不一，往往以其所产地为称。如溪绫、荡北之类。其纹之擅名于古，而至今相沿者，方纹、龙凤纹。按：今久无之。其创于后代者，奇巧日增，不可殚纪。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焉。邑《沈志》。

绸、绫、罗、纱、绢，不一其名。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重或轻，各有定式，而价之低昂随之。绸即绫也。花之重者，曰庄院、线绫，次曰西机、脚踏。素之重者，曰串绸、惠绫，次曰荡北、扁织。今则花纹叠翻新样。罗只有素而无花，曰秋罗、银罗、锦罗、生罗。纱则花者居多，素亦有米统、罗片、官纱之类。绢有元绢、长绢。其馀巾带、手帕，亦皆著名，京、省、外国悉来市易。

画绢，阔而且长，画家所用。织之者只四五家，称画绢局。其绢不货于市，径售于郡。用矾匀刷好，即以作画，兼制纨扇。

云布，一名丝纬布。以洋纱为纬，而经以丝，质轻而

肥。自道光间始有之，惟不可以绸名，亦他处所无也。

综带，以综线织成束腰裤带，染以黄色，故名。

线，近乡务此业者居多。其名不一，曰衣线，曰头扣，曰二扣，曰三扣，曰机线，即绸机所用，以挽花者。又曰帽纬线。

稻，早熟者为芦秈。贫无力者种之，可先得食，然味较劣。其收获最迟者，曰晚稻，粒大而圆，味甘美。盛泽一带，刈稻迟甚，立冬后场工始启焉。

冬舂米。白米贮草囤中，至熟透色黄，方食。取其松而且胀。农夫饔飧不给，若用白粢，须得二升，尚不足以果其腹。冬舂，则日食升许足矣。苏、松、杭、绍无是风也。

三白酒，味极清冽[洌]，擅名于时，所谓舜湖三白是也。此酒最好以白面造麹，用泉水浸白米，酿成尤佳。

菱，角短，无刺，壳薄，味甘，名小石子者最佳。大者名馄饨，出大港。又有名青光头者，各荡有之。

豆芽菜，以菉豆用水发，生芽白而脆，以充素馔甚佳，胜于他处。黄豆生芽为美，惟海角湾人能为之。制不如法，即败矣。

绸糖，以粞麦为之，用以练绸。洁白甘鲜，食之能止嗽。

蟹，肥大而鲜。自烂溪来，名溪蟹，味极佳。得自箭上者，尤魁硕。

银鱼，出寺桥港急流中，与莺脰湖埒。

土银鱼，长三四寸，多肉有子，味如鲚鲊。

饭蚬，出白漾，惟昇明桥一带有之。形如累腰而白，

只可饲鸭。

湖珠，剖蚌间得之，小者居多。

方解石，即寒水石，出芦梗，可充药用。

黄雀，出毛家庄最肥嫩。

风俗

按，镇之丰歉，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盛衰。倘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弊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减色矣。

近镇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绸绫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红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故女儿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餬其口。

我镇向称繁华似苏郡，不过冠裳衣饰平日未能朴素。至遇婚丧大事，其礼节概从俭约，略同《县志》。兹不嫌琐屑，自冠婚、丧祭至节序，相与为乐，因而不改者，悉详载之。

曩时，童子养发为总角，十六以上始冠。今襁褓即戴帽，至成婚之日乃复行冠礼。女子则出嫁加笄，俱延亲族中之夫妇齐眉者主其事，命赞礼祝之，谓之上头。是日，蒸糕以馈亲邻，名曰上头糕。

男女议婚，大率以门楣为重，亦互择人而兼决命卜。初聘用礼币、茶枣，登女家之门，曰文定。女家炊糕回礼，曰允谢。俗以女子已字，名谓受茶。谚云"一家女儿不吃两家茶"之语。将婚，先纳币请期，谓之行盘。一名道日。女家答以礼物，谓之回盘。是日，送珠冠、袍带以肃嫁，谓之催妆。女家

送奁具至婿家，谓之运妆。及期，女家笄女而醴之，谓之待嫁。婿于昏时乘舆，仪仗亲迎，谓之发迎。亲朋从之，谓之陪娶。婿至，主人择亲族中年相似者，迎入升堂。先行遥空参拜祠灶，然后与相迎者对坐。主人遣仆三献茶毕，另设果点款婿，谓之坐茶。既而婿于彩舆前拜之，谓之奠雁。还舆北向，女父若兄弟扶女入舆，谓之抱轿。女舆出门，婿于堂前请参谒外舅姑，谓之请见。女家亲朋随之，谓之送亲。迎妇至门，饰童女燃灯向舆，谓之迎龙。妇出舆，先行遥空参拜祖祠，后婿与妇牵彩交拜，谓之结亲。继设馔于堂，前列绛炬，婿与妇并南向坐，谓之结花烛。既毕，归房，行合卺礼。两童子执烛前导，谓之迎花烛。此时，又有坐床、撒帐、换宝、结缘等文。是夜，婿与妇拜见舅姑。舅姑坐受，谓之受拜堂。并见旁尊戚属，谓之见礼。舅姑以妇谒于祖祠，谓之上花幡。至是而婚礼成矣。明日，妇家备礼来婿家，谓之望朝。是日归宁，谓之回门。逾月归省，谓之大归家。令节馈物，谓之支节。

人死，迁尸于中堂。即向道家以《六轮经》辨生肖所忌，谓之批书。邻里亲友以纩帛襚之，谓之上襄。延方外诵经伴灵，谓之系念。其居相近者，先以常服临唁，谓之探丧。死者入殓，孝子成服。是日来吊者，谓之送殓。至于三朝、五朝、七朝丧，各视其家之贫富不等。于三年之内，自五七、终七、百日、期年，除灵均可。开吊必预先发讣。凡亲友吊奠，亦视往来之厚薄以为差。吊用香烛、楮锭，奠用牲醴、庶羞。有力之家发引，备具仪仗、诰轴、铭旌、神亭、魂轿排导，护从灵柩而行，谓之出殡。亲友集送，张棚设

祭于途，谓之路祭。据批书所定日，用道士招魂，孝子执幡以接，兼焚死者遗衣，谓之神回。俗名接青。至五七之期，至戚具小神室以安其主。主或以缎，或以绫，至撤几时，则易木。并设奠，谓之上亭子。凡时节往奠，谓之上座。终七止吊，谓之闷灵。孝子墨衰拜于吊者之门，谓之谢孝。二十七月撤几，谓之除灵。亲族祭拜，谓之送座。是日，有力之家亦具仪仗，恭送栗主入祠。或请显者，先用朱笔点其主字上之一点，次用墨笔盖之，谓之题主。将葬，亲族集送抵墓，拜别而散，谓之送葬。葬无定期，有信堪舆家言，至数十年不葬者。若乡居无力之家，率从火化。嘉庆间，里人设立善堂，施以巨瓮，经办掩埋，此风遂息。

士大夫家祭高、曾、祖、祢为四亲。自生、亡忌辰外，岁时之祭，有清明、夏至、七月望、十月朔、冬至、除夕等节，莫不举行。每月二十四日，祀灶君及土地。虽丰俭不同，无有废祭者。

正月元旦，主人昧爽起，肃衣冠诣中堂拜天，次拜灶，次拜祠堂及先人遗像，先于除夕设香烛及糕果、茶酒等仪。次拜家长。长幼以次递拜。亲邻彼此投贺，谓之拜年。是日不炊，除夕预为饭以食，谓之隔年饭。禁扫除、汲水。人家放爆竹，自子夜达曙不止。初五日，赛路头会。预于初四夜，迎像巡行于市，列绛炬，设馔于堂中，爆竹于户外，谓之接路头。初九日，玉皇大帝诞，士女拈香于玉皇阁，谓之烧天香。十五日，为上元节。俗称元宵。前半月，少年往往鸣钲击鼓，以相娱乐，谓之年锣鼓。是夕，碾粉筛细圆如芡实大，食之，曰灯圆。延客用春饼，即古辛盘遗意。乡村妇

女祀紫姑、箕姑，以卜家宅田蚕。按：紫姑，莱阳人，姓何，名眉，寿阳李景妾。景妻妒杀姑于厕中。上帝悯之，命为厕神，俗所谓坑厕姑也。又箕姑，吴俗谓正月百草俱灵，故于灯时备诸卜之戏，然多婢子辈为之。若箕姑，则以筲箕插箸，蒙以巾帕请之。至则两手托其胁，能写字画花。或但舂举以应卜者所叩，俗所谓灰七姑也。儿童聚放纸鸢。《埤雅》云，乘风放纸鸢，令小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

二月初二日，家食年糕，谓之撑腰糕，谚云可免腰痛。如遇年丰，好事者扮故事，扎龙、马诸灯，击鼓鸣钲，行游街市，谓之马灯，亦须一二旬止。是月，乡村醵钱演剧酬神，谓之春台戏。

三月三，为上巳日。妇女各戴荠花，谚云可免头晕。清明前后数日扫墓，谓之上冢。一名上坟。是日，东、西两城隍神、两社庙神赛会。各往历坛主祭无祀孤魂。国朝沈曰富·上冢：夕阳淡射墦间树，野祭人来春已暮。一盂麦饭一陌钱，十百儿孙喧饮筵。棠黎花下埋谁所，狼藉落红蝴蝶舞。年年青草可怜生，新冢泥干旧冢平。又有士女联袂出游，曰踏青。国朝史致充·踏青：碧柳梢头莺百啭，新雨一番绣塍软。女儿二八花样颜，笑并香肩行缓缓。凤头鞋子春泥香，纤纤谁要青苔量。漫将草色裙腰斗，裙带渐长腰渐瘦。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士女拈香于岳庙。大饱圩庙香火为盛。

四月立夏日，以大秤权人轻重，谓不疰夏。饮火酒，啜芽饼，啖青梅、朱樱、蚕豆、香蛳。十四日，吕祖师诞，翦万年青旧叶，弃之通衢。是月，乡村各家闭户，官府停征收，及里闬往来庆吊皆罢，谓之蚕关门。小满及前后日，蚕皇殿必演剧三日，谓之小满戏。十八日，东总管金神诞，士女拈香于东庙。司其事者派股演剧酬神，谓之生日戏。

五月，忌嫁娶、迁徙。释道折红黄色纸，为辟恶灵符，分送檀越。重五日，为天中节。裹角黍，作雄黄饮。儿女以绒线、彩帛，结为健人艾虎，杂红豆佩戴之。幼者以雄黄抹其额，曰能免灾疾。家悬钟馗像，按：钟馗，俗传起于唐明皇之梦，非也。盖唐人戏作钟馗传，如毛颖、陶泓之类。而《北史》，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后世画钟馗于门，谓之辟邪，因此附会也。系蒲艾、大蒜于床，烧苍术、白芷、芸香诸物，除湿气。洒雄黄水于墙壁，以辟蛇虫。十三为竹醉日，关圣帝君降神。士女毕集于关帝庙拈香，并以荤馔飨神，谓之斋关帝。十八日，蘧大夫诞，士女拈香于圣贤堂。二十为分龙日，集力人试水龙于白漾北岸。按：水龙，顺治初得自倭人，向无其器。今又从英人购皮龙，激水尤甚。

六月逢四日，祀灶。初六日，为天贶节，曝书画、衣服。家脍肉裹面，作匾食。俗名馄饨，尝新麦也。是日，洗头发，涤梳具，浴猫狗。十九日，观音大士诞，妇女咸往茶亭进香。二十三日，炎帝诞，士女拈香于火神庙。二十四为荷花生日，又谓雷祖诞，持斋者毕集于雷尊殿进香，阗塞道路。

七月七，为双星渡河日。家设瓜果于庭，儿女对月穿针，谓之乞巧。又采凤仙花捣汁，染指甲。十五日，为中元节，赛观音会。东、西两社庙各迎大士像以出，长幡宝盖，仪仗新鲜。并集里巷童子百馀人，总角彩衣，或扮故事为抬阁、掮阁，互相斗胜。至烧臂香之风，甚无取焉，然亦百十为群矣。十三日，谓之迎抬阁。十四日，谓之接韦驮。是夜，佣织少年与拽花儿集于夜船汇，夹岸放棹，赌

唱山歌，此唱彼和，达旦乃止。十六日，谓之送韦驮。国朝仲孙樊·山歌行：白洋湖头秋月过，月色满湖湖不波。游人夹岸纷何多，旁观借问云听歌。一人植几鹄而立，画然两岸器争绝。知是河西旧善讴，子弟班中推第一。轩轩昂首作新声，声声远逐东风行。风吹歌声入湖水，湖中有客歌重起。阿侬生居雁荡滨，能歌自谓时无比。此歌乍唱彼歌连，有意无意声缠绵。回波故放馀音嫋，脱口时翻别调便。缠绵几度往而复，肉声不用搀丝竹。红窗儿女语喁喁，碧玉情人心曲曲。相呼半杂郎欢名，赠答犹存尔汝俗。众中似有知音人，却将工拙为人论。无端一调初逢半，换羽移宫别是春。月影西斜不言倦，忽焉群起如为乱。鄙中巴里和千人，垓下楚声来四面。繁弦急管方喧咙，前街钲鼓闻琤玒。回头不见湖心月，日气曈昽上晓窗。此时星散分手去，各各中怀未肯降。吴歈自古闻天下，六代风流存子夜。江南曲谱莲叶新，木兰舟怨菱花谢。古风迢递千年间，榜客渔娃时往还。新调能歌花剪剪，旧词解唱月弯弯。即今菱渡听歌会，已作吴江故事传。一从泽国横潦逐，连岁污邪愁不足。水车声里杂秧歌，心酸无奈歌如哭。昔日山歌同伴邀，可怜饥走太无聊。临风歌板腔全换，半学门前傖高唱。湖头明月年年满，听歌无奈人心懒。岂无联襟诸少年，愁肠难得声舒缓。淑气旋从大地周，俄然今岁旧观留。村歌纵混香山耳，吴咏难忘杜老舟。识得民惟今日蜡，何妨市有醉人游。引吭莫道无腔谱，一片承平天籁浮。是月，各坊建孟[盂]兰盆会，延释氏咒诵，超度孤魂，谓之焰口。一名施食。夜则沿河放灯，谓之照冥。三十日，地藏诞，妇女咸往法轮寺进香。是夜，各家于庭内或户外设香烛，又以木屑和油燃于地，谓之点地灯。

八月初三日，灶君诞，各家祀之更虔。初八日，城隍神诞，士女拈香于两城隍庙，或预祝，或补祝，亦必演剧酬神。十五日，为中秋节，以月饼相馈遗。是夕，设几供香

斗于庭，或以纸为之扎成月宫、表坊等件，至深更焚之，谓之烧香斗。

九月九日，为登高节。以赤豆杂黍为饭食之，取古题糕之意。十三日，关圣帝君上升。十六日，西总管金神诞，与会者必拈香演剧，两庙皆然。

十月初一日，俗名十月朝。东、西两城隍神、两社庙神赛会。各往厉坛主祭无祀孤魂，与清明日同。间有举墓祭，亦如清明礼。

十一月，冬至前数日，僧家录亡人姓氏，遍送施主，谓之节关。至是日，祭毕焚之。中元节与此同。按：俗例祭用释氏黄纸小疏，书先世别号，名曰节关。大违礼制，岂有祭其祖先而假手释门者乎？明理之士不用为是。

十二月初一日，击柝者高声疾行，“寒天腊月，谨慎小心”，谓之叫火烛。国朝蒋宝龄·叫火烛：寒更未起钟未撞，先闻击竹声邦邦。一灯随身入街市，高唱疾行警众耳。富家院落如昼明，围炉欢宴方举觥。贫家破屋早扃户，篝火黄昏力作苦。风干日燥须善防，星寒月黑夜正长。离家苦我远谋食，残岁惊心万事迫。短檠独坐怀故乡，愁绝此声听不得。是月，释道沿门乞米，谓之化香米。国朝陈希恕·化香米：米一升，千佛称；米一斗，佛不容。口有时，无米聊易钱。低呼佛，长眉损妍黠。甚一辈优婆夷，出入闺闼恒嘻嘻。逢人善俯仰，借佛工言词。伊蒲馔美粔籹白，杂以菜豆并果核。翻多馈献奚论施，妇女受之米论石。黄者蘘，白者粒，玉手拈花翠眉叶。化香不在香，化米不在米。有米充斋厨，有香积炉几。炉几妙氤氲，斋厨大欢喜。呜呼！米不足惜香亦可，烧尔亦蚩蚩。安用嘲，独怜一样残。僧托钵，浑不济，何况前村念佛偈。二十四日，为小除夕，俗名小年夜。扫门户尘垢。国朝沈焕·担[掸]埃

尘：草绳缚，柴帚蘸，一竿拂檐响蔌蔌。突黔一寸积，埃墨一尺垂。锄童厨婢首各抬，眼眯不顾肱频麾。相传灶神画尘善恶记，纤悉都将诉天帝。担[掸]之形迹销，此说直儿戏。又闻元旦人家忌洒扫，洁涤须乘数日早，四壁蓬蓬春气好。吁嗟乎！粪除一室安用勤，不如直去清边氛。是夕，或前一日，用糖圆粉团祀灶，以簪灯为肩舆，俗名善富。拜焚神马于庭内，谓之送灶。以灶神朝天，恐言人过失，用糖取胶牙意。至来岁元旦黎明，或初三日祀之，曰接灶。岁将告除，亲戚相馈遗，谓之年节礼。各家磨粉和饦饟为糕，曰年糕。用猪首、鸡、鱼祀神，曰拜利市。俗名过年。**国朝仲湘·拜利市**：拜利市，利市为谁莫专指。以意图形凭一纸，或衣元黄或青紫。手握金银眩人视，人人视之拜不止。左一鸡，右一豕，酒椒花，香柏子，华烛当筵夜如水。首下尻高乞灵祉，五礼悉为钱神使。吁嗟乎！古来士庶惟一祀，习俗相沿何僭侈。拜利市，利市果有神，神力恐难恃。不见东家西家尽是如，富者若彼，贫者若此。先生自爱昌黎文，三揖穷鬼通殷勤，比邻爆竹声不闻。除夕，悬祖先遗像。至来岁正月初三日，或初五日，设荤飨拜之，卷藏，曰收神子。家庭举宴，长幼咸集，曰年夜饭。终夜不息烛，坐以待旦，谓之守岁。**国朝计大章·除夕邀何庆馀守岁**：满天风雪赋虚徐，携手同舟归敝庐。但使披帷欣有客，不闻弹铗叹无鱼。竹声何必祛山鬼，灯影偏宜照腐儒。人世尽翻新历日，草堂今夕岁方除。

灾变 蠲赈

灾变多端，莫大于水、旱。今自国朝初起，凡里中所逢荒年，悉详载之，并郁攸之厄亦间及焉。蠲赈诸事，官赈则专采县册，乡赈则闻诸父老并目击者也。

国朝

顺治四年，大饥，米石银四两。赈之。

八年春正月丁卯夜，地震。夏，大水，寒饥。米石银四两二钱。赈之，漕米改折十之六。

九年夏，大旱，米石银二两七钱。改折。漕粮免派耗米。

十一年冬，大寒，伤果植。

十五年秋八月丁丑，地震。九月，大水。

十六年春正月，龙见，霪雨六十日，大水害稼。蠲免十五年以前未完钱粮。

十八年，大旱。米石银一两七钱。

康熙五年冬十二月丁未，地震。甲寅，地又震。

六年冬十二月丁酉，雷，虹见。

七年春正月辛酉，大雷雨。夏六月甲申，地震，生白毛。己丑夜，地又震。冬十二月丙子，地又震。

九年夏五月，霪雨。六月戊子，雨雪。戊辰，大风，太湖溢。秋七月己未，地震，无禾。蠲，漕折十之三。

十一年秋八月，螟食禾。癸亥夜，地震，岁祲。十二年，预蠲十三年地丁正项钱粮之半。

十三年夏，大水。冬十月，龙见。里中蠲[酿]赀助赈。

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冬十一月丙子，地震，有声。

十七年，水，赈之。

十九年秋七月，大水，无秋，蠲钱粮十之三。是年，应输漕米，于二十年带征。

二十一年，大水。冬十月壬寅，龙见。

二十二年春，霪雨，无麦。麦石银一两八钱。

二十六年，大水。秋，螟食禾。冬十一月，诏预蠲二十七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所有二十六年未完者，亦悉豁免。按：邑《沈志》止载大水。此见田雯《古欢堂集·抚吴事宜·恭报漕白米色疏》。

三十二年，大旱。借蠲三十四年，预免漕粮三之一。

三十四年夏，霪雨害稼，饥，赈之。

三十五年秋七月丁丑，大风拔木，不伤禾。

三十六年，大水，赈之。

四十一年，大水。蠲漕米有差。

四十三年，大水。

四十六年，大旱。夏四月，不雨，至秋七月。赈之，免是年银米有差。又预蠲四十七年银米有差。

四十七年夏五月，大雨十六日。秋七月丙戌，大风。蠲漕米有差。

四十八年，春饥。米石银二两四钱。

四十九年夏五月，霪雨十八日。

五十三年，大旱。

五十四年夏四月，霪雨二十六日。六月壬辰，大风。秋七月甲午，又大风。蠲银米有差。

五十五年夏四月，霪雨十一日。五月壬辰，大风。

六十年，旱。蠲银米有差。

六十一年夏，大旱。冬，水冰。

雍正元年夏，旱。蠲银米有差。

二年秋七月，大风，太湖溢。蠲银米有差。冬十一月，赈之。

四年秋八月，霪雨，无秋。蠲银米有差。五年春，赈之。

八年夏五月，大水。冬十一月癸巳，地震，自北而南。

十年秋七月庚子，大风雨，伤稼。

十一年春，饥。

十二年夏四月，大雨雹，损麦。

乾隆三年夏五月，戚道充家失火，伤六人。见徐继穉纪灾诗注。下一条同。六月，旱蝗。秋九月壬子，大雨雹，伤禾。蠲银米有差。

六年冬十一月，范汉昭家失火，延烧数十家。

十一年夏六月丙子，雨雪。己卯、庚辰，又雨雪。

十七年春三月丙申，新街灾火，逾善嘉桥延烧北岸五百馀家。仲周霈曰：顺治二年乙酉，盛泽兵燹突发，寒家旧宅留存无几。距今乾隆十七年壬申，计一百八年。复遭火患，此厄运也。又先曾大母以避匿复壁，得免。兹从嫂、弟媳茕茕独居，不罹于火，事亦相类。夏四月，地震。徐继穉·壬申纪灾：壬申之春哀我乡，祝融肆虐降奇殃。亭午勃起新街口，风烈烟腾迷天光。倏飞渡口石桥断，远近居民各惊乱。嗷咷囊橐谁负持，杂遝男妇无头窜。滪滪水灌如油煎，哀哀聚哭空呼天。顷刻人家五六百，大厦万间一炬连。思昔曾此两被火，戚氏六命同焦土。未及四年范又灾，今兹三触天公怒。卓哉中山双节异，两母氏曰施与费。自南焚北中屹峙，自东及西逾其第。乃知天亦怜其贞，岿然得并鲁殿存。感彼无居露信宿，惨闻有鬼哭黄昏。两母谐瑟各数年，未经中道奏孤鸾。焦头烂额何须尔，坚冰严霜终独完。荧惑岂惑明无私，风火回环猛生慈。遇灾知惧各自省，天心悔祸旋转移。

十九年夏六月，大雨，水。

二十年春，霪雨，损麦。麦石银二两五钱。夏六月，大旱，蝗伤稼。冬十二月庚子，地震。缓本年漕米，于明年带征。

二十一年春，大疫，饥。米石银三两八钱。

二十七年，大风雨，水。

二十八年夏五月甲申，地大震。

三十年，旱。

三十三年，自春三月至秋八月，不雨，市河涸。

三十四年夏五月，霪雨，太湖溢，饥。

三十六年冬十二月戊寅，大雷电。

四十七年夏六月庚寅，地震。

五十年夏，大旱蝗。蠲银米有差。

五十一年夏，大疫，饥。米石钱五千。

五十四年，大水。

五十七年夏五月癸卯，地震。冬，无冰。

五十九年秋七月壬辰，大风拔木，寒如冬。

嘉庆元年春正月丙辰、丁巳，雪，大寒，伤果植。

八年冬十二月庚寅，大雾。有黑星降于地，大如碗。

九年夏五月，大水，害稼。赈之，缓征银米有差。周梦台·甲子纪灾：去年水六则，今年水七则。六则吴江平，七则吴江没。水平民不平，世风日华饰。可怜饥饿根，早在丰年植。安乐常苦闲，忧来始努力。○村南晓鸣钲，声与村北会。村北会筑堤，村南堤已溃。水来不顾身，捍水先以背。仰天正昏黑，雨点疾飞块。夜半梦魂惊，鸣钲声又大。○水车日轧轧，溃堤日潺潺。下有垂死苗，根烂叶色殷。老农犹自慰，曰蘖芽其间。水涸始分明，什一无馀残。○东北地势高，苗长可易钱。向前问价值，一亩钱十千。悉索倒筐篚，且缓计米盐。非轻钱十千，侥倖秋有年。○购苗苦无

钱，高区适诲盗。东家有良苗，西家起强暴。夜来星月黑，田间走虎豹。青青卷一空，望望但泥淖。○忽闻上官令，勘灾来田间。明朝到南郭，越日到北阡。处处必躬亲，一一察颠连。将以下民隐，入告我皇前。吾民闻之喜，一时望眼穿。○又闻县官令，令民自呈告。某田淹几分，某田全水涝。宁轻毋言重，令严吏声暴。奉之如流水，民岂与官拗。于是上官舟，田间终未到。○天心不可挽，人心遂一变。村中有大户，邻里偕来见。家家索柴米，人人想属餍。初以美言乞，不应即反面。顷刻虎狼起，蚁聚疾于电。亦知犯法律，其奈饥荒迸。犯则法如罗，不犯命如线。○勿作踏荒歌，勿作穷民叹。有米且勿炊，有金且勿散。一日官租急，天雪背犹汗。勘灾定三分，不作凶荒算。但愿处事平，加耗勿至半。

十九年，大旱。自夏五月至秋七月，不雨，地生白毛。

二十三年春二月，西肠圩沈氏失火。火拦其门不得出，伤十一人。主人踉跄走出，只存只身，须已焦矣。

道光元年春夏，疫。六月，北大街善嘉桥一带失火。西至徐姓止，东至许家湾止，延烧数十家。次日，南大街又火，延烧十馀家。

三年春，霪雨，自三月至夏五月不止。六月甲辰，大雨雹。秋七月戊辰，大风。甲戌，又大风，禾尽淹。冬十二月，赈之，蠲免银米有差。

四年春，青黄不接之际，饥民大扰，至殷户滋事，谓之打抢。知县刘元龄劝助赈济，造册散给。里人请不设畛域，自行搭厂散米。男厂在山西会馆，女厂在宸洲殿，老幼厂在法轮寺。男女及老者，日给米一合半，幼者减半。厂门辰开午闭，发铳始散。散毕，又发铳启门。凡三月，散米约二千馀石，米石钱五千。农事兴方止。里中好义者，

犹以馀米，查极贫之户，给票，至善堂领取焉。事毕，报县申详。大吏查奖，司事辞之。**姚燮·盛川乡赈图记**：盛川界江浙，沿具区下流。天霪弗戒，阳侯恣虐。穷艰駴难，田澥民鱼。乡赈之图，所以纪道光癸未事也。维时残籽虫蚀，嫩茁土偃。折墁庖牛，相顾俟毙。于是因收水稻，而为采生芽之图。既靳人食，亦害女红。麻葛缊练，尽于决泊。于是因失织业而为杼声绝之图。愁瘴郁腑，刀风削肌。立骸茧皲，菜面黧黑。于是因悯饥民而为鸿雁哀之图。时值林少穆廉访吴中，勤求民瘼。量舆分境，指亩画疆。会其党赢，救其里歉，乃集殷富，劝蠲赈也。友戚署名，升斛稽蔀。或赴以力，或粜以金。乃行田塍，稽贫户也。纲举家室，缕析丁口。入邻侦隐，诣僻体艰。乃开赈局，给钱米也。分班守栅，准数验筹。菌矢气蒸，垢涎神霨。乃施医药，救时疫也。越年申秋，绣塍颖蕤。石洫渠导，河伯杀势。田祖妥祠，故列图维八。因再熟之庆，而以丰年来殿之。郑君谅伯，授示缃素，委予纪述。奚辞絮屑，以泯懋勋耶？全文见《复庄集》，节录。

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

十一年，水。缓征银米十之二。里人散米土赈，视四年春。

十三年，水。缓征银米三分二厘。

十六年春正月己丑，大雷电。米价极廉。米石钱二千。

十七年，水。缓征银米二分五厘。里人土赈如前。

十八年，水。缓征银米十之二。冬十二月丁酉，大雷电。

十九年春正月己亥，大雨雪。秋九月乙卯，地震，霪雨，禾生耳。缓征银米二分七厘。

二十年，水。缓征如上年之数。

二十一年春，霪雨。缓征银米三分五厘。冬十一月，

大雪平地，积五尺馀。

二十二年，水。缓征银米一分七厘。又以海警，减免二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螟食禾。缓征银米十之三。

二十六年夏六月乙丑夜，地震。缓征银米有差。

二十九年，大水，视三年有加，饥民死者无算。秋七月，赈之，蠲免银米。知县姚铣劝助赈济。里人散米土赈如前，米数浮于四年春。司事有给奖者。三十年春，仍饥。米石钱六千。**仲湘·己酉纪灾**：水利久不讲，恒雨辄损田。我生五十载，六度水毁年。癸未灾最甚，今尤甚于前。通衢积数尺，安问陌与阡。村民屋低小，入户水没肩。皮板强栖息，踞地还蹐天。举炊尽陶甑，十突九不烟。鸡栖及豚栅，何处谋移迁。仓皇入市卖，论值无几钱。不卖同饿死，卖之命苟延。时闻犬求食，蹲哭荒冢颠。○始时田未没，佃农争筑防。费钱索田主，什佰哄满堂。众欲稍不遂，公然为寇攘。东家脱户牖，西家倾仓箱。秀水新塍里，田主称小康。群佃劫之去，缚卧田中央。鸣钲召同井，覆土奋锸忙。水底哀声惨，水面欢声狂。须臾陨厥命，糜烂沟壑藏。家人号县官，县官徒惊惶。人心已陷溺，国法诚昭彰。○自从五月望，大雨周一旬。有田已不救，剽掠到处闻。倡者实游手，啸聚多穷民。一室苟温饱，索米汹打门。偶或示难色，挺刃交成群。拔妇头上钗，脱儿腰下裈。指囷任席卷，自给无餍飧。更闻诸恶少，终日伺要津。客船运米过，劫夺尤纷纷。匝月商贩断，米肆稀积屯。只容买一斗，颗粒珠同珍。尔时足谷翁，忧惧心如焚。不见金山尉，为米戕其身。○里正率乡老，入城纷报灾。报灾官不信，谓俟亲勘来。俟之日复日，忽布条告催。大书时雨后，农时毋迟回。低区暂淹没，水退堪补栽。呜呼田中水，已迫灭顶危。新秧尽烂死，不识当补谁。敬谢贤父母，尚望民有为。跻堂跪求食，强壮杂老羸。官闻盛气出，前挽复后推。驾舟

至村庙，面色同死灰。急许发仓粟，并劝捐赈随。此时孰听命，官意民早窥。胁令笔于纸，始放官舟还。堂堂震泽令，籍籍道路碑。○频年雨旸若，民困卒未瘳。荡然土毛绝，危矣生命休。江南素鲜蓄，俗尚沿虚浮。富者率暴殄，贫者多惰游。机变竞方寸，召灾实有由。平时懵未觉，嬉戏相效尤。际此饥馑逼，欲救无一筹。寸椽与片瓦，拆卖不少留。但思口属饔，遑顾身飘流。人爨乏束薪，棺椁争搜求。拉杂摧烧馀，压担来街头。乡村一蒿目，白骨盈荒邱。宜乎未雨时，鬼泣声啾啾。**又·荒政新乐府·放钱厂**：男厂东，女厂西，扶老挈稚来栖栖。开厂辰，闭厂午，大口钱十小口五。设厂处暑后，撤厂小雪前，逐日散放百数千。苟延万人命，未是官家钱，官家之钱在天上。旦暮馀生何敢望，且望厂中钱日放。**施粥担**：一斗米煮一担粥，一肩挑处行人逐。此一瓢，彼一杓，众口同时喷声作，后来抱碗向空哭。人多粥少嗟奈何，安得粥担村村过。连朝担集野庙场，浮浮巨甑闻粥香。闻粥香，鬼先吸，启釜见汤不见粒。**清门米**：为极贫，为次贫，官赈册上无是人。不耕不织，奈此衣冠身。钱厂钱，粥厂粥，欲领赧颜，不领枵腹。虚堂日晏儿女啼，寒闺孤寡尤惨凄。人一口，米一斗，月饷之，计难久。岂无对米转恻然，前度救荒犹助捐。**老人粮**：身冲雨雪头皤霜，手扶竹杖肩负囊。心口自诉吁可伤，应死不死逢奇荒。幸分仁者粟，残喘尚容续。不然入厂中，早已登鬼录。君不见南浔、震泽挤死多老人，老人苦若何？**恤孕妇**：一妇腹痛众妇哗，一儿堕地声呱呱，厂中人乱方如麻。不忍闻，不忍见，且令乳医稍察遍。将及月，书姓名，给衣米，待儿生。儿生逾月仍到厂，大小口钱给以两。有巧妇，蹒跚来。幡其腹，败絮堆，老妇扪之羞怒回。**留弃婴**：所生无弗爱，不论人与禽。今乃弃诸路，岂由残忍心。父母妻子尚难保，何况区区此提抱。今日一孩，明日一孩，前街一孩，后街一孩，止有抛弃无领回。局中人，诚好义。饥者食，寒者衣，留到丰年置何地。待收归，名曰弃。**棉衣票**：一纸票，一领衣。号寒鸟，毛羽稀，得票取衣生处飞。一衣所得钱无几，乞票纷如蜚

羶蚁。尔时敝缊袍，奚啻狐貉比。彼狐貉者徒耀身，能施缊袍不数人。洞云酿雪暗晴昊，明朝更失黄棉袄。**稻草房**：鸿雁哀，无栖宿。霜天冰地寒方酷，肠乏米浆肌迸粟。一廛特仿鸡毛房，庶免偃仆周道旁。日行乞，夜归睡，稻柴铺地软如毳，梦呓都称柴米贵。吁嗟乎！杜陵广厦愿已慳，突兀见此屋数间。**收饿殍**：昨日收一殍，今日收一殍。中有一人更堪悼，左手持钱右手票。是领官赈回，未及到家毙中道。尔生无一箪，尔死无一棺。捐瘠在衢路，行人为鼻酸。一身四周木皮薄，终胜果然委沟壑。从此不识饥与寒，生者何如死者乐。**瘗浮棺**：五月六日水横流，野田历乱棺沉浮。有客冒雨身坐舟，募工捞集堆如丘。棺前和，或刊字，召儿孙，久无知，穷民日夜争摧烧。惨哉骨骸满地抛，茫茫何处寻乐土。湖州故有丛葬所，魂魄一去不复还，千鬼万鬼啸聚他乡山。

咸丰三年春三月辛亥夜，地震。是月，粤贼窜陷金陵踞之。苏郡戒严，商旅裹足。机户失业，麕集于市，因照灾年散米三月。是亦惟里中举行之。

四年夏，霪雨。冬十一月庚午，河水骤涨尺馀。

六年夏，大旱，螽生。缓征银米有差。

七年夏，螽复生，入水自毙。

八年秋七月，彗星见。光芒如匹练，自北而南，有数丈长。

十年夏四月，粤贼窜陷郡邑。五月，里亦被陷，田不耕。米石钱十千。

十一年冬十二月，大雪两昼夜，积至八尺。河荡冰冻，半月不开，乡民负米往来，如履平地。

同治三年春正月，邑已克复。邻省嘉郡官兵攻城方急，粤贼踞里中者，谋遁，焚掠而去。土匪助之。南北两

大街、新街、花园街室庐俱尽，各坊巷亦大半毁焉。

五年秋、冬，大旱，市河不通舟楫。

八年夏，四月至六月，霪雨，河水涨三尺馀。未久，天晴水退，尚获有秋。

十年冬十一月，后街孙氏失火，延烧数十家。

十一年，旱。

十二年，又旱。皆不为灾，惟谷贱伤农云。

盛湖志卷三(终)。

盛湖志卷四

公署 公所、社仓、会馆

吴江县丞署，在大饱圩。国朝乾隆七年，奉文改吴中丞祠为之，凡二十馀间。支用藩库正项银四百二十两有奇。同治三年，毁于兵燹。县丞寄居先蚕祠别院。

普仁堂，在大适圩白漾北岸。国朝雍正□年，里人毛嘉卿建，设局施棺。乾隆六年，里人汪慕川等拓建。旧志云，凡孤贫者到局领棺，分文不费，并给楮锭。立有碑碣。○按：旧册云，乾隆元年，里人归健安、计南珍捐银四百两。二十二年，复与汤有光、王廷文捐银二百两生息。又，某僧捐无字圩二十二丘屋一所，基地一亩二分六厘，以租充公。今皆无考。

同仁堂，在大适圩白漾北岸。国朝嘉庆五年建，办理掩埋、施棺，并施医药、寒衣、月米。同治三年修。

种善堂，在大适圩东栅。国朝嘉庆十一年，里人郑昂文建，办理掩埋。设立堂船、夫役、护葬公局。道光五年，毁于火。九年，里人孙立熊等重建。右为书舍，光绪四年拓建。

留婴处，在大适圩种善堂左。国朝嘉庆二十一年，里人沈凤书建，设转斗、木梆。收留弃婴，雇妇乳养，送郡城

育婴堂。按：初建时，凤书捐置本邑田一百八亩。道光二十八年，其子瑞珍续捐钱千缗，存典。同治八年，瑞珍子致和续置田五十亩。今提存钱五百千，息之如初。今于光绪五年，里中自行举办育婴，即以留婴处为公所。

社仓，在大饱圩山西会馆殿庭之东。会馆久废。国朝光绪四年，公建。凡廒屋十间，筹房、门楼上下六间。先于同治八年，奉文以大适圩东栅，官封沈氏房屋，临河上下十间，为社仓。府县已给示勒碑。因勘得不敷所用，另建新仓。支用建造费壹千六百千文有奇。其大适圩楼房，公议出租，充社仓公费。

旧社仓，在大饱圩。国朝乾隆六年，里人汪涵光、殷宜锜捐建廒屋十间，筹房三间，门垣咸备。十二年，知县陈莫缵捐建前门。其后仓废，屋基并入丞署。今址犹存。

山西会馆，在大饱圩，即东关帝庙。见“祠庙”。

华阳会馆，在西肠圩，即陶隐君祠。同上。

宁绍会馆，在西肠圩，即静安公祠。同上。

任城会馆，在西肠圩，即大王庙。同上。

徽宁会馆，在东肠圩，即新安义学。国朝乾隆三年，徽人拓建。见“学舍”。

济东会馆，在大适圩。国朝嘉庆十□年，山东济南府人建。

学舍 义学

松陵学舍，即盛湖西书院。在充字圩北观音衖。国朝乾隆八年，知县丁元正奉府檄劝捐。九月，里人姚仲英、殷宜锜等三十九人，及济宁、济南、平阳众商捐建，凡二十九

间。九年成，知府雅尔哈善记。五十三年修，县丞李养棆记。光绪五年以后，屡经募资重修。按捐碑，实银一千二十两零四分。买房屋基地、鱼池共三亩九分，价二百七十两。除修造外，馀银五百两存典生息，每年息银六十两，遇闰加五两。咸丰十年，粤匪焚掠，典各歇闭，存银无着。**雅尔哈善·松陵学舍记**：自余饬整所在义学，期与诸僚吏起教微眇，作始郡治之适中，曰平江学舍。而六门交衢次第兴举，诵习之声相闻，骎骎教泽滋起矣。乃属邑吴江，以盛泽义学滅事来告，且请名，曰愿有记。其大略言，江城沃区在乡聚，盛泽又乡聚之大者。其地南接吴兴，佃渔蚕织，委输四集，足以归宿全吴，特分丞驻之。训方型俗，宜于是乎在。爰出所被檄，具道广教化、恩单寒之意。士之人士踊跃从事，大率一准平江之成约。而赀益萃，制法遂恢以远。崇门翼然，纵二而广三。内为重堂各五楹，廊垣环周，庭院轩敞，庖湢偃寝之所咸具。师以望采，生徒以名秩，校艺以月程。一切膳修课赏，则广置官廛，取其赁直羡息番给之。总为基三亩有奇，岁入之额八十两有奇。而其籍，则注于丞，尉于县，申于府，为档以备考，无废蚀，意勤而功可久。若此后之官兹土者，念经营之不易，继修整以常新，扩规条而益备，流教化于无穷，尤余之厚望也。夫吴江左川右浸，襟带明秀，盖古松陵地。以斯邑之古名，名是乡之学舍，谁曰不宜？**李养棆·重修松陵学舍记**：今上龙飞之甲子，前宪觉罗雅公来守三吴，悯孤寒子弟之无力从师，坐致废学也。爰檄九邑令长，均劝设义塾于其乡。维时邑侯衡阳丁公，贰侯南昌熊公，集镇之士商而议之。醵白金以千计，以其十之五，购市西沈氏之庐，增旧制而式廓焉。为大门一楹，仪门三楹，前堂五楹，后堂七楹。缭以周垣，翼以耳舍，计费又十之二三。以其馀贮公滋息。延师掌之，贰侯司之。自是镇之人士论文讲艺于其中，而贫寒子弟遂群焉就塾矣。此松陵学舍之所由昉也。第滋息有限，经费不敷，垂四十馀年，岁修未举，以致堂宇倾欹，垣墉皴裂。冰雪之晨，风雨之夕，居斯堂者惴惴焉，时

切郑侨之虑。香山方公议新之，以升任去。余承乏兹土，公馀课士，登斯堂而慨焉。念之与邑侯宛平龙公议，捐廉为之倡。嗣以差务倥偬，愿焉未逮。逡巡任荐三年，于今人夏又议及之，东岩徐君欣然请从事焉。时仲君纯溪在座，作而曰："予有埴垣材，而贮于斯也久矣，试与君佐一指。"余与众议，咸韪之，遂鸠工，谢吉经营修举。欹者以正，裂者以完，黝垩丹漆，悉复旧观。期月而告成，计金若干数。噫！今而后，觞咏有地，弦诵以时。君子谓徐君不特善承前贤之志，而龙公与余亦可藉诿其责。他日方公闻之，亦临风而快然矣乎。同人曰，事不可以不志。于是缘其颠末，勒诸堂壁，以见徐君梗概云。

添设肄业公所，陋亦愚松陵学舍，即盛湖东书院。在大适圩太平桥东堍。国朝同治八年冬，里人仲廷机等禀请，以官封沈氏房屋凡八十间，作为生童会课之处。知府李铭皖、知县黎庶昌先后给示勒碑。按：临河楼房上下十间，归社仓。馀除花厅外，为文会公所，外出租收息，以充经费。每月两课、花红、饭食及阅文润敬、司账、斋夫、辛工并东西学舍修理，咸取给焉。今于光绪二十二年失慎，正屋尽为焦土。

新安义学，在东肠圩。国朝康熙三十八年，新安张佩兰捐建。以课新安人居盛泽者之孤寒子弟。邑人潘耒记。久废。其基拓建为徽宁会馆。详"公署"。潘耒·新安义学记：张子，新安人。其父侨居吾邑之盛泽，富而任侠，澶乱尽于其赀。佩兰孤贫自奋，精岐黄家，治病辄效。老而无子，好行其德。家无他产，惟所居屋可值千金。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慨然捐宅为义学，设先圣朱子像于高阁，旁为学舍。延良师，设修脯，招乡人愿学者，来来受业。虚中堂，为同乡集会之所，而己居其旁。以券归诸乡人，令乡人子孙世世无废学。其义甚高，其见甚达。张子于是过人远矣。全文见《遯初堂集》，节录。

倪氏义学，在充字圩三元堂右。国朝雍正十三年，震泽倪兆鹏为长沙倅，归，建塾于邑，凡四，盛泽其一也。岁交修十九千六百。久废。地基归西庙经管，在墙外。

通德义塾，在饭字圩昇明桥南堍。国朝嘉庆元年，里人郑封建。延师训其族子弟之贫无力者。此家塾也，然亦义举，故载之。县丞宋准记。文不录。

营汛 水栅

盛泽汛把总署，在充字圩西荡口。国朝康熙十九年，汛官张骑龙与里人买观音堂旧址改建，凡一十四间。设烟墩三，瞭台一，记里木坊一。同治三年，毁于兵燹。八年，重建三进，凡九间。其左为空地，门前无烟墩诸规。

东口汛，坐落东肠圩，与浙江嘉协右营王江泾汛交界。营房三间，防兵五名，管辖三十八圩。

西口汛，坐落充字圩，与平望汛交界。营房三间，防兵五名，管辖二十一圩。

茅塔汛，坐落耳字圩，与浙江王江泾汛交界。营房六间，防兵五名，管辖十七圩。

烂溪汛，坐落栢字圩，与浙江王江泾汛交界。营房六间，防兵五名，管辖十九圩。

斜港汛，坐落虑字圩，与浙江王江泾汛交界。营房三间，防兵五名，管辖六圩。按：以上五汛俱吴江县地。在盛泽镇城内，其狮虎桥、十八里桥、九里桥三汛，系震泽县地。虽归盛泽汛官巡防，例不载。

东栅，在昇明桥下。

西栅，在开源桥下。

南栅，在永清桥下。

北栅，在带福桥下。

东南栅，在永福桥下。

西北栅，在永兴桥下。

表坊

明

文林坊，在吴江大明桥南。宣德四年，知县贾忠为举人陈宣立。

国朝

孝子坊，在大饱圩白漾北岸。雍正八年，为孝子张维馨立。**张衔·孝子坊：**白洋湖水汤汤碧，湖干绰楔高千尺。孝子为谁字德明，稚年纯孝吾宗式。时惟月黑风萧萧，绿林夜展妖旗白。入门如雪闪刀光，阿父在堂惊夺魄。儿知有父不知身，以身捍父锋刃通。竟教罗刹现菩提，遂使庭帏安衽席。一朝湖海迫饥驱，恶浪掀天父舟溺。奋然跃水抱出之，河伯潜逃鲛女匿。寻常色养尤婉愉，孺慕终身情罔极。此间过者宜肃钦，直是中流一柱石。

贞烈坊十：

一在大饱圩。雍正十年，为贞女宋永宁聘妻杨氏立。

一在大饱圩。雍正十年，为烈妇宋景峨妻沈氏立。

一在口字圩。乾隆三年，为贞女张鸠颂聘妻吴氏立。

一在大钟圩。乾隆七年，为贞女顾启骥聘妻金氏立。

一在大饱圩。嘉庆五年，为烈妇顾惟祥继妻陈氏立。

一在赞字圩。嘉庆六年，为烈妇监生徐熙甫妻陈氏

立。

一在大饱圩。道光六年，为烈女沈秉渊聘妻程氏立。

一在口字圩。道光十二年，为烈女康景丰聘妻徐氏立。

一在口字圩。道光十五年，为烈妇张钤妻杨氏立。

一在充字圩。道光二十三年，为烈妇沈诚妻程氏立。

旌节坊三十一：

一在大饱圩。雍正三年，为许士贞妻徐氏立。

一在充字圩。雍正八年，为计宗蕃妻吴氏立。

一在大适圩。雍正九年，为汤元泰妻王氏立。

一在大适圩。雍正十年，为汤元恒妻邵氏立。

一在老字圩。乾隆三年，为沈德洪妻顾氏立。

一在北降圩。乾隆三年，为陆佩英妻沈氏立。

一在东肠圩。乾隆四年，为王希旦妻周氏立。

一在黎字圩。乾隆五年，为沈翰如妻于氏立。

一在饭字圩。乾隆十一年，为郑世椿妻洪氏立。

一在游字圩。乾隆二十四年，为监生沈源长妻胊氏立。

一在秀水珍字圩，乾隆二十七年，为监生王机妻陈氏立。

一在大适圩。乾隆二十七年，为沈锺妻俞氏立。

一在游字圩。乾隆二十七年，为监生沈元音妻计氏立。

一在大饱圩。乾隆三十年，为王心复妻柳氏立。

一在老字圩。乾隆三十九年，为仲元开继妻任氏立。

一在大低圩。乾隆三十九年，为张光远继妻康氏立。

一在大适圩。乾隆三十九年，为徐鹤亭妻吴氏立。

一在绛字圩。乾隆四十一年，为诸生周至健妻赵氏立。

一在大适圩。乾隆四十二年，为陈安国妻朱氏立。

一在小钟圩。乾隆四十三年，为诸文灿妻郁氏立。

一在东肠圩。乾隆五十一年，为廪生王士松妻陈氏立。

一在饭字圩。乾隆五十三年，为郑焕妻徐氏立。

一在老字圩。嘉庆元年，为沈昆来妻蒯氏立。

一在黄溪杷字圩。嘉庆八年，为监生沈朝栋妻吴氏立。

一在秀水鳞字圩。嘉庆十年，为监生计嘉乐妻丁氏立。

一在老字圩。嘉庆十四年，为仲锦春妻吴氏立。

一在老字圩。嘉庆十四年，为仲云杰妻黄氏立。

一在老字圩。嘉庆二十四年，为杨鸿翔妻周氏立。

一在大饱圩。道光十二年，为宋志庆妻程氏立。

一在口字圩。道光十二年，为郑基妻计氏立。

一在口字圩。道光十二年，为徐可观妻施氏立。

总旌坊在大饱圩。道光八年，安化陶文毅澍抚苏，奏请汇旌，给帑建总坊，遂为定例。凡与旌者，仍准本家自行建坊，是为初案。二十七年，为二案。咸丰元年，为三案。里人郑以济捐建此坊。后有碑亭，树碑勒诸节妇名姓，不尽为里中人。凡里人见“列女篇”。按：志例不越境，此

篇坊建秀水及邑城与他汎者均载，为表彰大典，故破例录之。

街里 坊巷

南大街，在西肠圩，为市河南岸。自西荡口来，中间一折，曰南许家湾。直东，至鲍家衖北口。由衖直南，曰东秀桥头。俗称乌薪桥。

北大街，在充字圩，为市河北岸。自西荡口来，中间一折，曰北许家湾。直东，至安德桥止。

新街，在西肠圩。自善嘉桥直南，至茶亭止。过西河之南，北至广福桥止，曰姚家坝。

花园街，在西肠圩。自新街中过东，至义井止。落北，曰烟场，上南曰磨铜湾。

十字街，在西肠圩。自烟场过东，至路头堂止。沿河而东，曰里安桥头。再直东，曰花船汇。

庄前街，在西肠圩。自潇湘里南口过东，转而南，至大墐止。由墐过东落北，曰塔场。

虹桥街，在西肠圩。自十字衖南口，直南过桥。稍折，仍由南过东，曰染坊衖。转而南，至永清桥止。俗称新桥。

后街，在大适圩。自百嘉桥之南，转而直西，至小庙港北头止。由港南口过东，曰夜船汇。再过东，曰太平桥头，曰堂前。

葡萄街，在大适圩。自东城隍庙后，转而北，至带福桥止。

山塘街，在东肠圩。自庄基湾过东，至永福桥止。

酱园街，在充字圩。自王家庄直北，转而直西，至永

兴桥止。

市南以里名者，曰咸宁，曰潇湘，曰新安，曰同仁，曰源远，以上在西肠圩。曰平安。在东肠圩。

市北以里名者，曰敦仁。在充字圩。

市南以坊名者，曰新建，曰仁寿，曰南胜，曰东秀，曰长庆，曰龄泰，曰登春，以上在西肠圩。自长庆至登春，添南字以别之。曰尚义。在东肠圩。

市北以坊名者，曰太平，曰登春，曰龄泰，曰长庆，曰北胜，以上在充字圩。曰栢孝。在大适圩。

市南，自西荡口南岸至东，以衖名者，曰竹行，曰同心，曰南观音，曰开源，曰糖坊，曰砖瓦，曰永和，曰红坊，曰杨家，曰柳家，曰毛家，曰剪刀，曰殷家，曰义和，曰南仲家，曰北斗，曰潘家，曰申家，曰鲍家。姚家坝之港南，曰南田口，曰程德昌，曰茶亭港北，曰北田口，曰石场，曰肯堂。新街之南，曰宝华，曰北财神，曰南财神。再直南，曰会馆。花园街之南，曰撒珠，曰祝家。过东上南，曰塔场。其北，曰板箱，曰分金。再直北，曰十字。中浜之南，曰竹篁，北曰天灯。以上在西肠圩。东秀桥港东逾河，曰南淘沙，曰中淘沙，曰北淘沙。山塘街之北，曰保盛，曰牌坊，曰三官堂。以上在东肠圩。

市北，自西荡口北岸至东，以衖名者，曰归家，曰北观音，曰日晖，曰许家，曰马家，曰小仲家，其北曰荔子街，兵燹后尽为瓦砾。曰盐店，曰三元，曰北仲家，曰卜家，曰水澈，曰九埭头。以上在充字圩。东市口，曰梭子。归家浜口，曰东杨家。其北，曰小杨家，曰姚家。百嘉桥之北，曰石敢当。

过东，曰蚕皇，曰池口。落北，曰东观音。斜桥之北，曰朱家，曰阳春。以上在大适圩。

桥梁

开源桥，俗称观音。跨充字、西肠两圩。下五桥同。明崇祯五年建。国朝乾隆十年重建，光绪元年修。

永安桥，俗称西庙。国朝康熙三十九年建。旧系木桥。今考定，是年里人陈正心易石。李元记。文不录。乾隆十七年，里人殷卓儒修。同治六年，重修。

善嘉桥，唐开元二年，单某建。五代、宋、元修建无考。明嘉靖间修，崇祯十七年又修。国朝康熙二十八年、三十一年，两毁于火，重修。乾隆十七年，里人计钰重建。其始建及重修、重建之年，俱见桥洞石刻。同治五年修。

登春桥，宋雍熙二年建。邑《徐志》作元至正九年，误。今从旧志。元、明修建无考。国朝嘉庆元年修，同治八年重建。

龄嘉桥，唐开元八年建。以后修建年代无考。

庙桥，俗称东庙。晋泰始五年建。以后修建年代无考。国朝康熙二十年，重建。按：旧无永安。昔人题咏，故称"五桥晴市"。

安德桥，旧名嘉会。跨充字、大适两圩。明洪武十四年建。国朝乾隆五十五年，改小环洞，易今名。

太平桥，在大适圩归家浜口。建置无考。

保盛桥，跨东肠、大适两圩。国朝乾隆五十二年建，嘉庆二十三年易石。

昇明桥，跨饭字、大饱两圩。明崇祯十四年，里人仲时锳、归彦先、汤三聘、史勤、王士龙邑志脱王名。建。国朝

雍正九年，里人郑禹甸、陈舜玉、叶殿文、宋郁昭等，倡捐募赀重建。邑人范灿记。按：记未见。**明僧铭起·昇明桥遇徐松之**：来往闻溪与盛川，昇明桥畔钓鱼船。论诗说法无人识，邂逅同吟秋水篇。**国朝陶逢吉·昇明桥晚眺**：野色莽无际，遥村接暮天。空潭沉夕照，茅屋出炊烟。红叶千家树，黄云万顷田。离乡才十里，东望觉凄然。

延玉桥，在大饱圩东岳行宫左。建置无考。按：以上在市河之东。

万福桥，俗称孟公。在西肠圩登春桥南堍。今湮塞已久，惟有砌可见。建置无考。下同。

万寿桥，俗称孟婆。在西肠圩秀才浜口。

里安桥，在西肠圩。国朝乾隆五十年建，同治六年修。

虹桥，俗称红木。在西肠圩。建置无考。

东秀桥，俗称乌薪。跨东肠、西肠两圩。元至元三年建。明代所修无考。国朝道光十年重建，同治三年修。

永清桥，俗称新桥。跨东肠、西肠两圩。国朝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年易石。以上在市之南。

广福桥，在西肠圩姚家坝口。建置无考。

香波桥，在西肠圩十锦塘。明天启元年，里人仲大绩建。国朝康熙四年，金陵闻嘉相修。邑志作康熙三年建，误。今从旧志。同治九年重修。**国朝计大章·月夜同吴世掌、王孙谋闲坐香波桥，闻道家奏乐**：平野月光白，澄湖秋气清。邀朋图选胜，抚景惬幽情。竹院推名饮，鱼梁羡濯缨。笑谈藏浩森，形胜湛虚明。草露皁螽切，林寒乌鹊惊。此时空万籁，问夜已三更。古殿闻仙乐，高楼调玉笙。乍疑天上曲，不似世间声。大泽烟波远，遥天星斗横。相期招鹤梦，宁许狎鸥盟。未得同游赏，新诗漫自赓。**汤豹处·同殳安世香波桥观夕照**：桥外萧萧秋气清，

洞庭紫翠两山横。香飘野寺参差见，波蹙平湖细碎明。疏柳抱蝉迎晚露，远天飞鹜趁新晴。游人且莫言归去，应待汀洲浩月生。**徐崧·香波桥**：香波桥外水茫茫，一望悠然万虑忘。绕岸蒹葭斜日隐，隔篱老树暝烟藏。白鸥不意迎秋雁，毛女何缘遇阮郎。若欲披襟谁胜此，最多月殿与云堂。**张期芳·香波桥**：招堤起水中，小筑石梁通。树近花香绕，炉深宝篆笼。可吟兼可醉，宜月又宜风。独惜多游冶，曾无黄石公。**徐元灏·香波桥**：盛湖翻欲比西湖，桥下波光入画图。不借嵌空远山色，天然潋滟似冰壶。**又**：几许游船及钓船，桃花浪暖夕阳天。香波桥畔蒹蒹草，忍许村童放犊眠。**仲凤翔·香波桥晚眺**：十锦塘前雨乍晴，香波桥畔涨初平。四围树色村烟绕，一片山光夕照明。欲去客樯听燕语，惯来游屐狎鸥盟。快心莫使归陈迹，唱晚渔舟水调清。

万兴桥，在西肠圩海角湾。建置无考。下同。

沉瓦桥，俗称陈马。跨西肠、往字两圩。

固隆桥，俗称古龙。跨西肠、膳字两圩。国朝康熙四十年，僧时庵，里人范德珍、仲祥云创建。旧志作乾隆元年，误。今从邑志。同治六年重建。按：旧无此桥，设渡往来。昔人题咏，故有"龙庵待渡"。以上在市西南。

永福桥，俗称计家木。跨东肠、饭字两圩。始建无考。国朝康熙五十六年，里人史南明易石。乾隆十七年重建。

东泾桥，跨东肠、饭字两圩。唐开元二年建。五代、宋、元、明修建无考。国朝乾隆十七年重建。以上在市东南。

敦仁桥，跨充字、大适两圩。建置无考。

斜桥，跨充字、大适两圩。明成化七年建。邑志作宋淳化，误。国朝嘉庆五年重建。

中和桥，跨充字、大适两圩。建置无考。以上在市之北。

百嘉桥，俗称栢家，旧名终慕。详“古迹”。在大适圩。宋孝子栢深山创建。始建年分及元、明修建无考。国朝乾隆六年重建。震泽倪师孟记。文不录。

带福桥，旧名搭北。跨大适、大饱两圩。明天启四年建。沈初记。文不录。国朝乾隆三十二年重建。以上在市东北。

永兴桥，俗称环桥。跨充字、大适两圩。建置无考。下二同。

聚福桥，跨充字、大伏两圩。

吉祥桥，跨充字、大适两圩。

如意桥，跨大伏、小适两圩。国朝雍正十一年，里人俞衡旦、杨龙吉创捐募建。

东旸桥，俗称寺桥。跨充字、小氏两圩。明崇祯二年建。国朝康熙三十六年修。乾隆三十三年，里人徐玉庭、君茂父子创捐银七百两，同人集赀重修。始建及初修之年，俱从石刻。同治十年，里人柳凤仪创捐钱千缗，募赀重建。仲廷机记。以上在市西北。**仲廷机·重建东旸桥记：**湖水发源天目，西自烂溪下流诸荡来，支港有五。南自麻溪来，支港有二，俱汇于盛泽。以其在镇之西，故荡北隅有支港。昔人建桥于此，曰东旸。出港即红梨荡也。是桥南北皆巨浸，东西通村落，为往来孔道。同治甲子，郡邑肃清，上游谋善后水师驻乡，犹棋置其营于圆明寺者，依桥为隘。晨夕演炮，石址震裂。数年师撤，桥遂圮。里人议重建。柳君凤仪愿以千缗为创，众以费钜从缓，权设舟以济人。未几，江陵万侯青选来摄邑篆。里民以逋致讼，侯皆不直之，使被控者出番银千，以助工。又下乡集董筹款，工以兴。夫古之善为政者，知川有梁以利民，必及时成之。侯其庶几矣。今夏，余泛舟巡视，窃幸钜工垂竣，而又能以馀力治东西护塘。在东者尤袤延，行人趋市称便。惜柳君

之不及见也。桥跨支港东西，其长六丈六尺，高三丈三尺，广三丈四尺，翻水为三。其木，拔旧椿出之，用新木六百五十四株。其石取材于旧者十之二，购采于山者十之八。工始于同治辛未孟冬，至甲戌仲秋落成。凡役工一万四千五百九十有奇，用钱一万一千二百四十六千有奇。余检邑志，桥之建修皆无征。今得旧刻云，康熙戊寅吉旦，旁列姓氏俚语，如古造像者。又一刻云，崇祯己巳始，乾隆戊子重修。由是建修年岁俱可考。余闻乾隆之役，里人徐玉庭捐银七百两，其子君茂输之。里中至今称其贤。今柳君之子文焕，其意岂异也？爰书以诮来者。铭曰：虹舒霞起，在镇乾方。云何命名，乃曰东旸。盛湖之水，天目滥觞。烂麻两溪，分道镳扬。支港大道，受水汪洋。汇为大泽，利益农桑。日出而作，翘瞩穹梁。实居震位，吞吸湖光。桥右出泉，白马腾骧。味甘若醴，潨涌如浆。是为上出，有蚌吐芒。珠辉怀媚，玉液沁凉。圆明梵刹，晓钟击撞。旭晷砖移，客帆弓张。试登飚脊，极目一望。万家炊缕，东隅曳飏。鳞次栉比，南尽溪阳。西顾翠环，洞庭道场。北俯红梨，蟹舍渔庄。气象葱郁，直接混茫。巍乎此桥，水远天长。**张开福·寺桥秋夜步月**：明月清秋迥，中桥水一分。佛灯前度黯，涧溜隔溪闻。客噪林间鹊，僧归寺外云。离人当此夕，愁思正纷纷。**释行正·寺桥待月**：彩虹高跨两湖宽，夜落潮声人梦寒。如有鱼龙从下隐，岂无仙子泛幽湍。清风拂拂凭云渡，碧水依依任客看。为爱冰轮时小憩，露华初湿石阑干。

永隆桥，俗称小桥。跨小氏、大氏两圩。建置无考。下同。

向善桥，俗称乌桥。跨大氏、南牛两圩。

中山桥，跨大牛、绛字两圩。始建无考。下同。国朝光绪元年修。

惠风桥，俗称庄桥。在北绛圩。国朝道光二十三年，里人王某重建，增高六尺。

洪里桥，在绛字圩谢天港。建置无考。下同。

万安桥，在南霄圩。

奏福桥，在五牛圩。国朝乾隆九年，里人陈王谟建。

白龙桥，跨南心、北心两圩。国朝乾隆九年，僧秀岩，里人钮美尊、李俊先创建。邑人范灿记。按：记未见。光绪二年重建，移过于西。

思安桥，跨大钟、东降两圩。明嘉靖六年，里人史相建。国朝嘉庆五年重建。

长隆桥，在大钟圩。国朝康熙二十四年，陈圣先、陈范箴建。向系木桥，是年易石。

大钟桥，在本圩。建置无考。

福缘桥，俗称李墩。跨饮字、老字两圩。国朝嘉庆七年，僧德成建。光绪四年重建。

小李墩桥，在饮字圩。建置无考。下五同。

闸桥，在饭字圩甘家溇口。

画师桥，跨丰字、饭字两圩。

安德龙桥，跨飧字、丰字两圩。

耆善桥，跨小口、东肠两圩。

普福桥，俗称土地庙。跨具字、小口两圩。国朝嘉庆五年修，同治七年重修。

仁寿桥，在小口圩。国朝康熙五十六年，里人王濂建。乾隆十年，子楠修。同治九年重修。

福海桥，俗称前窑。跨老字、饭字两圩。明永乐三年，道士徐某建。国朝嘉庆二十三年，里人仲锦昼重建。

下姚桥，一作后窑。在少字圩。明永乐五年，道士徐某

建。

兴隆桥，跨少字、老字两圩。建置无考。下四同。

程林桥，在饭字圩。

张家桥，在程林村。

佛婆桥，在程林村。

水月桥，在前庄村。

澄溪桥，跨厌字、糠字两圩。屈邑志载，在盛泽镇。《沈志》作屈误。按：屈不误。始建无考。旧十一砌，平。国朝雍正十三年，改建五砌。同治六年修。按：旧志作长溪桥，即登云桥，十三砌。去镇五里，去秀水王江泾一里。作邑志时，以其近王江泾，故云《屈志》误。今考定，去新杭市一里。**明蒋之翘·澄溪桥**：溪水流潺湲，人渡溪梁上。两岸垂杨烟，寥寥采菱唱。**国朝王明福·和韵**：澄溪水泠泠，渔梁跨溪上。何处来酒船，清讴竞和唱。

杨家桥，一作太平。在危字圩。建置无考。

泳福桥，俗称红庙。跨口字、危字两圩。始建无考。国朝咸同以后圮坏。

众兴桥，在芜田港。一作浮淀。建置无考。下五同。

安向桥，在干姜港。姜，一作将。

猫儿桥，跨大口、无字两圩。

桂林桥，跨耳字、无字两圩。

李家桥，跨焉字、兴字两圩。

竹溪桥，俗称浒稍。跨兴字、栢字两圩。

侍郎桥，在大口圩。晋咸宁二年建。以下修建无考，下同。

溪桥，在茅塔村穆和溪。明成化十三年，道士沈某建。

青云桥，俗称钱家。跨栢字、殆字两圩。始建无考。国

朝光绪二年重建。

种福桥，跨修字、熟字两圩。明天启四年，里人仲廷选邑志脱仲姓名。创建。下二同。国朝同治十一年修。

禄安桥，跨修字、猷字两圩。

长生桥，跨熟字、易字两圩。按：以上三桥，邑志误作三条桥，为一桥也。以其各踞一隅，相望可见。俗以三条桥称之。谚云“姊妹三条桥”，则非一桥可知矣。

连云桥，在口字圩。元延祐四年建。

永昌桥，在口字圩。元至正九年建。

盛湖志卷四(终)。

盛湖志卷五

古迹

竹堂，在斜桥西堍。相传晋竹林七贤张翰曾寓于此。按：季鹰为吴江三高士之一，或曾来寓。七贤咸聚，未敢遂沿旧说。景仰流风，何妨并祀。今改为僧庵，名北胜。详“寺观”。**明沈登·古竹堂：**梵响阴阴寄一椽，竹堂古迹故依然。斜桥曲水萦如带，高韵犹留落照边。**国朝宋景和·古竹堂：**七贤把臂竹林游，笋屐曾闻此暂留。今日荒祠馀粉壁，倩谁重写晋风流。

终慕桥，在大适圩。宋孝子栢深山承亲未竟之志而建。今改名百嘉。详“桥梁”。**国朝龚昇·终慕桥：**简该孝行著分明，两字桥题终慕名。谁假钼经文削迹，可知通国有公评。**凌树屏·终慕桥：**短彴横斜锁市腰，嘉名谁赐自前朝。莪蒿满地无人识，十里尘昏孝子桥。**金钟秀·终慕桥：**石梁突兀凌溪峙，至行觥觥载闾史。溪水自澈石自坚，遗迹留传栢孝子。此桥孝子一力成，因承父志亲经营。父志虽遂父身逝，名桥聊矢终天情。事往迢遥六百载，岸谷纷纷几迁改。桥圮重新又已久，维此孝思终古在。

濯缨矶，在雁湖东北，与新杭市相近。按：濯缨矶四面皆水，是元人某遗迹。有石刻，隶书三大字，没于水涯，水落则见。明万历间筑澄溪桥，取置圮下，今具在焉。后改名莲花墩。**明陶照·濯缨矶：**宦

海风尘苦，林塘荷芰香。临流缨可濯，何必问沧浪。**蒋之翘·濯缨矶**：宛在中央绿树围，云根移却藓痕微。我来笠底缨如雪，静数浮鸥天际归。**国朝王明福·和韵**：森森烟波碧四围，濯缨矶畔晚风微。扣舷高唱沧浪曲，菱女渔师次第归。**计楠·濯缨矶**：矶头柳色蘸平波，犹听沧浪孺子歌。断岸板桥通佛刹，荒洲野树隐渔蓑。洞庭山远澄螺翠，笠泽秋深落雁过。好向濯缨寻旧迹，寒烟残碣藓苔多。

庆寿庵古桧，在西云楼前，元时物也。**国朝黄容·古桧歌**：西云楼前有古桧，枝叶茏葱俨青盖。拏空屈曲虬龙盘，夭娇离奇响灵籁。有时风雨昼冥冥，拥肿苍皮骨节灵。摩挲岁月那记忆，几百馀年占小庭。庭隅老梅恰相伴，两两支撑挺贞干。月夜扶疏影绝奇，冰霜剥蚀苍苔满。君不见孔明庙前古柏垂，秀色参天常不衰。又不见报国寺中双古松，阅历金元仍郁葱。霹雳烧残得不死，孤根入地犹青铜。从来神物岂徒尔，托身得所良有以。吁嗟此桧非凡材，盛湖之渚水潋洄。雨露滋培土花紫，垂条禅院应堪喜。摩顶须教大百围，干霄蔽日从今始。

万三窑，相传元富民沈秀造碗处，有前后两窑。今以名村。详"村庄"。**国朝仲湘·沈万三窑**：吴兴沈秀称大豪，金银气焰薰天高。一门食指动千万，制器特仿河滨陶。前窑突兀半空起，后窑相距不二里。官哥汝定姑勿论，斗靡矜多可知矣。是时淮张方弄兵，斥堠烽火郊原惊。吾乡迂僻尚安堵，望中但见窑烟青。闻汝杯盘盛玛瑙，瓷也区区何足宝。可怜陶穴未曾寒，籍没全家净于扫。富儿且莫夸拥赀，铜山金谷都如斯。即今野烧荒凉地，谁问当年洗碗池。

妆楼，相传元富民沈秀妾九娘所居。今地名楼下。其埋玉处在中山桥北。墓上有水仙花，去之复生。**国朝钱云·妆楼**：可有村人拾坠珰，曾闻楼上艳新妆。春风不异分湖路，只是无谁问海棠。**蒋宝龄·九娘坟**：富称敌国原不祥，一请犒军身受殃。豪奢半世

亦何有，芳名空自传九娘。九娘为谁乃小妻，荒冢三尺留湖西。当时玉貌定何若，想见背面常娇啼。黄金山高嗟易失，甲第云连亦萧瑟。滇南远戍归未归，不及九娘葬乡国。

龙庵厂，明上元朱侍郎之蕃未第时，寓此读书。按：朱善地理，尝谓盛泽宜于东南建塔。因造大佛像于厂，冀后人必兴筑焉。后厂圮，佛像迁圆明寺大楼。里人卜舜年亦曾读书焉。**卜舜年·读书龙庵厂**：僧寮明敞我参居，薏饭蒿汤好读书。恢复龙庵千载后，卷舒乌阵夕阳馀。关深地险无人到，僧老心空我不如。身外徒萦过去事，讹言清教墨兵除。**又·投宿龙庵厂**：古渡龙庵锁，苍碑入灌莽。气回六百年，幽址复超朗。慈师娄江来，宏制慨然掌。先持伐黄茅，森森覆高厂。琉璃照古塑，静夜经声广。道人负暝过，投宿蒲团上。东风触殿脚，北斗挽前榜。双踟亲慧珠，四大远尘网。课完放早霞，世界都精爽。

闻喜亭，在澄溪桥东堍。明秀水陶徵士龙见题额。蒋之翘·**闻喜亭**：远岫浃烟光，孤亭积林霭。杖藜偶独来，闲鸥坐相对。国朝王明福·**和韵**：亭边采蘼芜，春风吹芳霭。问郎喜何事，脉脉心相契。计楠·**闻喜亭**：数椽多古色，林木霭前汀。雨过溪光静，无人到野亭。

归家院，在终慕桥北堍。地名十间楼，明才媛柳是故居。汤三俊·**归家院**：盛湖东市百花藏，曾占江南士女场。惆怅近来唯阿佛，玉香销尽病空床。国朝钱云·**归家院**：记得章台柳一枝，先舒青眼后牵丝。移栽红豆山庄上，莫道花飞野店时。宋景和·**归家院**：市廛烟景总模糊，西望遥通盛泽湖。侬爱放舟白洋去，归家院口问蘼芜。王鲲·**十间楼**：柳阴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只有可人杨爱爱，家家团扇写风流。陈希恕·**归家院**：寒飚满地蘼芜死，旧时门巷阴烟紫。乘兴聊为结伴游，羞看纨袴狎邪子。忆从娇小依佛娘，艳名爱说雏儿杨。曲房窈窕连朱阁，怜才首数娄东张。手指青青一株柳，是地终为驻佮薮。翩其来向五茸城，谁能

郁郁居此久。此时院落空悠悠，佛亦难为割舍愁。旧恩未断芙蓉幕，佳日仍来蚱蜢舟。一朝筑有我闻室，自此家乡情也毕。纸醉金迷溯昔年，云愁海思娇初日。故居姓归归不归，窥帘蛱蝶飞复飞。尚书肤发多情极，儒士巾衫文貌稀。赫然事变一朝兴，九地相偕从赤绳。虞山枫老凋残雪，舜水芦花凝薄冰。即今废址多零落，杨柳依稀叶已秃。纵然烟景易销魂，尚觉风流馀满目。

庚申亭，在沉瓦桥西堍。以其在镇庚申方，又成于庚申年，故名，即今知止亭。钮琇《觚賸》云，长安有子午谷，润州有丁卯桥，吴兴有癸辛里，我邑亦有庚申亭。其名绝雅，可与问鹭、垂虹并传。**国朝张天章·偶步庚申亭**：闲坐钓鱼矶，烟光绕树飞。茅亭临野水，小艇片帆归。**宋景和·庚申亭**：新造花船画桨摇，水嬉春昼惯相邀。庚申亭畔儿家住，仿佛诗人丁卯桥。

法轮寺无患木，一名桓木，又名拾柈木，鬼魅畏之。生子可作数珠。在斋堂前。前明嘉善曹侍郎勋未第时，读书寺中所植。

望鬼楼，在绿晓斋后。明诸生卜舜年修仙处。**国朝沈焕·望鬼楼**：白杨绕舍风恻楚，寒影微茫夜正午。危楼一角依倚空，隐隐飞燐射眉妩。先生当日奇兴乘，放眼遥天迷处所。呼将冥漠喻古怀，精气游魂满牖户。寻常入市争揶揄，角扇遮头貌无睹。尸行肉走纷道旁，侏侏但觉尘轻舞。举身会当千仞翔，不然宁与异物伍。秋坟唱彻吟声幽，丛莽画成月色苦。楼头清景几徘徊，身外浮名一仰俯。高风绵邈二百年，绿晓荒荒馀旧础。先生之灵归不归，高髻红衫渺仙府。

再生树，在碧霞行宫前，古榆也。枯已数十年，枝叶复茂。

行行且止亭，在东旸桥西堍。国朝邑人沈大令虬题额。钱云《诗乘》云，康熙间，山左毕钺落魄不偶，题《关山》一联于亭壁。

仲瑶光见而异之，留至其家，唱和累月，厚赠之而去。钱云·行行且止亭：烟路东西亘野田，云帆南北走通川。寺门客过津亭去，孰问清泠圯下泉。

香木城，在西肠圩。国朝才媛易睐娘所居，今迷其处。按：睐娘，汤豹处女。钮琇隐其姓。**沈曰富·香木城**：醉香庵侧遗一弓，沉檀屑屑幽花丛。一去午溪芳命毕，犹疑环佩来此中。此中昔是睐娘宅，阿父风流成画癖。不惜千金墨妙收，锦韬玉轴重重积。珊瑚架小难安排，琦瑁床低未是佳。环室为城意所造，造成悬以镂金牌。五龄乍可盈盈长，能解爷怀慧无两。记取佳名唤画奴，画城付与儿身掌。一朝仓卒不能守，兵燹丛中蹀躞走。此际可怜旧墨林，此时掩袂频回首。此时此际黯销魂，遥指金牛何处村。卖珠佣绣安行旅，尚喜开箧佳画存。鬻画重图团聚乐，爷娘先返儿他托。拟向幽林采女贞，何来怪鸟啼姑恶。东新港里东风狂，隔梦园中恶梦伤。愁来无俚笔仍点，恻恻还思故弄藏。昨归妆阁幸依旧，不信飞言如雨骤。谁教小玉配君虞，竟使绿珠嫁孙秀。儿身本是名家姝，忍对狂童狂也且。粉盒脂箱等捐弃，此中日夕泪如珠。落花生命飞蓬鬓，楚挞留将残喘仅。百叶零星一炬烧，画城从此无馀烬。匆匆一局了今生，苍昊原来只忌盈。藏书可缮文姬夭，浪说当年香木名。

思子亭，在茅塔村菉葭浜。国朝举人计东因其长子诸生准早卒，思之，乃构斯亭。长洲汪编修琬记，宁都魏徵君禧书后，邑人朱处士鹤龄题。**汪琬·计氏思子亭记**：计孺子准，字念祖，吾友甫草之冢子也。年十五，补吴江诸生，及期而殇。甫草哭之恸，遂集士大夫诔之。既又为之谥，刻其遗文。逾四载，甫草来言曰："吾思孺子甚，吾将构亭所居之旁，以思子命名。子盍为我记之？"予遂正告之，曰："昔子夏之丧明，过乎情者也。延陵季子之三号而行，不及乎情者也。二者皆非也。惟世之甚暱其子者，往往牵于骨肉之私，而不知裁之以礼。是以过情者多，而不及情者寡。圣人恻然忧之，则岂于季子有取焉？此无他，

凡以训天下之人父人母，使皆知有礼，以为之节也。今者孺子之殁，固久且远矣，而甫草犹眷焉。不忘起居寝食，则有缠绵悽恻之声；岁时腰腊，则有涕泣憔悴不能忍之色，殆近于无节矣。吾方以越礼为虞，而又树之亭，是不可以已乎？”甫草曰：“未也，孺子也贤，吾将以礼成人者礼之。”予应曰：“否！否！闻诸周人之葬诸殇也，则用殷人之棺椁，与虞夏之堲周瓦棺。其既除丧也，则元服以祭，不立尸，不特牲，未有不与成人异者。父母之视其子，无贤、不肖之分也。发于中者之有惨舒，达于外者之有隆杀，惟视其殇与非殇而已。故曰先王制礼不敢过也。施诸父母且然，而况所谓殇子者乎？孺子虽贤，然不得厕于童，汪锜之列明矣。今思之过甚，又益之以非礼，则是委弃先王之制，而甘蹈子夏之遗辙也。甫草其慎之。”嗟乎！吾之言，此岂果能禁甫草使勿思哉？原本乎送殇之礼，而折衷之以圣人之训，非薄待孺子也，亦以效忠爱于吾友云尔。孺子娟娟秀好，未殇前一年，适予罢官南归，尝一识其面。而甫草极言孺子故好学，则其久而不忘也，固宜作《计氏思子亭记》。**魏禧·书计甫草思子亭卷后**：甫草客扬州将归，予过之。其表弟董方南示所作《宣城林氏双烈传》。书后附载宋既庭女景昭，年十三，夫死，守贞居小楼，十年不下。微闻亲戚有欲夺其志者，辄不食凡二十日，呕血至尽死。予惊问方南女之夫何名，曰吴中所谓计孺子准者也。然则予尝见之汪户部稿中《思子亭记》，甚爱其文，而惜其苛于礼。甫草乃持一卷授予，悲且叹曰：“在是矣。予览诸君子折衷情礼，论既备，乃叹若孺子者，固宜有宋女之为之妻也。孺子幼慧，能文章，独好儒先之学。程纯公次子邵公，生五岁而夭。公志其墓，几于生知之圣。然则世人所间出，抑固有然。与天下之害生于不及情，不生于过情。臣不忠，子不孝，兄弟、夫妇、朋友不终，虽群匹失丧，反巡其故乡，求如大鸟兽之翔回踯躅，燕雀啁嘈之顷有不可得者。呜呼！五常渎乱，礼义乖离，岂过于情者之所致乎？海内耆旧凋丧过半，后起寥阒无人，则吾将安望？故苟其贤且才，虽胡越之子，犹将生而爱之，死

而悲，而况于其子。”甫草久而不忘，且为亭旌，其悲谁曰不宜？虽然，甫草于夫人之子贤且才者，身力所及，为必长养而成就之，使终有立，则计孺子其终未死也矣。**朱鹤龄·题思子亭卷子：**计孺子之殇也，余为哀词哭之。中言“琼花瑶草自当植根天上，人间不得而有此”，以慰甫草云尔。迄今逾十年，凡宗党姻戚谈及孺子之早慧而贤，无不累欷太息，奭乎有馀悲焉。为之父者，独能懋置诸怀哉？此思子亭之所为作也。记斯亭者，名贤数十人。吾友苕文汪子，独引周人葬殇之文，裁之以礼，其言正矣。虽然，礼可禁也，情不可禁也。情之所至，金石渝而不能移。是故有妇死而至老为之不娶者矣，有友亡而终身为之绝弹者矣。况乎天属之亲，而又以孺子者为之子，其可以恒情论哉？孺子既殁，所许配宋氏女景昭已十年矣。衔悲不食，卒死以殉。其事甚奇，具载吾友既庭所作《孝贞女传》。呜呼！今之敦敏夙成夭折不永者，比比是也。孺子之殇，何以能使其父徬徨悽怆之情，缠绵不可已；又能使许字之女，亦为之崩心绝粒之死？靡他，此非孺子之早慧而贤，实有大过人者而能然耶？然则甫草之建斯亭，非过也，宜也。程邵公之殇才五龄，明道先生志其墓。以礼观之，亦过矣。然至今不闻有非之者，何也？**金作霖·思子亭：**童乌嗟已矣，乃有草元亭。老泪求题记，雏龄殉讨经。生儿原忌慧，造物偶钟灵。我正伤心者，遥瞻涕辄零。

园宅

明

秀园，在西肠圩。诸生仲有仪筑，中架潇湘阁，有池塘、竹树、石磴、孤峰。今废。惟里仍以潇湘名，地皆园址。**刘鸿嘉·秀园秋夜有感：**顾影萧萧短发垂，酒兵茗战且相持。灯沉细雨空阶静，夜响凄风落叶知。伏枕几番惊欲起，绕阑百遍亦何之。而今仅有牛衣泪，况对江澄枫冷时。**释宏慈·秀园：**胜景来探曲水滨，护垣丝柳拂波纹。客

舟夜雨浑相似，远岫晴峰岂易分。就地凿池堪逗月，买山移石为招云。新篁古木成阴翳，犹羡楼台射落曛。**国朝沈承休·秀园**：一丸尘市内，乃有小潇湘。勺水吞云梦，孤峰秀僻疆。竹疏迎晓日，蕉展送斜阳。好客联诗句，狂歌未厌狂。**仲时镕·秀园宴集**：嘉会值绮节，园林有微风。良朋怀古道，选调高商宫。一叶静中落，双星象外逢。潇湘清泚味，留取短篇中。

石林西墅，在大适圩斜桥左。武举卜梦熊居，中有晚香亭。今废。**卜舜年·晚香亭小集**：芙蓉照盛湖，风起寒潮打。归禽点枯林，残阳半屋瓦。中有晚香亭，琴书列闲雅。橘柚垂前楹，鞠花围四野。主人供巨螯，新酒甘如蔗。我为黄衫客，坐皆知己者。向嗟面会难，今忻臂相把。客性不能饮，而可十石也。**国朝张开福·晚香亭**：石林旧墅寻何所，泉石荒凉郁榛莽。当时著述未销沉，如见一亭立千古。亭中主人天下才，不特能文更能武。平生足迹半寰区，鹤发满头归故土。壮游虽倦毫学勤，著书终日门深杜。此时此亭盛文谟，白帢缁衣迭宾主。少年阅历饱风霜，晚菊一枝香老圃。他日贻芬绿晓斋，还看有子传名父。

绿晓斋，在充字圩。诸生卜舜年居。后其地名绿晓庄。按：孟硕自榜于门，曰："乡人皆恶，国士无双。"又曰："濯足须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潘一桂·过卜孟硕旧居**：不忍问幽琴，情来涕不禁。残灯哀榇冷，古屋暗尘深。有客求遗迹，无儿续苦吟。乡园一抔土，凄恻故人心。**国朝汤钟·访卜孟硕故宅**：烟锁云封访旧难，衡门无地可盘桓。长生术尽诗仙老，一任荒碑落照寒。抛残纬谶与河图，不辨当年旧酒垆。废寺只今空蔓草，吴歈还唱月明无。

贮真斋，在西肠圩。诸生汤三俊居。今迷其处。**国朝张宝钧·贮真斋**：槃涧溯幽栖，蓬蒿埋旧迹。著书屋打头，想见先生宅。先生抗世豪，列宿罗胸臆。马革拌裹尸，盾鼻健磨墨。馀事发诗歌，掷地铿金石。三原吊国殇，中夜啼孤魄。其生何偃蹇，其才自超特。茫茫二百秋，遗

稿渺难获。谁复款故扉，寂寞荒烟碧。

周侍御宅，在谢天港。巡按周灿居，中有清慎堂，其后为桂芳堂。**国朝吴宗潜·过清慎堂：**昔曾探禹穴，今日卧烟萝。汉代仪型在，天家积简多。庭生书带草，厨有玉山禾。门外沧波阔，人来问字过。**吴景亶·过周阆昭老师桂芳堂：**烟波葭莩五湖东，门径垂杨一水通。桂树已分蟾窟种，绣衣犹识汉臣风。芸窗典籍皆金简，闾里鸣珂尽玉骢。相见不堪谈往事，又惊白露变丹枫。

国朝

眠豹斋，在西肠圩。处士汤豹处居。今迷其处。**汤豹处·眠豹斋题壁：**流水一湾山四围，水光山色染人衣。兴来倚槛发长啸，惊落岩花满涧飞。

学山草堂，在茅塔村菉葭浜，举人计东居。旁有蛰庵，自为记。**计东·蛰庵记：**予童子时，每日暮从家塾归，辄拥几一斗室中。父时时以馆谷留江城中。母夜纺绩课子，篝灯读书。及予既婚，率以为常。父为手书二大字，曰“蛰庵”，题一额赐予。甲午后，予游京师，吾妻以此室居。予妾永既迁江城，此室遂废。及复归，永移居近吾母，以此室与次儿，如予童子时。然敝陋，非旧规矣。辛亥冬杪，吾母不欲孙远就家塾，命孙昼夜拥炉读书其中，乃稍葺之，若暖阁者。予为寻索吾父手书“蛰庵”两字，则不可复得矣。追忆三十年前事，不禁黯然。因绎吾父之意，释蛰字之义，语次儿曰：“《易》曰‘潜龙’，《系辞》曰‘龙蛇之蛰’，其义一也。若以龙蛇当阳气，潜藏之候必潜蛰为宜。如《诗》‘遵养时晦’之义，犹未深知《易》也。当可见可跃可飞之时，勋业塞天地，而至人之所为退藏于密者，当寂然不动。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程子所谓千兵万马与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总归无事。此潜蛰之至义也。学者不知其解，即文章若韩、欧阳，诗歌若李、杜，勋业若李、郭，皆小人之的。然而日亡者耳，非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小子

其深念之哉！”作《蛰庵记》。**汪琬·访甫草先生于学山草堂**：溪流凡数转，始得到君家。香稻连畦暗，疏杨护岸斜。村深纷纷织，湖近足鱼虾。稚子来看客，相随笑语哗。（又）生事五湖濒，终年稳寄身。种瓜分子母，莳药配君臣。文笔老逾健，交情淡更真。愿携农父具，来作耦耕人。**朱鹤龄·和韵**：茭芦曲曲遮，负水逸人家。橘柚垂阴合，筼筜绕径斜。平畴欣获稻，远渚见捞虾。竟日茅檐下，惟闻鸟雀哗。（又）抱瓮世谁争，邱园养大名。耕催朝耒出，渔乐夜榔鸣。把卷尘劳释，皈禅心迹清。还期学摩诘，同母证无生。**叶树枚·蛰庵**：先生生当国运覆，大厦倾难维一木。筹南五论笔滔滔，年少谈兵如杜牧。舜湖之水清且漪，老屋不随明社移。蛰庵两字遗手迹，如闻庭诰谆谆时。是时海内声名满，诗齐潘耒文汪琬。只今故宅委荒尘，里人指迷犹婉婉。由来造物忌才人，怀古苍茫肠断绝。难得诸君雅好事，征文考献表前哲。

西园，在大低圩绿葭潭。处士仲泷筑。今废。**计大章·西园落成**：西园欣落成，碧潭映衡门。开荒筑场圃，绕屋列长垣。垣中浚方池，溶溶水潺湲。引流灌蔬果，花草随时繁。亭榭既幽敞，楼阁又掀骞。洞庭落照里，竹树罗远村。四顾周大泽，风涛相驱奔。枌阴足流憩，烟萝可手扪。向夕揽宿莽，露坐依云根。地僻自奇旷，心逸忘哗喧。良辰成雅集，翰墨自翩翻。**又·看西园栽竹**：三径新栽竹，萧疏十数竿。清风时瑟瑟，幽韵已珊珊。嵇阮乘间集，王猷几度看。蓝田休种玉，元圃尽琅玕。**仲鸾鸣·西园村居**：自问原非廊庙珍，此心甘学葛天民。看人富贵人骄我，道我清闲我傲人。几阵花香风领趣，数枝竹影月传神。虽然不是桃源隐，也爱栖身寂寞滨。**仲楷·夏日至西园**：一钩新月满天光，恰为归家得趁凉。云叠峰峦奇似画，水铺枕簟稳于床。行穿曲曲湾湾径，看放三三两两航。景趣未容常领略，等闲羡煞钓鱼郎。

东皋草堂，在充字圩。荐举宏博王奂居。即卜孟硕故居。

按：可庵自注其观孟硕画诗云："先生绿晓斋，余居几五十年。后人因名其地为王家庄。"王奂·喜墨庵上人、殳山夫、朱不远、计甫草过东皋草堂：门临流水静，云带草堂深。名士来元度，高僧识道林。论交白莲社，招隐翠微心。他日虎溪上，能容载酒寻。

宝日堂，在西肠圩南仲家衖。荐举宏博仲治居。按：洁厓少以学行见推江左。康熙己未，与王可庵俱以宏博荐。荐仲者，尚书徐乾学；荐王者，侍郎孙光祀。同以丁艰未与试。然《鹤征录》失载。堂额为太仓赵宦光篆书。同治初遭兵燹，遂废。钮琇·寄仲岷山于宝日堂：独怜春尽掩荆扉，长日如年胜事稀。花信无多蜂馆静，柳阴才密燕儿肥。昼闲最惜青镂管，风暖初宜白苎衣。久欲寻君湖上宅，诗筒游屐几相违。

御书堂，在西肠圩殷家衖。高明令潘秉钧居。按：睿思校录书籍于内廷，因椒房之戚，圣祖书"永庆"二字赐之。归为亲寿，故名其堂为御书。今废。钱云·御书堂：匆匆春梦是名场，花事河阳已渺茫。宸翰高悬恩未报，烛天霞起耀虚堂。

窦峰园，在大适圩东港。处士汤昆筑。今废。钱汝楫·和屈穀贻窦峰园看菊：旧说园林好，黄花绕洞门。三秋霜欲老，万寿艳还存。月冷池边石，云迷市后村。餐英有骚屈，相对酒盈樽。

读书乐园，在西肠圩毛家衖右。滨州州倅计琛筑。今废。汤钟·读书乐园观梅，怀计箫山：香雪娱情处，悠悠忆故人。不知千里外，可望一枝春。幽韵冰为骨，淡妆月作邻。何时重执手，花下洗芳尘。计嘉禾·读书乐园：一亩傲蜗舍，庭前凿小塘。寻诗依水槛，挹爽度风廊。乳燕穿珠箔，花蜂护密房。嗟余疏懒久，反愧物情忙。

话雨楼，在充字圩敦仁里。处士王楠居。按：勺山藏金石、书画于楼，名流张瓜田、金冬心、沈凡民、汪退谷、张文鱼时过从焉。张庚·馆王氏话雨楼，浈江从兄过访，论古今书法：王氏箕裘乐毅篇，官奴名

遂著童年。堪怜真迹香生灶，拓本唯凭承素传。醴泉铭有晋风流，肯让虞公藏器优。不识近来高丽国，宝传犹得几银钩。

墓域

宋

秘书学士仲基墓，在小口圩普福桥北堍。明万历间，裔孙大绩修。环以石城，建坊墓门前，华亭陈继儒题“中山古茔”四字。是为仲氏南渡始祖。宋建炎时，从山左扈跸至此，子孙遂家焉。**国朝钱云·谒中山古茔**：人来泽畔始诛茅，地择牛眠卜近郊。鼻祖已占椒衍实，耳孙重见凤扬苞。

孝子柏深山墓，在西肠圩北斗街南口。按：国朝乾隆时，墓犹存垅，后竟填平，筑室其上。今屋毁，墓在砾中，卒未有封植者。**国朝龚昇·吊柏孝子墓**：不堪名迹尽销磨，渐近埋身一撮多。邻舍日宽坟日削，痛怜绝似宋山河。

元

吴江州达鲁花赤阿撒都剌圆墓，在充字圩北仲家街。程姓宅内有碑云，圆以后至元元年二月任，九月卒。居官廉洁，贫不能葬。赖知州刘太初等赙金，始得葬此。子孙遂家于墓旁。后，碑陷入土中，仅露其额“元奉”二字。今遭兵燹，已全没于瓦砾。仲步墀曰：“黎里萧姓，其后裔。”故又称萧剌史墓。**国朝沈曰寿·谒阿撒剌圆墓**：斜日荒原下晚禽，漫从旷代仰官箴。兹乡何幸留抔土，廉吏难为籍赙金。读罢贞珉挥客泪，指将宰木比棠阴。故元宫阙凭寥想，未许樵苏此略侵。

处士钱大有墓，在柏字圩麻溪口。旧讹为钱王墓，非也。大有为吴越王钱镠裔孙。国朝金匮钱泳，其族裔，为树碣于墓，称农隐钱公。

明

左春坊司谏王贵墓，在东肠圩柏子庵右。

国子监学录陈宣墓，在西肠圩中浜之南。国朝王奂·吊陈学录墓：先哲留荒冢，萧萧蔓草莱。名家太邱裔，健笔孔璋才。翁仲生衣卧，儿童刈蓿来。伫看华表上，应有鹤飞回。

参议王锡命墓，在大适圩慧龙庵后。国朝钱云·谒王参议墓：闻说王参议，才名盖里中。诗寻环秀路，碑勒洞真宫。幽窆依初地，孤魂泣晚风。可怜无祀冢，学录与相同。

开封府教授程鸿儒墓，在危字圩杨家桥南。

武举卜梦熊墓，在饭字圩东泾桥南。子舜年志。铭曰："有男不肖，胡克副先君之德意者。天道周远，自行遐陟匪流俗之识。"见《绿晓斋集》。

旌烈才媛汤尹娴墓，在□字圩。夫族弟计东志。铭曰："是我嫂，才女子。从其夫，葬于此。其节烈，信宗族。其诗词，垂卷轴。我兄虽贤，得嫂而传。呜呼！我宗之光，采风者载之国史，维千载其不亡。"见《改亭集》。国朝张宝钟·吊汤尹娴墓：女贞满地花如雪，幽魂夜照霜蟾洁。当时自重惠班才，后世犹传女荀烈。古来才德谁双美，女独能兼信无比。颂椒赋茗未足多，罢绣薰香亦非喜。十二能将声律研，十三妙抚摇[瑶]琴弦。杀粉调铅画尤绝，玑衡历历胸中旋。不独苕华绝代钦，寻常妇职尤能任。馨膳时承舅姑志，缝衣密寄郎君音。惨绿无端杨柳陌，伤心破镜飞空碧。诀别拌为并命禽，捐躯化作望夫石。茫茫残碣荒苔蚀，谁向棠梨酹寒食。踏青女伴莫轻过，上有高文表幽勒。

厉坛 普同塔、义冢

厉坛，即义冢。一在充字圩西河浜口，田□亩五分。乾隆十□年，里人某捐设。一在饭字圩近向家荡，田二亩

三分。乾隆二十二年，王楠捐设。又一亩五分，县丞南昌熊晋捐设。每年清明节、十月朔，致祭无主孤魂。东坛、东城隍、东庙神、西坛、西城隍、西庙神，各往监祭。

普同塔，乃骨塔。建石屋三区，分别男女骸骨葬之。一在大饱圩。康熙三十九年，里人管君宜建。一在小伏圩。田五亩二分，荡五分。雍正元年，俞衡旦捐置。乾隆十一年，王维镛建。

义冢。一在尘字圩洞真宫侧，徽人设。一在西肠圩种福庵侧，绍人设。一在小伏圩，商人程公远等设，以埋商人之客死而不能归葬者。

附：种善堂义冢。一在浙江乌程县之小梅山，田一十三亩有奇。道光三十年置，平湖顾广誉记。一在长洲县八都下三图北宿圩，田六亩七分。同治九年置。按：志例不越境。此里人义举所置，故志之。**顾广誉·小梅山义冢记：**吴江盛泽镇有行义公所，曰种善堂。兼任瘗葬之事，而未有地。里中旧有义冢，在充字、饭字、小伏等圩。地隘以洼，又累遭水害，稠杂而沉垫，甚至漂散。有心者恻焉伤之。道光癸巳夏，王封君元相辅廷商之震泽童君某，得地于吴兴乌程小梅山，偕同人张君某、施君某，购置为义冢。自是以次增置，凡为地一十三亩有奇，以葬无主暨贫而不克举者。又规画一区为衣冠旧族借葬之所，无后者代之葬。经理周详，肇自甲午春，迄今历二十七年。计葬棺瓿二千五百馀，衣冠家赴葬者二十馀家，百二十馀棺。盖山形高敞，新置地可容数万棺，今所占犹不及十之三，即以俟之百年而有馀裕矣。见《悔过斋续集》，节录。

盛湖志卷五(终)。

盛湖志卷六

祠庙

东岳行宫，祀泰山之神。一在大饱圩。国朝康熙三十九年，里人汤昆建。同治三年，重建。一在老字圩下窑村，建置无考。

火神堂，祀祝融之神。一在大适圩。即普仁堂，详"公署"。一在充字圩西庙，右有台池、小桥、长廊、旱舫。国朝嘉庆□□年建。同治十一年重修。

灶君堂，祀灶神。古五祀之一，夏所祭。在充字圩西庙左。乾隆四十八年建，里人徐继稷记。文不录。同治九年修。

路头堂，祀行神。古五祀之一，冬所祭。一在充字圩中明湾，一在西肠圩北浜，建置皆无考。

澄源土地祠，祀土神。即社公。在无字圩茅塔村，建置无考。

先蚕祠，俗称蚕皇殿。祀黄帝、神农氏及其妃嫘祖。在大适圩百嘉桥北。道光二十年，里中丝业公建。右有园亭、树石、小桥、围廊、书舍。

贤圣堂，祀周卫大夫蘧瑗。在充字圩三元堂前，建置无考。

鲁般堂，祀周鲁之巧人公输子般。在充字圩贤圣堂前，始建无考。同治三年，里中匠者重建。

文起阁，俗称八角亭。祀文昌之神。谨案：神自国朝嘉庆六年列入群祀，春祭定二月初三日，秋祭谘吉。咸丰六年，特旨升入中祀，乐奏六成，文武六佾，一切礼节均同文庙。改二月初三日为神诞，告祭。春祭亦用诹日。在饭字圩昇明桥东。明崇祯十二年筑墩。国朝康熙三十年建。道光二十七年毁于火。**徐崧·登文起阁：**地运兴衰会有由，新营杰阁砥中流。应天奎宿从文起，接海龙神待雨留。桥锁万家南北市，帆飞两岸往来舟。谁能乘兴添吟兴，剩与闲人作浪游。**张世芳·登文起阁：**高阁巍然镇小洲，凌空宛似摘星楼。日移檐影随波去，风飐铃声带水流。**徐元灏·登文起阁：**回澜非独守圆机，蠡汉偏能应紫微。不识万家机杼聚，何人花诰锦衣归。**陆廷楷·文起阁登高：**懒著山中屐，来登水上亭。檐云侵鬓白，佛髻偪衫青。顺运忘休咎，坦怀任醉醒。眼前忘却老，花为我延龄。

关壮缪侯祠，今通称关帝庙。祀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之神。谨案：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神为前将军。后主建兴七年，追谥壮缪侯。则前将军者，生前之官；壮缪者，死后之谥，方允。若汉寿亭侯，乃魏武所表，非神意也。又案：神敕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自国朝顺治九年列入群祀。乾隆三十三年，加“灵佑”二字。嘉庆二十年，加“仁勇”二字。道光八年，加“威显”二字，遂定今称。咸丰三年，司业保极奏请升入中祀，自四年春祭为始。礼节悉如帝王，庙乐用六成，文武舞各八佾。春秋谘日致祭。五月神诞日告祭，不作乐，不设馔，供品用鹿、兔、果、酒。七年颁御书“万世人极”额于京师，及各直省、州县。崇褒其先三代。雍正三年，已封公爵。咸丰五年，加封王号，曾祖曰光昭，祖曰裕昌，父曰成忠。一在西肠圩。国朝顺治十七年，僧梦麟、

金陵闻嘉相建。康熙二十二年，募建后进，俗称三义殿，祀蜀汉昭烈帝、关壮缪侯、张桓侯。德清蔡升元记。文不录。左为逸林庵，右有西爽轩。里人计大章记。又有南楼。嘉庆十五年，洪钰建，陈尊源记。道光二十五年，程启涛等修，平湖顾广誉记。同治四年募修。**计大章·西爽轩记：**泽滨有壮缪侯祠，守者于其阴营室三楹，像汉昭烈暨其时佐。右廂有轩翼然，面夕阳俯澄澜西望，远峰掩映云际，差足供人临眺。有题其轩曰"西爽"者，取王子猷"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云尔。需亭曰："此殆吾友仲君节庵志耶？"尝读《诗·简兮》之"硕人"，负如虎之力。揽辔如组，抑何贤且才也。乃执簫秉翟，当日方中，万舞前上，可谓闲辱矣。反以锡爵为荣，施自誉，其颜如渥赭，何哉？其卒章托兴榛苓，眷顾西方，慨慕彼美，流连踯躅，不能自已。虽列舞行，处公庭，如身在西方，拜陬美人之侧。故意气激昂，傍若无人，又何其简傲欤！节庵负经世轶才，隐约薮泽间，岂甘栖迟亭榭，俯仰烟波，以为愉乐？即或凭眺山川，亦必选胜岩壑，岂止抚沮洳一曲为胜者？故游履踵此，以遥对西山爽气，自寓志趣，将毋有榛苓之思欤。且简兮诗人，当周之既东，而眷西。顾子猷于典午渡江后，区区江左幕府，亦复何事？乃瞻望山色，以示夷犹不屑之意焉。今节庵意致，大约与风人参军千古同调。时人不察，以为志其湖光山色而已，安足觇其志哉？**陈尊源·南楼记：**报慈古院在镇西南隅，据舜湖之胜。溯自有宋以逮本朝，数百年来缁流羽客，卓锡憩鹤于斯。其兴废沿革，昔人记之详矣。境绝幽邃，迥隔尘氛。芳塘逶迤，烟柳迷离。飞梁曲溆，与涛濑吞吐。岚光掩映，变化倏忽，晨夕异态。顺治丁酉，寂能开士与闻嘉相及镇之人士，于关庙后建殿，复于西偏构轩。仲节庵题曰"西爽"，计需亭作记。登斯楼也，凭栏遐瞩，沧波泱漭，云树苍茫。双峰插汉，具区诸山略可指数。晋王子猷曰"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其斯之谓欤！第当下流之冲，涛澜涌激，茭芦葭荻，不足以资捍卫。嘉庆乙丑，洪君

南金商之同志，三面叠石，植柳以御之。年来，鲜有风涛噬啮之虞。庚午秋，同人复于西南建楼三楹，翼楼四楹。北达西爽，蜿蜒环护，缭以周垣，继闻公暨寂公之绪。楼成而临风凭眺，全湖景色遂成巨观，是不可以不志，于是乎书。**顾广誉·重修关帝庙记：**隶吴江之盛泽，里以水得名。湖滨延袤石堤数十丈，堤尽有关帝庙焉。比岁陊剥日甚。道光乙巳，里人程君启涛、王君亨咸倡为重修，议偕金陵谢君国宝、章君杰璿等竭力募捐，庀材鸠工。作始于仲夏中旬，越六月告竣，而祠宇焕然一新矣。庙旧为顺治时，浮屠梦麟募金陵贾人闻嘉相等所建。先是明嘉隆间，有李某者因宋报慈寺址改建帝庙，而规制庳陋。嘉相始扩而大之，并建三义殿及两廊、西爽轩焉。修葺者屡，并有碑文可考也。谨案：帝庙祀之广，始于前明中叶。逮我朝加显，自京都、省会，以及郡邑、乡里，莫不有祠宇，可谓盛哉。夫帝桑梓在解州，职守在江陵。大江以南，于三国时乃孙氏地耳。吕蒙、潘璋辈皆其枭帅，雄据一方有功焉。然桀犬吠尧，久已泯焉无称。甚或语及，辄戟手瞋目。而帝威灵之远，赫赫乎与日月争光，岂人力也哉？尝推原其故，盖肇端于朱子之作《资治通鉴纲目》，毅然以正统予蜀汉。昭烈之正统，明发扬愈盛。虽向隶曹魏、孙吴之域者，亦罔弗震动，恪恭奉事之恐后，此可见天理民彝之不容灭没者矣。夫以帝忠义之气，充塞古今，苏氏轼所谓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盛泽虽一隅地，亦相与鼎新帝庙，以致其敬，效其诚，历二百年如一日，殆出于天理民彝之正，抑即礼有其举之，莫敢废之义欤？帝于汉，为汉寿亭侯，为前将军。颜以帝者，遵今制也。爰应王君来请，而详叙颠末，以谂后之人。役凡糜制钱一千有馀缗。其捐资姓氏例得附书于后。按：计、陈两文节录，顾文全录，俱见庙中勒石。**仲枢·西爽轩：**薄暮登临兴不孤，轩开西爽面澄湖。波中红日沉还照，天际青山淡欲无。一艇横竿拦乳鸭，几林匝树点归乌。钩帘景物争供眼，胜向晴窗展画图。一在大饱圩。康熙四十九年，山右诸商建，归安沈树本记。文

不录。即山西会馆，详“公署”。嘉庆二十一年修。咸同间，遭乱颓坏。

华大仙师祠，祀汉医士华佗。谨案：神字元化，谯人。年且百岁，犹有壮容，人以为仙。举辟皆不就，精于方药，后为魏武所害。在大适圩同仁堂。

元坛庙，祀蜀汉偏将赵朗。谨案：神字公明，真定人，顺平侯云从弟。在西肠圩海角湾，建置无考。

裕国侯祠，俗称财帛司堂。祀吴都乡侯阚泽。谨案：神字德润，句章人，家贫好学。举孝廉，除钱塘长。吴嘉禾中，为中书舍人，累官至太子太傅，封都乡侯。在大饱圩丞署左，今圮。神像供于东庙。

华阳真逸祠，祀梁隐士陶弘景。谨案：隐君字通明，秣陵人。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长博学，好养生，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居句容句曲山第八洞，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百五十里。山中立馆，自号华阳真逸。梁武早与之游，即位，征之不出。国家有大议，无不咨询，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及卒，谥贞白先生。在西肠圩，乾隆□十□年，染红诸坊建。即红花会馆，详“公署”。

昭灵侯庙，祀唐曹王李明。谨案：神唐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明，贬苏州刺史，有惠政。先天二年，敕立祠松江。梁开平三年，淮兵围苏，吴越王钱镠祷有应。事闻，封昭灵侯。国朝康熙十五年，嗣天师奏请，进封广佑王。同治二年六月，大兵复吴江，仿佛见神旗云中指麾杀贼。六年九月初七日，经礼部议奏，内阁典籍拟进封号字样，奉旨钤出“普庇”二字。自是，阖邑奉祀弥谨。一在大适圩白漾北，众称东城隍庙。始建无考。同治四年修。一在充字圩杨家浜，众称西城隍庙。康熙□十年建。乾隆□十□年，建后进。嘉庆元年，建西楼。同治十一年修。

静安公祠，祀宋工部郎中张夏。谨案：神萧山人，行十一。初以父亮为吴越刑部尚书。入宋归命，遂由任子起家，授工部郎中。既而海溢，飓风发，钱塘、萧山堤总坏。充护堤使者。因护海堤有功，封护堤侯，乃以护漕。当决河覆舟，旗丁绕河觅公不得。翌日，有大龟负公尸浮于沙。其尸归葬于萧山之长山闸，而立祠于傍。景祐间，礼部请于朝，封英济王。萧俗称十一为六五，称官为相公。以侯王，故称六五老相公。每岁三月初六日诞辰。国朝雍正三年，敕封静安公。今则称为张大明王。在西肠圩海角湾。乾隆□十年，宁波、绍兴人诸商公建。即宁绍会馆，详"公署"。

施相公庙，祀宋义士施全。谨案：神钱塘人，宋高宗时，愤刺秦桧不中而死。一在充字圩杨家浜口，一在饭字圩，建置均无考。

大王庙，祀宋处士谢绪。谨案：神会稽人，行四，宋谢太后戚畹也。折节就学，绝意仕进，隐钱塘之金龙山。宋亡，痛哭赴水死。明太祖伐元，神阴助破敌。天启四年，苏茂相督漕，水涸舟不前。神降言"为我请封，当以水报"。苏具疏甫毕，洪波汤汤，万樯飞渡。得旨，封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国朝顺治二年，加封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岁以春秋二仲，命所在守上官致祭。在西肠圩。康熙二十一年，山左诸商建。即任城会馆，详"公署"。邑人陈沂震记。按：山西、任城两会馆记，皆里人计默撰，张继龄书。见《诗乘》。时称双绝。因驾名他氏，故不录。右有西爽园，今废。**陆廷楷·游西爽园**：游心如春禽，园林随所好。入门景清幽，花扉锁众妙。苦无杖头钱，难为门者告。园丁亦解人，会意许后报。是时春末阑，花明光四照。海棠吐垂丝，桃腮尚含笑。幽壑藏清泉，危崖蹲怒豹。石栏憩片时，林泉为寄傲。夕阳已西颓，归路屣几倒。

刘猛将军庙，祀元指挥刘承忠。谨案：神元至正中，官指挥，

能驱蝗。元亡，自沉于河，世称刘猛将军。国朝咸丰七年，加封"保康"。同治三年，晋封"普佑"。查《会典·通礼》、《礼部则例》皆同。《姑苏志》作宋将军刘锐，误。在西肠圩碧霞行宫右，建置无考。

利济侯祠，祀元处士金元七。谨案：神汴人。其先随宋高宗南渡，名和，侨于吴，殁而为神。其子细官太尉，理宗朝尝著灵异，遂封灵佑侯。灵佑之子昌，昌之子即神也。元至正间，以阴翊漕运，并封总管。晋封昌为洪济侯，封神为利济侯。国朝康熙间，黄河沙阻运船，神灵显佑，敕封随粮王，一名安乐王。在充字圩。俗称东庙。旧系观音堂，又称小庙。今庙侧港犹仍其名。康熙□十□年，改建。同治三年，兵燹毁其庙门、戏台及西北高楼。七年，重建楼。楼上供观音像。每年中元节赛会，迎像巡行于市。光绪四年，重修大殿。七年，重建河桥、驳岸。九年，重建庙门、戏台。

宁济侯祠，祀元代处士金宁一。谨案：神字应龙，即元七从子也。元至正中，以阴翊漕运，亦封总管，晋封宁济侯。国朝康熙间，黄河沙阻运船，神灵显佑，敕封威灵王，亦名安乐王。嘉庆九年，嗣天师奏请协理泰山青府。在充字圩。俗称西庙。乾隆三十七年建。每年中元节赛会，与东庙同。同治三年，兵燹毁其庙门、戏台、东西鼓亭。光绪七年，重建鼓亭、河桥、驳岸。九年，重建庙门、戏台。

二老太庙，祀元总管之佐朱某。在大饱圩白漾北，建置无考。同治七年修。

史忠献公祠，祀明徐王府宾辅史仲彬。案：公字文质，黄溪人。俗传从惠帝出亡，殉死革除。万历二十二年，诏复官予祭。国朝康熙三十五年，江督范承勋、苏抚宋荦、学政张榕端题建特祠。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戊日致祭。在饭字圩。国朝顺治间，其后裔记言迁居盛

泽，建祠于宅傍。今黄溪之祠毁，而盛泽分支之祠乃春秋遣官致祭，故志之。按：公从亡事，久为正史所驳。然其他义行犹多，故邑《沈志》列"节义传"。方修《明史》时，秀水朱彝尊及诸名公皆斥《致身录》为诬，今已无可辨。惟我邑徐钪独为具公牒，言不及从亡事，而谓其义行，宜与于祀典，因得春秋致祭。平心而论，老佛之事究属疑案，故正史于《程济传》末，亦略见意焉。

海忠介公祠，祀明南京右都御史海瑞。按：公为总宪时，里有大狱，诬陷者众。公雪之，民感焉，为建生祠。殁后，即塑像为庙，俗称以海都名。在耳字圩芜田港，建置无考。周梦台·谒海忠介公祠：旷代酬恩地，高原指庙楹。民心原不死，公貌俨如生。跌栗曾身及，团焦阅世更。春秋修祀典，燕衍待诗赓。

倪推官祠，祀明苏州府推官倪长玕。按：推官事略见"流寓传"。崇祯时，里人建昇明桥，禀请推官至乡监督。工竣，为立生祠。康熙中，祠圮，因用其基造骨塔。在大饱圩东岳行宫左。

卜高士祠，祀明诸生卜舜年。道光十八年，里人设栗主于碧霞楼龛，奉香火。周梦台记，金作霖书。文不录。杨秉桂·闰四月十四日，同人祀卜孟硕先生于碧霞楼：闰馀乐舒长，清和况首夏。风来药草香，雨过清泉泻。及时缅畸人，仿佛云中驾。相将爇瓣香，廓然一楼大。壁尘栖道心，步虚想遥夜。不为岑寂悲，终虑胜缁罢。舜湖溯名称，祀典非假借。此实吾党事，遑恤乡人讶。再拜怅莫攀，小集欣有藉。昌蒲值生日，气息水仙亚。牵蘅而荐芷，亦胜歌楚些。是月逢养蚕，村静晷刻暇。灵旗渺何处，绿影延桑柘。金作霖·送卜孟硕先生栗主祀碧霞楼：一乡骚雅开生面，当代词宗托赏音。服亦何奇才子气，过能自记圣贤心。裔衰剩有集传世，命短还留名到今。知己不嫌身后少，断缣残墨抵兼金。俎豆罗陈礼拜初，古怀振触渺愁余。异才叔世嗟无用，高士题名慨有馀。落日一

湖诗世界，秋坟四面鬼邻居。卓锥地果吟魂托，差喜当年谶不虚。**沈焕·同作**：绝代奇踪旷世推，兹乡骚雅仗公开。时危兼善韬钤术，地薄难容磊落才。尽有文章腾气焰，可无香火寄尘埃。此楼旧是登临处，仿佛红衫人座来。

吴中丞祠，祀国朝江苏巡抚吴存礼。按：康熙间，郡人假普济堂名私税绸匹。里人范秉如、汤昆、戴起瞻赴辕禀诉，公立饬禁。民德之，为建生祠，后即以奉香火。乾隆七年，改为丞署。今粟主供于同仁堂。在大饱圩。又按：乾隆三十三年，县胥藉稽查匪类，令绸丝业设循环册，每月禀报，需索扰累。里人陆惠中等控府，饬销。附记于此。

寺观

圆明禅寺，一作白马寺。旧在车溪。宋乾德中，僧月觉建。明洪武十九年，僧蒙极舍衍庆庵基拓建。永乐初，僧德城奏请今额。十五年，僧宗焕重建。正统初，僧祚移建于盛泽，在小氏圩。正德十一年，僧如琼修。嘉靖中，僧寿源舍地拓之。崇祯间，僧牧山修。国朝顺治中修。康熙时，僧尔初修。乾隆三十三年修。嘉庆十五年，僧显成修。道光十三年、同治十年，均修。旧志云，殿额及山门匾，明嘉兴谈相所书，为一邑之冠，今惜易去。**明吴复·游圆明寺**：不到禅宫二十年，庭前古柏已参天。衰容自哂多华发，故旧相逢亦白颠。劝客新醅春未煮，留人苦茗夜重煎。一窗风雨催归兴，好向溪头问钓船。**高启·圆明佛舍访吕山人**：怜君不出院，结夏与僧同。阴竹行廊远，香花掩殿空。饭分斋钵里，书寄藏函中。茶晏归来晚，西林一磬风。**又·宿圆明寺早起**：客起灯前梦尚迷，满楼残月晓峰西。应知野寺非山店，只听钟声不听鸡。**沈位·游白马寺**：习静厌尘喧，兹游始自得。深竹出鸠声，和风试桃色。清磬亦延趣，道言淡吾臆。方念禅理幽，爱赏殊未极。**周应愿·冬夜泛舟白马寺，访**

无幻上人不遇：古寺苍茫路，寒烟缥缈踪。慧灯传远照，清梵起孤钟。半渡中天鹤，幽吟大泽龙。惠休飞锡去，惆怅白云封。**卜梦熊·过圆明寺**：林间宿雨晴，曳杖叩圆明。泉洁分鱼影，花繁迟鸟声。僧清浑鹤瘦，客散类鸥情。尽日耽元度，浮名何所萦。**陈尧德·初冬过圆明寺**：石路走黄叶，空檐卧紫藤。鸟惊初到客，犬候未归人。水月无生法，乾坤不夜灯。清凉当此国，回首总堪憎。**卜舜年·晨到圆明寺**：寺扉侵早启，照日壁逾红。鹳鹤沐松露，房廊穿竹风。僧跏双足槁，客到万缘空。况复无羁勒，支公神骏同。**汤三俊·游圆明寺**：花藓上颓垣，残阳下殿门。坐看行道寂，烟火自西村。**国朝徐崧·过圆明寺示克公**：白马桥边寺，炎天一棹停。湖烟浮野阔，草色护墙青。境每因心转，人须仗地灵。尚期支遁力，灯火更荧荧。**汪文柏·过圆明寺**：生来妙性本圆明，入寺犹欣耳目清。堕地叶敲诗有韵，排空云涌浪无声。苔侵法座僧初散，粒绝香厨雀罢争。幸与檀那须达近，花宫丹碧又垂成。**王奂·游圆明寺**：五夜钟声动上方，江天晓色正苍苍。客舟欲发山沉月，鹤梦初回树带霜。已入江风分远近，更随仙梵共飘扬。从兹愿学无生理，时坐茅斋一瓣香。**仲化鲲·游圆明寺**：枫叶馀秋色，行看到寺门。横桥锁泽水，山路接孤村。僧定风帆渡，庭空柏子繁。顿清尘俗虑，曳杖向西园。

按：明吴复以下诗，皆寺在车溪时作。自沈位以下诗，皆寺移建盛泽后作。

圆照庵，在西肠圩。元至元十四年，僧善莹建。初名骨池。其南有莲花池。乡人无葬地者，皆水葬其中，因以名也。至正中，僧琇奏请今额，又名目澜洲。以四面皆水，波澜在目，故名。明宣德八年，僧德钦修，嘉兴吕嵩记。嘉靖二年，僧大霖重修。**明吕嵩·圆照庵记**：庵肇基于元，僧善莹为开山鼻祖。南有莲花池。乡人无葬地者，皆葬水中，以骨池名其庵。至正间，主僧玉岑琇法师，请赐圆照之额。寻罹兵燹，为瓦砾场。有寂岩空禅师以恢复为己任，殚力尽瘁，复为中兴祖。未几，琇出主杭妙心寺，庵惟寂岩一人耳。我朝洪武己酉，给

田编为僧籍，差役与民同，空仍归业于琇。琇归，益廓前制。庵四面水流环抱，盛川在前，波澜溢目，因名之曰目澜洲。文人墨客从游者旁午，遂为一方奇观。邻庵慈云嗣绝，琇兼领之。田被人业者，倾槖赎回，为圆照香火需。琇年迈，弟子缘会嗣其业。永乐间，奉例归并丛林殊胜寺。会又得弟子名德钦，字道岩。宣德八年，钦出主嘉禾三塔禅寺。庚午，入寂于幻修塔院。钦手授弟子三，长曰觉通，次曰正信，奉遗命嗣幻修之业。三曰觉明，归圆照之业。明撤旧更新，经始于景泰辛未秋，迨冬落成。师道岩遗骨建塔瘞之。复雕饰顶相奉事，示不忘本也。吁！觉明可谓有光前人矣。全文见庵中勒石，节录。**沈周·目澜洲**：目澜识是木兰洲，我梦时时一远游。今日问僧方证定，满家水竹似丹邱。**又·为改名木兰洲**：不到目澜洲，何堪为赋咏。开洲水中央，四面水如镜。忽然微风起，澜生水不静。僧作如是观，静业中大病。不若改木兰，字异音不复。令人无多议，吾诗与印正。**史鉴·圆照庵**：间逐东风舣钓槎，绀园闲傍白鸥沙。僧伽也悟无生法，缓步长廊学散花。**卜梦熊·目澜洲和王少伯**：天远浮洲渺，江空一棹孤。客心湖上洗，暑气竹边无。潮落东归越，山青西出吴。渔郎相见讶，指点辋川图。**庄世庆·春日过目澜洲，次孟硕韵**：怪尔游何处，朝歌夜不归。水云封薜荔，花雨泣蔷薇。情重骚人笔，春轻游子衣。骨池庵下见，试一叩禅机。**陈尧德·示目澜洲赞元上人**：一苇渡江干，开林在目澜。讲筵灵鹃远，咒水毒龙蟠。衲破云为补，粮空石可餐。逢人如说法，明月大江寒。**潘一桂·(目)澜洲怀孟硕**：盛湖烟水上空霄，随意春风散画桡。记得与君曾此别，月明深语石澜桥。**国朝殳丹生·目澜洲观落照**：泽国风烟接素秋，携樽尽日此勾留。断虹半挂溪西树，孤鹜遥飞江上楼。自有水云来片片，故教渔笛起悠悠。乡关人望频回首，不用茫茫发旅愁。**徐崧·游木兰洲**：鳞堂南畔更清游，一簇精蓝水四周。约略影垂村叟杖，苾芬香进贾儿舟。当年葭荻歌黄鸟，此日烟波舞白鸥。记取前贤题句好，目澜洲易木兰洲。**吴在湄·晚步目澜洲**：行来不记岸东西，

老苇丛边隔断堤。风峭日斜人意冷，水空云淡雁行低。坏桥碧滑经霜藓，脱叶红流洗药溪。偶得闲情过竹院，薜萝门静乱禽啼。**王世爔·过目澜洲：**一径穿丛绿，欹桥取次登。心闲思远俗，名淡合依僧。斋晚菱充膳，归迟月作灯。谈禅参妙谛，方外亦高明。**沈煐·初夏过木兰洲：**绿裹团蕉草树深，绀墙临水昼愔愔。小桥枯剩一枝木，古佛蚀馀双臂金。鸟语静参禅偈听，钟声遥阁夕阳沉。悄来此处多时立，月秀如眉上竹林。**张宝镕·木兰洲怀古：**泠泠四面幽澜绿，鹭立斜滩独拳足。前代高风溯石田，一圆蒲地摊书读。诗心别有元机悟，易以木兰讵无故。碧纱零落渺难搜，剩见寒波咽荒渡。

庆寿庵，俗称西庵。在大低圩。元至元中，僧本厚建。《姑苏志》作妙原。明洪武初，僧祚修。成化二十年，僧圆证增建西云楼。嘉靖十三年，僧庆镇修，有邑人赵宽《续灯记》。《半江集》未著录。国朝顺治初，僧海若建聚德堂。康熙四十七年，僧彻观重建西云楼，秀水朱彝尊记。《曝书亭集》未著录。五十年，僧晔增建山门、杂室。东有伴竹轩，僧彻观建。西有斗雪轩，僧素岩建。南有可怡轩，僧广至建。雍正以后，修建无考。**国朝朱彝尊·重建西云楼记：**盛泽庆寿庵，建自元至元中，距白马寺半里许。同支分派，世以庵僧主之。成化甲辰，圆证了庵增作西云楼三楹。历今二百二十五祀，岁久倾圮。净如所度弟子曰彻观，字清涟，萃二十年愿力，谋廓其旧。选木易石，筑之椓之，作层轩，缭高垣。周为廊庑，遂为祇室，窗户阑楯、帘幕几屏皆备。楼前古桧一株，夭矫盘曲如虬龙，元时物也。楼后洞庭两山隐隐拱其北，盛湖、梨荡环其东。竹树阴森，蒲柳列植。芳洲曲渚，禽鱼翔泳。风帆烟云，朝暮献状。夫浮屠氏好治宫室，儒者或病之。余窃怪今世士大夫熟视学校朽蠹，慢不加意。彻公之为是役也，夕思昼营，辛勤节约，罄衣钵赀，缁钱亿万。苟微坚忍弗懈，不以凶祲艰难渝其志，乌能焕然更新若此哉？黄君圭庵读书于此，因请余志本

末，俾勒诸石。全文见庵中勒石，节录。**汪文栢·次韵答西云庵彻观**：西云兰若胜嵩邱，翠竹黄花别有秋。禅榻待听孤阁雨，板桥曾系五湖舟。钞书佛舍分馀焰，瀹茗山泉引沢流。何意枉君霞上句，殷勤期我续清游。**又·题伴竹轩**：心空宜竹伴，绿净莫能俦。有粉梢初出，无声露自流。灯明千影直，人坐一林幽。玉板频参好，聊将竹篦收。**僧彻观·西云楼春望**：楼上登临快，遐观一洒然。柳深排翠幄，荷小贴青钱。雨歇山容静，烟凝草色鲜。春光无限好，抚景写蛮笺。**僧广至·庚午初秋潘稼堂、徐虹亭、蓼庵过西云山房访黄圭庵，各有诗见赠，步稼堂韵**：不厌村墟僻，烹茶话竹房。望推金马重，心入玉壶凉。清磬传诗韵，红莲识妙香。于兹逢素友，频过兴弥长。**又·题斗雪轩**：幽轩潇洒水西湾，却避风尘日掩关。禅入定时晴自适，鸟藏深树语偏闲。牵萝壁外成新幄，垒石庭前作小山。歌咏调高机久息，会心无限总怡颜。**僧明溥·喜徐臞庵过访**：耆旧推元直，高名四海闻。放舟离钓雪，策杖到西云。看柏频题句，扪碑细读文。暑清同月下，相对话难分。

奇云庵，在茅塔村。宋咸淳二年，僧可洪建。明崇祯中，僧解空重建。国朝康熙三十五年，僧东轮修，里人计默记。按：记未见。今废。

善庆庵，一名法华忏堂。在茅塔村。宋咸淳中，僧可洪建。明洪武十一年，僧嗣兴重建。正德十二年，僧道璿修。今废。

古龙庵，在西肠圩。宋咸淳中建。元、明修建无考。国朝康熙三十二年修。乾隆三十年，僧悟明重修，里人程瑶记。文不录。按：以上见邑《沈志》，增采诗文附之。

法轮禅寺，俗称地藏殿。在大饱圩。明天启七年，僧贞元建。国朝顺治中拓建。康熙三十九年，僧慧闻修，邑人潘耒记。左为三星阁，里人仲枢记。文不录。同治六年重

建阁。**国朝潘耒·法轮禅寺记**：盛泽镇之东，旧有地藏庵，今曰法轮。自明天启丁卯，僧贞元始建数椽。国朝顺治末，圆朗居之，扩基宇，增像设，为接众禅林。后有圆基者，重修殿堂，俄复圮。今慧闻矢志修复，汤维柱捐赀倡募，管鸣吉昆弟与郑天章辈助成。始己卯，迄辛巳。修大殿，建佛阁，廊庑寮舍，一一缮完。作普同塔以瘞骨，筑遵路塘以便行。殿东建东岳庙、三星阁，为民祈福，法轮遂巍然为巨刹。慧闻、云栖法裔与余往还久，求文刻石，为叙而铭之。铭曰：盛川微茫水一区，昔为小聚民稀疏。间缀僧舍如蜗庐，生齿日繁商旅趋。阛阓隐振填交衢，人庞俗侈真浮渝。刀涂血道何业无，幸有善根不凋枯。乐檀喜施鼓应桴，故刹一竿众手扶。千甍百柱成须臾，涌现殿阁排空虚。慈尊肃穆中央居，岳神金官环震隅。诸祥骈集愈殃除，精蓝既成法将储。震大法鼓雨成珠，蕉芽秀颖同沾濡。一人心空百界如，谁为叨利谁鄙都。全文见《遂初堂集》，序节录，铭全录。

北胜庵，在充字圩，即竹堂。见“古迹”。宋崇宁二年，里人仲世昌建。元、明修建无考。国朝同治八年，修殿屋、斋堂。越数年，重修山门。里人李龄寿记。**国朝李龄寿·北胜庵重修山门记**：北胜庵，在盛泽充字圩之斜桥侧。地不数弓，而规制俱备，其栋宇犹前明之旧也。自国初以来，世有僧徒守之。迨咸丰初，少少衰矣。有平望殊胜寺僧庆传，来住持于此，数年而复振。同治八年，修殿屋及斋堂。今年春，复撤其山门而重新之。凡土木之工，用钱若干缗。庆公将以告后之来守斯庵者，请为记其事。余惟释氏弃其父母、兄弟、妻子，以为出家，而仍以所谓寺与庵者为家。其寺与庵之得存而不废，赖有其人以守之。其或盛或衰，则必视守之者之贤与否。今世之丛林，虽旷在名山奥区，要必有田以为食，与家之世其业者何以异？释氏清净为宗，以生灭为无常，六合为虚假。求得其道，则必遗落世事，寂寞山林，而后可也。然相率而遁此，则又何人也为之守其所谓寺与庵者？则释氏之法，将不百年而澌然无存矣。其

能守之者，岂可谓其无功于释氏哉？故释氏之教，其言若高出于儒，而其实不能外儒者之法以自立。若庆公之于斯庵，不如家之有贤子孙，而能守其业者耶？是为记。

中明庵，在充字圩狭港扇。宋靖康元年建。元、明修建无考。国朝康熙二年，僧舜晖重建。今废。国朝徐崧·过中明庵重遇方山上人赋赠：策杖平田草满塍，水边重遇砚山僧。钟声起处斜阳敛，古木丛中一点灯。

惠明庵，在大饱圩徐家浜。元至正中建。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宗底修。嘉靖中，僧智熙修。国朝乾隆间修。

水云庵。一在大牛圩，明洪武初建。一在膳字圩，明崇祯中，里人姚云与僧寂慧建。

龙潜庵，在老字圩。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如净建。国朝同治十二年重建。

下姚庵，在少字圩。兴建年月、僧人，同上。

积善庵，在少字圩。建置无考。下同。

李墩庵，在饮字圩。今废。

洪里庵，在中山桥侧。明时建。

大云庵，在北绛圩。同上。

白衣庵，在饭字圩。旧名川上。明天启五年建。国朝康熙十一年，里人史南明、吴紫培增筑。

太平庵，在大氏圩。明天启七年建。国朝僧明溥·太平庵访苍崖：寻菊行吟访惠公，夕阳倒影入茅篷。湖边树树经霜后，菱叶初消枫叶红。

翠筠庵，在吕塔村。建置无考。

源庆庵，在焉字圩朱家都。明时建，旁有听溪堂。明

卜舜年·宿听溪堂：素月流南陆，八窗夕开冏。夜中惊然觉，身覆梧桐影。**国朝钮棨·宿源庆庵慧上人禅房**：坐卧菩提道，方知自在天。钟声来枕上，月色到窗前。习静摧魔垒，观空谢俗缘。梦魂聊自适，何必更谈禅。**计大章·题源庆庵**：寂寂溪庵野径通，苍凉竹树映寒空。沙鸥渔艇纷纷集，万斛风涛一望中。

昆卢庵，在南草圩。明崇祯元年，里人仲寅初与僧明幻建。国朝康熙十九年，僧天谷修。**明僧通门·昆卢庵访明幻开士**：昆卢庵在盛川西，往往来寻畏隔溪。清磬数声传北岸，盈盈一水莫生迷。**又**：炉火荧荧夜煮泉，秋灯频剔主人贤。枯怀图写眼前句，月落三更未得眠。**国朝徐崧·宿昆卢庵似天谷上人**：野径行非远，村边倚一庵。烟霞收夕照，星月漾秋潭。在我能眠稳，何人肯立参。明朝如未雨，放棹过溪南。**周筼·同作**：不厌频相索，扁舟去复来。倾筐林果出，分竹水轩开。布被温绳簟，溪萍簇岸苔。苦留陶永日，未遣夕阳回。**僧行彝·昆卢庵访天谷法侄**：短棹春雨间水隈，三年不见画公来。新诗知尔奚囊满，相对南窗咏几回。

云隐庵，在粮字圩。明崇祯元年，僧樵野建。国朝顺治十年，僧默贞拓建。康熙三十四年，僧慧音、心月修。**国朝陈瑜·游云隐庵**：禅门静掩对斜曛，境地萧疏远俗氛。惟有一丛君子竹，为僧闲扫半溪云。

折芦庵，在老字圩。明崇祯十二年，里人柳昇宇建。有碑，跌没于地，失撰人名。**无名氏·折芦庵记**：庵为古南牧云和尚休静地。镇东越五里许，地名前窖，有旧宅售于柳君昇宇，爰置为水村精舍。庚辰，师在铜井，走请休夏。师至，相其流泉，以盛湖东注，经于其趺支而旋合。四面环渠，非舟不涉，故颜为折芦。中复有池，亦曰池上。庵之基仅如弹丸，而宛在水中。环池修木，间错疏棚畦列，与桑麻交影荻芦间。每风晨月夕，雨旭推移，水禽林鸟，时至相嬉；池光野色，互为宾主。水际从

筸，屏抱水外。人居宛转溪涓，瓦鳞檐角参倚。篱落朝迎而暮即，恍然别一天地。是岁，师开法古南。甲申夏，聿来退隐，感时触物，有池上之篇。后屡迁大刹。丙戌，命大弟子识得纯公住此，授偈云："伍村须办住山心。"今一纪矣。庵初仅数楹，后渐增设。至庚寅，禅堂、大室、廊庑、山门、库房、寮舍、庖湢、浴池、舫屋，先后毕举。仲廉汪君来乞余记。余维吾邑盛镇宅笠泽之阳，介湖、秀三郡之交，蚕桑之利走天下。商贾四来，营营矻矻，向道为难，故前此尊宿率未能久焉摄化。惟师平实恬淡，不衒不矜，莫不向风，固师之所过者。然亦昇宇之能具愿力，而为同事之引也。全文见庵中勒石，节录。**国朝徐崧·题折芦庵**：池莲花已残，寺钟声未歇。悠然步前溪，回头见新月。**又·秋过折芦庵访古云上人**：闻说师还自鹤林，闲栖恰似白云心。荷香不厌当风暖，竹绕尤增隔水阴。小圃芬芳迎晓露，空庭寂静下斋禽。板桥东接篱门掩，肯许幽人几度寻。

大悲庵，在西肠圩。建置无考。下同。**国朝仲奕云·同王既平大悲庵步月**：仄地临河畔，澄空夜更幽。孤村数里月，野鹤一声秋。兰若来清赏，尘心得小休。王君爱禅理，夜半尚勾留。

慧龙庵，在大适圩东城隍庙后。

种福庵，在西肠圩海角湾。雍正间，里人仲深源舍地。乾隆三十二年，绍兴商人冯昆玉与僧粹庵建。**国朝僧超伟·过种福庵与粹庵大德**：盛湖南岸隐精蓝，拨棹秋风岁一探。不是粹公多道气，迢遥那得此元谈。

柏子庵，在东肠圩。建置无考。乾隆中，僧畅飞修。

宝珠庵，俗称白龙庵。在天字圩白龙桥东。始建无考。同治七年重建。

永庆庵，俗称茶亭。在西肠圩姚家坝底。建置无考。下同。

韦驮庵，在往字圩。

普济庵，俗称东观音堂。一在大适圩带福桥侧。一在往字圩沉瓦桥侧。建置皆无考。光绪初，均重修。

慧灯庵，在大氏圩绿葭潭。始建无考。同治中，僧柏吟募修。

向善庵，俗称乌桥庵。在大氏圩红梨荡西滩。始建无考。

市隐庵，俗称中圣堂。在西肠圩登春桥堍。始建无考。道光二十七年，重建。同治三年，毁于兵燹。

化成庵，俗称风水墩。在盛湖中流。道光七年，里人陈良才募建，杨秉桂记，嘉兴张廷济书。同治九年，僧得泉于左拓建斋堂、水阁。以上寺。**国朝杨秉桂·化成庵记：**舜湖之水，发源于东天目，由烂溪东流入湖。湖之西南，实当来水之冲。湖以南，为往来舟行要路。每风狂雨骤，波浪奔腾，势甚恶。舟远不得泊，遭其厄者屡矣。里有陈翁良才，善人也。尝自言曰，若能于来水冲激处筑墩，以分其势，使舟楫得藉以停泊避险，捍患御灾，岂不甚善？然而一览汪洋，兴工不易。翁乃义取慈航，基以盐舶，家储僧石，悉解囊以抵中流。自嘉庆十八年，至道光二年，虑事图功，凡十阅岁，而湖墩之基址成。并建屋五楹，以奉空王香火。傍翼水阁，藉资眺望，屹然在水中沚。翁之念坚矣，翁之人亦奇矣。在今日感其德者，莫不嗟叹称羡。而当其发念之始，吾不知果何恃而有今日之事耶！天下事类如是乎，翁洵足以讽世矣。其名不与斯墩并永哉？吾与翁同里，而未相识。吾友仲子莲叔述其事，属余为文，且谓余曰："翁以化成名其庵，殆不自伐善，托诸众善之力居多欤。"吁！翁之善信不欲有见于世，而吾友之不没人善，皆不可以不书。是为记。文见庵中勒石。按：以上寺，就旧志所有略考存废，并采诗文附之。有不知者，亦不尽求其知矣。若旧志未载者，尚有一二可采，即载于后。庵凡尼居者，例不载。旧系僧居，

仍之。志观亦此意云。

洞真宫，在程林村。宋淳熙二年，道士陈守贞建。明万历间，里人张凤翔修。二十七年，道士仲文绮募置香火田，王锡命记。国朝顺治十七年吴鸣珂，康熙二十六年汝飞卿，先后重建。**明王锡命·洞真宫置香火田记：**洞真宫创自宋淳熙之世，迄我明营修者三。景泰间及万历丁丑、戊戌，悉赖遐迩善人襄厥成。今乡之人又念羽士香火无所，需捐置义田十二亩。胡善人若斯之多，羽士若斯之能，感动人也。夫宫以"洞真"名，真则不雕不琢，无为无名。羽士而修此真，是谓元始太上；四民而率此真，是谓葛天无怀。余欲与里党共为采真之游，而卒未逮也。不识羽士果能于真洞然否？乃克令乡人为之，虞其朝夕，而殖其产业，则固真之所感动欤。守是宫者，宜益懋真修，为是乡祈福禳灾，而因祝圣天子寡欲仁民，还返于真，偕四海其跻仁寿之域。毋徒冠黄冠，衣紫衣，作步虚声，而曰我名在丹台、石室，不预凡尘事也。是为记。全文见洞真宫勒石，节录。**卜舜年·洞真宫赠苏蓬头：**散发迷蒙一废人，荒天鸟兽与相亲。风雷浪磕飞真气，霜月孤明印此身。□□□□□□□，□□□□□□□□。知君姓氏题天籍，我亦希从作帝臣。**国朝计楠·洞真宫：**全真仙子号蓬头，芝草长春小院幽。斜日洞门人不见，碧云一迳小宸洲。

小宸洲，在尘字圩洞真宫南。建置无考。

明真道院，在洪里村。元至正二年，里人沈玉渊舍宅，道士万宏道建。明洪武八年，道士沈道本修。国朝康熙二十八年，道士马允冲重修。**国朝徐崧·明真道院赠马炼师：**真人注籍在蓬莱，丹井青田是处开。嫋嫋步虚声渐近，月明满院鹤飞来。

全真道院，一名沉潜庵，又名澄泉。在饭字圩东瓜坝。建置无考。

三元堂，旧时亦名明真道院。在充字圩西庙右。元泰定元

年建。明正统五年，道士陈绍正、俞真曜重建。嘉靖十五年，里人钱应璋、史应麟修。万历间，道士王鹤楼募修，里人卜舜年为疏。国初，营卒居之，几毁。乾隆元年，道士某募修。一在东肠圩，称三元殿。前有大池，今填塞。又大氏、膳字、老字三圩，皆有三官堂，建置均无考。**明卜舜年·募修三元堂疏：**三元堂绾啸市之西尾，亚盛湖之东口，向为明真道院。肇建于胜国泰定，增葺于我明正统五年。祝枝山、王雅宜、沈石田、史西村诸先辈，恒来振衣濯足，走笔飞觞，故多题咏，具载《盛湖志》中。垂今以来，岁历三纪，堂貌趋颓，尘埃匝而梁虹没，风雨深而瓦鸳飞，蜚苦自吟，鹤归空怨。鹤楼王炼师慵于乞化，倩余以笔代舌，告诸檀越。全文见《绿晓斋集》，节录。**祝允明·题三元堂：**元峤时登试振衣，郁林苍树远霏微。云端洞口仙人过，月下山中长史归。金锁牵床砂气伏，紫霞穿径术芽肥。神仙能咏不能遇，一夜爽灵峰外飞。**宋盘·题三元堂：**地老山空半杂苔，傍湖仙室绮云开。青浮极浦遥山峙，红入长林返照来。**沈周·和韵：**踏破青青一径苔，碧云深处洞门开。紫芝瑶草春长在，前度题诗今又来。**王宠·同作：**白玉壶中羽景悬，寰居亦自有神仙。桑田碧海生秋思，谁解乘鸾向紫烟。

碧霞行宫，旧名玉仙行宫，一名宸洲道院。在西肠圩。明嘉靖十二年，道士卜俊于南宋报慈禅院废址创建，崇德吕希周记。后为雷尊殿，上为玉皇阁，嘉兴谈相书额。右有碧霞楼，下为来鹤轩，前为三教堂。国朝康熙三年，于左建斗姥阁，下为卫房圣母殿。前为紫苏殿，又前为大王殿。旧为灵官殿。三十四年，道士盛成文、万能详募修大殿。道光元年，道士翁友梧募修，里人仲湘记，金作霖书。光绪二年重修，于左重建斗姥阁。以上观。**明吕希周·玉仙行宫记：**繄维泰岱，五岳为宗。雄踞齐鲁，作屏王室。盘盘郁郁，神实所宅。昔盘古

氏之后，有玉虹氏，世为东岳帝君，载在祀典。国朝加称，庙号曰神。帝一女，曰玉仙娘娘，位于太平顶。神异丕显，元秘光乎玉籍，威实肃乎华夏。单阏之岁，吴江道者卜俊，漕舟北上。疾作，祷于神，即平复。归，愿建新庙。乃于盛泽镇西南隅，择南宋报慈禅院废址，翦荆榛，薙草莱，斩木为竿，悬帛为幢。有祷辄应，如执左券。癸巳，蝗食稼，人焦劳，告于神。蝗去，年登大有。方伯一庵陶公、邑民邹宽，施地广之。上其事于张公明道，曰："山川之神，能兴方域。易沴为和，化荒为稔，于祀为宜。"于焉相基度材，匪懈而集。期年，正殿成。明年，天王殿成。又明年，廊庑、庖湢、寝室成。黄发耆艾，连袂塞途。神惠流而美祥集，人心悦而嘉祉遵。金楼丹阁，君子攸乐。飞磴云基，君子攸跻。言瞻言祥，抃舞而康。奸宄革面，善夫迁善。年千世百，以精以纯。岁时伏腊，椒糈其馨。**国朝仲湘·重修宸洲道院记**：自老氏之教行，凡京都、省垣，下及一乡一里，靡不有道院，以为修真之所。其制有殿庭楼阁，所奉皆上清诸神。庄严气象，观瞻肃然，盖其来旧矣。而盛衰兴废之由，则系乎地焉。盛泽，吴江一隅耳，闾阎栉比。市南有宸洲道院，左临原田，右频巨湖。法象肃寂，称净土也。志载，元时名报慈禅院。明成弘间废。嘉靖十二年，道士卜俊等募赀重建，扩其址大之。崇德吕通政希周撰记。迄今二百馀载，陊剥倾圮。嘉庆二十三年，住持翁友梧发愿募修。宋翁朝奎、郑翁长增，偕里之好义者，先后捐金，用藏厥事。于是游其院者第见崇如翼如，殿阁一新，而不知是役也，始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竣于道光元年十月，费金三千数百计，费木石、水土、丹漆之工五千数百计，盖亦繁钜哉。而原其功之成，则吾所谓系乎地者。吾地产绸绫，四方商贾集焉，其生财较易。岁积稔，人情乐善，故用财亦不以为难。不然，能若是其美且速乎？然则一道院也，而地之盛衰兴废系焉。后之人，其勿视为寻常游观之区也可。是为记。按：吕、仲两文见碧霞宫勒石。**明卜舜年·登碧霞楼**：靳我卓锥地，将为千仞翔。危楼临不极，安堵各苍苍。桑柘迷村店，菰蒲隐水

乡。美人何巷遇，迟暮未能忘。**国朝仲时铉·登碧霞楼风雨**：巨浪随风，翻白遥峰，经雨浮青。夹岸桃花，临水小桥，柳絮依汀。**钮琇·玉仙宫赠筠岩侄孙**：傍湖尘已隔，远市地逾幽。乱水遥浮阁，斜阳尽入楼。梦醒凭老鹤，来往狎轻鸥。何日从湘子，同为汗漫游。

盛湖志卷六终。

盛湖志卷七

官制

吴江县丞，一员，正八品。敕授修职郎，岁支俸银四十两。按：经制原编，县丞俸银二十四两二钱二厘，薪银二十四两。顺治十三年，将薪银一十五两七钱九分八厘添入俸内，馀银裁去。主弹压盛泽镇稽查八事，赌博、窝娼、私宰、私铸、奸慝、盗贼、地棍、打降。移县究拟。兼理本镇水利。按：自分江、震两县后，丞管水利兼粮务。乾隆五年六月，移驻盛泽镇。旧所管事并归主簿。岁支养廉银六十两。廉银自乾隆元年始。书办一人。原编工食银七两二钱。顺治九年，裁一两二钱。康熙中，全裁充饷，其佥点仍照旧额。

盛泽汛，顺治四年设，属提标右营。康熙间，改属左营。轮防千把总，一员。府志云千总，省志云把总，盖各即其时所轮者载之，今仍为把总。千总，正六品，敕授武略骑尉。岁支俸银一十四两九钱六分四厘八毫四微，薪银三十三两三分五厘一毫六微，马干银二十六两四钱。按《会典》：营千把总旧止支廉给。康熙元年，改称俸薪。把总，正七品，敕授武信骑尉。按《会典》：武职七品封衔，自雍正二年始。岁支俸银一十二两四钱七分一厘，薪银二十三两五钱二分九厘，马乾银二十六两四钱。岁支养廉银，千总，九十一两二钱；把总，七十三两二钱，米

并三石六斗。书识，二名。食守兵饷。随丁，千总下五名，马战兵一名，步战兵一名，守兵三名。把总下四名。马战兵一名，守兵三名。

外委轮防千把总，一员，雍正七年添设。报部给八品顶戴，仍食马战兵饷。外委千总，正八品，敕授奋武校尉。外委把总，正九品，敕授修武校尉。岁支养廉银，千总，一十八两；把总，一十二两，米并三石六斗。按：外委千把总食随粮，自雍正八年始。其称养廉，自乾隆八年始。随丁一名。千总下，步战兵一名。把总下，守兵一名。

按：盛泽汛，额设步战守兵四十名。除书识，随丁八名，此专就千总下言。及派防所辖五汛二十七名外，实存五名。以上原额，自咸丰十年五月松城失守，左营档册无存。现照新章，把总外委二员，参列如左。左哨二司，把总一员。驻防盛泽汛，守兵一名。左哨二司，外委把总一员。协防盛泽汛，守兵一名。

盛泽水汛，外委把总一员。同治三年添设，属提标淞南营里河水师后哨，舢板四号，驻平望水汛。该哨分防四汛，内平望、盛泽属吴江县。该外委水汛，专司分巡河湖荡漾，不得管辖陆汛。

又按：本镇界址，东自镇尾起，至八角亭止，不及一里。南至徽州会馆，西至分水墩，北至吉祥桥，皆一里。东南至东泾桥，东北至带福桥，皆不及一里。西北至东旸桥，半里。其分巡茅塔村，东自村尾起，至登云桥止。南至圣堂港，西至西村港。北至太平桥，西北至市河梢，皆不及一里。以上十二港口，均属江邑之水路。今遵新章，勘定界址，交与淞南营水师炮船接巡。

职官

县丞

国朝

乾隆 贾又正 直隶曲周人，拔贡。五年奉文，由县城移驻本镇。不久卸任。

张　玮 山西安邑人。五年任。升本县。

熊　晋 江西南昌人。八年任，十年署本县。十一年回任。凡在任十七年，升清河县。入“政绩传”。王鲲曰，熊任内每遇差委，或悬缺不署，或遴员署理，皆年远失记。

潘世英 浙江山阴人。二十四年任。越六月，丁忧去。

王兆棠 浙江钱塘人，附监生。二十五年署。

杨宜崙 直隶灵寿人。二十六年任。次年署本县，升武进县。

王笃庆 浙江仁和人。二十七年署。

罗　经 广西苍梧人。二十八年任。越四年，丁艰去。

史尚确 山东乐陵人，举人。三十三年任。越七月，署震泽县，去。见“政绩传”。

杨延辉 直隶曲阳人，拔贡。三十四年任。越八年，捐升知县。

萧履堂 福建建阳人。三十七年署。

蒋　楩 广西灌阳人。三十九年署。升本县。

魏学典 佚其籍。四十年署。

袁继昇 籍佚。四十年署。

毛慰曾 山东济宁州人。四十一年，以候补州吏目来署。

方　发 广东香山人。四十二年任。越八年，升峡江县。

吴熙禄 仁和人。四十九年署。

周　堂 山东长山人。五十年任。仅五月，丁艰去。

瞿一铸 籍佚。五十年署。

李养棆 山东荷泽人。五十一年任。明年，署盐城县。五十三年，复任。凡五年，殁于官。

宋　准 湖南耒阳人，举人。五十二年，以候补知县来署。后补本县。

毛师淦 山东□□人。五十五年署。

潘　埙 直隶大兴人。五十六年任。越八年，升无锡县。

黄士续 籍佚。五十七年署。

崔兆麟 湖北江夏人。六十年署，升本县。见“政绩传”。

嘉庆 张鸿飞 籍佚。举人。二年署。

何文献 四川□□人。四年，以候补州同署。

樊宗清 直隶天津人。四年任。捐升知县。

范树仁 汉军旗人。五年，以候补布政司都事署。

林芳春 福建连江(人)，举人。候补知县，甄别降县丞。七年任。越一年，殁于官。

周遐福 河南祥符人。八年任。十二年，署本县。二十一年，复任。明年署奉贤县，去。

姚毓筠 山东曹州人。十二年，以宜兴县典史调署。

钱廷烺 仁和(人)，附监生。十四年，以本县主簿调署。

单瑞图 仁和人。十七年，以候补布库大使署。

陈锡华 钱塘人。十九年，以元和县主簿来署。次年卸事。二十二年，以武进县丞调署。二十五年，卸事。

徐　森 山阴人。二十年，以江宁茶引大使调署。

谭　霖 江西南丰人。二十五年，以宝山县丞调署。后升知县。

道光 汪　钰 仁和人。元年，以候补主簿署。

周遐福 见前。二年，回任。三年，署荆溪县。十二月复任。前后

在任二十三年。见“政绩传”。

蔡汝弼　湖南长沙人。三年署。

顾毓奇　浙江上虞人。三年，以候补府经历署。

宋学祁　浙江慈溪人。五年，以元和主簿调署。

郭　瀛　仁和人。五年，以候补主簿署。

萧　翮　山阴人。六年任。往而复来数次，凡在任十五年，升本县。

张曰玑　河南夏邑人。六年署。按：《松陵见闻录》署任载至道光六年止。

徐燮羹　山阴人。七年署。

王　纲　大兴人。八年署。

陈　源　山阴人。九年署。

王治溥　江西南城人。十年署。

舒春元　湖南溆浦人。十一年署。见“政绩传”。

帅宗墉　湖北黄梅人。十三年署。

章　枚　浙江乌程人。十四年署。

冯步瀛　湖北江夏人。十五年署。

阳耀奎　广西灵川人。十六年署。到任六月即殁。

董　培　安徽天长人。十六年署。一月即去，越二月复来，逾年去。

谢楚梁　江西南丰人。十六年，代理二月馀去。

陈羲图　陕西华州人。十七年署。

张衍畴　山东□□人。十八年署。

张　灏　山西□□人。十九年署。

张泳淳　广西临桂人。二十年署。

吴清鹍　钱塘人。二十一年署。

姚　铣　仁和人。二十二年任。在任六年，升本县。

周　镡 江夏人。二十七年署。保升知县。

郑望贤 大兴人。二十八年任。在任八年，以事去。

咸丰 秋人畬 山阴人。五年署。

王　润 会稽人。六年署。

周臣弼 曹州人。七年署。

梁作舟 广东□□人。八年署。

吴翔鳞 安徽歙县人，附贡生。十年，粤匪陷镇，殁于新安会馆。

同治 帅远炜 河南□□人。二年十二月任。

吴福畴 山阴人。三年三月到任。

汪祖培 歙县人。三年十月代理。

黄赵璧 河南□□人。四年闰五月署，九月殁于官。

项明照 安徽黟县人。四年九月代理。

易子亨 河南光山人。四年十一月任。

杜承惠 山阴人。五年十二月署。

顾　钊 仁和人，附贡。七年三月署。

蔡锡恭 浙江石门人，附贡。八年五月署。

张煜城 浙江富阳人。九年八月署。

俞芳炤 山阴人。十年十月署。次年正月，丁艰。

吴钟杰 河南固始人。十一年二月代。

徐　燮 钱塘人。十一年三月代。

英　弼 满洲镶红旗人。十一年四月署。

驻防把总 盛泽汛驻防，自顺治至乾隆，千把总轮防后，改把总驻防。其姓名多未能详。今录所知者。

康熙 张骑龙 □□人。□十□年补。闻诸故老，骑龙颇得众心。去时民遮之，脱一靴悬署门。

嘉庆 赵长庚　华亭人。十□年任。见"政绩传"。

道光 孙　景　娄县人。□十年任。

同治 王　玉　华亭人。三年任。不及一年去。

王廷庆　华亭人。四年，以本汛外委兼署。

陈茂仁　娄县人。五年任。光绪二年，升金山营左哨千总。

协防外委 向驻烂溪。雍正七年，设外委千把总。轮防后，改外委把总分防。道光间，移驻于镇。其前姓名多未详。

道光 徐　钧　娄县人。□□年任。

咸丰 袁文浩　华亭人。□年任。

同治 王廷庆　见前。三年任。四年三月，兼署本汛把总。十年五月，署芦墟汛把总。十三年四月回汛。光绪二年四月，署震泽汛把总。

陆心元　□□人。十年署。后补平望营江震城守汛外委。

陶得富　□□人。十一年，以候补把总委署。

政绩

熊晋　史尚确　崔兆麟　周遐福　舒春元　赵长庚

熊晋，字惕庵，江西南昌人。乾隆八年，莅丞任。以盛泽地狭民稠，良莠杂处，严申禁令，博场、妓馆驱除殆尽。峻治讼师、拳勇，民无诈扰。遇地方善事，赈粟、施棺、掩埋之类，必奖劝曲成。捐俸买田置义冢焉。尝摄县事，亦有政声。在丞任十七年，操守廉谨。升清河县。《江震续志稿》。

史尚确，山东乐陵举人。乾隆三十三年，莅丞任。性淳朴，清廉慈惠。判决民事，和颜讯结，两造皆服。署震

泽县，催征不用一杖。谆切晓谕，依限输纳，弗任吏胥需索分毫。升上海县去，执香跪送以千数。官终海防同知。同上。

崔兆麟，湖北江夏人。乾隆六十年，摄丞篆。严缉窃匪，穷治其党，笞而系之。出则令随舆后，使人呼曰此犯窃者，俾市人共识之。由是匪无所容，里无窃案。后治县，以酷免，要有功于我里。

周遐福，字晋祺，河南祥符人。嘉庆八年莅任。历署本县、奉贤、荆溪县，往而复来，凡历二纪。严治博徒、匪类，里民德之。晚乃稍弛，然其初政，后来者莫能及。

舒春元，湖南溆浦人。道光十一年，摄丞篆。年已六十有馀，膂力绝人，舞白棓旋转如风。时有掘棺摸金者，浮厝被害不少。春元夜潜出手，擒四五人，械送县，论如法，匪遂戢。

赵长庚，华亭人。嘉庆间，为驻防把总，甚久。性坦率，不为容。一目微眇，能伏行水中，趍捷，善缉捕。时有盗四五人，画艤舟于市河。侦之，盗惊逸。长庚追捕如飞，悉数擒获。上游数调捕盐枭，有功，然竟不得迁，以把总终。其驻汛，每夜必自出巡，街衢僻巷周行殆遍，角声至黎明方止，里民安之。

盛湖志卷七终。

盛湖志卷八

科第

举人

明

宣宗宣德四年己酉 陈　宣　号鹤麓。仕至国子监学录。入"文苑传"。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周兆南　号两峰，谢天港人，顺天籍。河南许州知州。入"宦绩传"。

三十七年戊午 周式南　号养室，兆南弟。

周　京　号世臣，兆南从子。

四十年辛酉 盛世臣　号云桥，茅塔人。江西新昌知县。

王锡命　号文泉，李墩人，秀水籍。

穆宗隆庆元年丁卯 卜履吉　号立斋，江宁籍。

四年庚午 卜　镗　号子振，履吉从父。江宁籍。禹州知州。

神宗万历十六年戊子 周应俑　号起白，兆南从孙。

周应愿　号公谨，兆南从孙。顺天籍。"文苑附传"。

十九年辛卯 计可献　号葸我。

二十八年庚子 王家彦　号绳河，茅塔人，嘉兴籍。

三十七年己酉 仲景亨　改名嘉，号子服，秀水籍。

庄烈帝崇祯三年庚午 周　灿　号阆昭，兆南从曾孙。

周文衡 号子铨，应俑子。嘉兴籍。

十五年壬午 钮应斗 号宿夫，东汲港人，秀水籍。

国朝

世祖顺治十四年丁酉 计　东 号改亭，嘉兴籍。北榜。入“儒林传”。

盛　济 号语传，世臣曾孙，嘉兴籍。

圣祖康熙二十年辛酉 钮景琦 号玉海，应斗子，秀水籍。

二十九年庚午 周景崐 号鲁祈，灿孙。

四十四年乙酉 陈王谟 号东溪，计家港人，吴县籍。北榜。

五十二年癸巳恩科 仲　枢 号亦山。苏州府学中。宗学教习。入“文苑传”。

徐元伟 本姓吴，号惺堂，平湖籍。附“文苑传”。

世宗雍正二年甲辰补癸卯正科 仲周霈 号资万，枢从子，吴县籍。直隶深泽知县。入“宦绩传”。

高宗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 管　嵩 号少庾。浙江淳安知县。入“宦绩附传”。

二十一年丙子 司马梦祥 本姓沈，号朴堂，大谢圩人。安徽训导。入“文苑传”。

三十年乙酉 程　瑶 号玉舟。入“隐逸传”。

三十六年辛卯 王元照 号瑶岑。

四十二年丁酉 殷立梧 号东夫，钱塘籍，北榜。桐乡教谕。

五十一年丙午 仲锦奎 号斗庭，周霈孙。入“文苑附传”。

五十七年壬子 殷立柏 号白於，立梧弟，秀水籍。

六十年乙卯 黄士灿 号古轩。安徽太平府训导。

仁宗嘉庆三年戊午 徐　屾 改名长宁，号二山，乌程籍。大挑教谕。

五年庚申恩科 周　模 号跃君，谢天港人。"文苑附传"。

六年辛酉 程邦宪 号竹庵，谢天港人。

九年甲子 程际韶 号箫庭，邦宪兄。

十八年癸酉，程庆龄 号紫垣，际韶子。广西州同。附"宦绩传"。

宣宗道光五年乙酉 沈　焕 号星堂。入"艺能传"。

十一年辛卯 陈宗元 号柳平，谢天港人。

十五年乙未恩科 仲孙机 改名廷机，周霈元孙。浙江知府。

十九年己亥预行正科 沈曰富 号南一。入"文苑传"。

二十年庚子恩科 仲孙樊 号博山，周霈元孙。

洪文益 号受甫。刑部员外(郎)。

二十四年甲辰恩科 周元圭 号逸夫。拣选知县。

周星垣 号平珊，谢天港人。北榜。福建知县。

文宗咸丰元年辛亥恩科 张乃淳 改名乃藻，号梦莲。府学中。国子监学正。

陈宗恕 号宽夫，宗元弟。选常州训导。附"义行传"。

郑庆庄 号静轩，秀水籍。陕西知县。

二年壬子 徐树勋 号子敏，

九年己未补行乙卯正科 王希鏊 号紫卿。拣选知县。

李葆恩 号咏裳，新杭市人。府学中。迁训导。

十一年辛酉 王景贤 号仲仙，秀水籍。北榜。

穆宗同治六年丁卯浙江乡试，并补行甲子科 张王熙 号欣木，秀水籍。

王景曾 号梦仙，景贤从弟，秀水籍。嘉兴府学中。刑部员

外(郎)。

陈其荣 号桂青，嘉兴籍，迁盛泽。大挑教谕。

陶　模 字方之，号子方。秀水籍，王江泾人，寓盛泽三十年。

十二年癸酉 王藻墀 号振之，景贤从弟。嘉兴府学中。景山教习。

进士

元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张益)榜 王朝臣 邑《徐志》云，出《重修三高祠记》。《沈志》因之，不载其乡举之年，而登第则云未详何年。殷增《松陵诗征前编》云，字熊翁，泰定甲子进士，官太子司经。必有所据，今仍之。入“文苑传”。

明

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申时行榜 王锡命 仕至江西右参议。入“文苑传”。

神宗万历二十六年戊戌赵秉忠榜 卜履吉 福建提学副使。

二十九年辛丑张以诚榜 周应俑 江西宜春知县。“宦绩附传”。

三十二年甲辰杨守勤榜 王家彦 吏部稽勋司主事。入“宦绩传”。

四十七年己未庄际昌榜 仲　嘉 原名景亨，兵部员外郎。入“文苑传”。

庄烈帝崇祯四年辛未陈于泰榜 周　灿 仕至御史，巡按江西。入“宦绩传”。

十六年癸未杨廷鉴榜 钮应斗 福建漳浦知县。入“宦绩传”。

国朝

圣祖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李蟠榜 周景崐。未殿试，卒。

五十一年壬辰王世琛榜 陈王谟 会试下第，赐一体殿试。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入"文苑传"。

高宗乾隆四十年乙未吴锡龄榜 王元照 广西知县。入"宦绩传"。

仁宗嘉庆七年壬戌吴廷琛榜 程邦宪 编修，鸿胪寺少卿。入"宦绩传"。

十三年戊辰吴信中榜 程际韶 甘肃循化同知。入"宦绩传"。

宣宗道光十三年癸巳汪鸣相榜 陈宗元 江西吉安知府。殉难。入"宦绩传"。

二十五年乙巳萧锦忠榜 仲孙樊 浙江知府。入"宦绩传"。

穆宗同治二年癸亥翁曾源榜 王景贤 户部郎中。

七年戊辰洪钧榜 陶　模 由庶吉士改授甘肃知县，升秦州直隶州。

武科第

举人

明

万历元年癸酉 卜梦熊 号景川。入"艺能传"。

二十五年丁酉 仲云龙 号星宇。邑志失载，见旧镇志。

四十三年乙卯 卜　鲲 本姓蒋，号念劬。

国朝

康熙五年丙午 卜龙韬 本姓仲，号南城，茅塔人，秀水籍。

四十七年戊子 李周郁 号孔森，李墩人，乌程籍。

五十二年癸巳恩科 吴飞熊 号峻云，秀水籍。

进士

明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 卜　鲲 甘肃宁夏镇中军游击。

国朝

康熙六十年辛丑林德锺榜 李周郁 湖广沔阳卫守备。

贡生

明

宣德七年壬子 周尚文 号以博，岁贡。江西彭泽知县。

正统十三年戊辰 杨　永 号文远，岁贡。清平卫经历。

景泰元年庚午 陆　信 号以实，岁贡。湖北汉川县教谕。

天顺六年壬午 钟　昇 号昭远，岁贡。

正德十六年辛巳 沈　登 号时庸，岁贡。贵州思南府推官。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程鸿儒 号渐夫，岁贡。河南新郑县训导，升开封府教授。

三十一年壬子 计　楠 号东乐，岁贡。见震邑志。

万历七年己卯 周　采 号敬臣，岁贡。山东都司经历。

三十四年丙午 仲绍颜 号克三，副贡，秀水籍，云龙子。见“文苑附传”。邑志失载，见镇志。

崇祯十五年壬午 王国佐 号纯斋，岁贡。见王谱。旧志、邑志俱失载。

国朝

顺治十一年甲午 计　东 号改亭，副贡，嘉兴籍。丁酉中北榜。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周　历 号卜远，岁贡，计家港人。

五十一年壬辰 周振业 号意庭，岁贡，谢天港人。

五十三年甲午 赵玉田 本姓周，灿孙，号天储，岁贡。萧县训导。

雍正元年癸卯恩科 周振业 副贡。见“文苑传”。

周　霈 号资万，吴县籍，北榜副贡。本姓仲，枢从子。后中式复姓。

乾隆十九年甲戌 陆文起 号方韩，岁贡。苏州府学。

二十五年庚辰恩科 仲步墀 号莼溪，震泽籍，北榜副贡。周霈子。

计　琏　号筹山，顺天副贡。山东知县。见“文苑传”。

二十七年壬午 史积厚　号稚松，恩贡。

三十年乙酉 宋　贵　号镜楼，桐乡籍，拔贡。宁海县教谕。

三十五年庚寅恩科 周士松　号翠岩，震泽籍，副贡。

四十二年丁酉 周　豫　号玉岑，谢天港人，震泽籍，副贡。

四十五年庚子 周　豫　再中副贡。附“文苑传”。

五十四年己酉 仲振豫　号二台，府学拔贡。见“艺能传”。

嘉庆元年丙辰 周丰玉　号小山，震泽籍，恩贡。附“隐逸传”。

三年戊午 宋景和　号金庭，新杭市人，岁贡。见“文苑传”。

七年壬戌 周孝均　号穀芬，谢天港人，岁贡。

十五年庚午 王麟勋　号茗屿，府学岁贡。见“文苑附传”。

道光五年乙酉 王昌穀　号实庭，恩贡。

十七年丁酉 杨秉桂　号辛甫，府学岁贡。见“文苑传”。

咸丰五年乙卯 吴兆基　号粹峰，新杭市人，秀水籍，副贡。

十一年辛酉 沈景脩　号蒙叔，秀水王江泾人，拔贡，迁居盛泽。

同治五年丙寅 沈宝纲　号健甫，北王人，岁贡。

十二年癸酉 王壬泽　号臻伯，麟勋从孙，拔贡。

孙庆棠　号憩庭，桐乡籍，拔贡。四川知县。

王藻墀　号振之，景贤从弟，秀水籍，嘉兴府学拔贡。本科中式。

荐辟

明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张士安　号□□。以人才授湖南武陵县丞。

二十二年己巳 仲　纳　号缄斋，诸生。以耆老授江南上元县丞。

仲　怡　号宝伦 纳子。同征以人才，授应天府经历。

正统三年戊午 仲之愉　号易庵，怡子，归安县籍诸生。以人才授陕西庆阳府通判，调两淮盐运司运判。

天顺七年癸未 王　贵　号玉川。以人才授左春坊司谏。见“隐逸传”。

弘治九年丙辰 仲　玮　号天章，廪贡生。以文学授丹阳县训导，升安庆府教授，南昌府通判。右六人，邑志失载五人，见旧志；一人见王氏谱。

钦取

国朝

康熙四十四年，南巡驻苏州御试诗赋 陈王谟　号东溪，监生，计家港人，吴县籍。召试一等，充四朝诗馆纂修。详“科第”。

潘秉钧　号睿思，诸生。召试一等，充武英殿校录，选江西东乡知县，调广东高明知县。附见“文苑传”。

恩赐

国朝

嘉庆十五年庚午 周孝均　号穀芬，岁贡，年八十二，耆英榜举人。次年会试后，授国子监学正。附见“文苑传”。

咸丰八年戊午 王伟桢　号仙根，附贡生，秀水籍。助饷特奏，赏给举人，候选内阁中书。

议叙

国朝

乾隆六年 张继龄 号演江，监生。实录馆誊录，选安徽亳州州判。入"艺能传"。见震邑志。

陈位坤 号宁斋，监生，王谟子。一统志馆誊录，选江西义宁州州判。附"宦绩传"。

八年 沈应元 号舜为，监生，青岐子。则例馆誊录，选广西永安州吏目，调四川巴州吏目。

四十□年 王懋华 号秋田，监生。河工效用，选安徽灵璧县主簿。附"艺能传"。

军功

国朝

咸丰十年 仲孙懋 号兰舫，监生，孙樊弟。安徽军功，授浙江宁绍台道。殉难，赐祭葬。详"宦绩传"。

同治五年 程聪训 号听轩，监生，庆龄子。河南军功保举，授浙江武康知县，同知衔，赏戴蓝翎。

周元钊 号勉轩，监生，述康从子。河南军功，授登封知县。补用直隶州，四品衔，赏花翎。

十三年 孙金彪 号少襄，武生，元和籍。甘肃军功，记名提督博奇巴图鲁，花翎头品顶戴，赏黄马褂。

袭荫

国朝

咸丰□年 仲元熹 号澄生。以父孙樊军营病故，赐恤五品荫生，入监肄

业，期满以知县用。

六年 陈世樑 号栋臣。父宗元，在吉安府任内阵亡。赐云骑尉世职，湖北候补，从九。

吏仕

国朝

乾隆□十□年 周仲英 号冕群。供事，选云南景东厅经历。

嘉庆十□年 归臣谕 号芝轩。吏员，选河南祥符县主簿，升中牟县丞。

李敬思 号纫斋，宛平籍。供事，选广东新会县牛肚湾巡检。见“艺能传”。

道光二十一年 郑 颀 号柳溪。供事，选广东定安县太平司巡检。

咸丰六年 周述康 号琴山，清苑县籍。吏员，选河南新蔡知县，署西平、内黄知县，信阳知州。

例仕

国朝

顺治十一年 汤 渊 号振麟，监贡生。补广东布政司经历。

康熙二十九年 张宗日 号宸臣，附监生。补广东惠州府通判，调安徽凤阳府通判。

于 学 号在三，监生。补广东高明知县，升云南寻甸知州。

沈嘉琛 号楚珩，监生。补直隶故城知县，升四川会理知州，内转刑部员外郎，升郎中。见“宦绩附传”。邑志作嘉珍，误。

三十一年 范承淹 号嵇山，常熟籍，廪贡。补安徽太平府训导，调凤阳府训导。见“文苑传”。

四十一年 于 勋 号鼎安，监生，学子。补浙江秀水知县。

范　钊　号文曾，监生。补直隶晋州吏目。

五十七年 沈士升　号简在，监生，嘉琛子。补福建布政司经历。

雍正八年 宋文澜　号锦昭，监生。补湖南蓝山知县，调福建崇安知县。

沈青岐　号虞璇，监生。补山东高密县典史，调云南呈贡县典史。

乾隆十年 沈　锦　号成章，监生，嘉琛孙。补湖北鹤峰州吏目，升陕西西安府经历。

二十□年 沈敦忠　号秀山，监生，青岐从子。安徽候补县丞，借补和州吏目。

王大绩　号振寰，监生。补河南固始县丞。

二十七年 仲忠孚　号璇溪，监生，周霈子。河南候补县丞，借补光山县典史，署巩县、南阳典史，鹿邑县丞，代理光山知县。附见"文苑传"。

三十□年 沈新图　号晓冈，监生，应元长子。补云南顺宁府经历，调昭通府知事。

三十九年 沈瑞图　号仰羲，监生，应元次子。补江西义宁州吏目。

四十六年 陈礼仁　号惠庵，监生。广东候补知州，借补归善知县。

嘉庆十□年 王元煦　号霁台，廪贡。历署崇明、靖江、华亭教谕，江阴、丹阳训导。附"宦绩传"。

二十年 史善庆　号榆庄，监生，积厚从子。补陕西雒南县三要司巡检，升雒南知县。未任卒。

张国瑶　号柱廷，监生。补云南昆明县丞。

宋朝蘩　号雪窗，监生。补贵州天柱县镇远司巡检。

二十□年 郑寿南　号药耘，监生。补江西南安府经历。

计　牲　号伯瀛，监生。补安徽宿州州判。见"艺能传"。

道光七年 邹之烜　号一山，监生。补广东龙川县老龙司巡检，署香山县县

丞。

二十二年 郑　煦　号蔼山，监生，秀水籍。江苏候补从九，历署丹徒县高家司巡检，元、江、青县丞。

二十六年 陈经传　号拜庚，监生，礼仁孙。补湖北沔阳州沙镇巡检。

二十七年 徐锡第　号兰叔，监生。浙江候补府经历，署临海县丞。见"义行传"。

程光华　号子宣，监生。福建候补府经历，署上杭知县。

咸丰四年 计　钥　号半溪，监生。补浙江镇海县穿山司巡检。丁忧，未任。保升县丞。

六年 王恩寿　号巽斋，附贡生，秀水籍。授刑部山西司郎中，保升候选道盐运使衔。附见"义行传"。

七年 杨寿煜　号堃生，监生，秉桂从子。浙江按察司照磨，署嘉兴府经历、平湖县丞，六品衔。

孙晋恩　号幹卿，附贡生，桐乡籍。江苏候补知县，署昭文知县。

八年 张森幹　号蕴卿，附贡生。署常州府学训导、金坛县训导、靖江县教谕，太常寺博士衔。

九年 仲朝桢　号巢民，附贡生，廷机弟。补浙江寿昌知县，署分水、太平、嵊县知县。

同治五年 王景祁　号芝生，增贡生，秀水籍，景贤弟。署德清县教谕，捐升同知，知府衔。

陈世彦　号德庵，监生，宗元从子。浙江候补知县。

盛湖志卷八终。

盛湖志卷九

宦绩

周兆南 从孙应俑 王家彦 周灿 钮应斗 仲周霈 沈嘉琛 陈位坤 管嵩 王元照 族弟元煦 程际韶 子庆龄 程邦宪 陈宗元 仲孙樊 仲孙懋

明

周兆南，字仲阳，号两峰，谢天港人。父用，见震邑《沈志·名臣传》。兆南嘉靖三十一年顺天举人，六上春官不第，谒选得浙江杭州织造通判，擢河南许州知州。生平廉洁自守，在杭五载，宦橐如洗，民有“只饮西湖一口水”之谣。其至许州也，会入觐还户部，须征科册，例甚严。兆南览之良久，默然曰：“许民贫，我何忍鞭扑为？”遂投手版，致仕归。家居构一别墅，临湖面山，读书自得，或弄小诗及古文词。著有《两峰遗草》。从孙应俑，字声仲，号起白。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江西宜春知县。治尚清肃，民有讼者，片言立剖，绅士不敢干以私。后入都，道卒。著有《遮芳圃集》。本周廷谔《吴江诗粹》、王鲲《盛湖诗粹》。

王家彦，字季美，号绳河，茅塔人。八岁能属文。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广东韶州府推官。韶俗骄悍，不知

礼。家彦教民以孝悌，狱讼立剖，奸胥束手。署府篆，值岁祲，散俸设廪，请赈活民。曲江多旷，士民困于赔赋，白监司蠲之。中使欲开英德山矿，家彦约县令毋供亿，遂止。丁内艰。服阕，补安徽庐州府推官。庐民尤悍，乃议绝窝家，纪文册，定役数，革重役，著年貌，归田粮。调马政守事籍、选运军、清屯田，皆一时硕画。台司报可，著为令。三十九年，奏最。将入都，巡按委核扬州盐课。大贾素因缘为奸，家彦将行厘正，贾以万金馈，坚却之。乃赂奸吏，纵官舫于大江中。值大风雨，惊涛拍天，瞬息数十里，几覆。惊悸得疾，卒于公馆。著有《独秀轩集》、《易义独断》。沈彤震邑志。按：家彦茅塔人，邑志载其遗事于旧闻篇，而传在震邑志，误也。又，旧志载其由推官行取入都，内转吏部稽勋司主事，足补邑志所未备。

史册曰：绳河为韶州推官。韶俗健讼，绳河受牍，量道里为勾摄，至即夜亦审结。方摄时，有刻期片纸粘版，原词书其上，及审结，语亦粘版后。行县发落，不经房科。越百里者，三日可结。

周灿，字光甫，号阆昭，谢天港人，兆南从曾孙。灿崇祯四年进士。知宣化、会稽二县，咸有治绩。十六年，擢浙江道御史巡按江西。入境，属吏皆遣役具揭迎，独某令兼以厚币。灿怒，留役不遣。吏皇遽乞归，乃召谕之。令闻，解组去。时张献忠连陷袁、吉二郡，省城大震。灿登陴防御，复调兵讨贼，二郡得旋复。明年，福王立南京。宗室朱统铼诬劾江西在籍词臣杨廷麟召健儿谋不轨，灿具疏，言廷麟闻燕京失守，徒跣号泣，愿破家谋恢复。事

虽中沮，而其奋不顾身以赴国难，乃其实心，有何他念，得此异谤。王不问。又奏复艾南英举人，请录用旧臣大学士傅冠、兵部尚书熊明遇等。明年，南京亡，遂归不起。惟与同邑高蹈者结诗社相唱和，卒以追悼国事，恸哭丧明。著有《西巡政略》、《泽畔吟》。邑《沈志》。

顾樵曰：阎昭巡按江西时，尝以楚疆决裂，请敕行闲诸臣并力夹击，以保江南；又请南、漕二粮各折半，以苏民困；又请止九江分关，以恤商旅，皆于所按地有裨。自江西归里，以诗画自娱。笔意疏远，得白石翁遗意。

钮应斗，字宿夫，东汲港人。幼有异表，性沉静，寡言笑。崇祯十六年进士，明年授福建漳浦知县。应斗至，延见绅耆问民间疾苦，夙夜以保惠为务。前知县余瞿父所行善政，一遵其法。漳浦地滨海沃饶，宦其地者号为金浦。应斗一无所染，百姓欢爱，方之前召后杜。唐王立福州，郑芝龙放恣其卒，往往鱼肉下邑民，有司不敢问。后肆虐漳浦，应斗辄系治之，而移文报芝龙。芝龙积怒，欲中伤之。大学士黄道周、尚书何楷并力为之解。芝龙乃贻书谢过，而戒饬其麾下。其后卒过漳浦，无敢扰者，上官以卓异荐。会王师平闽，遂归，时年未三十。后所知仕本朝至大位者，屡欲荐起，应斗卒不许。里居教授垂五十年，卒年七十四。子景琦，字云奏，康熙二十年举人。亦有文行，著有《尘馀杂志》。同上。

钱霑曰：宿夫为漳浦令，以清廉称。值鼎革，归。布衣蔬食，绝迹城市。汤文正斌抚吴时，重其人，屡请一见，不往。

沈彤曰：前明三百年，科第终于崇祯癸未，江邑成进士者八人，皆以节义终。宿夫年最少，人尤服其隐居之久。

国朝

仲周霈，字思则，号资万。雍正二年举人，充补宗学教习。期满，选泰州学正。乾隆初，淮阳频灾，奉委捕蝗、勘水、赈荒。以勤敏最，升直隶深泽知县。邑乏水苦旱，周霈令民田中多穿井。一井溉田十亩，麦黍倍收，旱不为灾。邑滨滋河，堤外隙地鱼虾布子，水退成蝗，督民翻土去之。己卯夏，北地旱蝗，深邑独无。畿辅差繁，应雇车马，吏缘为奸。周霈配庄轮值，吏胥无权。上司下其法于他县，人皆称便。邑有杀人凶犯在逃，密侦购获。又有妇死，而不得其致命伤者。亲验发顶，有细孔，获凶针，案乃定，一时称神。在任六年，始终廉洁。致仕归，增辑《盛湖志》。年八十五卒。著有《前邨吟稿》。我里远宦他省，操守廉介，其年辈前于大令者，有沈楚珩刑部；其后于大令者，有陈惕公州倅、管可高明府，皆卓然有名云。沈楚珩，名嘉琛，监生。援例得县尹，知直隶故城县事，升四川会理州知州。内转刑部福建司员外，擢郎中。居官勤慎，廉洁自持，多惠政。解组后，家无长物，薄田数亩而已。惕公陈姓，名位坤，秋部王谟子，监生。好吟咏，工书法。由一统志馆议叙选江西义宁州州判。其地多桑，民不习蚕，每摧为薪。位坤教民以育蚕法，利乃溥。其去也，民思之，为建祠。管可高，名嵩，乾隆十七年举人。学力宏深，兼饶才略。选安徽无为州学正。丁艰。服阕，再补靖江县教谕，以清俭称。嗣以卓异，荐升浙江淳安知县。著有

《西江旅笈》、《钟陵草》。参赵兰佩《江震人物续志》、仲谱、《盛湖诗萃》。

王元照，字可均，号瑶岑。工书，善属文。乾隆四十年进士。值四库馆开，命于新进士内挑取十二人，以充缮写，元照与焉。事竣，选陕西洛川知县。引见，调广西苍梧知县。甫下车，有掾以所属捕卒，盘获邻境盗犯，功可归于县。元照据实详报，捕役得重赏，而掾以县丞擢用。邑有民妇黎李氏，以继嗣成讼。氏故属意应继者，恐为族人所倾，以贿进元照，坚却之。卒以应继者断为嗣，氏大感服。苍梧为梧州首县，属县诸官至郡，向寓民舍。因倡设五属公馆，寅僚便之。邑故无城隍庙，乃创建以祀神。曾兼署藤县。其地旧有书院，为立功课，设规条，厘正文体，以经学为宗，士风一变。未几，卒于官。族弟元煦，字蔼之，号霁台，廪贡生，试用训导。善隶书，工飞白。古文胎息韩柳，骈体接踵潘江，时以诗酒自娱。尝署江阴县训导。童生胡某，年七十，列书院内课。学使刘公甄别黜之。元煦力为请复，是年遂入泮。后以耆英榜授检讨。其署崇明县教谕，岁饥。太仓州牧鳌图谕令设厂赈粥，以八滧男、女两厂，委元煦办理。督赈三月，民沾实惠。署华亭县教谕，与修县志。著有《霁台诗文集》。本《盛湖诗萃》，参《人物续志》、张燕昌《飞白录》。

程际韶，字夔九，号箫庭，谢天港人。嘉庆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分发甘肃。署崇信知县，大旱，祷雨有验。补清水知县。时白杨股匪滋事，际韶备器械，募乡勇千馀人，分十队，传武生十人为队长，昼夜上城巡守。贼知有备，

乃远去。贼平后，盘获逃匪，讯系。被胁入伙，悉宥之。讯案以简要为主，不妄提人，不滥准词讼。遇命案，尤加谨。雪图奸未成之冤，正移尸索诈之罪。为令不携家眷，俭约自持。时钦使到甘清查，惟际韶仓库无亏。遂调宁夏知县。为宁郡附廓，发审及讼案甚繁。际韶勤于听断，日决数十事，民咸允服。中卫渠堤即成，费省而工捷。升兰州循化同知。时黑番渡河抢掠蒙古，际韶购线捣巢，戮其魁，贼众畏遁。循化多风少雨，仅种青稞，亦未有丰收。乃祷于河源庙，是后雨泽常足，渐能艺禾。以疾殁于任，年五十九。著有《留诗阁集》、《番寨柳枝词》。子庆龄，字锡兹，号紫垣。嘉庆十八年举人，分发广西，试用布库大使，署田州州同。田州土著绝少读书，庆龄首先捐资设立义学，多方化导，未几而民风丕变。道光十五年，署灌阳知县。鞫狱详慎，吏胥不得上下其手。十七年，分校乡闱。十九年，署全州州同。地与湖南接壤，易为盗薮，力行保甲，境以宁谧。二十一年，补布政司库大使，出纳必慎，丝毫无误。咸丰二年，粤匪扑省城，协守三十三日。以解围功，加五品衔，赏戴蓝翎。遂以劳瘁得疾，乞假归。年七十七卒。著有《心不竞斋稿》、《粤游草》、《归来吟》。

石韫玉府志，参行述、程谱。

程邦宪，字穆甫，号竹盦，际韶弟。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告归，家居十年，始入都供职。道光二年，擢江西道监察御史。时各省将实缺州县调署别缺，以本缺另委。邦宪奏，此非为缺择人，实为人择缺，请敕各督抚，委署州县专案报部察核，违例即驳。三年，江浙水

灾，发帑赈恤。邦宪奏，向来社仓，贫民春贷秋还，请令州县遴选绅士实力劝贷，秋熟归还，可补官赈所不及。给事中朱为弼请浚海口下游，御史郎葆辰请浚湖州溇港。邦宪奏，太湖汇全吴之水，全赖入水之口与出水之口，一律疏畅。若致力于海口下游，而不去太湖淤垫，雨水过多，横决四出，苏、松、嘉、湖俱受其害。若专治湖州溇港，天目诸山之水奔注东来，吴江一带要口仍任淤垫，入海不能迅速，则苏、松之患滋甚。是专治上游，专治下游，仍为无益。惟择太湖泄水最要处，如吴江堤之垂虹桥、爱遗亭、庞山湖，及堤西等处，疏剔沙淤，铲除荡田，令太湖东注之水源流无滞，则诸郡可免泛滥。吴淞、浏河诸下流，亦得藉资刷沙，不至旋浚旋淤。请敕督抚择要疏浚，禁种茭芦，庶于水利农田有益。五年，转户科给事中。江浙漕弊多端，邦宪奏，严禁书役侵渔。督抚实力访查，大加惩创。所奏皆归天下大计，悉奉谕旨颁行。六年，转鸿胪寺少卿，以疾假归。邦宪白皙修髯，风神和易，无疾言遽色。在京虽跻卿列，犹蹴居僧寮，图史外无长物。归田后，吴中大吏有同年者。邑令某恐言其吏事短长，为苞苴馈，却勿受。爱山水，东南名胜足迹殆遍。工诗，蕴藉淡宕，类其为人。书法得晋人遗意。年六十六卒。著有《竹盦奏议》、《迟云吟馆集》。本行状，参张履《积石文稿》。

陈宗元，字保之，号柳平，谢天港人。道光十三年进士，授吏部验封司主事。升考功司员外，擢文选司郎中。在任二十年，自堂官以至各司，下及胥吏，罔弗亲而敬之。为人胸怀坦直，和而不流。掌选司印时，值选人，有欲得

庐州缺者，托人示意，不允。及选，适得是缺。其人具千金为寿，坚却之，曰："我以清操自励，此等事弗为也。"咸丰三年，京察一等，简放江西吉安知府。四年三月抵任，以劝捐军饷出力，加道衔。五年九月，粤匪连陷府属永新、安福二县。宗元多方堵剿，贼不得逞。十一月，贼众五六万，四路犯郡。兵勇仅千馀人，宗元誓以死守。饬僚属分据要隘，每出贼不意，乘夜风雨开城奋击，毁贼营数座。一日，获谍，发其书，有"某日从东门进，官兵可西门走，勿施枪炮"语。宗元焚之，斩其人。既而曰："惜不就其计用之。"有顷，复获贼，云索覆书。宗元屏左右与约，纵之逸。至其日，贼薄东门而阵。宗元令施空枪，无伤贼。贼见计行，争蚁附登城。忽城上矢石雨下，毙贼数千人。贼渠石达开恨甚。久之，城中食尽，杀犬为粮，燃薪代烛，终无懈志。遣使至省垣求救，前后十八次。绘援兵绕道地图，兵不得达。六年正月二十五日，贼以地雷轰裂城数丈，遂陷。宗元与长子世济挥刀巷战，力竭死之。贼割其父子首，悬东门，被害甚惨。民感其德，拾残骸槁葬之。事闻，照道员阵亡例，给予全葬致祭银，入祀京师与吉安昭忠祠。世济，别见"殉节传"。次子世樑，袭云骑尉。同治十年，同邑殷侍郎兆镛等胪宗元死事状，由本省督抚奏请，奉旨予谥武烈，国史馆立传，原籍准其建立专祠。本沈曰富《受恒受渐斋集》，参江督曾、苏抚张会奏稿。

仲孙樊，字补侯，号博山，周需元孙。少孤，资性颖异，操觚即工。从父诸生宗濂特奇异之，亲为讲授，奖激兼至。年二十，补诸生，岁科两试冠其曹，饩于庠。道光

二十年，登乡荐，二十五年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浙江。次年，分校乡闱，得士多通籍。又次年，摄淳安县。二十八年，补临海县，临邑环山带海，号难治。胥役好舞文犯科，孙樊遇之甚严，仍结以恩，莫不畏怀。讼必立讯，积牍一空。邑有蟾山，去城百数十里。山径丛杂，为盗所窟穴。孙樊至，饬隶捕之，相顾愕眙，无敢往者。孙樊募人侦其巢穴，尽悉其出入处所。一夕天大雾，适黄岩镇总兵阻风泊舟。孙樊邀之，直入其巢，擒七人置之法，焚毁庐舍，改为营房，境遂安。二十九年，浙江大水。台州在万山中，丰歉异宜，方连岁大熟。陆路阻赤城高岭，航海有赍盗之虞，以故多积粟。孙樊为状申抚宪，设法流通，米价大平。咸丰元年，升中塘海防同知。办理海塘，一律坚固。鄞县张朝清为变，毁署戕官。巡抚黄宗汉檄委孙樊往剿，获凶正典。奏奖，赏戴蓝翎。二年，浙省始行海运，孙樊首创其议。先是，以运河舟胶不进，嗣后丰坝口决，齐鲁间大饥，诏截南粮为赈。至七月始定议，截湖、广、浙漕。当起运，及是委孙樊总持沪局。三年正月，浙漕全数放洋，而安庆、江宁先后被粤贼陷。宗汉奏请于江浙接壤处先严防堵，以孙樊土著，熟悉形势，一以委之，遂于盛墩修筑炮台，驻兵其间。适上海有广匪刘丽川据城，陷青浦、嘉定等六县。孙樊请募台勇，赴沪会剿。孙樊官临海时素得民，至是遣其弟孙懋往募，得千人，率以往攻。贼甚力，城坚不下。十月疾作，以劳瘁卒于军。弟孙樊代领其众，台勇之名有闻于江浙间。孙樊事母至孝，厕牖亲自浣濯。所著诗文，有雄直气，悉散佚。卒年三十七。宗汉深惜

之。时方以办海运功，保升知府，遂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奏请，恤赠道衔，给予祭葬银两。荫其子元熹，入监肄业，期满以知县用。本行状，参邑《续志》。

仲孙懋，字赏延，号兰舫，孙樊弟，监生。随办海运，保举从九。咸丰三年，随其兄孙樊会剿江苏上海贼匪。是冬，孙樊卒于军。浙抚黄宗汉檄令代领其众，亲斩贼目李绍轩于阵，城复。后苏抚勇烈吉尔杭阿保升县丞，留浙补用，并赏戴蓝翎。时孙懋先期奉浙抚札，调赴皖南，随提督邓忠武绍良协防徽宁。五年，克复芜湖，以知县用，加同知衔。是年，攻克石埭、黟县，调扎东坝。随江南大营克复高淳、溧水，即扎建平击贼，力保危城。江督怡良奏请，以同知用，赏换花翎。旋即钦奉谕旨：仲孙懋以文员督队，亲执洋枪，击毙黄衣骑马贼目。又能窥破奸谋，保此危城，实属奋勇可嘉。著以知府即用，并为帮办军务。协同总兵秦如虎、张玉良攻克东坝，进扎宁国西门。六年十二月，克复宁国，以功授道员，简放。时贼扰湾沚、黄池，邓忠武战殁，郑魁士军溃退。孙懋驻宁国，保江浙藩篱，功最著。八年十二月，奉旨补授浙江宁绍台道。九年，浙抚胡兴仁札调回浙，剿办馀姚土匪，擒斩匪首史致芬，馀匪悉平。以是年正月叠复湾沚、黄池，赏加按察使司衔。孙懋在兵间久，至是始赴宁绍台道任。十年二月，浙省戒严，巡抚罗壮节遵殿以孙懋老于兵事，札调赴独松关防堵。十九日，贼绕道径扑杭城。抚军飞调回援，二十日巳刻，缒城而入。孙懋所部台勇百战之馀，顾已遣散，仓卒不及召。贼已逼城下，城中兵少，不习战。天大雨，以

火罐掷城下，火药骤然伤孙懋面。二十七日，城陷，犹裹伤督兵巷战。死之，尸骸被贼匪残毁。卒年四十一。孙懋孝于母，与兄甚友爱。早年失学，在军中发愤读书，躬治案牍，动中窾要，见者叹服。待士宽厚，多得其力。部下多闻人，相随殉难者，先后有数十人。事闻，照三品阵亡例，给予全葬致祭银，入祀京师与杭垣昭忠祠，国史馆立传，恤赠二品顶戴。嗣子虎腾袭骑都尉。本程克昌《行军纪略》，参浙江忠义局稿、《江苏昭忠录》。

儒林

朱明德 计大章 仲沈洙 计东子准 仲治

国朝

朱明德，字不远，柏字圩人。治经义有声。鼎革后，潜心学道，中有实得，养充神旺，至老不衰。弟子著录者数百人。明德教授有方，无不进之于义理。时隐遁者，每以语言文字贾祸。明德内介外和，不为崖异，故患难不及。所辑《广宋遗民录》，本程克勤书录而广之，至四百馀人。昆山顾炎武叙而行之，称其书当沧海横流之日，能存正气于天下。为诗和靄，中自具骨干，百世下可想见其为人。著有《天地间集》。本震邑《沈志》，参袁景辂《松陵诗征》。按：明德所居在烂溪柏字圩。沈彤以入《震邑志》，与茅塔王家彦同一误也，应照旧志存传。

计大章，字采臣，号需亭，琪字圩人。早岁声名藉甚，学使黎元宽拔冠其曹。尝谒明相国黄忠端道周，黄勉之曰："学不愧人字，可矣。"大章服膺焉。鼎革后，绝意进

取,惟讲学是务。以体认天理为宗,潜心濂洛。高节伟度,屡空自得。桐乡张履祥与交最善,作文纪之。年七十三,邑志作八十馀,误。自言我数将尽,谓其子曰:“处贫在不贪,处贱在自重。勤俭、孝友、廉耻六字,乃为人之本。汝其识之。”遂卒。著有《学庸解玩》、《读易随笔》、《洗心斋诗文稿》。参邑《沈志》、潘耒《遂初堂集》、《张杨园集》。

仲沈洙,字儒文。生七岁而孤,母择名师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旨。少时,即能默坐深思,求所谓未发之中。年十七,补秀水籍诸生。为文原本六经性理,下逮《左》、《史》、《庄》、《骚》、唐宋八大家,奇而不诡,质而不靡。学使黎元宽、许豸有人伦鉴,并器之。讲学浙西,从游日众。随材质而变化之,虚往实归,不啻春风中坐也。明亡,遂绝意进取,惟习礼明伦。订内则,著家范,为躬行实践之学。事母晨昏罔闲,知色养,而不知有禄养。夙婴心疾,屏谢交游,息影一室。搜览之暇,琴弈书法无不心究,谓亦游艺所宜及也。居母丧,哀毁骨立,疾遂深。其学大旨在守程朱之说,不为异端所惑。著有《采真游集》、《四书析疑》、《尚书集解》、《毛诗集解》、《易伦》、《古周礼纂》、《家礼补注》、《性理集要》、《盛湖志》。年四十四卒,门人私谥为怡静先生。戴笠既为之传,而钮琇书于后,曰:“余总角时,读书溪上,先生常信宿竹南小楼,气凝然,端以和,与人接寡言笑。然不为崖岸,喜掖后进。”读戴高士文,可以知先生矣。本戴笠撰传,参钮琇《临野堂集》。

戴笠曰:学可变,以变为上;学不可变,以守其不变者为上。自辞章入者,变而为气节。自气节入者,变而为

理学。此变之正也。怡静先生先从理学而入气节,其馀事也,词章斯下矣。观其静有所守,怡几于化,光风霁月,非即精义入神之所归哉?假天与之年,竟其所造,以继薛胡之绝学,又奚让焉?

计东,字甫草,号改亭。幼跳荡不羁,父名故名士,忧之。先辈吴翙一见曰:"非常儿也。"妻以女。寻受业太仓张溥之门,年十五,补嘉兴籍诸生。文誉日起,以马周、陈亮自比。遭世变,不应科举。家居,取《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尽读之,讲求义理,指归治乱得失之要,旁及权衡兵法、阴阳、占候之术,靡不通晓。弱冠著《筹南五论》,上明阁部史忠正可法。史奇之。其深明大略,陈同甫莫能过也。顺治八年,中乙榜,贡太学。十四年,举顺天乡试,御试第二,名动长安。三试春官不第。江南奏销案起,挂名被黜,益浪游四方。尝自京师北走宣、云,南历洛、漳、邢、魏,东之济、兖,遍览名山川。所至结交贤士大夫,故其诗文纵横跌宕,务极其才力而后已。在吴中,与徐乾学、汪琬、尤侗诸君狎主齐盟。然内行修谨,笃孝友,重然诺。友人吴兆骞流徙出关,周恤其家,以爱女字其弱子有才。子曰准,早夭,筑思子亭,以孝贞女宋氏合葬。宋氏,准聘妻,年十三,未婚守志者也。尝过邺城,寻谢茂秦葬处,得之南门外二十里,尽斥橐中金,为修墓立石,志之曰"明诗人谢榛墓"。固请当事禁樵牧。又过顺德,憩逆旅,念归震川昔尝佐郡,有《厅记》二篇。求遗址不得,乃入署旁废圃中,设瓣香,再拜流涕而去。道旁观者匿笑,不顾也。至吴门,称门生于黄孝子向坚。至禾

中金明寺，上陶朱公书，自称世通家。索其始祖计然《七策》，以为致富之方。其落拓自奇若此。卒年五十有二。逾岁，天子开鸿词科，有欲荐之者，而东不及待矣。著有《改亭集》，入四库存目。道光初，安化陶文毅澍抚苏，以五百名贤像勒石，祀诸沧浪亭，东与焉。赞曰：《筹南五论》，见重史公。诗文馀技，遇穷益工。子准，字念祖。三岁读《毛诗》，五岁就外傅，知向学。事亲孝母，弟不率教，必长跪自责。与人交，冲和无崖岸。尝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年十四补诸生，十六而夭。其父执殳丹生私谥为志学孺子。参邑《沈志》、陶澍《名贤像赞》、李元度《先正事略》。

机按：我里闻人，明季有卜孟硕，国初有计甫草，然皆得狂名。间尝考其始末，甫草自受知黄冈曹厚庵学士，讳本荣。后研究性理，已能变化气质，力敦儒行。曹病革，时甫草在侧，谆谆语以穷理尽性之学，且曰："当知此道极简易，勿过求之，苦且难。"甫草又尝问曰："天下幸而前有朱子，后有王阳明，使心性之学大明于世。倘二子不能先后生，则谁为天下，必不可无者。"曹悚然厉声曰："宁无阳明，不可无朱子。"甫草得正学之传如此。使天假之年，则孔子所谓狂可进于中行者，岂非其人哉？世徒以不及与词科惜之，浅矣。

仲治，字涤九，一字岷山，号洁厓。年十二作《雪赋》，伯父绍康《诗征》作绍颜，误。见而异之，谓其父绍光曰："此子天才也，勿以小成梏之。"遂纵其所学，以吾友缪永谋为师。补秀水籍诸生。后一入棘闱，即绝意进取，叹曰："文不见道，徒以藻缋为工者朝槿耳。"尽变其少时之习，锐意

经史，凡前人未剖之疑，两歧之解，必剔骨见髓，以补先儒所未及。诗古为昆山徐司寇乾学所推重，留馆于家。康熙十八年，乾学荐举博学鸿词。因丁艰，未试而归。与同邑钮明府琇友善，琇深服其言行。年六十，犹矻矻一室，人罕窥其貌者。越一载卒。著有《宝日堂集》。本朱彝尊撰传，参《松陵诗征》、《盛湖诗萃》、仲谱。

袁景辂曰：竹垞为洁厓作传，详叙其资禀之异，师承之正，好学之笃，至老不倦，而无一语及诗。岂诗为洁厓馀事，作传者故略之耶？

孝友

柏深山　仲曙　王尚仁 从子士龙 孙瀚 陈清 张天章 仲廷选 仲泷　沈士麟　潘文进 李尚卿 姚子荣 张维馨 许旺 范应彦 潘葆光　王淇 族子杖 果 孙炘 仲有馀　张坚 子宝鉴 衔 宝镛 宝钟 孙乃滦 黄钺 马承惠 马大钧 马大衔 杨庆樑 杨寿煦 张经清

宋

柏深山，邑志无传。国朝乾隆时，里人龚昇有诗曰："吴江孝子宋三人，老柏苍苍独保身。"自注：分修县志孝子传，失载深山，何也？又曰："简该孝行著分明，两字桥题终慕名。"自注：百嘉桥旧名终慕，系深山承亲未竟之志而建。今改其名，恐孝子旧迹渐至无考。里前辈王先生鲲曰："我家有明初户册，犹载柏深山名。"然则深山乃宋季遗民，龚诗所以云"保身"欤。自元至明不及百年，故户名未改。所建桥滨白漾湖，宋时民廛未集，烟水苍茫，成功非易。深山以终慕命名，《礼》所谓"思贻父母令名，必果"也。龚、王皆耆宿，非妄言者。

据所论述，深山之至行高节，均可想见焉。参龚昇《上枝楼诗稿》。

明

仲曙，字明发，号月溪。少颖敏，博极群书。年十四，补嘉兴籍诸生。十六，母俞氏病亟，割股以进。母殁，悲痛几不欲生。随父玮之丹阳训导任，侍养无闲。迨父秩满归里，曙年三十馀，始婚，犹涕泣思母不置。既而父展转宦途，曙视膳问安，极尽子职。及父解组，重筑秀园，栽花种竹，延宾唱和，以顺父意。未几，父捐馆舍，曙哀毁成疾，遂卒。本俞炳撰传。

王尚仁，字桂旸，号山甫。少孤，善事母。年弱冠业贾，起家万馀金，析其半与弟思则。既而思则怵于邪说，以阴事中兄首县，罪且不测。及事白，坐诬。知县绳以法，尚仁力为求免。弗听，乃泣诉曰："如是，则伤我母心矣，愿以身代弟。"知县感其诚，乃免思则罪。事在崇祯中。从子士龙，字子苍，吴县籍诸生。沉敏嗜学，研究性理。母病十年，侍汤药不怠。尚仁孙瀚，字禹平。少孤，亦孝于母。母殁，哭泣过哀，泪尽继之以血。晚年承祭，犹欷歔洒涕不止。邑《沈志》，参《盛湖诗萃》。

国朝

陈清，字西雍，诸生。乙酉兵至，缚其父纪昌，索金。清从壁后跃出，绐之曰："此吾家苍头也。"遂得释，而清徒手无以敌，竟被戕。同时有张天章者，事与此类。天章字汉为，归安籍诸生。乙酉兵至，天章年甫十四，侍父世芳疾。兵欲刃其父，天章委身翼庇，被数创，流血如注，忍

痛不释。兵悯其孝，舍之而去。及父殁，丧葬尽礼。又茅塔仲廷选，字圣遴。父文第早世，事母杨氏尽孝。道府具详其行，给冠带以奖之。本潘柽章《松陵献集》，参钱霨邑《续志》、旧志、《盛湖诗萃》。

仲泷，字文涛。生八岁而孤，临父丧如成人。长值湖寇之乱，徙避他境。屡濒于死地，而奉母徐氏愈谨。最后母病将亟，夜辄吁天求代，并刳股肉以进。母殁且久，言之必呜咽不止。性轻财好施。中外姻族子侄，不能衣食、婚嫁者，必以告；不幸死丧不能含殓坎埋者，必以告，泷悉厌其所欲而去。他如药病者，棺殣者，粟其穷独者，不问识与不识也。甃其衢路之淤者、圮者，木石其港渎之不梁与梁而不支者，不问里众之丐募与否也。先是家既析矣，而伯兄为怨家所讦，兴大狱。泷度兄不能支，出所授十之四为助。既而尽费其所授产，兄冤始得解。泷又博诵经史，旁及天官、历数诸家，悉皆通晓。以吴江濒水，尤好言水利。至于合县所赋钱谷，一切款项，本末利病无不了然。众皆敬服。乙酉兵至，焚其庐，父殡在焉。泷伏父柩号泣，肤发焦烂不顾，天反风火熄，竟得全。本《汪尧峰文钞》，参邑《钱志》。

沈士麟，字馀光。性至孝，幼知爱敬，饮食不敢先尝。父母有怒色，则嬉笑膝下，令欢然乃已。年十二，父承源病，割股以奉，得愈。父殁，事继母蔡氏益敬。母病笃，士麟出祷于神祠，请剖心以救。人有见者惊告其家，急往视之，已血晕仆地矣。后母子俱全。康熙四十一年，盐巡御史雅某旌其门。邑《沈志》。

潘文进，行三，琪字圩人。性至孝，为人佣，日必归定省无间。尝曰："孝衰于妻子，誓不娶。"母病，割股以进。不效，愿割心以愈母。遂往神祠默祷，即自剖其腹，至肠血淋漓，而心未得。家人奔告以母垂绝，乃纳肠于腹，至母所诀别，同死。康熙三十一年五月事。其后，有李尚卿，父病笃，祷于神，剜心旁肉作羹以进，竟愈。尚卿亦无恙。康熙三十四年八月事。又有姚子荣，母病，割股疗之，得瘳。康熙五十四年事。震邑《沈志》、旧志，见邑《沈志》"别录"。

张维馨，字德明。年十二，父被盗劫。冒刃蔽其父，盗怜而舍之。一日，父坠于急流。维馨跃入，抱之得出。父病，侍汤药，衣不解带者终岁。及殁，既葬，哭墓侧，哀动行路。雍正八年旌。其后有许旺者，少孤家贫。稍长为人佣，得布，奉母沈氏制衣御寒。负米养母，母不尽食，绐曰："儿适自某所来，腹果矣。"母不再食，跪劝，必尽饱乃止。里中共称之，惜早卒。又范君应彦者，字全庵，原籍休宁。少随父侨居于里，遂家焉。父殁，以货殖奉母，曲尽孝养。其兄别居，两次失慎，赀财无存，应彦分己所有与之。岁荒，捐粟以赈。邑《沈志》，参旧志。

潘葆光，字希圣，归安籍诸生。倜傥有才略，雄于文。少孤，事母尽孝，友爱二弟。母尝病痢，百药罔效。葆光祷于宗祠，割臂肉以进。弟患痼疾，葆光辞馆，视其疾数月，既愈乃已。家酷贫。尝早起，闻旁舍哭甚哀，问之，贫无以活，将鬻其妻。葆光急应曰："吾有以给汝。"归视室，得米数斗，尽提予之，而不计己无以餐也。其好义又如此。葆光先世在南王港，因馆里中张氏有年，遂迁居焉。

震邑《沈志》。

王淇，字友湘。自贫困，时能得亲欢心。父尝疾笃，割股肉作糜疗之。及殁，丧葬咸竭心力。服除数载，犹素冠布履。周仲弟千馀金，弟信谗反噬，仍厚待无怨。姊寡，迎养三十载，事之如母。人有求辄应，不少缓。曰："吾贫困久，能悉其苦也。"族子权，字巽宜。父病，医药不效，割股以进。居丧，枕块柩旁，哀毁骨立，里党以孝称。果，字宁如，亦割股疗母疾，得愈。淇孙炘，字晋三，监生。父病革，炘与妻沈氏并割股肉作糜以进，得瘳。人以为难。见邑《沈志》"别录"、旧志，参王谱。

仲有馀。其先皆里人。曾祖禹揆游幕，殁于广东。父渊如，在粤娶妻赵氏，生二子有馀、有孝，遂归盛泽。乾隆九年秋，有馀年二十二，甫娶。奉母命，由所居琼山县航海，葬曾祖骨，即寻亲。先至石门，继至盛泽、金泽两镇。伊母但知渊如所居地名，有似石音，不知为盛泽也。至苏，闻盛泽有仲姓族居，因访渊如得之，相见不识。述母命来迎，囊中馀钱十七文。母贞子孝，感动闾里，争先助装，复赴海外完聚。人比之前明吴孝子璋云。其在粤，居琼山县牛马口。本府《石志》。

张坚，字金振，号益亭，监生。父兆鹏，尝以病起更衣，猝然晕绝。坚抱持终夕始苏，复同寝处，衣不解带者经月。继母病笃，吁天求代，卒不起，遂以哀毁得疾卒。长子宝鉴，字翰仙，监生，捐职布经历。继祖母病，割股和药以进。次子衔，字廉甫。少攻帖括之学，试郡邑，连不得志。乃以监生赴省闱，复不售，遂捐职为按照磨。奉

父母孝，处兄弟和。与宝镛、宝钟两弟皆嗜诗，一时有“三张”之称。著有《树蕙堂诗词钞》。宝镛字璿甫，幼习贾业，绝意进取。以监生充阙里典籍。居家孝友，人无闲言。筹算偶暇，与同辈觞咏为乐。著有《伊兰室稿》。宝钟，字苕叔，诸生。制行谨饬，闭户自修，不征逐声气。社觞吟咏，兴至则赴，虽酒酣，无谑浪叫嚣之习。曾刲股以愈母病，人莫之知。及卒，启其左腕，瘢痕宛然。咸丰五年，与父坚、兄鉴同以孝旌。著有《玉海书堂稿》。宝钟子乃滐，议叙从九，亦以孝行旌。参《盛湖诗萃》、仲湘《留爪集》、薄册。

黄钺，字箫生。父廷垣，贾于广东，尝寄银数十两，为钺娶妇资。骤闻凶耗，钺大恸，即以其银奔父丧。至浙之常玉山，资斧乏绝，遂徒步乞食以往。每行竟日，则足尽肿，卧一宿，乃可强行，屡濒于殆卒。达广东，迎父柩归。事母谭氏极尽孝道。母病，奉汤药维谨。钺貌朴短视，终身鳏居。授徒所得馆谷，辄以其馀周嫠妹，至老不懈。咸丰五年，以孝旌。时同旌者有马承惠、大钧、大衔，杨庆樑、寿煦，皆刲股疗亲疾者。参邑《续志》、薄册。

张经清，字庸伦。父瑞龄，早故。家贫，经清以童年谋食。至鬻寒具于市，藉以养其母沈氏，并抚育弟妹。比长，生计依旧。或劝之娶，曰：“我俟弟成室以延祀，足矣。”弟夭，或又劝娶，泣曰：“我母年已周甲，素未安享。设娶妇不贤，恐伤母心。”卒不娶。终身贫窭，未尝与人贷一钱也。寝食，恒俟母先。入市，必购时物，以供母膳。一日归晚，依依立户外达旦，不敢叩门。虽为市佣，敝衣冠一袭，终藏箧笥，岁时衣以祀其先人，以拜其母。母殁，

遂以哀毁得疾卒。经清笃于孝如此，不令人知，人亦莫知之也。同治十三年，竟传其为某村社公，由是共知其以孝成神云。

义行

仲时彦 子泓 钮观 王顺阳 张世芳 子天麟 元孙兆鹏 汤三聘 孙昆 张佩兰 计德昇 史文光 周启 子斗文 王濂 子楠 孙鲲 曾孙致望 王世曦 仲宗濂 徐锡第 陈兴雨 子宗恕 李景昌 兄葛 福昌 王元相 兄元松 子亨谦 恩寿

明

仲时彦，字少贞。幼孤，为人仗义疏财。兄时俊，以有急需，议弃产。时彦请独任之，曰："兄读书艰于财，我弃之，我能复之。兄得早游于庠。"里有俞氏，为嘉禾势豪卜氏所陵侮，私械诸舟。俞求援于时彦，乃偕弟时豫同往卜舟理喻，释之。然卜隐衔恨。后时豫入武庠，往禾，过卜氏门，被絷，置诸灰窖。时彦闻，诉于官，卜以贿寝。乃诣兵备署门，泣三日，兵备骇然，下其事于司理，立出。时豫痛惩卜，卜故稔恶焰稍戢。诸受其侮者，远近咸德之。其他济难扶倾，不可殚述。子泓，字源长，任侠有父风。句容陈允绥与泓友善，为仇人所陷，一家八口俱入狱中，血书求救。泓倾囊脱之，不言德。本旧志，参屈运隆邑志。

钮观，字襟湘，东汲港人，秀水籍诸生。幼聪慧，过目成诵。年弱冠失怙，家中落，丧葬诸费皆独任，不以累昆季。性敦厚恺悌，遇人无贵贱，一主谦下。有疾苦相告，倾身为援解。子应斗，别见"宦绩传"。同时有王顺阳，字

敬怀，监生。以义赈，授七品职衔。性慷慨。兄金阳商于淮，遭窃千金，恐贻父忧，如数偿之。万历庚申，岁饥，首捐米百石，复劝同人助赈，设厂两月，活民无算。生平耽于诗，著有《潇洒独吟编》。邑《屈志》，参《盛湖诗萃》。

国朝

张世芳，字文初，归安籍诸生。为诗气韵高秀，超乎尘表。尝以盛湖水势下流，散而不聚，因集汤三聘等，于白漾湖东度地捐金，建阁三层，颜曰“文起”，斯土赖以镇奠焉。长子天章，别见“孝友传”。次子天麟，字东侯，亦归安籍诸生，饶干略。康熙庚戌，岁饥，首捐米三百石，复劝众捐输，量力散给，民赖以生者甚众。巡抚马给额旌之。工诗善书，咸为时重。著有《笏山斋诗钞》。元孙兆鹏，字凌苍，捐职县主簿。以族中棺椟日积，为水潦漂荡，购地百亩于湖州弁山之麓，择期收葬。而疾作，命其子坚与城踵成之。前后凡葬三百五十棺，均以昭穆为序。本《盛湖诗萃》，参《人物续志》。

汤三聘，字襟宇。性慷慨，亲戚往来必有赠，知交称贷必有应。凡遇岁饥，首先助赈。邻里有告籴者，减价与之。佃户有告荒者，捐租给之。且善地理，尝以里中文风不盛，财源不聚，因倡建文起阁，以杀水势，盖存心利物，好施不倦。孙昆，字维柱，监生。家素饶裕，好为善事。乾隆戊子，大饥，发粟煮粥，远近就食，存活无算。河帅陈抚军于给额旌之。王致望《舜湖纪略》。

张佩兰，以字行。原籍新安，其父侨居于里，遂家焉。父富而任侠，遭乱尽亡其赀。佩兰孤贫自奋，精岐黄术，

治病辄效。老而无子，好行其德。家无他产，惟所居屋可值千金。念新安人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慨然捐其宅为义学。延良师，具修脯，招乡人之愿学者，毕来受业。其义甚高，其见亦远矣。本《遂初堂集》。

计德昇，字平之。性慷慨。遇术者，谓其百日内有不测之祸。适族子某溺死，贫无以殓。德昇出赀收之，并恤其父母。有以榆树售者，业与之金，后知为宰木，止弗使伐，亦不责还金。未几，术者至，望其颜色，甚讶之，曰："君必行阴德事，今无虞矣。"德昇亦不以告也。康熙庚戌夏，大水，捐资赈饥，量口给米。其始董其事七人。后德昇复与仲泷籴米救济，活者甚众。巡抚马、藩司慕给额旌之。后有史南明者，名文光，好济人急。其邻有钮姓枉于狱，力救出之。康熙己丑，岁荒，捐粟以赈，所全赵某一家七口。时患疫，死者无算，约同事施棺以给贫者。其激于义类如此。本旧志，参邑《钱志》。

周启，字东明，明冢宰谥恭肃用六世孙，嘉郡籍诸生。康熙壬戌水浸，启所居南牛圩围田尽淹。启出米百石，集众戽水救起之。及秋稔，众议偿其费，启坚却之。子斗文，亦好义，有父风。邻沈某尝命佣人至斗文家担粪，于岸隙得黄金，重二斤。沈欲与斗文共攘之，谬曰："此周家物也。"斗文曰："金在箱箧乃为我物，在岸隙则道路也。"终畀之佣人。见邑《沈志》"别录"。

王濂，字学周，监生，捐职州同。饶才略，兄弟分产，推厚处薄。康熙己丑，岁饥。出米数百石，就家设局，人给五六合，历三月馀。其病者，于隙地购厂处之，给以医

药。冬月，有舟冻大泽中，数人寒饿将死，众莫能救。濂令编竹筏，旁贯长缆二，置冰上，撑至舟所。人登筏，则引缆到岸。往反者三，皆出于厄。与杭人陈某贾，其弟以私橐二千金付之。逾年死，无人知者。濂往吊，如数并息归之。有人负营债三十金，将鬻妻以偿，濂代还之，得完聚。子楠，字任堂，监生。勇于为善。乾隆乙亥，岁饥。楠具施赈章程白令，令善其言，以男、女二厂专任之。楠自捐米二百石，并劝众捐输。每日煮粥十五石，施赈三月，全活万计。又捐资设局，收养弃婴；捐饭字圩田作义冢，岁收暴骨葬之。馀如建义学、义仓，皆率先捐助。楠博学嗜古，搜集前代金石文字至千馀种，著有《金石辨证》。孙鲲，字瀛之，监生，捐职州吏目。性隽爽任事。道光癸未，水灾，民饥。邑令劝捐助赈，将合一县捐银核给，而饥民待哺甚急。鲲具章程，偕里人禀藩司，以米散给。不分畛域，大口日给米三合，小口减半。设男、女、老幼三厂，凡三月，全活甚众。建公祠，赎祭产，皆首先捐银。择地葬其姻亲之贫无力者。喜搜罗邑中文献，以两邑志久不修，补遗订误，成《松陵见闻录》。父楠所藏金石文字，鲲编《话雨楼碑帖目录》。又选里人诗，为《盛湖诗萃》。鲲子致望，字渭徵，例贡生。续选《诗萃》，编辑《舜湖纪略》。王氏累世著述，藏弆之富，甲于一邑，文献多赖以存。本邑《沈志》"别录"，参《人物续志》。

王世曦，字美中，家居龄家桥市南。聚徒内塾，门左右从弟世熹设店焉。雍正时，有盐枭为浙省巡役追捕，所过罢市。世熹阖门不及，众枭踞门格斗。枭毙巡役一人，

役遂散，而枭亦四窜。县逮地主勘问，世熹与世曦同音，遂逮。世曦慷慨仗义对簿，无一语诿弟。在狱五载，县令亦知其冤，末减以徒，士大夫咸赋诗义之。王鲲《松陵见闻录》。

仲宗濂，字茂如，号莲叔，诸生。积学工文，推重乡闾，游其门者多所造就。于族姻寒畯，尤加意训迪，不取脩脯，遂有孤露之子并捷乡魁，旋成进士者。训其子，亦早登乡荐。其他游庠者踵接。所著《读左管窥》，于《春秋》官名、氏族考订详备。弟宗滋助纂录。院试以太宰命题，因胪举作证佐。学使询所传授，叹为经术宏深。所为诗戛戛独造，不屑与吟场争逐。自道性情，以成一家言。同社杨秉桂深服之，推为畏友。幼有至性，事父母以孝闻。每遇岁饥，及里有偏灾，必普劝出赀以赈，活民甚众。道光二十三年，同邑陈宗元、太仓陆希湜为吏、礼二部主事，具呈公请给奖，以孝义旌。著有《四书释地辑略》、《赋珊堂稿》。本孝义事实，参《人物续志》。

徐锡第，字云楣，号兰叔，监生。见义必为。每遇岁饥，有司贷富人粟。先时，锡第家常为之倡，及力不逮，则奔走劝募。自道光癸未水灾以来，仍岁灾歉，前后营赈务不下十数次，皆尽心规画，始终无倦。里中举葬，村氓必群聚婪索，甚或争斗。锡第岁约同志醵钱督护，遇强梗者，白当道痛绳之。行之数年，棺入土者以千计。后援例为府经历，分发浙江，以练达见重。上游委署临海丞篆，未几仍留台郡，襄理发审积案。劳瘁得疾，卒。本仲湘撰传。

陈兴雨，字傅霖，号枫江，谢天港人。其先世居邑之同里镇，高祖沂震以进士历官至给谏，见县志“文学传”。

至其父，始迁居于港。兴雨少好学，屡困郡邑试。年长家贫，乃习法家言，往来苏、松、江、扬六郡间。其治狱也，巨细不忽，遇重谳则一夕数起，或申旦不寐，虽疾病不敢即安也。其言曰："世称刑名家积愆召祸，信然。然其学不能废，一字之歧不啻迳庭，晷刻之缓辄生枝节。下笔慎，而判语速，其庶几乎？吾惟慎中求速，速中求慎而已。"其佐吴县幕时，有为盗诬株连，对簿察其冤，白主人乞勿问。其人馈白金五百，拒之。易以筐篚，三反终拒之。在扬郡，有吏遗文书白主者，予杖。及归，有冒雨登舟送者，即此掾也。著有《水竹居吟稿》。长子宗元，别见"宦绩传"。其第五子宗恕，字宽甫，咸丰元年举人，大挑教谕。为人疏财仗义，好学深沉，覃精算数、音韵之学。冥心默契，不由师授。著有《春秋舆地谱》、《氏族谱》、《年表》，《诗经音韵》、《说文考略》、《数学一隅》。本《受恒受渐斋集》，参邑《续志》。

李景昌，字耕亭，号琴溪，新杭市人，监生。性聪颖好学，平生恤宗族，慎交游，重然诺。兄卒，多逋负，代为之偿。家中落无怨，力行善事。埋胣骼，修桥梁，俭岁平粜。喜为诗，著有《雁渚闲吟》。兄菖，字润芝，监生。豪侠好义，能济人缓急。工诗，宗法唐贤，著有《听泉遗诗》。福昌，字凤书，监生。见义必为，嗜酒耽诗。尝与同邑陈赫、叶树枚结社往还。著有《伴梧诗存》。参《人物续志》。

王元相，字西泉，监生，议叙州判。家本秀水之新塍镇，自其曾祖迁居于里，其占籍犹秀水也。与其兄元松刻励治生十馀年，遂致富，而好言阴德事。元松，字芗娱，监

生。道光丁未，河南大旱。元相兄弟鸠万馀金以赈饥者，于是河南之人皆知其名。凡邑有捐输及里中事，出其财尤多。而元相子亨谦、恩寿当避乱上海时，亨谦为善事益勤。亨谦字皆吉，监生，选用同知。恩寿字士行，附贡生，以道员候选。当江苏克复时，奉前抚合肥李傅相檄，赍金至常、镇诸郡，济难民之无食者，尤尽瘁其事。光绪三年，以孝行旌。参行述、邑《续志》。

殉节

史记言　王上寿 族子臣良 族孙湜 仲时锳 邵世俊 徐贤 周希孟　周以衡 陈钰 陈世济　孙月艇　梅绿　徐士涛　仲燕昌

明

史记言，字伯顾。九世祖仲彬，见邑志"节义传"。记言由黄溪迁饭字圩，因名其地曰史家浜。生而有至性，矜名节，笃伦理。少游王家彦之门，受《易》学。读书至节烈事，辄呜咽流涕。闻庄烈帝之变，大哭投水，得救免。后以国事，死楚中。按：邑志未详其住址。徐崧《百城烟水》列诸盛泽，今仍之。

王上寿，字调之，诸生。尚气节，初与吴昌时、杨维斗共入匡社，既而合于复社。上寿奋然曰："讲学而动辄千人，祸将及矣。"归而自结淳社于里中，一时同笔砚者皆铮铮奇士。乙酉兵至，上寿闭户不出，巾服如故，竟与族子臣良、族孙湜同死。臣良字尔谏，湜字其祉，皆诸生，有文誉。本府《石志》。

钮应斗曰：岁乙酉，调之抗节不挠，身膺七刃，其蒙

难为最惨烈也。门人故旧追维死节，一时吊以诗者，编为《哀思集》。余叙而行之。

仲时锳，字儒育。乙酉兵至，执令剃发，示以刃。时锳曰："此发受诸父母，岂可断乎？"遂被戕。同时有邵世俊，字奕抡，诸生，好习武。命其弟世定奉母避乡间，挺身出斗，死之。又，时锳之从兄时彦家有主计者徐贤，闻兵至，匿主眷于复壁，独为守室。兵人索贿，不得，首被数刃而死。主人义之，敛葬于大饱圩，立碣志之，至今致祭。参旧志。

国朝

周希孟，字敬舆，谢天港人，明冢宰谧恭肃用裔孙。性刚正，尚气节。少师严鸿逵，株连来捕，慷慨就逮。手中扇，系鸿逵书。家人欲夺以泯其迹，叱曰："我师手笔，不可弃也。"就讯，认为弟子。系狱三年，赋诗两帙，付狱卒，致亲族藏之，人莫敢受者，竟论死。顾我钧《耆旧集》。

周以衡，字丹峰，谢天港人，明冢宰谧恭肃用裔孙。善刑名家言。其妹之夫陈宗元为江西吉安知府，以咸丰四年莅任，请与偕行。吉安遭土匪蹂躏之馀，粤寇复屡犯邻郡，守御严密。以衡理刑案，兼管军饷，每给兵勇口粮，无丝毫染。五年秋，贼破属县，将及郡城，同幕皆散去，以衡曰："我去，将谁与共患难？"不去。冬，贼至城下，宗元以乡勇五百名，属以衡守北门。吉城以此门为最扼要。时贼营环绕西北，攻围六十馀日。力疲食尽，犹登陴督战不少休。迄岁杪，而以衡病卧官廨。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城陷，贼蜂拥而入。以衡起，整衣冠坐，喃喃骂贼不绝口。

贼怒，攒杀之。同时有陈钰，字春江，议叙八品，宗元之族叔也，亦以是日殉节死。本顾广誉《悔过斋续集》，参《昭忠录》。

陈世济，字既甫，监生。幼有至性。咸丰四年，随其父宗元至吉安知府任。五年秋，贼破属县，将及郡城。父遣之赴省垣，嘱曰："此间旦夕不能保，汝得我问，即奉母挈弟妹急谋归，以慰大母望，俱死于此无益也。"世济泣受命，出城具舟载其母与弟妹，复返于城。城已闭，不得入，绕城号哭，城上缒而登之。自此寸步不离父侧。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城陷，随父挥刀巷战死之，年仅二十有一。汇奏，恤赠县丞，附祀吉安昭忠祠。本《受恒受渐斋集》，参《昭忠录》。

孙月艇，以字行，新杭市人，原籍桐乡。咸丰十年五月朔，与妻徐氏遇贼于铁店浜。抗骂不屈，夫妇俱被戕。铁店浜在秀水王江泾北，其民屡与贼战，既而贼大至，尽被屠戮，男女死者数百人。又新杭之西，地名三图港，四月二十六日，有仲某者号召比邻击贼，死者甚众，然皆莫知其谁何也。《昭忠录》。

梅绿，以负担为业。咸丰十年五月五日，贼窜至里，示以刃，迫令担负。绿不从，持担具与贼巷战。不胜，被杀，血溅墙壁，影犹在焉。同上。

徐士涛，字临川。少孤，事母葛氏以孝闻。咸丰十年夏，贼陷苏州，士涛奉母避北新圩。六月六日贼至，时母卧病。贼将掖之出，搜其床席。士涛奋身拥护，断手指者三。贼去，母病加剧，寻卒。士涛痛母，每号泣，伤口迸裂，血涔涔下，至八月初十日亦卒。同上。

仲燕昌，字劬甫。治举业，弗惮勤苦。咸丰七年，省其从叔孙懋于宁国军营。适寇窥黄池，燕昌随同击贼，使退。保奖六品蓝翎，仍回籍攻书。十年六月，贼抄掠至里，燕昌遇诸途。以刃胁之，骂曰："贼奴，官兵至，汝即死耳。我世家子，岂从汝哉？"遂被戕，年二十有六。汇奏得旌，入祀忠义孝悌祠。本家传，见《昭忠录》。

文苑

王朝臣 陈宣 王锡命 周应愿 仲嘉 族子绍颜 绍康 绍光 卜舜年 汤三俊 子孙陟 孙咸 陈王谟 潘秉钧 朱逢源 徐继稷 王奂 族孙燕 麟勋 麟勋子致俊 计默 子元坊 从子朱培 仲枢 兄棟 弟楷 楷孙忠孚 步墀 步墀子锦奎 周振业 族兄之方 范承淹 吴元伟 皇甫钦 吴在湄 许源 周朱耒 子元熙 孙孝均 沈梦祥 周璨 周模 计瑸 严树 汤钟 陈尊源 周道隆 王楹 沈元鉴 汤世堂 周宫桂 仲贻锠 族弟一飞 廷铨 族子凤翔 周珣 史善长 宋景和 子承璩 孙方吉 杨秉桂 从弟廷栋 张澹 李王猷 郑寿彭 程芾 冯泰 程际清 张绍 吴有庆 仲湘 宋维庚 金科 郑瑞清 沈曰富

元

王朝臣，字熊翁，泰定元年进士。少从兰溪金履祥游，天文地理、阴阳历算诸书，悉得其指授。为律赋，刻烛而成。时尚词曲，竞为浮艳，朝臣以清真隽雅为宗。吴江州判官张显祖咨以太湖水利，探原竟委，反覆千馀言，俱中疏浚事宜。邑建垂虹桥，捐铁掬一百九十六条以助工。晚益究心经世之学。官太子司经。著有《或默轩集》。《盛湖诗萃》。

明

陈宣，字子昭。宣德四年举人，官玉山教授，升国子监学录。工诗文，善画。为人作谱序，述南宋时事，云播迁中有天可往，无地能居，述乱离情景如绘。卜梦熊推重之，谓具区陈先生聿起文运吴南，建帜明时，里中文人自宣始也。宣曾画“盛湖八景”，刻石置竹堂古祠壁间。梦熊据所手制之图，以“东漾划船”为“龙舟竞渡”，序言诗家皆本其意。其翰墨风流，洵足沾溉后人。参旧志。

王锡命，字天宇，号文泉，李墩人，后迁闻湖。嘉靖四十一年进士，仕至江西右参议。屡为法吏，外示严而内主宽，不妄议一大辟。平生折节下人，不谈人过，然亦无脂韦之态。年三十六，以母病告归终养。遂杜门不出，惟与周应愿等二三同志以诗唱酬而已。著有《葆光阁集》。应愿字公谨，谢天港人，冢宰谧恭肃用曾孙，万历十六年举人。端方简直，言行不苟。博学有史才，尝辑《宋史》未就，著有《江左集》。参史册志。

仲嘉，字孟嘉，号子服。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昌乐知县。丁艰，服阕，调建安知县。历官山左、闽省，所至有政声。行取入都，升工部营膳[缮]司主事，转兵部职方司员外。崇祯七年，分校会闱春秋房，称得士。嘉工诗，节短韵长，得唐贤风力。后迁嘉禾，复迁吴门。族子绍颜，字尔膺。有俊才，好读书，工诗文，与卜舜年齐名。中万历三十四年副榜，未几病卒，年仅二十四。著有《克三集》。同邑周忠毅宗建序之，以为珠光剑气，终不可没。舜年欲刊行之，会舜年卒，遂散佚。其弟绍康、绍光，皆以文行

称。绍康字仲子，诸生。好学能诗。绍光字子敬，年十四补嘉兴籍诸生。尝游华亭陈继儒之门，为所引重。著有《书巢小草》。参旧志、邑《沈志》。

卜舜年，字孟硕，号野水。少孤，喜为词赋，工书画。年十八，受知于秀水知县颜欲章，遂补诸生。读书废寺小楼，四顾皆墟墓，又无窗棂，风雨寒暑吟诵不辍。华亭陈继儒见而异之，引为弟子，授以河洛、谶纬、支干、营阵之学。屡试不利，家益贫，乃为奇服惊众。闻吴门张怀仙善音，能感怆人，遂从学吴歈，尽得其妙。有时或自登场，按节一转，四座掩泣，颇以此自快。已更学仙讲飞举之术，恣情自放，竟以瘵死，年仅三十四。舜年志气俊爽，为诗文天趣甚高，而不循矩度，故名不出州里。临没之岁，人有乞其书画者，但题“泥无身”。远近传为仙去，比于唐之李贺。著有《绿晓斋集》。参《松陵献集》、邑《沈志》、张庚《画征录》。

汤三俊，字俊民，号伯衡，诸生。貌丰伟，目光如电，腰大十围。少有才气，通世务，知武略，与同邑钱可交善。可馆于唐藩。崇祯六年秋，以试事入都，访三俊于京师。言唐王才而好士，盍一游？三俊未诺，而可之馆，进三俊所作于王。王嘉叹，聘三俊为其第六子晋师。明年，总督三边侍郎陈奇瑜以讨流寇，聘三俊参军谋，书檄奏记，援笔立成。未几，卒于三原道中。著有《贮真斋集》。长子孙陟，字辅嗣，诸生。少受庭训，好读书，博览经史。与胞弟孙咸、嫡弟豹处，有“三凤”之目。后徒跣迎父柩，道梗客死。柩至渭南，竟旅葬城西谌氏宅傍。次子孙咸，字仲

舒。为人真实，重气谊。尝作感遇诗四十首，杳渺飘忽，神似太白。甲申，为秀水知县李向中所首拔，遂补诸生。乙酉，邑中起义兵，有将袭计氏赀以充饷，孙咸恐其不知，过而告之。众反疑之，执而沉于水。仁而不知，因陷于祸，悲夫。参《诗粹》、《诗征》、《诗萃》、《百城烟水》、邑《沈志》。

国朝

陈王谟，字虞佐，号东溪，计家港人。为人见义敢为。母舅潘柽章以史事株连，二子发遣塞外。王谟母泣思之，冀得释归。康熙丙子开赎例，王谟谋于母舅潘耒，为捐赎。以档案参错未即释归，乃呈请当事，历三部、一总河、两督、两抚、三将军，文移往来日久，沮抑百端，尽力不懈，卒脱其孤于籍。四十四年，圣祖南巡。王谟献诗赋，召试列一等，充四朝诗馆纂修。旋中顺天举人。五十一年，会试下第，上命取试卷进呈，赐一体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广东司主事。著有《容膝斋集》。其同岁召试者曰潘睿思、朱贯槎，皆彬彬有盛名。睿思潘姓，名秉钧。康熙四十四年，车驾南巡，以诸生献诗赋，召试列一等，充武英殿校录。圣祖复询及父母，御书“永庆”二字赐之，遂以名其堂。议叙初选江西东乡知县，丁艰，服阕，再补广东高明知县，道遘疾，卒。朱贯槎，名逢源，号荇村，三家村人，嘉兴籍诸生。崇尚古学，从秀水朱彝尊游。好风雅，精鉴赏，收藏甚富。四方名士来游，款留无倦。康熙四十四年，上南巡回銮，于八坼舟次进诗赋，面试赋，得“轻縠徐波见水心”七律一章题，盖御制诗句也。蒙奖诗好，命赴江宁与召试，钦取第七。嗣因拔用前五名，未得

官。书仿欧阳率更，极秀挺。兼工画。其后以献诗名于时者，又有徐惠南云。惠南姓徐氏，名继樾，监生。少贾，中年折节读书。性喜吟咏，尝集唐宋元明句，为迎銮词百首，每首有一"寿"字。于乾隆二十七年高宗南巡，献诸行在，蒙奖花样新鲜，恩赏"福"字并荷包两对。因颜其堂"膺福"，遂自号集寿老民。著有《南邨诗稿》。见邑《沈志》"别录"、《江震续志稿》、朱彝尊《曝书亭集》、《诗萃》。

王奂，字维章，号晦夫。性喜吟咏，与朱明德、计东诸君相倡和。尝作《立秋前一夕》诗，有"灯下今宵聊听雨，人间明日复惊秋"句，时称王听雨。康熙十八年，平阴孙侍郎光祀荐举博学鸿词，因丁艰，未试而归。萧山毛奇龄序其诗云"清和涵泳"，知其学之深，而融之久。同邑顾有孝读其诗，击节叹赏，谓诗之调雅词清，高响奇绝，一时无逾其右。盛川素称才薮，孟硕、俊民、甫草诸子后，此其嗣音。著有《倚树堂诗集》、《可庵诗钞》。族孙燕，字乙巢，诸生。才高学博，不得志于试，日以著述为事。古文叙事简老，骈体典丽，诗有性灵。著有《宝爻阁集》。其弟麟勋，字茗屿，岁贡生。专力诗古之学，书宗赵吴兴，骨肉停匀。著有《宝砚斋诗钞》。麟勋子致俊，字抡选，郡诸生。为人通脱，遇酒益豪，淡于进取。兴到为诗，援笔立就，不让专家。著有《森桂楼诗草》。参顾有孝《英华集》，《诗萃》。

计默，字希深，号菉邨，东次子，附贡生。濡染家学，诗文卓绝时流，遨游四方，名满艺林。为诗风格高老，章法句法悉从杜，出其大旨。每饭不忘其亲，不以交游易其寝膳之思，不以驰逐缓其晨昏之慕。发乎情，见乎词，俨

然《南郊》、《白华》遗意。著有《菉邨诗文集》。子元坊，字维严，嘉兴籍诸生。博览多闻，硜硜自好。诗有源流，得力于韩白苏陆，而自成一家。著有《春山小草》。从子朱培，字传一，桐乡籍诸生。好学重交游，有名于时。尝仿《韩诗外传》体，著《尚书外传》若干卷，三易稿而成。临殁，犹沉吟订正某卷某行，呼其孙改讫，而后瞑目。有《蓑笠亭诗钞》。参沈德潜《别裁集》，《诗征》、邑《沈志》。

仲枢，字拱宸，号亦山，康熙五十二年举人。少禀异姿，复深心汲古，淹贯百家。精通《易》理，诗文并负重名。虽奇才未遇，而京辇诸公靡不望其丰采。其志甚高且远雅，不欲以诗人自命。即以风雅论之，有法外法、意外意、韵外韵、味外味，未易为一二时俗道也。平生游屐所至，凡前哲翰墨，虽荒郊败壁、高崖断石，不惮搜访纂录，以故博闻多识，人莫能及。枢为长洲汪琬高足，手眼固自不同。著有《亦山诗文稿》。兄棣，字瑶光，监生。行高学博，无书不览。屡踬棘闱，才名益甚，时人以比之前明卜舜年。少师事汪琬，琬深嘉其举止有礼法。所作古文得琬之传，尝曰："文各有所本，如韩之《(新修)滕王阁记》、欧之《醉翁亭记》，皆从史迁《西南夷传》化出，特无迹耳。"性尤仗义疏财，贫交假贷，归者不较，逋者不索。计默深服其厚德。又精人伦鉴识。同邑吴侍郎家骐于微时，妻以女，后果通显。弟楷，字方裴。工诗，从宋范陆入手，上溯汉唐，下迄元明诸家，无不研探精奥。为汪琬入室弟子，故诗笔亦酷似之。著有《池塘遗草》。楷孙忠孚，字有威，监生。河南候补县丞，借补光山典史，历署佐贰，权摄光山县篆。

好为诗，题署壁以自遣，有姚合武功之风。所至有政声，卒于官。忠孚弟步墀，字集川，乾隆二十五年顺天副榜。旋里后，屡应南闱不得志，遂专力于经术。文笔浩瀚，挥洒千言。性豪爽，论述前辈文献原原本本，辨说不穷。步墀子锦奎，字星联，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劬学敦行，早岁采芹食饩，人咸目为英异。嗣登贤书，三上公车，屡荐未售。平时兀坐书楼，吟咏无闲，未几病卒。著有《近垣初稿》。参《计菜邨文集》，倪永清《诗最集》，《人物续志》、《诗萃》、仲谱。

周振业，字右序，号意庭，谢天港人。家贫力学，于六行无不敦。既为诸生，从桐乡朱彝游。知近世王学之谬，遂专事宋五子之说以治《四书》，沉潜研极，洞彻阃奥。有就质者常百难，而其答不穷。然亦未尝以讲学为名，亦不著书，惟举场所作《性理论》，今存九篇。其中多微言大义，皆发五子之蕴，而能牖迪后人。盖我邑自元明以来之儒，未有邃于性理如振业者。其敦六行也，由事亲以及族姻、朋友，尽其分，无不及焉。于有难、有侮、有丧者，恤之、御之、经纪之，虽历寒暑风涛陷阱，无或辞焉。往郡城遇故人子于途，见其寒，解衣衣之。忍冻而归，遂病，卒。振业少壮时，文名甚盛，至老乃以岁贡中雍正元年副榜。诗亦有名，而不苟作。著有《四书节解》、《意庭遗集》。族兄之方，字在卿。业织缣以养亲，好诵书，且织且诵，久而思体之于身。谨言信行，自号希硜子，以见志。多所著述，振业序其集，盛称之，有《希硜斋集》。邑《沈志》。

范承淹，字兼三，号嵰山，常熟籍廪贡生。援例为学官，选安徽太平府训导，调凤阳府训导。门庭萧寂，而歌

声出金石。其诗得钱陆灿指授，清峭峻刻，无尘土气。著有《遐清集》。当是时，里中以诗文最著者吴惺堂、皇甫密安、吴兰谷、许鹤汀。惺堂，名元伟，字雍来，康熙五十二年举人。高才勤学，诗、文并负盛名。而贫不能铛，后家益落，尽饱蠹鱼之腹，可慨也。皇甫密安，名钦，字尧臣，归安籍诸生。工诗善书，得力于山谷，以幽深古峭为主，兼有似石湖、放翁者。书学欧阳率更，人竞购之。著有《罗浮存稿》。吴兰谷，名在湄，字湘友。善诗文，少时曾为长洲汪琬、同邑潘耒所器重。后与常熟王翠交甚契。忽遭家难，傲居吴门以终。著有《补瓢居诗草》。许鹤汀，名源，字宗远。好读书，喜吟咏，尝与吴在湄辈诗酒往还。著有《挂瓢吟》。参邑《沈志》"别录"、《诗粹》、《诗萃》。

周朱耒，字象益，号潜叔，谢天港人。幼孤，外大父朱彝尊食而教之。补秀水籍诸生。后入都，馆大学士陈廷敬邸舍，以能诗文、工笺注知名。康熙五十二年，诏九卿荐举海内实学之士可备顾问者，副宪李涛、侍郎郝林合疏荐朱耒，未及用。会编修万经督学贵州，延往入幕。时白潢为知府，乞万经撰其母墓志。经转属朱耒，潢得文大喜。既而知出朱耒手，甚重之。及潢巡抚江西，遂委以章奏、文檄，其修通志亦与焉。雍正三年，闽督查弼纳荐朱耒品端才练，时耒已援例授知州，引见，命往云南试用。道觏疾归，卒。朱耒敦厚有行谊。外大父故贫，殁后家益困。朱耒岁具钱米，值百金，以为常。其推恩族党，资给故交，亦皆久而不倦。著有《福王谥法考》、《童初室诗文集》。子元熙，字缉堂，号抱静，附贡生。少承家学，工诗

文，又谙经世之务。尝以时务策六篇上河帅周学健，周深赏之。著有《童初室续集》。孙孝均，字叔雅，号穀芬，岁贡生。嘉庆十五年，耆英榜举人。明年会试后，赐国子监学正。幼颖敏嗜学，师事同邑沈祖惠、曹森。博通经学，六经各有疏解。教授乡里，门下士多所造就者。著有《四书阐》、《夏小正偶疏》、《世经堂日抄》、《逊敏堂集》。邑《沈志》、《人物续志》。

沈梦祥，字南耘，号朴堂，大谢圩人，乾隆二十一年举人。少读书中峰山，沉潜刻苦。所为文深思健笔，戛戛独造。言规行矩，里党称端人。选安徽灵璧县训导。先是主讲直隶南皮书院。南皮与灵璧向鲜闻人，梦祥悉心训迪，变其荒陋，遂有登科甲者。诗亦清真雅淡，不染纤缛。著有《朴堂存稿》。同时周玉岑，名豫，字思镐，谢天港人。后梦祥二十馀年，两中副榜。为文雅炼醇正，诗婉约有风致。著有《玉岑诗钞》。豫之犹子约君，名模，字楷生，嘉庆五年举人。诗文富丽，性情狷介，意所不可，形于词色，不肯以骫骳自容。客京师，无所遇。南归，卒。著有《晓吟楼稿》。本府《石志》、《人物续志》。

计瑸，字文珍，号筹山，东之族孙也。工诗文，善书法。又喜写生，得石田翁笔意。尝与同邑顾我钧选前辈不遇诸公文，得可传者二百篇，为《松陵耆旧集》，梓行之。又重刊《改亭集》。中乾隆二十五年顺天副榜，授山东滨州州判。历署利津、蒲台、阳信知县，廉洁自矢，橐无馀赀。甲午，寿张奸民作乱。瑸随河道陆燿佩刀守御，昼夜巡察，甚著劳绩。归里后，杜门不出，惟与严树、汤钟、陈

尊源辈结诗社于读书乐园，泊如也。著有《筹山小草》。树字灌英，号墨庵。性耽风雅，诗文之会殆无虚日。广“盛湖八景”为二十，各系以诗，遍征题咏，诗名籍甚。著有《钓隐诗文稿》。钟字绸庭，号瑶城，国子生。好读书，时艺为其师顾我钧所赏，选刻塾课中。屡战文场不得志，遂专力于诗，自题其稿曰《记存草》。尊源字芳宇，号桂坡，郡诸生。少孤，禀母钮氏教。入学后，秋闱屡蹶。因弃举业，专攻诗词古文，洋洋洒洒，援笔立就。中年游幕诸当道，咸引以为重。归主学舍讲席卅馀年，扬风抗雅，后进之士赖甄陶焉。著有《浪游小草》、《切斋词稿》。参《续志稿》、《诗萃》。

周道隆，字学濂，号药簾，谢天港人，明冢宰谧恭肃用斋孙，监生，捐职州同。少攻举业。长弃去，参大吏幕事。遨游各省，周览山川，足迹半天下，发为诗歌，名动公卿。宫詹张鹏冲时与唱和，尚书史文靖贻直折节与交，比之王昆仑云。著有《哲初堂集》。同时游幕，与道隆至交，以诗鸣，曰王楹、沈元鉴；后道隆而起者，曰汤世堂、周宫桂。楹字有宁。性耿介，不干非义，里党重之。历游西江、闽浙间，遇山川胜景，辄多吟咏。倦归故里，授徒自给。著有《蒙彝集》。元鉴字韬庵，国子生。诗风神秀丽，书逼近率更。壮年游幕四方，行縢所至，群订缟纻之交。后河督高斌聘为记室，名益重焉。著有《锄经堂稿》。世堂字亦庐，诸生。工文翰，与王元照为至交。元照官苍梧令，世堂偕往广西。所遇山川名胜，托诸歌咏。继游西秦，出嘉峪关，览边陲风景，诗怀益壮。宫桂字云蟾，振业曾孙。

自幼家贫，以亲老废举业，专攻申韩之学，历受诸大府聘。八闽两粤足迹几遍，而于皖省为最久。著有《寿南堂稿》。本《人物续志》、《诗萃》。

仲贻焕，字汇英，号尘夫。为诗耻言摹仿，词浅意深，外淡中腴，缠绵古质，如其为人。长洲沈文悫德潜深契之，为序其诗如此。同邑袁景辂则云，贻焕诗柔情绮丽，是宗晚唐风而参以剑南、石湖者。晚年尝挈二三朋侪，往来于磨盘、楞伽之侧。有作，每不惮数改，务惬心而后止，故集中所载游览之什居其半焉。无子，临殁时以诗稿付门人史载揆梓行之，名《尘夫诗钞》。族弟一飞、廷铨，诗名与贻焕埒。一飞字鹤年，号竹坡，诸生。性冲淡，与人交春风和蔼，教弟子诚恳有法。为文才气浩瀚，诗饶晚唐风韵。客游于闽，不数年归，仍授徒以老。著有《红芍山房吟稿》。廷铨字黼璜，号翊堂。少游同邑庞端明之门。其诗文尝见许于端明，为同社冠。叹曰："文固英俊不凡，而诗尤磊落多奇。他日名士风流，振骚坛于吴下，非子而谁？"厥后，廷铨游洞庭东山，果为诗社主盟，朋侪赠答积成卷轴，极一时之盛，盖酝酿于汉魏、唐宋者深矣。著有《双桂轩诗草》。族子凤翔字可亭，号梧冈，震泽籍诸生。赋性和平，持躬笃实。闭户读书，不闻世事。帖括之暇，雅嗜吟咏。尝以早秋兰、中秋桂、晚秋菊，倡咏为《秋香吟》，远近酬和成帙。著有《南园集》。参《人物续志》、屠倓《双桂轩诗跋》、《诗征》、《诗萃》、王致望《续诗萃》。

周珣，字右璜，号玉圃，新杭市人，监生。性颖敏，喜务实学，尤邃于《易》。尝著《易图贯义》，以伏羲太极配

"河图",濂溪太极配"洛书",明先后天卦画之原;复述乾、坤、坎、离四卦,以申天、地、水、火卦,实维四之义。凡先后天方位、次序,及蓍策变占之道,并为图以发明之。各为说,以缀其后。计为图六十,说二十四。其书实有所心得,惟中采用时宪书,为未检也。本孟彬《闻湖诗钞》。

史善长,字诵芬,号赤霞,谢天港人,明征士鉴裔孙,诸生。乾嘉间,以诗名于时。其诗凡数变。少年所作明丽豪宕,后遭遇困顿,则幽忧悱恻;及游秦陇,复变而为铿锵激楚,有北地遗风。既从军楚中,则感事抒词,极慷慨激昂之致。当时毕制军沅、王侍郎昶、姜尚书晟皆爱士,毕尤称号召天下才士。善长先后在其幕府最久。值教匪倡乱,偕赴军前。戎马倥偬,飞书草檄,甚协军情。屡欲保其功,坚辞不就。制军殁于辰州,身后事宜,善长妥为料理,即护其丧归。后以病酒,卒于家。著有《秋树读书楼诗集》、《一谦四益阁文钞》。参王昶《蒲褐山房诗话》,《人物续志》。

王昶曰:诵芬从秋帆制军于湖广时,苗民未清,楚寇渐兴。诵芬来往荆襄,目亲焚突之惨,形诸篇什者,虽一哭六叹息,不是过也。体裁本自杜少陵,而炼词琢句得之谢康乐、鲍明远者居多。

宋景和,字兰城,号金庭,新杭市人,岁贡生。曾署崇明、丹徒两学教谕。少即工诗,从长洲沈文悫德潜游,得其指授。尝仿秀水朱检讨彝尊《鸳鸯湖棹歌》,赋《闻湖棹歌》百首,和者甚众。复与其俪戴素蟾暨子若女,更唱迭酬,共成七百馀首。一时传诵远近,名流过访,觞咏流连,

为吾邑东南坛坫。其论诗，谓自汉魏至元明，当穷搜博讨，镕铸古今，以成一家言。其中庭榜联云："私淑王新成，亲炙沈长洲"，可以见瓣香之有自矣。著有《疃浮山人稿》。子承璚，字执诸，号坡湖，国子生。幼禀庭训，雅嗜吟咏，厌弃帖括，专力韵语。诗笔娟秀，克肖家学，洵属后来之秀，惜不永年。孙方吉，字盈子，号星砚，承璚子也，桐乡籍诸生。曾与诸前辈结社往还，逸兴颇豪。中年得心悸疾，遂屏去。药炉、经卷，颐养自适。著有《编竹斋稿》。参《闻湖诗钞》、《人物续志》、《留仆集》。

杨秉桂，字蕊周，号辛甫，岁贡生。性旷淡，自少倜傥。于学求大意，不雠章句。既而专力于诗古文词，诗近诚斋，文宗震川，词仿石帚。书初师山谷，屡变而入于古。生平踪迹，渡江至金陵及扬州，间游宜兴、如皋。所在得山水之契，朋友之乐，登临吊古，饮酒赋诗。画与从弟廷栋并，善写兰。不名一家，随笔所至，自成馨逸。嘉定程庭鹭作《老辛画兰歌》赠之。仁和钱杜寓里中，时相往还，讨论诗画。又与昆山王学浩交，爱其画，每晤必有请。钱塘陈文述见其画与诗，嗟赏之。著有《潜古堂诗词杂录》。廷栋字东甫，诸生。填词，于声律尤精细。善饮，数十榼后愈静默。晚年境益困，临殁悉焚其稿。本程庭鹭撰传，蒋宝龄《墨林今话》，参陈文述《画林新咏》。

张澹，字耕云，号春水。幼孤力学，寒暑不辍。虽篷窗客邸，吟哦自若。嗜画入骨，得同邑钱志伟指授。中年橐笔游武陵，一时才俊倾襟揽佩，唱酬无闲。仁和马履泰、钱塘屠倬诸君咸订交焉。后入武进汤贞愍贻汾幕，诗画

进而益上。晚年往来于吴淞间，藉砚田以自给。其俪陆惠，字璞卿，亦能诗。澹有小印曰“文章知己，患难夫妻。张春水、陆璞卿合印”，亦词场佳话。澹志行纯笃，尝手葬先世八棺。亲死，庐墓三年。昭文蒋宝龄为绘图纪事。内行如是，固不得仅以文人目之也。著有《风雨茅堂稿》。本《墨林今话》，参俞樾《春在堂笔记》。

李王猷，字显若，号耘庵，新杭市人，震泽籍诸生。闭门读书，寒暑不辍。论诗格律精细，取法中晚唐，而出入汉魏，于五言尤长。近时尖新叫嚣之习，无从扰其笔端。与秀水计光炘、陶淇友善。淇赠诗有“芦雪菰烟老钓师”句，王猷喜，以为肖其为人，因绘图并以名其集。尝续辑《闻湖诗钞》。嘉道间，与王猷同时以诗文名者，曰郑静山、程篔谷、冯安甫。静山名寿彭，号又侨，诸生。始与同邑殷宫詹寿彭齐名。学使者激赏之，称“吴江有两寿彭”。后以棘闱屡蹶，处境颇裕，遂无意于仕进。静坐一室，不废吟咏。著有《步斋学吟草》。篔谷名芾，谱名庆联，邦宪犹子，监生。性豪宕不羁，诗文时出绳墨之外，于词特工。仁和宋咸熙过莺湖，与芾同游平波台，得芭蕉叶一片，上有女郎诗，惜无姓名。芾以诗和之，咸熙为记其事。后以病卒于都。安甫名泰，号芝堂。工诗，渊源唐宋，不名一家。书尤挺秀，体仿率更。精鉴赏。其始境颇饶裕，收藏书画、彝器，必择其极雅。晚迫于贫，尽以易粟。然意致潇洒，遂客授，以布衣终。著有《复厚斋诗钞》。参邑《续志》、《悔过斋集》、宋咸熙《耐冷谭》、李道悠《闻湖诗三钞》。

程际青，字尚颜，号怡云。其先歙人也，迁居里中，世

业贾。际青不善贾，且鄙夷之，家日落，遂以侘傺不平之气寄于酒。躯干短小，眉目间轩轩有精悍之色。客游无所获，遂以病瘵卒。有《品石庵稿》。当际青壮盛时，与朋侪论理是非，必使胸中无窒碍。有不当，辄数复不休。其友人张绍曰："际清崛强，死不变。既弥留，其妻子环泣，矫首不一视。其崛强如平时。"后逾年，张绍亦死。绍字衣闻，号耕莘，业医。其友人吴有庆曰："医不能有十全之效，不可无十全之心。使今之所获，务胜于昔之所闻，庶临事无嗛嗛之意。"绍心然之，故其学至死之日益进，然不售其术。绍滑稽，持论世事，目眴眴动，辄作解颐语，人多欢之。吴有庆，字豫庭，号子馀。性孤介，不与人合。踽踽凉凉，以终其身。其诗如郊岛，而参以山谷之崛强，时涩吻不可读。亦以贫困死。有《病中吟》。本吴有庆撰程张合传，参已《续志》。

仲湘，字壬甫，号子湘，诸生。循分洁己，不慕干进。弱冠时，诗文已传播人口。乐亲贤才，敦气谊，交游遍大江南北。而于桑梓之情尤厚，编辑诸故旧诗为《留爪集》，以发潜阐幽为己任。平时惟与平湖顾广誉、同邑陈寿熊、沈曰富辈切磋学行。其用力尤在于诗，不专尚一家，能屏去浮华，力趋正轨。晚年自定其稿曰《宜雅堂诗录》。湘弟子宋维夷，字斗山，早卒。沈曰富题其诗云："补侯远去金科死，尚有诗人宋斗山。"补侯，仲孙樊字也。金科字倬甫，嗜学早世，即湘女夫。科与维庚皆诸生。湘同时，又有宛瑞清，字午生，秀水籍诸生。年少于湘，而与沈曰富诸人相友善。有高才，雄辨惊座人，目光炯炯，然困于

一矜。乱后益无聊，不数年遂病卒。著有《天星一览》、《求是室诗文稿》。参邑《续志》。

沈曰富，字沃之，号南一，道光十九年举人。年十六，即能为古今体诗。平湖方坰来盛湖，以陆清献之学倡导后进，曰富师事焉。时震泽张履方秉铎句容，平湖顾广誉久教授里中，皆以精性理、深经术有名于世。曰富与往来，均执弟子礼，然二君不敢以师自居也。履犹任为前辈，广誉谦抑，比于平交。最后受业于娄姚椿。椿得望溪、惜抱之传，论学以程朱为宗主，而兼综汉唐。欲为国朝诸儒学案，仅有端绪。举以授曰富，于是始有夏峰学，录夏峰门人，录杨园渊源，录当湖弟子传之作。年五十一，以骤疾卒。曰富事母孝，每饭必共案。卒之夕，犹进酒母前，供瓶荷侑酒，漏下始罢。处兄弟间，各视其性情而和协之。讲学以有恒有渐为主，即以额其斋，而并名其诗文集。参《留仆集》、邑《续志》。

隐逸

钱大有 王智 王贵 汤宁 仲有仪 计名 汤德新 王尚义 徐铮 钮棨 仲时铉 弟时镕 王孙谋 沈承休 宋国用 宋国显 史宗班 徐寅 何积 沈觉 程瑶 周丰玉 龚昇 殷宜镇 弟宜镛 徐墀 仲锦昼

元

钱大有，字明远，原籍嘉兴。自恨诗不工，乃于书无不读，下笔遂畅。隐居柏字圩，地滨烂溪，昔人讹其葬处为钱王墓。国朝道光时，金匮钱泳，其族裔也，知为元时布衣，因为树碣称农隐公，其慕沮溺之风者欤。同时有王

智，字炳耳，朝臣子也。操行高洁，张士诚据吴，屡召不赴。隐居教授，年近八旬卒，门人私谥廉静先生。著有《存诚录》、《淮清堂集》。参沈季友《檇李诗系》，王谱。

明

王贵，字玉川。天顺七年，以人才荐举，授左春坊司谏。性端重，忤权贵，九载不迁。归，乃究心濂洛、关闽之学，尝曰："鹦鹉以舌羁，木铎以口毁，口舌之为祸烈矣。"或问释氏轮回之说，曰："祖宗即前身，子孙即后世也。"著有《玉川书塾问答》。时有汤宁、仲有仪与齐名。宁字磐石，诸生。性冲淡寡营，博览群籍，以忠厚训后人。家饶于财，所居之旁筑圃栽竹，吟啸其中，曰："得此君，足以娱我老矣。"有仪字鸣岐，桐乡籍诸生。隐居读书，淡于进取。春秋佳日，每与高人逸士往还唱和。建秀园于西肠圩，筑阁号小潇湘。今其地沿称花园街，遗址为潇湘里。参旧志、《诗萃》。

计名，字青辚，茅塔人，诸生。崇祯末，与于复社，积学有识。同邑吴兆骞少时简傲不拘礼法，名见其所作《胆赋》，嗟赏之曰："此子异时必有盛名，然当不免于祸。"至丁酉科场事起，兆骞遣戍，众谓名知言。其时有汤云山，名德新，与计名友也。为人正直有古风，博综经史，识古今成败，料事多中。晚岁杜门习静，如深山枯衲，与世相忘。又有王公铉者，名尚义，字昌之，秀水籍诸生。善属文，豪迈好客，与檇李陈尧德、同里徐铮结社契。尧德以贫交行，赠之。铮字频烟，诸生。谨厚古朴。乙酉兵至，铮仓皇奔走，猝遭刀，仆地晕绝，竟日始苏。嗣弃举业，隐

居韬晦以终。参王焯《今世说》,旧志、《诗萃》。

国朝

钮棨,字荪如,东汲港人,诸生。博学嗜古。鼎革后,隐居不出。筑室盛湖之滨,栽竹种菊,赋诗饮酒,绝意人世。其诗气骨词调悉本唐人,而五古之寄兴高远,尤得曲江、正字之神。尝与同邑潘、吴二子善,留心明史,各撰歌行,以志明一代之事。幸而高隐于乡,不为时人所知,未与史难。著有《贞白楼诗集》、《独醒编》。参《诗征》、钮琇《觚賸》。

仲时铉,字儒璋,郡诸生。鼎革后,更号节庵。绝意进取,惟与周灿、计大章、朱明德、王孙谋等结诗社,榜其庐曰"可以栖迟"。平湖倪长玕过而叹曰:"昔仲子以不仕为无义,今节庵能以洁身明伦,然则义岂可泥耶?"时铉创祀典,修宗谱,定婚丧二礼。著有《二祀定则》、《漱石斋诗文稿》。弟时镕,字儒范,诸生。能诗文,与兄偕隐,号为三痴,有徜徉肆志之意焉。所著《盛湖八景》诗,各有小序,昔人称之。王孙谋,以字行,家彦孙。隐居溪阳村舍,以文史自娱。槐竹隐翳,杜门著述,人咸高其节也。参旧志,钱云《盛湖诗乘》。

沈承休,字白卿,诸生。性僻好奇,博学嗜古。鼎革后,绝意进取,寄情诗文。书画皆精妙,出人意表。殁后,片纸点墨,人珍之如拱璧。著有《眺楼新咏》,续有诸体诗及杂述。同时有宋国用者,字调生。任侠尚义,一时名士皆与之交。尝北抵关塞,南游闽粤。当道闻其才,辟荐之,不就。归里与弟国显偕隐,杜门不出,日以图籍自娱,年

九十卒。国显字调元。迁居闸溪，安贫乐道，赋诗自得。著有《东庄农隐集》。本旧志，参《闸湖诗钞》。

史宗班，字玉长。博学嗜古。痛父记言远游不返，遂终身不娶，躬耕养母。工诗文，精书法，淡于仕进，隐居教授。与徐寅、何积为友。年七十七，犹折节与仲枢往还唱和，优游以寿终。寅字羲宾。平生留心经济，议论有识。择交最严，惟与计大章、朱明德诸遗老游。积字庆馀。幼失恃，事后母以孝闻。家贫，终身鳏居。精于地理，所得酬赀，尽以与弟侄及亲友之贫乏者。兼善内功，所注《参同契》甚精。童颜鹤发，年八十八，自知寿数，预别亲友而终。又有沈觉，字幼文，苕溪右族。隐居盛湖，不事生产，惟养盆鱼莳砌花以寄意。与魏塘殳丹生友善，时人重之。参旧志、《诗征》。

程瑶，字朝章，乾隆三十年举人。性谦谨和介，不屑随俗波靡。俗例，贫士获售，每刻闱艺分送，集亲友馈赆为计偕赀。瑶曰："才作孝廉，便尔不廉耶？"竟不应会试，授徒以老。论者谓瑶虽与于科名，其行谊甚高，真隐居子也，可以愧士之志乎利者矣。著有《玉舟诗稿》。同时有周明经丰玉者，字阆峰，谢天港人，明冢宰谧恭肃用裔孙，恩贡生。制艺奇伟矫健，宗法天崇。平居教授乡里，足迹罕入城市。诗亦清老雅健，著有《小山诗稿》。参《人物续志》。

龚昇，字行惠，原籍南昌。自其祖始迁居于里，后客京师。昇少习举业，尝省父于京师，入太学，试京兆。旋归，侍祖母。不复求仕进，授徒以养。喜为诗，意主独造，

不随人步趋，而坚苍朴老，绝去榛芜。为人耿介。邑丞熊晋亦南昌人，与昇为中表戚。丞署自乾隆初移驻盛泽，晋居丞任最久。昇不干以私，晋亦无有所徇，踪迹甚疏，时人两贤之。著有《上枝楼诗稿》。其《望舒吟》一卷，则与徐继稷唱和作也。时有以讼事，邀昇与稷至郡议息者，二人自解维。抵寓及返棹，无日不有诗，仅一月遂盈帙。人酬以金，不受。使梓诗以行，众服其高雅。同上。

殷宜镇，字以静，监生。风期隽雅，日以吟诗作画自娱。所居碧树山房，老松瘦竹，梅兰绕砌。位置彝鼎、图书，无不精雅。入其室者，几忘尘世也。弟宜镛，字以鸣。性沉默，寡言笑。尝挈二三朋侪，往来于烟波浩淼中，笔床茶灶，啸歌自得。又有徐先生墀，字龙阶。少贾，暮年委任于子，飘然有出尘之概。须鬓苍然，携笻访友。喜道前辈风流轶事，清言娓娓，听之忘倦。复于舍旁另筑一室，莳花叠石，颜曰"茧斋"。年逾七十而卒。本《诗萃》。

仲锦昼，字际华，监生。少从同邑庞端明游，博综经史。以祖周霈、父忠孚俱宦游，膺家政，辍举业，然极爱论文。课子弟，必请名师，竭尽诚敬。子若孙游庠序，掇科第者踵相接也。居常茧袍棕履，徜徉阡陌，意致潇洒。间为诗，体宗摩诘，绝去尘氛。好与衲子游。邻近折芦庵，有僧本觉，曾参名山，退闲于此讲经。往与参究，僧大敬服，曰："公固有夙根。"晚号知止老人，益耽禅悦。暇则栽花满庭，手自浇灌，不以为劳。年七十三，偶示微疾，更衣沐浴，端坐而逝。本家传，参《续诗萃》。

艺能

卜梦熊 子皋年 汤豹处 徐溶 子椿 犹子梅 王嶰 吴焕 仲濬 从弟滉 族子子长 程万 张溶 顾石传 张继龄 王懋华 薛汉沖 沈永烈 赵玉书 吴超 管世昌 范章铭 宋景白 仲振豫 徐之清 李敬思 从子志礼 志礼子士瑜 殷立杏 戴炳 陈基 汝季民 叶在公 计牲 嫡兄接 周璋 金霞起 张钤 张宝钧 沈烜 子日寿 周梦台 程庆华 史致充 金作霖 宋恭敬 程淮 王致纲 顾贤庚 叶升墀 戴潜 郑鄂伟 沈焕 周宝彝 张大林 沈焯 陈焕 王礼 程瀚 叶镛 徐坤

明

卜梦熊，字仲登，号景川。少习文，善辞赋。后改武，登万历元年乡荐。会试不售，遂游塞外。东游鸭绿，西至宁夏，南还遍历究豫、越蜀，纵观山水，始返吴江。杜门著书，日事吟咏。所居石林西墅，叠石引泉，名花满径。缙绅不一接，而白袷缁衣日盈座也。时驾小艇，垂钓盛湖，夜宿兰石[若]不归。兴至，写幽岩瀑布，画理入妙。有执贽来者，虽王侯千金，必峻拒。尝谓其子舜年曰："山水灵物，丹青贱役。不解画俗，卖画俗，吾游戏自娱而已。"著有《晚香亭集》。长子舜年，别见"文苑传"。次子皋年，字又硕。从其兄舜年游，兄歌亦歌，珠喉相续。兄绘亦绘，笔法可互。世多乞舜年画，皋年代作者十之八九，世莫之剖也。他如弹棋弄笛，选禽养鱼，靡不通奥，惜早卒。本卜舜年《绿晓斋集》。

国朝

汤豹处，字雨七，初名孙振。尝游虎丘，投江氏园夜

宿，闻豹啼。昼见豹眠古松下，遂更今名。性严冷寡交。好吟咏，善鼓琴。行草书得祝允明笔意，而画尤入神。尝以古今画家惟于林峦、楼阁、花鸟求工，至若写无形为有形，无声为有声，则未能也。乃独创意绘水名胜，有百馀种：曰严滩急濑、盘谷回泉、习池影月、桃源落英，往哲栖隐之水也；雁宕飞泉、匡庐瀑布、三峡惊湍、五湖夕照，胜地垂名之水也；晓月乘潮、晚虹收雨、风卷寒漪、烟含秋浸，晴雨朝昏之水也；炎浦蒸霞、寒溪飞雪、秋水驾浦、夏淙盈谷，水之寓景四时也；暖沙卧鸳、芳洲飞蝶、萍渚繁英、海滨群介，水之假形百物也。若夫曲渚平川，长波郁浪，触澎湃若撼城，引沦涟欲放艇，临潋滟花月迷江，溯潆洄云烟涌壑，水之变态极矣，盖旷世仙笔也。诗极清，类其为人。复耽长生之学，饵石茹丹。年五十二卒。参《诗萃》、邑《沈志》、《觚賸》。

徐溶，字云沧，自号白洋山人。工山水，师常熟王翠，以苍秀沉著为主。水墨中小幅及浅绛萧疏间冷，直逼元人。翠复命其师娄东王原祁。原祁询以两家优劣，溶曰："先生之于石谷师，犹青莲之于少陵也。青莲天才卓越，人不易学；少陵诗律精细，学不易到，两家卒不能偏废。"原祁以为知言，益器重之。诗好断句，亦秀韵。子椿，字宝龄，为人真率自好，不与世接。仰承庭训，专心绘事。以家藏名迹刻意临摹，实堪继武。中岁丧子，卖画自给。年逾八十卒。犹子梅，字调元。画入逸品，一变家法。尝自题其画云："笔墨酣畅，随意涂抹，笔未到而意已具，不屑屑以摹仿形似为工。"又云："画之神品与逸品，原尚气

韵。初不拘绳墨，譬如读书，得其大意之所存而已。”其自负如此。著有《百花咏》、《晓村诗稿》。参《画征录》、《墨林今话》、《诗萃》。

王嵫，字补云。性僻，丧偶不娶，栖迹无定。善画山水，与徐溶齐名。法宗董巨，苍劲自喜。尤长于松，其经意之作直欲颉颃古人。故当时声价之重，其画可以质库易金，一木一石至今人咸珍之。嵫有馀资，恒以赒贫乏者。时有吴星翼，画名与之埒。星翼名焕，善绘虫鱼，尤工花鸟，一翎一叶无不摹肖入神。本府《石志》、邑《钱志》，参《诗萃》。

仲濬，字深源，沈洙子。幼承家学，敦文行，好为诗。长游于秦，遍购晋唐碑帖以归。昕夕临摹，遂以书名。同邑钮琇赠以诗云：“君归好试霜晴帖，莫惜山阴九万钱。”盖纪实也。晚年功力益深，直窥羲献秘奥。又多义举，捐地建种福庵于海角湾，凿义井于花园街，里人至今赖之。从弟滉，字明远。明敏能文，性嗜书，遍临晋唐元明人真迹旧拓，行草大小俱工。神祠、第宅书榜及楹帖，或自名，或代款，随处有之。又明医理，自知其寿数正长，与北鞚山何时中友。年七十时病已死，适何至，投剂立苏。滉曰：“非君至，我屈死矣。”后，年九十六乃终。并精堪舆，延请者必为审择详慎。真诚和霭，非时师可比。族子子长、程万，精于篆刻。子长以字行，深得汉魏、宋元诸家体势，著有《印谱》。程万，字奚九，与张溶、顾石传齐名。溶字书沧，石传亦以字行，均熟于《说文》，刀法古劲。参旧志、《诗乘》。

张继龄，字符九，号浈江，监生。工书，初宗唐法，后

摹黄庭、乐毅诸帖，深入晋人堂奥。嗣游京师，见赏于华亭张文敏照，碑版榜书，辄所代作。旋入圣祖实录馆，议叙选授安徽亳州州判。操守廉洁，殁无馀赀。与秀水张庚善，叙入《九友传》。同时有王秋田者，与齐名。秋田名懋华，字敬之，监生。善书，得褚薛笔意，为河南高制府晋幕宾。缮奏折，援例投效河工，得官安徽灵璧县主簿。参张庚《强恕斋文集》，《诗萃》。

薛汉冲，以字行。家世业医。里有孙氏妇，秋后大病，百药不效。延汉冲视之，命以井水一盆，贮发浸之，曰此由盛暑晒衣收储，箱内暑气未散，秋后开箱著身，感受其气所致。以井水沃其发，一药即愈，名噪于时。本旧志。

沈永烈，字若采，乌程籍诸生。工诗善书，真草咸为时重，尤精八分。痛其嗣母徐氏死于兵厄甚惨，历吁当道，得旌额四。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永烈献诗赋，并沥情奏请旌表。其奏稿事实册与诗赋，均刊行之。同时有赵玉书、吴超、管世昌，皆以善书名。玉书字膺绂，宗仰二王。所临智永《千字文》，得其形似。超字汉升，真草兼擅，与沈、赵齐名。世昌字凤山，书学率更、松雪，颇神肖，刻有《永字八法》两种行世，从学者甚众。世昌之弟子范章铭、宋景白，并以入室称。章铭字又新，中年游幕山左，年近七十始归。时有宋范文正手书《伯夷颂》真迹勒石，章铭亦与于诸名流题跋后焉。景白字鼎城，捐织布经历。性冲和，无疾言遽色。二人又各娴于诗也。参《诗乘》、《诗萃》、《人物续志》、《松陵见闻录》。

仲振豫，字禹屏，号二台，治曾孙，乾隆五十四年拔贡

生。诗文为士林翘楚。书学赵吴兴，而饶有骨力，为时所重，乞书者尝屦盈其户。后继仲而有书名者，曰徐子清，字澄宇，号吟香，监生。专力于书晋帖唐碑，临摹无间。尤爱王梦楼遗墨，仿之神肖。寺院联额得其手笔不少。本《诗萃》。

李敬思，字纫斋，自号痴道人。幼颖敏，专心六法，落笔纵横，顷刻立就。旋游都下，寄籍宛平。由供事官广东新会县牛肚湾巡检，以画见知当时。其画石最佳，竹次之，花木又次之。曾绘横幅磐石大如牛，以浓墨钩勒，略加渲染，觉浑朴苍润。若化为真石，令当日米颠见之，虽不下拜，亦当首肯。世人解画者稀，舍竹石而取山水人物，是犹痒在背，而爬搔其腹也。从子志礼，字灌夫。画人物，学黄癭瓢，而白描不减丁南羽。尤善山水花卉。所绘寿星，须眉欲活，日本人尝以兼金购之。志礼子士瑜，字子瑾。山水尤擅文唐，与秀水陶淇、同里沈焯友善。参俞校《读画闲评》，邑《续志》。

殷立杏，字鹤溪，号南斋，监生。读书养静，留心翰墨。家多古迹，任意临仿，遂工山水。宗元季四家，于梅道人法尤为擅长。颇自矜贵，不轻为人作。著有《碧树山房诗稿》。时有戴秋田者与齐名。秋田本姓史，名炳，字明章。父栋，字高拱，诸生。素有文誉，里党称其孝友。殁后，远近闻者怜其行而不寿。炳善画人物，得指授于秀水汤遇昌。山水花卉，笔亦韶秀。本冯墨香《画识》，参《人物续志》。

陈基，字树本，号杉山，监生。精疡科，所治无不应

手。其时郡伯何观澜患疽，诸医棘手，聘基视之而愈，名益重焉。性嗜吟咏，出医四方，即景赋诗，颜其舟曰"寻诗艇"。著有《杉山遗稿》。同时有汝季民、叶在公者，亦精疡医。季民以字行，其先世有军中伤科秘方，治辄神效。季民更精其术，疗治多奇中。肢体断折者，能使复续也，远近称之。在公，字道南。熟于临证，遇有大疽，以铜尺量之，治与不治，立决不爽。参《诗萃》、《舜湖纪略》。

计甡，字伯瀛，号守田，瑛之从孙也，监生。薄宦皖江，曾摄宿州州判。晚年归里，为人冲和谦约。书宗二王，山水师元人。幼在毗陵，曾见其姻长钱文敏维城挥染，因悟其法。尝为人画扇，水墨清旷，系以小诗，自云参酌倪王。其诗亦清俊可喜。嫡兄接，字汉韦，号新斋，为吴县金廉访祖静外孙。幼在廉访署中读书，习写奏折。其书遒劲虚和，深入晋人堂奥，大小字皆悬肘书之。晚年授徒自给，屡空晏如，年逾八十卒。本《墨林今话》、《续诗萃》。

周璋，字赤南，号菽删，谢天港人。性孤冷，慎结纳。家贫，尝为句读师，修脯不足，以卖画益之。中岁妻子皆卒，益困苦，浪游吴越间。故旧或招之相与论析画理，盘礴古今，仍斐然不倦。后依人作西陲之行，橐笔万里，越十二年归。少有所蓄，拟筑蘋花庵于红梨渡，为终老计。未果，旋卒。璋画无不习，初以士女称于时。后弃去，但写花草，长于梅，不减不繁，得诗人清致。震泽王棠爱其画，与之订忘年交。其殁也，棠挽以诗云："孤寒气味林君复，粉墨萧间李伯时。"璋之生平梗概可见焉。著有《西来吟》，纪边陲风土。《墨林今话》。

金霞起，字建标，号赤城，震泽籍诸生。世居曹村，为我里张氏婿，遂家焉。少时，随父宦游直隶，肄业成均，两试京兆不售。好拳勇，习弓马，兼擅六法。写生远宗崇嗣，近参南田，运笔古艳，力矫时弊。诗亦饶有意趣。其弟子张钤，字韬甫，号子明。工花鸟，近宋元人法。长身鹤立，性情真挚。间为诗，霭然仁孝之言。寻山问水，辄有出尘之志。与同邑郭骥论画极相契。著有《绘水绘月阁诗草》。钤嫡弟宝钧，字石甫，号季韶，捐职州同。幼时于书塾涂画，不师而能。比长，出家藏名绘，学为人物士女，动合法度。花卉宗恽寿平，后见松壶、玉壶两家画本，乃尽弃夙习，专力临摹，骎骎乎称入室焉。《墨林今话》，参《诗萃》。

沈烜，字树棠，号春厓，监生，捐职州吏目。幼孤嗜学，长工文翰，善篆隶，并画山水、花卉、人物，俱超古。所居停云楼，藏弆先贤妙迹。仁和钱杜客里中时，烜与论究画理，所得益深。为人貌朴而温，与人交有真意，独书与画不苟为人作。素习医，中岁思以售其术。出游当湖，人争乞其笔墨，烜稍稍应之。钱天树精鉴古，见其画叹赏。烜以易佳研数十而返。著有《停云馆诗钞》。长子曰寿，字延之，号笠君。克承家学，精研《灵》、《素》，并工绘事。有仿元明诸家山水花卉小册，用意幽深，力追古法，题句书款，酷类冬心。著有《绿意盦诗稿》。次子曰富，别见"文苑传"。《墨林今话》，参蒋苣生《续话》，《留仌集》。

周梦台，字叔斗，号柳初，谢天港人，明侍御灿六世孙也，诸生。工书法，姿态秀逸，宗苏长公，颇名于时。间为篆隶，古雅有致。诗文戛戛独造，不蹈近人蹊径。著有

《茶瓜轩诗稿》。程庆华，字实之；史致充，字若泉，亦谢天港人。庆华，监生，捐职布理问。四岁丧母，哭泣如成人。十岁，父邦宪携至京师。长洲顾通政莼妻以女，招赴滇南学使任。诗文得通政指授，书法挺秀，笔肖欧褚，与父媲美。累应北闱，不售。著有《静泰居诗钞》。致充，善长之犹子也。性孤介寒峭，诗亦似之。工隶书，善飞白。尝客四川，独游峨嵋山遇虎。年逾七十，以诸生终。参《人物续志》。

金作霖，字邦荣，号甘叔，诸生。工诗学书，自褚河南而趋颜平原，旁涉苏子瞻。其胸中卓荦之气，尽发之于书。尤善篆刻，仿秦汉遗法。平生不妄交，不轻奏刀，以故知者绝少。著有《补蹉跎室稿》。其弟子宋恭敬，字胜吉，号惺甫。年十四五，能作擘窠大字。其磅礴郁积，不减作霖也。又好画梅，意在冬心、叔美间。工填词，背诵姜白石词不遗。写梅辄题词于上，人称“三绝”。早卒。著有《小壶山馆词稿》。又有程淮，字导之，号桐甫，监生。自馆宋氏，与作霖朝夕相亲，学益进，艺益精，书画、篆刻皆人能品。好酒忧贫，壮岁徂谢，惜哉！参《人物续志》、冯承辉《印识》、于源《灯窗琐话》、《诗萃》。

王致纲，字卞循，号倚帆，元煦子，诸生。喜吟咏，旁及绘事。山水法黄子久，蔬果仿陈白阳，兼善飞白。海盐张燕昌极称之。著有《倚帆诗钞》。致纲所契，又有顾君贤庚、叶君升墀、戴君潜、郑君鄂伟，皆同时人。贤庚字兰畦，捐职布理问。工楷书，笔肖欧褚。性嗜古，每遇名迹古碑善本，不惜重资。收藏之富，名闻远近。其尤足珍者，

陶贞白《旧馆坛碑》、欧阳率更小楷《千文》。大兴翁阁学方纲以为海内无第二本，惜身后散佚。升墀字印石，诸生。耽诗好饮，尝与里中结六诗人社，觞咏为欢。于书，篆隶真草、飞白无不学，运笔各有姿致。潜字电飞。工画梅，老干新枝，奕奕生动，每幅写就必题一诗。鄂伟，以字行。有拳勇，喜为诗，尤善写真。尝寓黎里，孑然一身，啸歌自得。终其身无戚容。参《诗萃》、《飞白录》、徐达源《黎里志》、《续诗萃》。

沈焕，字章甫，号星堂，道光五年举人。少读书，刻励精进，诗必苦吟而成。兼工楷法，秀挺峻整，深得欧阳率更笔意。又善山水，仿文待诏法，赋色清雅，人争得之。著有《络雨斋稿》。同时有周宝彝，字祖白，号警仙，谢天港人，诸生。天资过人，作山水魄力雄厚，同辈罕能及之。中年得疾不愈，遂以贫困死。其画流传不多，而人尤重之。参《续诗萃》、邑《续志》。

张大林，字黼萱，号易斋。幼嗜画，与同邑钱志伟交。塾课毕，即讲论六法。寻以家务废书，然人事之暇作画不少闲。后从吴县夏之鼎游，得其指授，艺益进。家故多储藏，刻意临摹，凡工笔、散笔靡所不能。天分既胜，而用心亦良苦矣。其画以花鸟为上，若山水、人物诸品，兴到之作亦有佳者。《墨林今话》。

沈焯，初名雒，字墨壶，号竹宾。始工写照，画花卉。后从昭文蒋宝龄游，遂学山水，天分甚高。家贫，作负米行。往还江浙，主濮川濮氏、石门蔡氏最久。两家并富收藏，焯刻苦临抚[橅]，所业益进。迨移家吴门后，走币请

乞者无少暇日。计家港有陈尧章者，稍晚出名，亚于焯。尧章名焕，号小岩，秋部王谟之后裔也。所作山水，师耕烟，而人物尤擅唐、仇，名噪里中。《墨林续话》。

王礼，字戴传，号秋言，监生，捐职布理问。幼嗜笔墨。长洲沈荣客里中时，礼朝夕往观，遂悟画法。出笔洒落，殆有过之。中年为人作五色笺巨屏十二幅，绚烂夺目，敷色古厚，得北宋人法。晚岁益臻神化，名满艺林，远近乞画者屦盈其户。又程海粟者，名瀚，郡诸生。善画墨蟹，草泥郭索，神似而非形似。礼与友善。晚年画扇，礼必补鞠，以为程王合璧，得者珍之。同上。

黄镛，字金壶，号笙甫。自幼濡染笔墨，比长，与友人王礼讨究画理，所造益深。善写花卉，旁及人物、翎毛。背临前人，不失意趣。后因余从弟孙懋聘往甬东道署，人索其画者甚众，遂移家于浙，自号曰遯道人。其友人徐芝田者，名坤，监生。工画落花游鱼，昔人恽南田、马扶羲尝喜为之。坤刻意临抚[橅]，柳丝、荇藻，颇能仿佛。生平专于幼科，遐迩著声。间有暇则搦管，不多画也，一时有“徐穿条”之称。

人瑞

徐继涛 程陈氏

国朝

徐继涛，生于明万历二年，至国朝康熙十三年，寿一百一岁。是年，计大章往候之，颜若儿童，步履卓然，杖虽设而不用。大章曰：“杖以扶老，胡不用？”答曰：“惟

未老，故不用耳。”相与大笑。未几，继涛殁。杖适归于大章，大章曰：“杖无足异，异百岁老人耳。”因为《百岁老人杖铭》，曰：“人生少至百，斯人胡能然？惟心企其人，斯杖亦以传。”旧志。

程陈氏，北胜浜人，程文昭之妾，生于康熙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归文昭后，年三十岁夫主亡，守志。子名高又夭，氏抚二孙、五曾孙俱成立。乾隆三十六年，寿登百岁。其家具呈请旌。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一百一岁，以寿终。旧志作文昭妻，误。今从《见闻录》。

盛湖志卷之九终。

盛湖志卷十

列女 贞

国朝

许贞女，字明诸生邵世俊。乙酉冬，兵至盛泽。女年二十三。世俊不屈死，得信，愿从于泉下。亲族劝以守志，乃至邵氏抱木主成婚，守贞四十五年。未旌。参《舜湖纪略》。

宋贞女，名景昭，长洲人，兴化教谕实颖女。字举人计东子、诸生准，号神童。殇，女即长斋。讽经毕，书黄纸誓天，愿以己龄与父母，而速死，以报所天。久之，有求婚于家者，女遂不食死。康熙十二年也，年二十三。东迎其柩归，与准合葬焉。邑《沈志》，参汪琬撰墓志。道光十年汇旌。《人物续志》。

张贞女，名小姑。工绣作，通文义。幼字其邻吴大年子长观。大年故家益落，女父亦卒。母林氏及兄悔之，别字南麻吴姓。女幼，读书陶氏，哭告之，商避湖滨戚家。时女年十六。其母讼之官。长观年十五，弱不能与争，竟断归南麻吴氏。女不从，遂削发为尼。未几，长观殁。邑绅吴宗伯家麒题其庵门曰“守贞不二”。旧志。同治七年汇旌。彭福保《旌表实录》。

杨贞女，如玉女，字宋永宁。年二十，永宁卒。女闻讣，欲奔丧，父母难之。矢志不移，遂送女至宋氏，抱木主成婚。抚侄文思为嗣，守贞三十一年。雍正十年旌。旧志事迹较详。旌年从邑《沈志》。按：宋、杨皆里中著姓，旌坊建宋祠前。邑志作二都人，误。又，未旌卷内有：杨氏，盛泽宋如山聘妻，年十八，守贞三十一年。实一人也，今删。

吴贞女，幼失怙恃，祖如冈抚以长，字邑志作三都。张鸠颂。《见闻录》作颂鸠，倒置。年二十一，旧志作十八，今从《见闻录》。鸠颂卒。女闻讣号恸，欲临丧，祖弗许。即自经，以救免，遂送女至张氏，抱木主成婚。抚侄宗望为嗣，守贞四十六年。康熙四十六年，知县陈九睦奖给“完贞无匹”额。旧志。乾隆三年旌。嗣子名、旌年、守贞年数俱从《见闻录》。按：钱霑邑志有：吴氏，字张某。年十八，张某卒，抱木主成婚。实一人也，今删。

金贞女，字邑志作二十七都。顾启疆。年二十一，启疆卒。女闻讣毁容，矢志守贞三十二年。旧志作五十馀年。乾隆七年旌。旧志作十三年，今从邑《沈志》。

杨贞女，字陈学礼。年十七，学礼卒。女闻讣矢志不移，守贞四十四年。道光二十七年汇旌。盛泽总坊题名碑。下同。

仲贞女，前窑人，赠员锦鹗女，字监生吴廷标子蕴。年二十，蕴卒。女闻讣毁容矢志，足不逾阈，守贞三十年。母张氏殁，遂以哀毁得疾，卒。道光二十七年汇旌。

李贞女，名筠，新杭市人，龙镮女，字秀水诸生沈堉子维钰。年十七，维钰卒。女闻讣饮泣不食数日，夜白父母曰：“儿无他求，生死愿归于沈。”诺之。自是服常缟素，

笑不露齿。父母卒，幼妹甫十龄，日以小学课妹读。历九年，舅姑始迎归，抱木主成婚。事舅姑尽孝。姑病，不入己室。女自维缢殁后，叠遭亲丧。又哭其大母，日益憔悴。及叔姒产女也，抑郁以卒。时咸丰四年三月也，年二十九。是年旌。邑《续志》。

钱贞女，监生维新女，举人徐树勋聘为继室。婚有日矣，树勋遭乱，抑郁成疾。女请行，母许之。归徐仅一宿，树勋卒，遂抱木主成婚。仓卒间弃家避贼，日仅一粥，操作无闲。前室子二，儒藻、慰曾。藻亡，曾出嗣。请归曾，族不可。旋以愤病卒，年二十九。同治七年汇旌。《旌表实录》。

列女节

明

周氏，怡邨女，王有德妻，孝子尚仁母。年二十三，夫亡，子甫四龄，舅姑七旬。氏俯仰艰苦，守节六十年。崇祯五年旌。《江南通志》。

杨氏，仲文第妻。年二十四，夫亡。家故饶，贪其资者辄为要挟。氏矢志不从，抚孤廷选、廷俊成立。孤名从仲谱补。葬亲及翁，事姑尽孝，守节五十四年。崇祯四年，巡按御史给粟帛以旌，知县余朝相给帖，免本家差徭。按：《江南通志》云，崇祯时旌。而《沈志》亦云，《董志》、《屈志》、府志俱载，崇祯三年旌。惟《叶志》独明言宪奖，当必有据，故仍从此说。

王氏，礼部儒士仲大绩继妻。继字从仲谱补。年二十九，夫亡，抚孤五人成立。长子时锠，前室许氏出，以节义著。

其次时铉、时镕、沈洙、镛，皆游于庠。守节三十二年。邑《沈志》。以上二人，国朝道光十年汇祯。《人物续志》。

归氏，副贡仲绍颜妻。年二十二，夫亡。抚侄有章为嗣，事翁姑尽孝。守节四十八年，崇祯十年旌。邑《沈志》。

归氏，杨邻妻。年二十三，夫亡。越数年，孤卒。悲哭失明，几至绝食。弟国誉迎养之，言笑未尝露齿。守节六十三年。史册志。

徐氏，南皋女，仲时彦妻。年二十九，夫亡，抚孤泓、灏、泷成立。孤名从仲谱补。乙酉兵至，氏匿复壁。兵闻小儿哭，登屋放火，同匿者欲出。氏曰："辱于兵，宁死于火。"向天罗拜，火熄，同匿者皆得免。守节四十四年。旧志。其守节年数从仲谱补。

国朝

冯氏，汤博龙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一年，顺治十八年卒。邑《钱志》。以上三人未旌。

沈氏，名兰英，详才传。明诸生浚源女，明诸生卜舜年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一年，顺治十六年卒。邑《沈志》。

陈氏，仲时锳妻。乙酉兵至，时锳遇害。氏抚侄江龙为嗣，年二十九。守节三十一年。旧志。

李氏，王臣明妻。年二十八，夫亡，抚侄瀚为嗣，训以义方。姑病笃，氏左右不离，曰："王氏世守贞节，我无愧王门妇耳。"守节二十六年，康熙六年卒。邑《屈志》。

杨氏，周岐冈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六十一年。康熙十五年，知县霍勋奖给"节孝兼优"额。邑《沈志》。额奖

从旧志补。

归氏，明诸生仲镳妻。年三十，夫亡，抚孤澄成立。守节五十七年。旧志。孤名从仲谱补。

陶氏，仲鸿旧志作云瞻，其字。妻。年二十五，夫亡，抚侄文美为嗣，游于吴庠。守节三十一年。同上。下五人同。

许氏，季伦女，程舜咨一作容。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丁氏，崔申如妻。年十九，婚数月，夫亡。守节□十□年。

曾氏，计士升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四十□年。

沈氏，许善先妻，孝子旺母。年二十六，夫亡，子又早夭。氏针指度日，守节十□年。氏为人廉介。有姊适桐乡卜孝廉舒长。卜宦闽，以所藏箱箧寄氏家。闻氏讣来唁，见封识如故，人共服其操守。

王氏，鸣冈女，宋起蛟妻。年二十二，夫亡，抚侄永隆为嗣。嗣子长，欲为请旌，氏止之曰："吾以尽妇道耳，岂为名哉？"守节五十五年。

蔡氏，沈承源继妻，孝子士麟后母。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邑《钱志》。

李氏，诸生沈秉桓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一年，康熙二十四年卒。邑《沈志》。

计氏，诸生陈清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二年，康熙二十六年卒。同上。

沈氏，诸生孟资孙女，王淘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一年，康熙二十六年卒。《见闻录》。

张氏，仲某妻。年二十七，夫亡，抚孤晋卿成立。守节五十年，康熙二十七年卒。同上。

高氏，管国瑞妻。年二十九，夫亡，抚孤元谦、元熙、元震成立，守节四十三年。康熙二十五年，知县郭震奖给"节孝流芳"额。邑《沈志》。孤名、知县名，从旧志补。

潘氏，汪圣敬妻。年二十七，夫亡。时值兵荒，抚五月孤科达成立。娶媳龚氏二载，科达夭，龚年十九，育遗腹子以守。两世苦节，潘历四十九年，龚历三十二年。康熙中，知府胡世威奖给"双节全贞"额。同上。额名从旧志补。

吴氏，圣甫女，王序能继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四年，康熙三十六年卒。《见闻录》。

章氏，旧志作陈氏，误。饭字圩人，圩名从旧志补。张维茂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一年，康熙三十七年卒。邑《沈志》。下二人同。

汝氏，汤派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九年，康熙四十三年卒。

屠氏，孙伯韬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六年，康熙五十□年卒。

金氏，介中女，王澍继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四年，康熙五十三年卒。《见闻录》。下同。

计氏，计家坝人，陆钧音妻。年十七，夫亡。夫兄某觊氏奁厚，诡言舅有逋，责氏偿，氏无以应。值归省，遂胁其箧尽取之，迫氏嫁。不从，绝氏食，偿益急。氏依母织二十年，如数偿之。复以馀赀买田，曰生食死葬所需耳。守节四十□年。

史氏，汤渭臣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五年，康熙五十七年卒。邑《沈志》。

周氏，邑人附贡生竑女，赠员仲楷继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九年。以嗣子周霈官，赠太孺人。氏治家肃而性廉。赠公有老友朱揆序，以所贷金来还，曰："吾虽贫，义不敢负公。"氏遣人谢曰："未亡人未之前闻。"坚却之，人皆高朱义而称氏贤。旧志。以上二十七人，道光十年汇莊。《人物续志》。

许氏，程国仁妻。国仁休宁人，侨居于里。成婚三载，夫亡，守节。针黹辛勤，以供馆粥。康熙中，氏病革，语曰："吾志已遂，死亦瞑目。"言讫而逝。邑《钱志》。

胡氏，东汲港人，监生天祥女。年十九，适进士钮应斗孙英甫。半载，夫亡。抚侄元辉为嗣，守节六十一年。《续志稿》。

归氏，一新女，陈某妻。康熙中，翁死兵，夫死狱，室毁，子夭。氏矢志誓守，入空门以老，建贞修庵。邑绅钮大令琇为记。《临野堂文集》。

童氏，邑人周毓珍妻。婚六载，而毓珍病。将卒，见氏志在从死，戒之曰："汝毋死，吾嗣兄子孝学以属汝。"氏泣受命，抚孝学读书，择配。既纳征，终以悲苦成疾，呕血而卒。萧沖[翀]《微显志》。

某氏，留下人，沈某妻。沈贫，患疯疾，愿辞婚。氏誓不二，卒嫁之，生一子。夫亡后，有孙游于庠，人以为节妇之报。惜氏姓与夫名俱失。叔曾祖菟溪公记。

沈氏，张世茂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九年。

张谱。以上六人未旌。按：以上康熙朝。

卜氏，谢天港人，周颖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五十二年。雍正元年旌。邑《沈志》。下十一人同。

朱氏，颖子能察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六年。雍正元年，与姑同旌。

徐氏，邑志作二十六都，误。诸生铮女，许士贞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八年。雍正三年旌。

吴氏，计宗蕃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四年。雍正八年旌。

王氏，汤元泰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四十九年。雍正九年旌。

邵氏，邑志作邱，误。汤元恒妻。邑志作衡，误。今从坊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雍正十年旌。

许氏，邑志作二十三都。仲世英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五十一年。雍正十三年旌。

沈氏，世英子士达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二十九年。雍正十三年，与姑同旌。按：以上雍正时专旌

施氏，洪其标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五十四年，雍正元年卒。

陈氏，北心圩人，赘婿孙文甫。年二十，夫亡。守节四十年，雍正二年卒。

计氏，钱楚琳妻。年二十一，夫亡。族有迫之嫁者，闭户自缢，以救免。守节四十年，雍正三年卒。

吴氏，戴君范妾。年十九，夫主亡。守节六十三年，雍正四年卒。

吴氏，张涛妻。年二十四，夫殁于北省。孤苦无依，寄居近族夫兄家。尽鬻钗珥，央夫兄迎柩以归，即嗣其子为后。操持勤俭，和睦妯娌。守节四十三年，雍正五年卒。《续志稿》。

顾氏，汤士声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年，雍正六年卒。邑《沈志》。下四同。

宁氏，苏家埭人，徐忆岩妻。年二十九，夫亡。钱志、旧志作二十五，误。今从沈志、徐谱。守节五十四年，雍正九年卒。

周氏，沈虞音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五十年，雍正九年卒。

龚氏，陈琰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四十七年，雍正十年卒。

王氏，归耀夫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七年，雍正十一年卒。以上十人，道光十年汇旌。《人物续志》。

施氏，诸生张季穆庙讳。继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三年，雍正十二年卒。张谱。

施氏，沈学涵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五年。沈谱。以上二人，道光二十七年汇旌。按：以上雍正朝。

丁氏，邑志作二十三都。毛世炳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一年，乾隆三年旌。下二人旌年同。邑《沈志》。下六同。

顾氏，老字圩人，沈德洪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五年。

沈氏，陆佩英妻。年二十九，夫亡。族逼之嫁，不从，抚孤坚守终身。

周氏，邑志作二十六都。王希旦继妻。“继”字从旧志补。年

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五年，乾隆四年旌。

于氏，沈翰如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六十年，守节年数，从旧志补。乾隆五年旌。

杨氏，金天孙妻。年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一年，乾隆六年旌。

洪氏，邑志作二十三都。郑世椿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一年，乾隆十一年旌。按：《沈志》未旌卷内，又有：洪氏，盛泽郑世椿妻。实一人也，今删。

沈氏，新杭市人，详孝传。贡生宋永麒《人物续志》作如纶，其字。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终身。其女仪松适嘉善许廷焕，年二十一夫亡，依母以居，亦守节终身。乾隆二十年，母女同旌。《人物续志》，下同。

蒯氏，监生沈源长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四年，乾隆二十四年旌。

计氏，监生沈元音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沈谱。乾隆二十七年旌。下二人，旌年同。

俞氏，沈镛妻。九岁为养妇，十九成婚。镛病痫痉，氏事之益谨。年二十七，夫亡。家贫子幼，以纺织养翁姑，并营婚葬。守节五十年。《见闻录》。下四同。

陈氏，全椒训导钌女，监生王机旧志作观法，其字。妻。年二十一，夫亡。抚侄燕为嗣，游于庠。守节四十九年。

柳氏，王心复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三年，乾隆三十年旌。

康氏，张光远继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七年，乾隆三十九年旌。下二人，旌年同。

吴氏，逢瑶女，徐鹤亭旧志作亭鹤，倒置。妻。年二十二，夫亡。孤宗瀚方二岁，抚之成立。事姑尽孝。姑临终曰："我无以报媳妇，愿他日孙妇亦如尔之事我也。"守节五十年。

任氏，仲元开继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人物续志》。

赵氏，谢天港人，诸生周至健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四十八年，乾隆四十一年旌。《见闻录》。

朱氏，陈安国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十□年，乾隆四十二年旌。府《石志》。下同。

郁氏，诸文灿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乾隆四十三年旌。

陈氏，廪生王士松妻。年二十八，夫亡。毁容茹素，事姑尽孝，抚孤烟成立。守节三十三年，乾隆五十一年旌。《见闻录》。下同。

徐氏，郑焕妻。年二十六，夫亡，抚侄培为嗣。守节四十年，乾隆五十二年旌。按：以上乾隆时专旌。

吴氏，范廷文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九年，乾隆四年卒。下一人，卒年同。邑《沈志》。下六同。

李氏，陆尔扬继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王氏，钮正修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年，乾隆八年卒。

孙氏，章应魁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三年，乾隆十年卒。

周氏，茅塘[塔]村人，黄舜民妻。年二十二，夫亡。

守节二十四年，乾隆十二年卒。下二人，卒年同。

徐氏，计文熙 原同朱子讳。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四十四年。

王氏，朱文炳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二十七年。

周氏，王汾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八年，乾隆二十一年卒。《见闻录》。

徐氏，圣言女，张元勋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卒。庄鹤寿《潜德编》。

曹氏，嘉兴诸生明哉女，仲天植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九年，乾隆二十八年卒。《见闻录》。下同。

高氏，邱维学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五年，乾隆三十年卒。

顾氏，廪生万育女，张栋 旧志作君佐，其字 妻。年二十五，夫亡，无子。夫弟尚幼，及长，娶妻生子凤鸣。甫五龄，夫弟又故，氏与其娌程氏共抚孤成立，以振祧宗祀。营葬舅姑毕，即觅夫遗骸。历年已久，朽棺从杂，几不可识。有老妪指示之，并检得棺中小铜镜，即氏妆物，乃克葬。守节四十四年，乾隆三十四年卒。旧志。

沈氏，载扬女，监生张兆鳌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年，乾隆三十六年卒。《潜德编》。

戴氏，屺瞻女，仲辉祖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六年，乾隆四十四年卒。《见闻录》。下四同。

沈氏，心惠女，仲永龄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九年，乾隆五十年卒。

沈氏，王相妾。年二十七，夫主亡。誓死不嫁，纺织

无间。上供正室,俯育幼孤。守节五十年,乾隆十六年卒,知府汪志伊奖给"心坚金石"额。

沈氏,王炯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二年,乾隆五十九年卒。知府汪志伊奖给"节比松筠"额。

王氏,尧女,仲嘉谋妻。年二十七,夫亡。屡欲身殉,家人守之严,不得间,遂哀痛成疾,七年而卒。

范氏,沈上徵妻。年二十一,夫亡。生子起人,才二十七日,抚之成立。守节四十六年。旧志。下同。

吴氏,老字圩人,钱圣伯妾。年二十九,夫主亡。有劝改适者,氏誓不从,曰:"正室年老,不忍离也。"以十指供养。嫡年逾八旬,无子,赖氏以寿终。守节二十五年。

钮氏,名素,详才传。陈南英妻。年二十九,夫亡。抚孤尊源成立,游于庠。守节四十一年。《人物续志》。下四同。

周氏,王世勋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二十七年。

计氏,程大川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五十□年。

吴氏,朱嵩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一年。

宋氏,监生仲鼎臣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

以上二十五人,道光十年汇旌。

李氏,嘉兴人,沈铸颜妻。铸颜,刑部正郎嘉琛孙。事病姑尽孝。夫得痫疾,医药惟谨。年二十五,夫亡。依母族以居,守节五十年。李富孙《校经庼文集》。按:李所撰《曾祖姑母沈节妇传》云,母族为之请旌。邑《沈志》未载,李亦不注旌年。按:以上乾隆朝。

蒯氏,老字圩人,沈昆来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二年,嘉庆元年旌。沈谱。

吴氏，监生沈朝栋妻。因姑病早婚，不两月而姑殁。甫一载而夫亡，年十六。痛不欲生，父母慰谕之，曰："今死，将无家。不死，可立后，以存夫祀。二者孰重轻？"氏收泪敬诺，始进一餐。时夫弟朝椿年才十二令[龄]，就傅，独与小姑居。迨朝椿娶妻生子烜，立为朝栋后，始辗[輾]然一笑。沈氏故居吕塔村，氏以子渐长，欲令亲师取友，始迁盛泽。及花甲，烜将为母寿。氏曰："我嫠也，不当贺。"因述昔年遭境之苦，反复数百言，声泪俱下。又六年，烜先卒。伤悼甚，疾作，辄不肯进药。守节五十九年，嘉庆八年旌。《受恒受渐斋文集》。

丁氏，副挥士龙女，监生计嘉乐妻。年二十七，夫亡。抚嗣子甡成立，以佐贰出仕安徽。守节四十四年，嘉庆十年旌。《见闻录》。下十三人同。

吴氏，平望人，监贡全基女，前窑仲锦春妻。年二十八，夫亡。抚嗣子宗泗成立，游于庠。孙枚亦早年入泮。守节二十四年，嘉庆十四年旌。下一人，旌年同

黄氏，前窑仲云杰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九年。

周氏，年二十五，适老字圩杨鸿翔。结褵才五十日，鸿翔亡。衔悲茹苦，抚从子为嗣，孝事舅姑，年至大耋，终身如一日。守节四十二年，嘉庆二十四年旌。按：以上嘉庆时专旌。

杨氏，诸生吴徐来妾。年二十七，夫主亡，子甫周岁。织绢自给，抚孤成立。守节五十八年，嘉庆元年卒。下一人，卒年同。

陈氏，应雷女，徐躬暄妻。年三十，夫亡。家贫无子，抚侄为嗣。纺织自给，事翁姑尽孝。守节三十四年。

翁氏，监生纯诚女，仲志曾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八年，嘉庆六年卒。道光七年，学政辛从益奖给“苦节幽芳”额。

仲氏，诸生炳女，沈学裘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八年，嘉庆八年卒。下二人，卒年同。

仲氏，沈绳武妻。年二十九，夫亡，氏方怀娠。生子覲日，抚以承祧，为之婚娶。覲日又夫妇俱夭，抚孙又长大。事翁尽孝，守节四十九年。

沈氏，字清涵，详才传。长洲人，尚书谥文恀德潜女，监生计嘉穀妻。年二十四，夫亡。抚从子荀慈为嗣，守节二十六年。

周氏，监生王孝昌一作炽。妻。年二十八，夫亡。遗孤堡仅三龄，抚之成立。守节五十四年，嘉庆十年卒。

佘氏，金壎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年，嘉庆二十一年卒。道光七年，学政辛从益奖给“苦节幽芳”额。

詹氏，监生徐裕启妻。年二十九，夫亡。妾周氏年十九，同抚孤之清成立。守节四十八年，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同日卒，时称“双节全归”。以上十人，道光十年汇旌。

仲氏，徐坤荣妻。年二十二，夫亡。抚孤金钟成立。守节三十三年，嘉庆二十二年卒。徐谱。下二同。

葛氏，徐金钟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年。

王氏，徐金章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九年。

以上三人，道光二十五年汇旌。

蒋氏，长洲人，桂林倅厚培女，前窑举人仲锦奎继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三年。《人物续志》。下十人同。

钱氏，诸生周廷桢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五年。

郑氏，史元恩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六十一年。

张氏，仲怀礼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九年。

沈氏，计元恺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九年。

唐氏，陆忠槐妻。年十八，夫亡，守节五十年。

吴氏，王元宫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十七年。

仲氏，徐幹庭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

诸葛氏，潘盛甫妻。年十八，夫亡，守节□十年。

费氏，新杭市人，李菖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一年，道光二十七年旌。

张氏，沈绪修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十年。以上十人，道光二十七年汇旌。按：以上李菖继妻费氏，于同治七年复旌。见《旌表实录》。

宋氏，徐坊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十四年。徐谱。下同。

陈氏，徐某妻。年二十□，夫亡。七终，哀毁成疾，卒。按：以上嘉庆朝。

程氏，宋志庆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二十九年，道光十二年旌。下三人，旌年同。《人物续志》。下九人同。

计氏，监生焜女，郑基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许氏，监生陈世昌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八

年。

施氏，监生怀义女，徐可观妻。年二十五，夫亡。事舅姑，抚嗣子，俱有礼节。家故饶裕，而自奉极薄。后遭火灾，所有荡然，而处之自若。守节三十八年，道光四年卒。七年，学政辛从益奖给“苦节幽芳”额。

李氏，汤楚南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二十九年，道光十四年旌。

金氏，沈学诗继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五年，道光十七年旌。

汝氏，吴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三年，道光二十年旌。

王氏，杨景湘继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三年，道光二十一年旌。

薛氏，陕西人，雒南县三要司巡检史善庆妾。年二十三，夫主亡。守节四十四年，道光二十五年旌。下一人，旌年同。

杨氏，谢天港人，监生景溥女，周梦桂妻。年二十五，夫亡，子清熙生才十月。以哀故，得痫疾，发则昼夜绕室，年及花甲忽愈。守节五十二年。

卜氏，詹钟英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二年，道光二十七年旌。詹谱。下一人，旌年同。

王氏，郑世镛继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郑谱。按：以上道光时专旌。

陈氏，黎里人，汝雨女，张国瓒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十九年。徐达源《无隐厂笔记》，及《德潜编》，下同。

计氏，监生焜女，黎里陈味经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五十九年。

吴氏，俞大山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五十二年。

以下采访。

程氏，徐应麟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郑氏，徐应庚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九年。

周氏，仲宗渊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三年。

徐氏，周如璠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九年。

张氏，监生仲珩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年。

潘氏，周棠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一年。

张氏，锦元女，归棠妻。年二十八，夫亡。抚嗣子廷镳成立，游于庠。守节十七年，道光四年卒。

邹氏，潘永思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七年，道光六年卒。

吴氏，程庆南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一年，道光七年卒。

计氏，谢溪周卓山妻。年十七，婚甫七月，夫亡。抚遗腹孤钧若成立，后钧若夫妇相继而夭。守节五十六年，道光八年卒。

李氏，理问计钧妾。年二十五，夫主亡，守节三十八年。

周氏，汪鸣岐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八年。

吴氏，监生王配珩妾。年二十七，夫主亡。正室唐氏先配珩卒，所遗二子一女年皆幼。氏衔悲茹苦，操凛冰霜，不以自无所出，而能明大义，抚育遗孤以绵嗣续。为嫡长

子钜娶妻仲氏,生子汝咸,而钜旋卒。嫡次子镐年甫成丁,又早世。为嫡女择配遣嫁。仅得孤孙汝咸,教养成立,娶妻沈氏,生子柄。不幸汝咸又殁,惟存曾孙柄才十龄耳。王氏一线得延者,氏之力也。守节三十九年。道光七年,学政辛从益奖给"苦节延宗"额。十四年卒。参《见闻录》。

徐氏,震泽人,职员光祚女,诸生王致纲妻。年三十,夫亡。遗孤镇岱仅三龄,抚育及冠而卒。氏悲愤莫释,坚守小楼,誓不逾阈。虽同室周亲,亦罕见其面。守节三十九年,道光十八年卒。同上。

殷氏,监生自洲女,监生汤元治妻。年三十,夫亡。遗孤森幼弱零丁,抚之成立。守节三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卒。以下采访。

汤氏,刘应坤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年。

以上十九人,道光十年汇旌。按:以上陈味经妻计氏、周棠妻潘氏、仲珩妻张氏,于同治朝复旌。见《旌表实录》。

洪氏,监生绍康女,廪生王致聪继妻。年三十,夫亡。抚前室子嘉穀及自出子诒穀成立,皆游于庠。守节二十八年,道光二十五年卒。

沈氏,谢溪赠员程浩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仲氏,沈坤元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二十八年。

周氏,沈济容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二十九年。

张氏,沈体元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六年。

王氏,沈正芳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六年。

陈氏,沈祥林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三年。

陆氏，沈冠群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二年。

李氏，程棻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十五年。

王氏，程永滋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俞氏，程正坤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八年。

汤氏，程虹如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五年。

方氏，程永潮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三年。

潘氏，程光沼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二年。

洪氏，诸生王嘉锡继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十二年。

仲氏，王钜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年。

金氏，王毓芝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二十年。

计氏，王锦江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程氏，王声和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五年。

沈氏，王汝咸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年。

陈氏，王亨洪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年。

吴氏，张钰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十三年。

沈氏，张荣九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二十年。

李氏，张元嘉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二十八年。

钮氏，仲伯福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程氏，仲贻莹妻。年十八，夫亡，守节四十年。

陈氏，仲芮祥妻。年十八，夫亡，守节三十九年。

周氏，诸生杨汝霖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郑氏，杨廷椿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年。

钮氏，杨秋江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三年。

钱氏，顾惟新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年。

汤氏，顾琢如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九年。
张氏，于文贵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二十五年。
钱氏，于恪范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七年。
沈氏，吴光照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九年。
詹氏，吴有文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三年。
沈氏，陈省三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九年。
徐氏，陈元龙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年。
娄氏，陆忠楩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四十□年。
张氏，陆棠初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七年。
沈氏、钱氏，均叶昌琬妾。夫主亡，沈年二十九，钱年二十三，均守节三十馀年。
仲氏，李允恭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杨氏，李增仁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三年。
郑氏，宋洪寰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年。
沈氏，俞继传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五年。
沈氏，洪潮谦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年。
仲氏，唐巽安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程氏，朱用予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五十四年。
周氏，职员郑寿荣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年。
朱氏，钱灏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丁氏，范秀德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九年。
沈氏，汪雨梅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一年。

以上五十三人，道光二十七年汇旌。按：以上张钰妻吴氏，于兵燹后，同治七年复旌。见《旌表实录》。

徐氏，谢溪赠员程浩妾。年二十六，夫主亡，守节

三十三年。

吴氏，程鋆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沈氏，张炤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十年。

计氏，张绍恒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二十六年。

郑氏，张兆焕继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十五年。

姜氏，张绍裘妾。年二十九，夫主亡，守节二十六年。

王氏，史廷铨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四十九年。

王氏，史致佐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十年。

吴氏，王承沛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十一年。

丁氏，周保宫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九年。

沈氏，唐万通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五年。

周氏，姚烈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四年。

仲氏，盛元中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张氏，孙斗南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二十五年。

仲氏，邹之梧继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陈氏，项玉衡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李氏，康应铨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八年。

谭氏，戴慎孚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三年。

王氏，诸生洪潮元继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六年。

王氏，诸志忠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年。

郑氏，计配清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郑氏，计仁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仲氏，沈锡章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黄氏，沈焯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十二年。

杨氏，沈烈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九年。

程氏，沈介锡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年。

沈氏，诸生郑科发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年。

刘氏，郑廷栻妾。年二十三，夫主亡，守节十九年。

张氏，杨寿煦继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十一年。

周氏，杨寿勋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十三年。

胡氏、倪氏，均归善令陈礼仁妾。夫主亡，胡年二十二，倪年二十一。胡守节六十年，倪守节三十年。以上三十二人，咸丰元年汇旌。按：以上杨寿煦继妻张氏、杨寿勋妻周氏，于同治朝第三案复旌。见邑《续志》。

周氏，谢天港人，宫桂女，黎里陈文罴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十□年。《旌表实录》。下三人同。

仲氏，王敬行妻。年二十四，夫亡，只遗二女。抚嗣子毓兰成立，事奉翁姑甘旨无缺。长女适前窑诸生仲宗滋，氏常依居焉。次女适平望张兰墀。守节三十九年。

杨氏，浙籍诸生吴德传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八年。

徐氏，黎里人，前窑诸生仲宗湜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十年。以上四人，同治七年汇旌。

俞氏，赵培天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卒，同治十年汇旌。邑《续志》，下同。

廖氏、史氏、黄氏，新杭市澄溪桥顾姓之三节妇也。廖氏，顾某继妻。其前室子在襁褓中，因娶廖而客游湖北。廖年十七而嫁，二十九而寡，抚前室子如己出。娶妇史氏十年，史亦寡，生子曰容大，仅九岁。于是顾姓两世嫠，抚

孤童不绝如线。容大长，娶妇黄氏，生三子两女。容大又殁，黄上事两世姑，下抚幼儿女五人，其节亦坚苦也。廖年九十一终。容大子本立，为之请旌。按：已旌，未详何年。以上道光朝。

沈氏，张长寿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年。

翁氏，张玉梧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八年。

程氏，张富龄继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年。

凌氏，张廷珍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年。

钱氏，张备五继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王氏，沈宠锡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七年。

王氏，沈晋锡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六年。

王氏，沈宜堂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王氏，沈凤飞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年。

叶氏，沈士南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年。

朱氏，沈履贞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九年。

徐氏，沈起洲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年。

范氏，陆耀庭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年。

杨氏，陆锦秀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三年。

程氏，宋志濬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五十四年。

计氏，宋千彰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七年。

张氏，王庆铨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五十四年。

徐氏，王锡嘏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李氏，王叙天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年。

程氏，朱宝山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年。

程氏，徐可寿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六年。

程氏，冯大本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年。

程氏，杨庆樑继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年。

金氏，史天元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五年。

史氏，邢天祥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五年。

黄氏，郑兆堂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年。

沈氏，顾道良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年。

凌氏，范介兴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年。

丁氏，诸生周光照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七年。以上二十九人，咸丰元年汇旌。按：以上汇旌时，皆生存节妇。

郑氏，南安府经历寿南女，照磨徐士清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二十三年，同治七年汇旌。采访。

仲氏，谢溪震邑诸生程榕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十九年，同治十年汇旌。邑《续志》。下三同。

周氏，李仁寿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十六年，咸丰三年卒。

蒋氏，沈秀中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年。抚遗腹孤宗模成立。咸丰四年卒。六年，学政李联琇奖给“霜台贞操”额。

潘氏，谢溪诸生周铮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三年，咸丰七年卒。以上三人未旌。按：以上咸丰朝。

汤氏，诸生金兰祖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四十九年。《旌表实录》。下三人同。

沈氏，仲松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年。

史氏，宋恭敬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年。

程氏，王景洪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四十□年。

以上四人，同治七年汇旌。

陆氏，平湖人，理问施彬妾。嫡葛氏无子。氏年十八归于施，生三子一女。年二十七，夫主亡。逾年，嫡亦卒。而嫡姑犹在堂，氏事之谨，总家事。鸡鸣起，分哺诸子毕，坐内室课婢仆，各有职。夜则使一婢前导，诸子随其后，周视门户，纳管籥。见有搏蒲具，命碎之，亦不问为何人。年五十，不许诸子举觞令。市券米，制衣袴，馈清门之贫乏者。曰："若非隐给之，彼岂能靦面告人者耶？"守节二十七年，同治元年卒。邑《续志》，下三同。

吕氏，桐乡诸生孙庆桂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年。以上二人，同治十年汇旌。

徐氏，郑炳南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年。

周氏，李兰生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年。以上二人未旌。按：以上同治朝。

列女烈

明

徐烈女，新杭市人，字于某。未婚而夫死，父欲嫁之。先一日，遂自缢。旧志。卜梦熊·吊徐烈女：改节从亲易，甘贫处死难。矢心红日惨，逼练白霜寒。芳挺三吴秀，狂回两浙湍。孤贞谅自许，不为后人看。

汤氏，名尹娴，详才传。诸生三俊女，计僧来室。僧来病革，执氏手曰："与尔梦鼓琴而绝者，有征矣。乞善视吾子。"氏泣曰："我在，必不负君，但恐不久耳。"僧来殁，氏绝粒二十日，呕血数升竟卒，年二十五。时崇祯十三年

也。邑《沈志》。

徐氏，沈仲衡室。乙酉避难，遇乱兵胁以刃，不动。触石自沉。兵挟之出水，誓不辱，白刃交胸，仆地。兵去，其子负归，复苏。创甚，越七日死。同上。

张氏，诸生沈承铭室。乙酉十月十三日，兵至盛泽。张被执，而衣皆密纫。兵欲解之，夺刃自刎死，年二十一。同日遇害者，有徐氏，沈又新室。兵至，欲污之，不从，赴水死。邑《沈志》、旧志，参《献集》。下三人同此。

张烈女，敬宇女，字于邵。乙酉十月十三日兵至，焚其家，挟女出。女夺刀自刳其面，兵怒杀之。

程烈女，徽州人国贤女，寓居盛泽。乙酉十月十三日兵至，欲污之。不从，赴火死。

徐氏，爱川女，王之相室。乙酉十月十三日兵至，氏仓猝不及避。兵欲犯之，坚抱舍旁树。兵以刃背连击之，不为动，乃断其一臂。徐犹抱树不舍，旋跃入池中以死。之相重其义烈，誓不续娶。之相字叔涵。

沈烈女，乙酉十月十三日兵至，胁以刃，不动，触石自沉。兵复挟之出，誓不受辱，遂自刎死。邑《屈志》。

国朝

徐烈女，瑞生女。年十三，赘村民仲氏子。仲寻患疯归，女茹素毁容。越二年，仲疾转笃，辞婚。女自经，父母觉，救之。后仲且痿，无完肤。仲之叔复来言，且请为媒。女觉，复自经。母急救，未绝，灌药大吐，遂绝粒。前请为媒者来唁，怜其志，以归葬请。女张目颔之而决。时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也。后数年，仲卒。邑《沈志》，本《半砚斋集》。沈

承休·吊徐烈女：不有夫君疾，乌知贞女风。生前怀耿雉，死去尚孤鸿。匪石从人转，茹荼坚此中。幽芳千古在，激烈岂能同。

机按：此条与旧志所载略同，惟女先仲卒及卒之月小异。今从邑志。观沈氏跋语，知当时述其事者不一矣。沈彤曰，徐女事，《钱志》本桐乡张履祥《言行见闻录》。邑人钮景琦《尘馀杂志》及王济《半砚斋集》皆纪之，而济为明备。且济时馆盛泽，得之尤真，故今从其说。

戴烈女，君范女。其母即君范妾，年少守节者也。女幼字汤瑞尊，未婚而瑞尊殁，女绝粒七日而卒。邑《沈志》。

马烈女，乾朝坝人，文宇女，字茅塔村丁伯仁子。年十九，患痧证猝死。讣至，女方与母共食，倏投箸入卧室而缢。时讣者犹未返，丁氏子复苏，谓母曰："毋悲哭，儿死，命也。马女已自缢矣，幸为合葬。"言毕仍[乃]瞑。时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六日也。旧志。仲枢·吊马烈女：溪水清，溪介香闺淑且贞。未便将身生寄马，故应特地死归丁。○溪水咽，玉女金童两决绝。地密天迷何处寻，生不同衾死同穴。○溪水扬，马氏芳名与共长。白璧青松千载后，巫云蜀雨敢相望。以上十二人，俱道光八年汇旌。

沈氏，孔昭女，宋景莪室。年二十四，夫亡。三月而葬，葬毕，密纫衰麻自缢。雍正十年旌。邑《沈志》。其父名，依旧志补。

叶氏，景文女，秀水闻溪张元洪室。逾年，夫亡。氏欲绝食死，舅姑强令之食。欲饮盐卤死，舅姑觉而倾之。一日，因家中失火，欲自焚死，舅姑急呼而出之。于明年正月，乘间自缢，年二十四。时乾隆三年也。氏能诗。著有《霜闺吟》，惜散佚。同上，参《闻湖诗钞》。

徐烈女，名凤姑。幼失怙，母改适施姓。女年十六，母许字弋阳优，耻之，遂自缢。旧志。龚昇为赋《哀凤歌》：君不见芝从朽木生，莲自污泥出。又不见柏小怀香心，竹稚见坚节。天地钟灵有种耶，淫贞由己谁传家。不谅人只自古嗟，甘教彩凤随乌鸦。凤兮凤兮岂凡鸟，闻言不语心呀呀。以来人名名已恩，若再辱身真可恨。凤身清比清渭清，羞与浊泾同涸涸。生不逢辰死胜生，白练知我伤悲情。解下凤腰缠凤颈，方保肤发归全形。噫吁嘻，梧桐无分栖，枳棘宁安之。母氏圣善儿，不令一灵飞托冬青枝。卓哉凤靡堪立懦，香名倾国争传播。啧啧小年人个个，十五尚幼十七大。我歌哀凤还凤贺，伯夷应让清风座。以上二人，同治七年汇旌。见《旌实表录》。

孙氏，秀水人，新杭市诸生周玉电继室。乾隆八年，玉电殁，氏誓以身殉。其兄知之，遣女护视，不得死。明年三月，乘间扃户自经，下棺时容色如生。九年旌。邑《沈志》。

孙氏，监生张棐妾。年二十二，夫主亡，匝月自缢以殉，乾隆十一年也。道光二十七年汇旌。《人物续志》。

陈氏，诸生兆鲸女。年二十七，适顾惟祥为继室。事翁孝，抚前室女如己出。居三年，惟祥遘疾亟，氏吁天求代，刲臂肉和药以进。卒不起。氏绝粒求死，家人及氏父母咸劝慰。而氏乘防懈，夜悬惟祥遗影卧室，手写己生死年月，粘于侧，缟衣密缝自缢。时嘉庆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也，距夫死二十七日耳。五年旌。《见闻录》。下四人同。王鲲·吊顾陈氏：慷慨千秋节，从容一念成。捐躯山岳重，剜肉鬼神惊。血泪书年月，衣裳慎死生。乌头重绰楔，不朽表坚贞。

陈氏，职附贡生嘉瑞女，监生徐熙甫室。年二十五，

夫亡，氏毁容灭性，矢志从夫，绝食以殉。嘉庆六年旌。

陈氏，年及笄，适冯理堂为室。事病姑俞氏孝。嘉庆二十四年，理堂贸易海盐，失足堕河死。讣至，氏号恸。视殓治丧毕，一夕焚香拜柩前，衰绖阖户自缢。距夫死才七终耳。

范氏，年二十二，适蔡坤杨为室。越五载，坤杨病瘵，势濒于危，张目视氏曰："汝年少，奈何？"氏曰："我当随至泉下。"遂乘间先缢死。时道光二年七月十六日也。坤杨大恸，越二日卒。以上二人，俱八年汇旌。

程烈女，学韶女，字沈秉渊。嫁有日矣，秉渊病殁。讣至，女饮泣不食，夜深自缢，距秉渊死才五时耳。年十八。舅姑重其烈，招位迎柩合葬，以全其志。道光五年六月初三日也。六年旌。

徐烈女，任唐女，字康景丰。年皆十八。未婚，而景丰病殁。女闻讣自缢，距景丰死仅两日。翁姑重其烈，招位迎柩合葬，以成其志。道光十年四月二十日也。十二年旌。本藩司清册。大胜柳树芳有诗，见《养馀斋集》。

沈氏，胡顺兴室。年二十二，夫病亟。氏惶急无措，先缢死。顺兴大恸，即卒。道光十二年也。未旌。胡谱。

杨氏，监生景澍女，张钤室。年二十二，夫亡。氏痛不欲生，两次投缳，为家人所觉，排闼救免。而舅姑若母多方劝慰，氏意稍转，遂蔬食以终。钤丧迨撤几日，即泣告于舅姑曰："妇计出必死，然不遽死者，徒以夫几筵在也。今愿毕矣。"即不食死，道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也。十五年旌。《人物续志》，参《积石文稿》。

某氏，绍兴染匠金某妻。道光十四年，其夫失业，无以度日，卖其女。越月乏食，又私卖氏，已成约。氏知之，投河死。其夫悔之，亦溺死。钱墀《见闻随笔》。同治七年汇旌。《旌表实录》。

宋氏，庄瑞堂妻。瑞堂贫无以食，欲鬻之。氏闻，投水死。瑞堂哀之，同溺死。道光十四年也。二十七年汇旌。《人物续志》。按：此条事迹与年分，俱同某氏金某妻，惟氏有姓，夫有名，其姓又不同，故两存之。

程氏，沈诚室。年二十六，夫亡。沈五者，夫弟也，素狂悖，无人理。尝私其兄子乳妪，氏遣之。及诚死，既殓，五昌言于人曰："兄死，嫂女子不能自活，不免以孤侄累我。若母以嫂室我，若何？"诚母，李小家女，不知礼法事，即应曰："良便。"因目氏母朱，曰："顾不敢专耳。"朱愤然唾之，哄而罢。一日，氏入私室，五亦入。氏叱之，五曰："吾犹兄也。"氏詈而出，且泣且诉李，李若无闻知者。五既犯氏不得，则衔其逐乳妪也。月之晦，氏奠夫室中，北向哭，李亦北向哭。五怀刃自后入刺氏项，达于左，而喉未殊。李惊起，问谁，氏不能声，举手五指。五复突入，刃胁下，乃绝。众获五床下，闻于官。依律拟五斩立决，枭示。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也。二十三年旌。邑《续志》。**仲湘·吊沈程氏：**道光廿二年仲冬三十日，里中有沈五怀刃人嫂室。嫂距夫丧日四七，如雪麻衣营奠出。影堂沉沉哭声溢，五往呼嫂嫂怒叱。仓皇举刃骤相胁，俄顷血飞嫂命毕。家人执五鸣县官，谓五贷钱起杀端。官来验嫂洞胸腋，见者目掩心胆寒。官鞫五，欲言辄首俯。问五之兄嫂之母叶，佥曰嫂不贷钱触五怒。县官居然达大府，大府曰：嘻，情可疑。贷钱何遽生

杀机？况当哭泣，贷非其时。嫂既不贷，反辱詈之。以此成谳殊参差。狱下郡守重诘治，五乃一一无隐词。嫂佣妪，五有私，嫂觉遣妪衅在斯，乘嫂新寡生盗思。朝弹雉飞，夜歌墙茨，凛不可犯，计无复施。劫嫂姑用刃，未忍伤其姿，刃加嫂体悔已迟。群钦大府目如电，匹妇覆盆冤早见。五当重辟嫂合旌，从此一郡传烈声。而嫂之母五之兄，尚曰贷钱无别情。嫂为谁？烈妇程。年廿六，夫沈诚。作诗采彼姻党评，为五诵冤吾不平。九泉勃勃，愤气盈盈，尔室恐有刀光横。

王烈女，前窑村人。父瑞兴，操舟为业，早故。事母孝，纺织度日。字秀水吉字圩陈玉珍，李《匏斋诗稿》作陈长龄。年二十四矣。贫未能娶，以病殁。女年二十三，闻讣，泣告母曰："父与夫俱死于贫，命也。"即以所织断匹系颈死。距玉珍殁仅一日。乡人哀其志，舁棺归于陈，同葬回龙桥侧。道光二十五年《见闻录》作九年。九月十四日也。参《匏斋诗稿》。二十七年汇旌。《人物续志》。李龄寿·吊王烈女：讣音一夕至，女方当户织。继此机上丝，自念死为得。入地合浮萍，荒冢村桥侧。桥下水长流，终古情何极。

杨氏，名春琴，中防同知仲孙樊妾。年二十，夫主卒于上海协剿军营。丧归，氏饮酖求死，以救免。逾年春，乘间吞阿芙蓉膏，竟死。咸丰四年旌。

张氏，黄冀熊室。年二十四，夫亡，氏遂绝粒以殉。

徐氏，周来乔继室。年二十一，夫亡，氏自缢以殉。

以上二人，俱咸丰元年汇旌。

周烈女，徽州绩溪程树槐聘室。树槐住盛泽，业贩缯。咸丰十年二月，杭垣陷，树槐适在杭，被虏。女闻信投水死，年二十一。

王烈女，黄溪秀水诸生陆锍子昌沐聘室。咸丰十年六月，贼至，昌沐被虏。女闻信投水死，年二十一。以上二人，俱未旌。

陆烈女，职监程克昌聘室。克昌从军宁国。同治元年，传言凶耗，女闻信自缢，年二十九。七年汇旌。《旌表实录》脱"聘"字，今从邑《续志》补。后克昌旋里，十馀年，至光绪五年九月以病卒。

机按：克昌，字植甫。咸丰间，余从弟孙懋在皖省宁国防堵，助邓帅绍良击贼，积功保举至监司。克昌时参戎幕，最得其实。所撰《行军纪略》，颇赖以著勋绩。

汪氏，恩贡王昌穀妾。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粤匪大掠，遂自焚死。

张氏，简嗣潢室。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粤匪纵火大掠。氏扶姑随夫走避，见势急，语夫曰："速负我姑行，毋顾我。"遂投俞家渡死，年二十四。以上二人，俱五年汇旌。参《江苏昭忠录》。

李氏，年十七，适程某为养妇。年十九，婚五月而夫亡。程故家微也，其姑素不谨，兼欲导其妇，日招邻之少年数辈至，谓氏曰："若孰与若美？"氏辄走避，不令见。居数年，姑意不已。氏走告母曰："欲与母共处相守，而势不能，唯有死耳。"氏易服自缢，同治七年四月也，年二十三。未旌。参邑《续志》，下同。

张氏，梅堰人，吴振海妻。自幼归于振海，为养妇。振海家故贫，为盛泽学舍斋夫，居舍侧，食贫共守。年二十九，夫患病猝卒。氏哭踊自缢，距夫死才两时耳，同

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也。盛暑，尸颜色不变。氏虽生于农家，夫又佣，而义烈如斯，可敬也。光绪五年汇旌。

列女孝

国朝

周孝女，谢天港人，副贡振业女。父病，刲股煮糜以进。道光十年汇旌。《人物续志》。

孝妇沈氏，新杭市人，监贡宋永麒妻。年二十七，夫亡。姑病笃，刺指血为疏，祷于神，愿减年益姑算，寻愈。女仪松，嘉善许廷焕妻。年二十一，夫亡，依母同居。母病笃，仪松刲股煮汤以进，亦愈。邑《续志》，旌年俱见节传。

孝妇沈氏，监生王炘妻。翁病，氏与夫同刲股作糜以进，得愈。旧志。

陈孝女，名福姑，德宣女。织纴养瞽母，终身不字。《人物续志》。下四人同。

洪孝女，监生钰女，仲增庆妻。父病，两次割股，得瘳。

黄孝女，文达女，郑廷栻妾。父病，刲股疗之。

仲孝女，景西女，监生张坚妻。父病，刲股得愈。家失火，烈焰中负母出。

潘孝女，如山女，监生沈瑞玉妻。父病，割股疗之。以上六人，俱咸丰元年以孝汇旌。

孝妇陈氏，职监汪涵光妻。姑丁氏病，割股煮糜以进。《旌表实录》。下一人同。

仲孝女，监生珩姊。奉母遗命，抚幼弟，终身不字。

盖贞于孝者。以上二人，俱同治七年以孝汇旌。

沈孝女，栋女，唐咸安妻。父病，割股疗之。《恒渐斋文集》。下一人同。

宋孝女，平望人，程光斗继妻。父病，割股，寻愈。后数年，母病，刲股不效。病转笃，再割，血泄不止，死焉。

按：与上沈栋女暨洪钰女，沈曰富撰三孝女合传。

张孝女，阙里典籍宝镛女，高锡妻。嫁未两月而寡，恒依父母居。父病肝鬲，医无措。女潜祷于神，刲左右臂肉各一脔，和糜粥进之，得瘳。同治七年旌。同上诗集。沈曰富·张孝女诗：卓卓靡他节，悠悠罔极情。苦心贤知过，辣手鬼神惊。人定终成事，亲存不计名。怀清台仰止，佳传合缇萦。

王孝女，监贡致望女，县佐张儒良妻。父病，刲臂肉和药以进，得愈。夫疾，跪家祠前，刺心前十馀，不得血。夫殁，哀痛不欲生。亲属劝以抚嗣大义，止焉。同治十二年汇旌。邑《续志》。

孝妇王氏，李维高子某妻。适李为养妇，未婚。同治十一年秋，李屋火，仓卒皆走，氏扶姑亦走。其时，维高之外姑适在其家，老而且病。氏视其姑之母犹未出，复返身入，将翼其姑之母，不得出，死于火中。火熄，检遗骸，犹抱其姑之母也。维高市人，不自知其家有孝妇。未旌。

列女才

明

汤尹娴，字洽君，诸生三俊女，计僧来室。年二十五，僧来殁，遂绝粒以殉。见烈传。工诗歌、填词，画花卉、翎

毛,其父三俊教也。善天文律历,口诵《步天歌》,手指天文,教夫弟东母。东八九岁时,从尹娴学观星纬,指示历历。又善测晷,开方、立方、筹算,皇极统韵、诸葛鼓音、射覆之学,皆其舅氏陈碉庵所教也。并善吹洞箫及鼓琴,则与其妹吉娴皆能之。吉娴,字渭君,与姊尹娴齐名,亦工吟咏,早卒。本《改亭集》,参续志稿。

沈媛,字文淑,邑人佥事瓒女,谢溪诸生周邦鼎室。媛与沈宛君为姊妹行,故诗中有挽甥女叶昭齐、琼章诸作。女周兰秀,字弱英,嘉禾诸生孙愚公室。其诗亦有挽母姨叶安人、昭齐、瑶期表妹诸诗,皆凄惋动人。参《诗萃》。

庞淑顺,字孟宜,新杭市人,陶釜室。备德言工容之美,克循妇道。素工古文词,经生学士往往为之退避。尝作《辟佛说》,大略言,佛以脱离生死为宗,今佛亦不免示寂,何以训人?又尝观史,至汉昭烈临终之言曰:"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君自取之。"曰:"此言非矣,可以待操、懿,不可以待孔明也。且使后主闻之,将忌孔明,而小人或因以离其君臣者矣。"皆发前人所未发,其意见超特如此。《闻湖诗钞》。

国朝

易睐娘,居松陵舜水镇。祖某,累赀亿万。父尽散其赀,畜古名画,架藏百卷为率。睐方四五岁,性聪良,善记诵。父尝举古人姓名,敏以所作某画,睐即指第几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爱之,令司画,呼曰"画奴"。长及龄龀,作花鸟小幅刀札,善吟咏。姿体绝丽,未尝假粉黛,而浮香发艳,盈盈欲仙。星眸流离,远黛明媚,复嫣然善睐,

故其母更其名为睐娘。明甲申岁，海内鼎沸，兵燹所被，郡县陆沉。秋八月夜，睐方濡款手摹吴道子画观音像，将施于邻侧醉香庵女冠。忽闻号呶成雷，燎火四张，外宅大呼曰："兵至矣！"睐仓卒取画之锦韬玉轴，持以出。从父母，从僻巷中潜达金牛村。居三载，卖珠以缀衣，佣绣以佐馔，备旅食之用。时舜水庐室悉烬。乱稍定，睐父将理故业，无资。睐泫然曰："姑在午溪东新港，以孀守贞，可就访合居。女装中有古画十馀卷，售之当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庐，可完聚也。"父然之，为买小舫，从一女奴曰问香。泪别，遂至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倩甚爱睐。久之，舜水已成小筑，睐归。倩至睐家，为议婚，赘婿于家。婿无行，睐愁恨。居二载，挈睐以归。卒以所适非偶，取所自著《愁盐诗词》一卷，及幼时所画花鸟粉本，悉付之火。未几，抑郁以死，年才二十四。钮琇《觚賸》。

机按：睐娘，汤豹处女，今隐其姓，曰易。舜水镇，盛泽也。金牛村，北麻钮村也。言氏，计姓也。玉樵先生以倩娘陷睐，而为雨七妹，故讳之。若睐之贞且才，何讳焉？

潘畹芳，以字行，邑人检讨耒之姊也，计家港秀水诸生陈铉室。奉侍其母，存恤弟辈，殚尽心力，不以既嫁稍衰。尤善治家，制节谨度，去华务实，细大必以身先。雅好吟咏。子王谟由庶常改秋部，秉母教，有文誉。同时有沈兰英，明秀水诸生卜舜年室。见节传。工诗善书。孀居后，曾寓苏州虎丘，葬夫于上方山。值世乱，旋里。所著诗册俱散佚不存。年逾七旬卒。参《遂初堂集》、《百城烟水》。

钮素，字雪卿，陈南英室。见节传。幼好读书，遂通韵

学,诗多巧思。孀居后,持家课子,颇劳心力。间有吟咏,亦深自韬晦,聊以遣兴而已。其族兄沧亭云,数年来仅见其《送春》一绝云:“风褪庭花雨瘦莺,留春无计送春行。樱桃梅子撩人眼,尝尽甜酸过此生。”清婉中节操可见。《诗萃》。

金兑,字泽娥,吴县人,贵州臬司祖静女,商籍诸生计嘉禾室。兑之母杨珊珊,山阴大瓢山人,宾女也。通经史,旁及诗书。兑幼禀渊源,遂擅文艺。为诗雅正清新,无脂粉气,而情深一往,有猿啼鹤涙[唳]之悲。于归后,挟册吟哦,年逾七十,裒然成集,名《栝生小草》。女三:长计捷庆,字心度,曹村金怀曾室;次趋庭,字南初,常州汤贻吉室,早寡无子,遗诗附母《栝生(小)草》后;三小鸾,字青睐,长洲陈朴室。皆禀父母训,工诗善书。归宁时共榻一楼,更唱迭和,有午梦堂风。《人物续志》。

沈青涵,以字行,长洲人,尚书谥文悫德潜女,监生计嘉穀室。见节传。孀居后,屏弃繁华,荼苦自安。平生寡言笑,诗不苟作。偶托吟咏,辄弃不存稿。然其存者,俱古雅可诵,深得文悫家传者也。年五十卒。侄女计蕙仙,字素英,监生嘉乐女,黎里陈镐室。能诗,工小楷。未几病卒,年仅二十五。著有《赪香集》。参《诗萃》。

丁阮芝,以字行,监生计嘉贻室。性耽吟咏,所著《白燕》诗结句云:“红襟紫颔都非侣,寄语霜翎好自珍。”命意殊高洁。女计瑞英,字芝仙,监生吴模室。有和母《白燕》诗,殊足为海叟嗣响。同时有钮默、朱兰、计七襄,皆工诗。默字契真,史楚珍室,著有《寄蠲小草》。兰字畹

芳，绍庭女，乍浦沈时春室，著有《先得月楼诗草》。七襄，监生宠绥女，县丞闵仰承室。同上。

邱碧沄，字镜湖，谢天港人，廪贡周耘室。能诗、女红，馀暇辄与耘唱随相得。女周宝生，字楚孙，诸生洪潮元室。幼禀父母训，雅嗜吟咏，著有《翦红山馆吟草》。其时，谢溪先后有唐裕儒、吴鹤侣、陈文湜以诗书画名。裕儒，黎里人，宝霞女，周锷室，越三载而卒。能诗，读书有识，凡家中难事与商，处之裕如，因名裕儒。父善饮，命儿女旁坐说古事，以为笑乐，裕儒辄得其欢心。鹤侣，诸生史善长聘室，作诗清隽雅洁，卒年才二十三。善长哀之，乃掇拾残丛，序而梓之，名《鸾影遗稿》。文湜，海宁人，经历程庆华继室，工书善画，兼能鼓琴。参《诗萃》、《黎里志》，史、程两谱。

宋静仪，字琴史，长洲人，玉屏令简女，计洵室。幼颖敏，读书过目成诵。工诗，善骈体文。静仪自序其《寓居杂忆》诗云："余年十三，随亲至滇。吾母授唐诗数百首，始好吟咏。癸亥秋，家君奉差入都，赁居民舍。小楼遥对秀山，四时花放，烂若锦霞。女红馀闲，辄与君徽三妹吟啸其中。丙寅后，移寓五华山下，境极清幽。钟声梵响出自云中，鹤淚[唳]猿啼起于旷野。当斯时也，无为无虑，几不知岁月之迁移矣。"其胸次超旷如此。著有《绿窗小草》。《诗萃》。

戴素蟾，字柔斋，嘉善人，广文宋景和室。广文世居新杭市，著有《闻川棹歌》百首，土风古迹搜访殆尽。素蟾夙娴文史，颇工唱酬，又能于由房佐馂之馀，取棹歌授

侍婢歌之，以供庭闱笑乐，洵艺林之韵事，亦吟社之美谈。女公子长宋贞琇，字孟娴；次贞珮，字仲衡；三贞球，字叔谐；四贞琬，字季美，皆能诗。每当绣馀春倦，家庭之间分韵联吟，一时罕有其匹。参《耐冷谭》、《闻湖诗钞》、陆日爱《松陵诗征续编》。

朱萼增，字沁香，苏家港人，理问庭照女，府经徐锡第室。幼聪慧，年十二赋《水仙》诗，有“不留脂粉气”句，家人咸奇之。性至孝，和而能肃，柔而能庄。处家井然，而不事苛细，上下安之。平居无事，偶寄翰墨，造端托物，清丽娴雅。闺房唱和，情深而不流，婉娩而有别，是真有得于风人之旨者。年二十八卒，府经哀之。一裒其诗，名《珠兰阁遗稿》，自著悼亡诸作，为《哀弦集》，附刊于后。郭麐《蘗馀丛话》。

叶璚华，字秋霞，池亭人，小鸾六世侄孙女也，吏目沈烜室。工诗，善小楷，与吏目翻书赌茗，静好相得。吏目善画，尝作观音像，仿吴道子笔为之。璚华写《心经》于上方，勒诸石，时称双绝云。同邑郭麐选其诗入《丛话》，谓其诗与笔俱清丽可喜，洵嘉耦也。著有《小疏香阁稿》。同上。

黄芸馨，字顺卿，宋千乘室。幼读韵语，女红之暇，辄事吟咏，然懒不收拾，随作随弃。年二十二，以肺病卒。千乘悲之，乃掇拾残丛得若干首，名《翡翠巢赠稿》。寄于郭麐点阅，采数首于《丛话》。麐谓：“语多秋气。女有士心，降年夙陨，未必不征于此。”同上。

陆惠，字朴卿，张澹继室。幼即明慧，能诗善画。晚

年与澹偕隐申江，安贫乐道，静好相庄，于喁倡和。咸丰庚申时，澹已亡，惠授徒藉脩脯自给。及门受业为八股文字，已成篇者五人，未成篇者六七人，洵不愧女士之目矣。其名刺书“张陆惠”三字，惠其名也，合张、陆二姓，并书之，盖仿卫夫人称李卫之例。虽小事，亦与率尔下笔者不同。秀水于源录其诗入《鸳水联吟集》。澹有《鸿案联吟图》，武进汤贞愍贻汾所作，宜兴吴德旋题辞，永福吕璜书后。参《春在堂笔记》。

李持玉，字瑶华，新杭市人，监生景昌女，秀水监生陈燿室。幼明慧，诵唐诗及《女训》，不俟讲解，义辄了了。及长，喜读《纲鉴》，兼工吟咏。于归二年，遽以辞世，遗诗一卷。其师桐乡孙贯中为之删定，名曰《绿窗草》。秀水于源采其诗入《灯窗琐话》。同时有张凤娥，字来仪，监生槫女，周某室，亦以能诗名。参《续诗萃》。

季淑，字圭明，京江人。知书，善画山水。父某武人，缘事落魄吴门。淑慨然愿以身偿公私负，还其父于乡里。乃为盛湖潘寿朋侧室，不二年病卒。寿朋哀之，乃装潢遗墨，述其颠末，一时题咏甚多。莺湖翁雒尝以其画册示昭文蒋宝龄，谓其笔墨圆浑，颇似明人，尤近王端淑所作。有“护花画记”小印。《墨林今话》。

列女 流寓

明

项珮，字吹舲，秀水人，诸生吴统持室。喜读书，工诗善画。本以贵族令淑，遭难流离，与其君子偕隐盛湖，讽

咏自若，可谓安贫乐道，白首相庄者。著有《藕花楼集》。山阴王端淑云："鸳水为人文薮，珮具贤淑之姿，聪敏之质。为诗高老，不减三唐。"《槜李诗系》。

国朝

陆观莲，字少君，别号两鬘道人，嘉善人。其母梦大士授莲花而生，故名曰观莲。桐庐山人，殳丹生室。山人初居吴之专诸塔右，后隐震泽之西村草屋。萧萧烟火时绝，惟与道人唱和。比舍闻欢笑声，则道人诗成。山人击节而歌，林鸟栖宿皆惊起。子讷，女默，道人恒授书焉。山人有诗曰："室中有高士，十年能乐饥。"又曰："怜渠最幼小，献岁解吟诗。"盖纪实也。复移住盛泽三年，最后以避水患，隐居嘉善蒋湖之西园，亦三年。道人尝作《蒋湖寓园对月》诗，后有所著，即名《寓园草》，而自为之序。康熙丁未，山人将携家入九峰，道人忽病而逝。又三日，女默亦卒。山人自妻女之亡也，时时念之，略无以自解。道人见梦于山人，而告之曰："我母女生时好礼，斗持佛号。今蒙紫府收录，更女名曰琼真，与诸上真游，无所苦也。"参吴德旋《初月楼续闻见录》，《诗征》、《诗系》。

殳默，字季斋，小字墨姑。生而奇慧，九岁能诗。父丹生有《元旦家集联句》，姑首唱焉。丹生好游，独姑与母居，诗益工，凡刺绣、刀尺无不入妙。习小楷，摹李龙眠白描大士。年十六，未字。母死三日，姑亦卒。姑容貌端丽，声影不出。爱管夫人画竹一幅，与同卧起，并玩好文石子十许枚，小白瓷罂二器，零香断墨，残绘剩绣，丹生悉纳之棺。著有《季斋诗草》，而自跋焉。参《诗征》、《诗系》。

列女 名妓

徐佛，原名翙。字云翾，小字阿佛，嘉兴人。性敏慧，能琴工诗，善画兰。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遂著声于时。柳是尝师之。每同当湖武原诸公游，然心厌秾华。常与一士有所约，不果，因作《秋怨》诗五首，自序云："独处善怀，凉秋易怨，兼以病骨支离，永好中绝。彤管在御，聊代护苏，以写幽忧，非敢拟盘中作也。"其第四首云："锦簟孤栖灯炮青，熏笼斜倚漏三更。西风欲破人愁寂，吹入芭蕉作雨声。"尤为选家所赏。后归贵介周某。周卒，祝发入空门。其时斜桥之北，旧名北书房，绮疏曲栏，歌姬并集。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皆翰墨名世。道钊淹通典籍，墨妙二王。轻云诗词、笔札并擅其长。如姬聪慧，姿色冠于一时。每当花晨月夕，诸姬鼓琴吹箫，吟诗作字以为乐。又皆殉节御侮，不负所主，奇女子也。参《诗系》、旧志，仲时镕《凌巷诗小序》。

柳是，字如是，自号河东君。本姓杨，名爱，小字蘼芜，柳其寓姓也。丰姿逸丽，工诗，长于七言近体。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作书，得褚薛法。年二十馀，归虞山蒙叟钱宗伯，而名始著。先是有徐佛居盛泽归家院，能琴善诗画。娄东张西铭访之，佛他适。其弟子杨爱色美于徐，绮谈雅什亦过之。西铭一见倾心，爱于是自负，谓非良耦不以委身。闻陈卧子为云间绣虎，以刺谒之。陈观其名纸，称女弟，不悦。而虞山宗伯与陈齐望，爱昌言于人曰："天下惟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适宗伯

丧偶，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钱门之客往来传致，柳遂归宗伯。宗伯有绛云楼，藏书最富。柳披校，时得慧解。后十载，楼灾，移居红豆村庄。良辰胜节，必放舟湖山佳处，留连唱和，望者疑以为仙。生一女，嫁毗陵赵氏。及宗伯捐馆，柳因族难以死殉之，于是河东君之名愈著。本《觚賸》。

盛湖志卷之十终。

盛湖志卷十一

流寓

张翰 仲基 盛章 归宏骧 沈周 朱国祚 朱之蕃 仲闻韶 曹勋 倪长玕 吴统持 陈尧德 范风仁 倪国锦 殳丹生 子讷璞 戴瀚 汪文柏 倪云路 郑梁 张庚 金农 鲍楷 诸葛祚 凌树屏 徐思哲 金廷标 汤遇昌 张燕昌 子开福 孙善拳 善风 钱杜 唐诰 徐步蟾 沈华 钱泳 张师泌 闵思兴 钱善扬 萧方蔼 沙神芝 蒋宝龄 赵懿 鲍正言 钱鸿寓 方坰 徐琢 喻兰 从子翀 许华文 夏之鼎 杨韫华 沈荣 蔡升初 顾广誉 贾敦复 贾敦艮 陶淇 弟溶 溶子寿桐 陈春熙

晋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泰安元年，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椽[掾]。翰因见秋风起，乃思莼羹鲈脍而归。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几。性至孝，遭母忧，哀毁过礼。年五十七卒。明卜梦熊云，曾寓盛泽。后人祀于古竹堂，即其寓处，相传如是。著有《首邱赋》及诗文数十篇。本《献集》，参旧志。

机按：翰本吴江高士，来寓于此，容或有之。至云竹

林七贤亦来相聚，则未敢附会。

宋

仲基，字址生，济宁州人，先贤仲子四十九世孙。钦宗靖康间，授高邮州判。高宗建炎时，由仲家浅偕衍圣公孔端友扈跸南渡，以功升台州知府，擢江南东路安抚司参议。历官至秘书学士。绍兴初，侨寓秀水天字圩。后迁吴江膳字圩，子孙遂家焉。卒，葬小口圩。本旧志，参仲谱。

盛章，字如晦，临安人。淳熙十四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敷文馆学士，封吴江县开国伯，迁住二十都。旧志谓盛泽因章得名，无可征考，姑从阙疑。参旧志。考邑志诸家所辑，俱云迁一都，即今盛家厍。

明

归宏骧，字凤硕，□□人，洪武三十年进士。少负才名，律身清谨。宁海方孝儒见其诗文，器重之。授知吉水县，辞以归养。迁起居舍人，亦不就。家贫，俯仰不给，视之晏然，以经术教授乡里。建文二年，擢掌诰敕，起居注展书官。靖难后，隐居盛湖，子孙因家焉。《续志稿》。【《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称《题名碑录》）无此人，或为礼部进士】

沈周，字启南，长洲人，世称石田先生。景泰间，郡守汪浒以贤良应诏，一时名人皆折节交，后学好事者日造其庐而请焉。书法涪翁，并精绘事。尝寓目澜洲，与邑人史鉴、长洲祝允明、吴县王宠辈相过从。觞咏于三元堂，并易"目澜"为"木兰"，有诗以留证焉。参王鏊《震泽集》，《诗萃》。

朱国祚，字兆隆，秀水人。万历十一年状元，官至武

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恪。居官清而能容，质而有大体。忠著三朝，无事不可，为后世法。作文淳雅宏畅，书法遒劲。未第时，读书圆明寺，手书“护法”二字留焉。著有《介石斋集》。参朱彝尊《明诗综》，旧志。【《题名碑录》注：大医院官籍，乡贯浙江秀水】

朱之蕃，字元价，上元人。万历二十三年状元，官至礼部右侍郎。为史官时，出使朝鲜，尽却其赠贿。好名画古器，收藏甲于白下。其先邑人，未第时读书古龙庵最久。尝与里人仲时锐观盛泽地理，宜于东南建塔，因于龙庵造大佛像，冀后人必来兴筑也。著有《使朝鲜稿》、《南还纪胜》诸集。参《列朝诗集》，旧志。【《题名碑录》注：南京锦衣卫军籍，乡贯山东茌平】

仲闻韶，字圣孚，秀水人。天启元年举人，选建德县教谕，升江南六合县知县。筑城有功，行取入都，擢记名监察御史。工诗，不必规橅前人，矢口而出，自成天籁。解组后，筑别墅于盛湖，自为说，曰：“酒人仲圣孚，无李白之才，有刘伶之癖。因癖得闲，因闲得癖。偶览古，而有契乎郭隐君之为人也。遂袭其名曰休袭，字曰退夫。退夫原名闻韶，生于万历壬午，四十登贤书，六上公车，不成进士。退而学钓于子陵之富春，学绘于右丞之六合。其退也其癖也，其退也其闲也，故自号曰闲道人。崇祯癸未，道人之齿六十二矣。今日之行径，他年之墓铭。陵谷可无悲，金石可无镌也。因自为说，并以代通名之古折。”著有《闲道人集》。参《新溪诗钞》，仲谱。

曹勋，字允大，嘉善人。崇祯元年会元，授翰林，官至

礼部左侍郎。未第时，读书法轮寺。改山门，建水墩，皆为之记。寺庭前无患木，乃勋手植也。著有《承笥》、《行笈》、《未有居》、《东干》等集。《诗萃》。【《题名碑录》注：浙江嘉善民籍，乡贯直隶华亭】

倪长玕，字伯屏，平湖人。崇祯九年解元，连捷成进士。授苏州府推官，内转兵部主事。博学好古，善书。精于文章，瑰奇玮丽。其为推官也，里中公建升明桥，禀请督造，长玕始终其事。里人德之，为建生祠于法轮寺东。迨国初，长玕隐居不出。后过盛湖访仲时铉、沈洙弟兄，赠之以诗，称为二难，盖皆名诸生，抱节以终者也。其生祠圮废，即其址建普同塔。参《诗系》、旧志。

吴统持，字巨手，嘉兴人，诸生。负经世才，声名籍甚。遭乱家破，转徙无定，与其配项佩偕隐盛湖。糠秕不饱，处之泊然。与佩赋诗倡和，著有《明月楼稿》、《危斋集》。同时来寓于里者有陈尧德、范风仁，皆嘉兴人。尧德字安甫，任侠肆志，淡于名利。母没，妻与弟相继而亡，孑然一身，浪迹江湖间。好读书，与卜舜年结社往还。侨居有年，多题咏。后入楚，客死王维新光化令署中。维新刊其遗诗，名《安甫小草》。风仁字梅隐，工书，善画墨梅。用笔遒劲，不简不繁，得冷逸之致。与诸文人觞咏最久。参旧志、《诗萃》。

国朝

倪国锦，字玉成，临山人。崇祯末，以异才授宁海都司佥书。丁艰归。南都陷，鲁监国强起之，夺情视事。既知事不可为，退隐盛湖。尝佩一剑，镌“尽忠报国”四字。

国家起复明故官，或劝其以札易札，国锦翛然投其札于火。居乡卅年。遇故国亡臣及旧部曲至，留共晨夕，酒阑相对涕泣，其人姓氏，众莫得而知，即家人亦无从物色也。终以郁悒而没。本王济《半砚斋集》。

殳丹生，字山夫，原名京，字彤宝。嘉善人，诸生。国初改今名，迁居屯村及震泽，又居盛泽，与邑人朱鹤龄、包振、顾有孝辈游。诗、古文并工，天才烂漫。作诗如风雨驰骤，顷刻立就，而矩矱森然。性豪放，好饮酒，以诗名江浙。而其偶陆观莲与子讷、女默并擅风雅。家庭之内更唱迭和，与午梦堂后先相映。著有《贯斋集》。其卒，两粤制府吴兴祚捐金，葬之支硎山麓。子讷，字安世，随父寓盛泽。工诗及书，交游争誉之。然性戇直，不谐于俗。尝为人记室，卒于京口。璞，字次山，汤豹处家僮也。丹生有中州之行，豹处以璞赠之。璞识字学吟，丹生奇而子之，同卖卜于寒山寺，字之曰勖旃。后入萍水吟社，与郡人濮淙、殷重藩、周公贽酬唱，见称于世。其真姓氏，不可得而知也。参《诗萃》、《诗征》、邑《沈志》。

戴瀚，字巨川，上元人。雍正元年榜眼，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诗以兴趣胜，兴之所寄，涉笔成趣，戛戛独造，语夺天工。以科场事谪居吴江，寓盛湖有年，与王濂成至契。复寓同川，徐溶为绘《雪夜访戴图》，藏于王氏。著有《雪村诗稿》。《续志稿》。

汪文柏，字季青，桐乡人，附贡生，北城兵马司指挥。工诗，善画墨兰。居官颇著循声，三载致仕。筑别墅于盛湖，与邑人潘耒、徐钪、黄容为吟社友。其诗以咏盛湖"夜

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为绝唱。秀水朱彝尊以为“非仅开宋元之窔奥，直欲造唐人之堂室”。长洲沈德潜谓“非亲诣其地，不知其妙”。著有《杜韩集韵》、《柯庭馀习》。参《曝书亭集》、《先正事略》。

倪云路，字荚山，钱塘人，附贡生。以馆事议叙州吏目，初任河南信阳，复除直隶沧州，赈贫恤困，多善政。引疾归，州民李祥等立去思碑。丧子家落，寄居三家村，杜门却扫，日以所蓄书画自娱。工书善诗，著有《九青山人集》。其时，华亭郑梁寓居盛泽，与云路为吟社友。梁字奕韩，诸生。性兀傲，不肯下人。善书，得力于颜平原，出入米黄之间。里人张继龄、吴超诸书家皆从之学，深得其笔意。参《诗萃》。

张庚，字浦山，原名焘，字溥三。秀水人，乾隆元年荐试宏博。馆王氏话雨楼五载，王楠从之学。精鉴赏，擅书画，尤长诗古文词，所著《画征录》，洞悉元微，为后学取法。生平研究，注疏史、汉、唐、宋大家之集。后入江西志局，与诸名士倡和。历游鲁、燕、梁、楚。丙辰试罢归，复佐蒋检讨蔚校士于蜀。写山水，入董、巨、倪、黄之室，而能自成一家。著《强恕斋诗文集》、《瓜田词》。参李富孙《鹤征后录》、秦祖永《桐阴论画》。

金农，字寿门，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宏博。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千卷，足迹半天下。诗格高简，有奇气。工画梅，间写佛像，分隶独绝一时。乾隆间，偕嘉兴鲍楷、芜湖诸葛祚同寓王氏话雨楼。王楠与订文字交。花晨月夕，每出所藏金石书画相评骘，署签题跋多出农手。著有《冬

心画记》。楷字端人，工花卉，宗法南田。后客沈凤署中，遂事山水，疏朗秀润，得古人意。祚字永年。工书善诗，精于篆刻，得秦汉遗法。尤善冶铜炼钢，皆能自为之。参《先正事略》、《画征录》、《诗萃》。

凌树屏，字保釐，乌程人。乾隆四年进士，授陕西咸阳知县，改嘉兴府教授。曾馆于姚家坝计氏，与里中诗人唱和，得诗甚富。编《白洋集》三卷，取镇之湖而命名也。著有《瓠息斋集》。其时，与树屏同县人有徐思哲者，字浙茗。力学好古，为名诸生。侨居西市，后迁绿葭潭，遂家焉。著有《九畹山房诗存》。本《诗萃》。

金廷标，字士揆，乌程人。早岁落拓不羁，继乃专心绘事，山水、人物、花卉写真，俱能入妙。寓盛泽时，从学者众。高宗南巡，廷标恭进白描罗汉册，蒙恩嘉赏，命入内廷供奉数年，卒于都中。其弟子汤遇昌，字恒周，秀水人。尝寓里中，工白描人物、山水，深得廷标笔意。不肯苟下一笔，故索画者每以迟钝为嫌。本《墨香居画识》。

张燕昌，字芑堂，海盐人，优贡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博学好古，邃于金石。尝寓王楠话雨楼，所辑《金石契摹本》，屡称吴江王勺山者也。工飞白，广集古今之善此体者，成《飞白录》。又善写兰，落笔娟秀，清韵独绝。著有《石经阁集》。子开福，字质民，诸生。仰承家学，工书画，嗜金石。搜访残阙于荒烟丛棘中，有所获，必手拓以还。曾馆丞署数年，后寓其宗之居圆明寺小桥堍者，与文人倡和，结诗社。晚游陕闽归，两目失明，穷老以终。著有《石匏小稿》。开福长子善拳，字伯膺；次子善

风，字仲虎，皆诸生，工诗文。亦久客盛湖，惜早卒。参《墨林今话》、《诗萃》。

钱杜，字叔美，初名榆。仁和人，监生，捐职布理问。福建藩司琦第七子。性旷逸不羁，好远游，不事家室，如闲云野鹤，来去翛然。画笔类文五峰，而秀冶过之。诗妙于画，所梓题画诗一编，曰《松壶画赘》。嗣子廷烺，嘉庆间，以吴江主簿来摄丞篆。杜至衙斋，与诸文人诗酒往还，得其画幅者颇多。参《画林新咏》。

唐诰，字晋封，秀水人，附监生，官雷琼道库大使。隽爽有干略，历署簿尉。在雷琼为最久，归作《琼海纪政册》，远近题咏甚多。晚寓盛湖，尝司同仁堂事。凡掩埋督葬等举，靡不殚心竭力焉。与诰同郡人徐步蟾、沈华，皆久居于里。步蟾字拱之，诸生。好吟咏，尝作《春草》二律，传播艺林，称为徐春草。属和者数十百人，名《春草倡和集》。华字星躔，桐乡人，奎文阁典籍。馆张氏萼辉堂，自经史及稗官小说，遇目辄知大略。酒阑茶半，随举以供谈柄。尝翻阅《全唐诗》一过，掩卷后即集成七绝百首，见者诧为奇才。本《续诗萃》。

钱泳，字立群，金匮人，监生，捐职布理问。好读书，不慕名利。能鼓琴，工行楷篆隶，兼通金石，所摹唐碑及秦汉断简数十百种，俱已行世。吟诗作画，亦多风致。晚客吴门，时至盛泽，寓王氏话雨楼。谈论古今，深夜不倦。著有《履园丛话》。参《墨林今话》、《诗萃》。

张师泌，字养和，归安人。嘉庆四年进士，官刑部广东司郎中。遂初后，寻山问水，往来吴越间。尝至盛泽，

寓其族人萼辉堂。论文讲艺，娓娓不倦。书宗颜平原，诗喜集禊帖，曰聊以遣兴而已。与师泌同县人，有闵思兴者，字聿修，嘉庆六年举人，国子监学正。性孤介，不阿流俗。馆周氏、张氏有年，与谢溪周孝均订文字交。解经说理，互相辨难焉。《续诗萃》。

钱善扬，字顺甫，秀水人，诸生，侍郎载之孙也。一门群从，皆工画法，善扬尤秀出班行。仪征阮元督学浙江，极称之。写兰，深得士夫气，善承祖武。曾寓王氏话雨楼，身瘠貌古，无时下修整习气。作画，兴到时蹲踞抠衣，伛其身，以两手爬搔，作猿猱状。然后振笔捷挥，动臻神妙。为人写兰，止以青蚨一百易一扇，以偿旅费。其廉于取值如此，可以愧世之燕石自宝者矣。本杨秉桂《潜吉堂杂著》，参《墨林今话》。

萧方蔼，字春谷，海盐人。终身不娶，孤冷若老衲。无所营求，独好古书画、名砚，杂置一箧，动必与俱，宝若性命。尝主张墨海家，即开福之宗人也。夜至四鼓，恒起燃烛，遍观所藏，或瀹茗作诗，且啜且吟，往往达旦，盖畸人也。著有《抱砚斋集》。《潜吉堂杂著》。

沙神芝，字笠甫，嘉兴人。性萧冷，工书，兼善画梅。学怀素狂草，笔力雄健。尤精于篆，整严圆劲，悉中矩度。钟鼎文宗薛尚功说，以秀挺为主，不蹈时下奇诡习气。尝侨居东港，乞书者屦盈其门。后至山左，旋卒。《续诗萃》。

蒋宝龄，字子延，昭文人。工诗，善画山水、花鸟。家贫，卖画自给。画必有诗，诗必沉炼而出。屡客吴江、平望，而于盛泽为最久。与诸文人结红梨社，作诗酒会。搜

访四方善画姓氏，汇录成书，各撰小传，名《墨林今话》，实继秀水张庚《画征录》作也。著有《琴东埜屋集》。参《人物续志》。

赵懿，字懿子，钱塘人。好填词，工隶书，擅篆刻，尤精边款。遇有佳石，辄于径寸中作数百字。画梅、兰、水仙皆有古趣。入都，见赏于翁阁学方纲。落落不肯谐俗，卒不得意，返游吴越九峰三泖间。旋至邗上，后屡寓嘉禾闻溪，而至盛湖。与邑人杨澥同寓东观音堂，日与诸名流诗酒流连，为文字契。后病酒，卒。同时歙县鲍正言、嘉兴钱鸿寓，皆久寓里中。正言字慎甫，绿[渌]饮先生廷博孙。工小楷，直入褚河南之室。兼通篆隶、铁笔，仿秦汉遗法。鸿寓字西庄，好吟咏，工隶书，寓慧龙庵。参《墨林今话》、《诗萃》。

方坰，字思臧，平湖人。嘉庆丙子举人，馆盛泽郑氏、陈氏最久。少尝为骈俪文及古今体诗，后弃去，一以程朱身心之学自励。其言曰："外整肃而内虚静，是为居敬。敬则一，一则诚矣。"又曰："动而有善恶。当其静，未有不善者也。故周子言主静，静则人生而静之。静不与动对，太极是已。"后体验延平未发之说，益以深造自得。摄武义县训导。邑有朱吕讲学堂，成公墓在焉，坰纂明遗绪以《小学》、《近思录》教士。丁继母忧去。后选钱塘，莅任有日，遽以疾殁，年仅四十二。著有《生斋诗文》、《日识自知录》、《读易日识》。参邑《续志》。

徐琢，字鸿宝，吴县人。道光元年举人，捐职员外郎，改广西知县。父炳南翁精于医，为世所推重。琢亦以医

行称。元和朱绶谓“敦复诗深湛清灵，无叫嚣恣肆之习”。有《知止堂集》。敦艮为古文，宗法震川。同治初，复来盛湖，馆仲氏，有《餐霞仙馆集》。敦复，字蘅石；敦艮，字芝房。参叶裕仁撰顾广誉行状，《续诗萃》。

陶淇，字绍原，秀水人。四十后，以字行，因自号锥庵。喜写山水，出入元明诸大家，有空灵淡远之致。作字工晋唐小楷，生气迥出，与沈曰富、陈寿熊辈交。及娄姚椿之门，于学皆窥其藩篱。诗亦清远高简。客盛湖沈氏古鲸琴馆最久。遭乱游楚中，画名满江南北。而钱塘戴文节熙、武进汤贞愍贻汾皆折节交。晚年境益困，存稿不多，遗墨人尤珍之。弟溶，字鸿上。画花鸟，近解弢馆，作字娟媚。为后街葛氏婿，遂赁居盛泽。中年得疾不愈，以贫困卒。溶子寿桐，字问琴。专工山水，得世父淇指授，惜不永年。参《墨林续话》、邑《续志》。

陈春熙，字膝安，海宁人。自幼随其父寓居闻溪，乱后至盛泽。工篆隶，兼擅飞白。而于汉隶为最佳，得曹景完碑体势。尤精竹石刻，能于白竹扇骨刻仕女，鬓发蓬蓬然；作渔人荷钓竿状，钓丝摇曳如临风也。邑《续志》。

方外

宏道 妙声 静可 宏觉 通门 性冲 彻观 永在 广至 明涛 释向 超伟 行正 正因 行修 心月 拙斧 实源 力成 际清 正坤

明

宏道，字竺隐，澄源里人，俗姓沈。父亨，母徐氏。尝有梵僧过其居，曰：“此宅当出名僧。”后生宏道，读书颖

悟，日数千言。父命出家，年十九剃发，受满分戒。闻雷峰鲁山文讲授有规矩，往从之游，于教典罔不通贯。谒我庵于上天竺，示以教观权实之旨，且曰："我宗戒行二途，缺一不可，苟非依解进行，空言无补。"由是有深省，所学大服伦辈。未几，我庵示寂，与大璞玘、大彻昱考核益精。重修教苑清规，命宏道秉笔。洪武初，筑室澄源溪上，为终老计。寻住持天竺。十年，有旨笺注《楞伽》等经，宏道与徒同撰，颁行《御制竺隐说》赐之。十五年，召入京，为僧录司左善，世赐敕奖焉。二十四年春，以年老告闲。上优许之，遂退处长干方丈之西，筑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趺跏而逝。宏道四坐道场，上待以殊礼。王公大臣接遇甚优，宏道不以为荣。至于庸人孺子顶礼者，必煦妪垂诱，勉其为善。所作诗文，见者叹服。孝慈皇后崩，岐阳王请宏道建佛事于灵谷。开示鬼神感灯火数千炬，照耀林表。上为征南阵亡将士设广荐法会，驾亲临，有光如虹，五色云冠钟山顶。宏道殁后，焚之，舍利无数。世寿七十八，僧腊五十九。塔于天竺双桧峰。本邑《沈志》。

妙声，字九皋，吴县人。元末，出家景德寺，后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禅等寺，晚住盛泽圆照庵。洪武三年，与释万金同被召，莅天下僧教，时年已六十馀。诗文多至正中作。然既谒帝金门，即属归诚新主，不能复以遗老称矣。今系之明，从其实也。妙声与庆元袁桷、晋宁张翥、金溪危素等俱友善。所作感事抒怀，激昂可诵。杂文体裁清整俪语，亦有南宋遗风，格不高而韵亦不俗。著有《东皋录》，入《四库总目》。其后有静可，字笑庵，能诗。

弘治中，主教席于车溪观音精舍。冢宰周恭肃用尝师之，取所名轩亭各赋一诗，以纪其胜。参《明诗综》，邑《沈志》"别录"。

宏觉，字梦破，仁和人，俗姓江，名浩。少负才名，所交皆当时名士。尝居横山之麓，题曰蝶庵。当风月闲夜，命酒薄醉，登山眺咏。明季，遂弃家从援公薙发为僧，后从云门礼公受具。曾居前姚村之折芦庵，其地环水成区，境绝幽雅，复命其徒居之，云游江淮间，示寂于佛日寺。著有《蝶庵集》。同时有通门，字牧云，常熟人，俗姓张。明季祝发于兴福禅林，寻主古南、鹤林、天童等寺，晚休静于折芦庵。精禅行，通儒书，与士大夫游，所作诗文，颇有士风。著有《懒斋别集》，入《四库存目》。本《诗系》，参《诗萃》、《百城烟水》。

性冲，字无幻，秀水人，张氏子。少参无趣，诲以教外别传之旨，即欲出家。母不听，乃依盛泽圆明寺，训蒙膳亲，朝夕参究。母没，始薙发染。欲结庵径山，往辞趣，嘱曰："子缘在水边，今始从汝志已。"从径山来呈四偈，趣莞尔曰："非语言文字也。"遂传衣法。趣入灭后，性冲忆前嘱下山，禁足圆明寺三年。会车溪庵僧证川来请，遂居庵二十馀年。戒律精严，远近参者不绝。万历三十九年，径山请主禅期。赴半载馀，脾疾作，辞归车溪，端坐而逝。世寿七十二，僧腊三十。其骨塔于径山。邑《沈志》。

国朝

彻观，字清涟，梅里人，俗姓石，为邑人黄容舅氏。少从云林谛和尚受具足戒，为山家坝庆寿庵僧。好学不倦，

时容寓庵中读书，彻观从之学诗，遂擅名于时。邑人潘耒、徐钒，桐乡汪文柏辈时相酬答。年六十，昆山徐秉义为作寿序，称其身虽出世，不忘本源，事母尽孝，训孤侄，赡寡嫂，盖墨而有儒行者。重建西云楼，秀水朱彝尊记。著有《伴竹轩稿》。其时，庵中诸僧若永在、广至、明溥，皆工诗。永在字德载，彻观之徒。善承师志，精梵行，通释典。广至字需轮，耽吟好客。明溥字天镜，诗笔清秀，四方名流时与倡酬。邑人徐崧、黄容极称三僧之诗。参《诗乘》、《诗萃》。

释向，字明如，关帝庙梦麟之徒。康熙四十一年，郡绅请主苏州东禅寺席。向受员老人命，进院升座云："东禅祖刹，二十六年前荆棘参天。本师和尚空其衣钵，恢复门庭，丕振洞山大法。今奉师命，端居此席，便与三世诸佛、历代祖师，情与无情，同一受用。"向诞日，盛泽逸林庵元吉师请上堂，云："向上座于丁卯年，摸着鼻孔便得潇洒自在。不意被人推向此间，顿令山僧屈指论量。三三不是九，二五亦非十。顺逆数将来，尘沙喻不及。"且道毕竟如何，向卓杖云："天地元黄。"后金陵众檀越请向归，上堂祝圣毕，曰："梦麟先师鼎新殿宇，乃宋代报慈禅院。波浪冲堤，久为寂寞之滨。自填基建造，始于甲辰，迄今五十年。蒙本山护法修书，命往匪才，那堪斯任。惟冀诸昆务本修行，非唯报德法门，幸甚。"向所语如此，其徒述有《语录》二卷刊行之。僧行濂所记《向禅师语录》。

超伟，字天谷。初住震泽慈云寺，后居南草圩之毗卢庵。工诗，时偕圆明寺僧行正、圆照庵僧正因，与邑人徐

崧、秀水周筼诸名士相唱酬，清词妙谛，不减皎然云。行正字尔初，著有《寺前小八景》诗，曰寺桥待月、古木归鸦、洞庭远翠、葭岸僧归、深芦钓艇、午市鸡鸣、别浦归帆、古院钟声。旧志全录之。正因，自号目澜衲子。兼工古文，与仲沈洙友善。旧志有所作序。又有太平庵僧行修，字苍崖；云隐庵僧心月，字集辉；柏子庵僧拙斧，以字行。三僧皆耽吟咏，与邑人黄容、徐崧订翰墨缘，诗酒倡和。本庄观《研斋集》，参旧志、《诗萃》。

实源，初名三友，居青浦白鹤江。投来青阁为僧，薙染于盛泽圆明寺。受戒十馀年，喜画梅，因号梅花禅子。华亭张文敏照延主横云别业，适凿井有甘泉之应，更名一泉。历主福严、华山、罗汉等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进呈梅花长卷，御书“福”字赏之。后有乞其画者，款署赐福沙门。晚年至京师，旋往保定莲花寺。久之，示寂。其骨塔于华山，而遗影归于圆明寺。参《青浦县志》。

力成，里中朱氏子，以屠为业。年二十九，弃家学佛，祝发于山家坝庆寿庵。其师永在名之曰“力成”，盖义取屠刀出头也。然目不识丁，仅供担水舂米之役。苦行三年，迄无就。既而永在示以僧家坐七法，命诣嘉禾天宁寺坐参禅理。越二十四日，豁然开悟，诵经如夙习，兼通吟咏，清彻可诵。历主天宁、灵隐诸方丈，说法皆超上乘。后退居柏子庵，口喃喃如颠者数年。乾隆丁丑仲冬朔，忽悬示曰：“五五归期。”人莫晓其意。至月之二十五日，悉召故人与别。焚香沐浴，衣袈裟，趺坐禅榻说偈曰：“来时菊花黄，去时腊梅吐。终身未了事，全仗檀那补。”偈

毕化去，年六十六。其骨塔于庵之西偏。所谓“五五”者，是月二十五日也。力成以九月诞生，故偈有“菊花黄”之语。《见闻录》。

际清，字姜园，圆明寺僧。工诗，好读书，喜与文士交。时计瑸、龚昇、徐继稷辈结诗社于瑸之读书乐园，际清亦每会必至，拈题斗韵，甚相得也。其后有正坤，字竹坡。少薙染于洞庭山某寺，后住持圆明寺，主讲席卅馀年。焚香静坐，专精梵行。工诗，善画墨牡丹，一花一叶，古韵出尘。尤善翎毛，意致如生。参《诗萃》。

羽客

苏蓬头 唐汉元

明

苏蓬头，居尘字圩洞真宫，为道士。善吐纳之术，能旬日不食，啖则数升。夏不设蚊帐，冬卧积雪中，或浴于河，人皆称为仙，然以其蒙首垢面不甚尊重之，独卜舜年目为上品真仙，敬执弟子礼。尝与语竟夕，得秘旨。归而大哭，悔向者之多迷谬也。既而舜年病瘵死，能预知其期。死之夕，蓬头方与汤真常、仲绍康夜话，忽瞿然起曰：“舜年去矣。”二人疑信未定。明晨诣卜氏舜年，果死，询其时刻不爽。越数年，而蓬头云游去，不知所终。先是，卜梦熊赠楹帖云：“三千年桃花开，五百里贤人至。”至张我备赠楹帖云：“丹成柳色黄金嫩，石煮梨花白雪香。”一时脍炙人口，叹为实录。旧志。

国朝

唐汉元，字凤彩，宜兴人。出家平望元天宫，有道行。先是，盛泽有监生汪启光，字翼元，尝从穹窿道士邱天山得幻术，能通阴阳，以符咒驱役鬼神，为人治祟。兼通五雷秘法，能致风雨。汉元从之学，积久而师其术。然时方震启光名，不知有汉元也。启光殁，汉元始为时重。遇人魅惑，亦能如启光法禳镇之。邑中亢旱，祷雨辄有奇验，当道五加额奖焉。乾隆壬申秋，江令唐奖给"祷应甘霖"，震令赵奖给"指挥如意"。乙酉秋，江、震两令沈、赵奖给"灵雨立应"。戊戌秋，江令班奖给"积诚立应"，震令梁奖给"句曲真传"。其所住持平望关帝庙、盛泽西城隍庙，咸修葺鼎新焉。《见闻录》。

盛湖志卷十一终。

盛湖志卷十二

书目

元

或默轩诗文集 王朝臣。未见。

存诚录 八卷。王智。下同。并未见。

淮清堂文集

明

玉川书塾问答 二十卷。王贵。未见。

两峰遗草 周兆南。佚。

葆光阁集 王锡命。佚。

晚香亭集 十卷。卜梦熊。佚。

江左集 周应愿。佚。

潇洒独吟编 王顺阳。未见。

寄闲吟 王尚仁。未见。

摭芳圃集 周应偶。佚。

独秀轩集 八卷。王家彦。下同。并佚。

易义独断

泽畔吟 周灿。下同。并刊存。

西巡政略 十卷。**自序**：尝阅东源《中国论》，称江西介吴楚闽广间，

土溽民勤，颇为安壤。及余轺车所至，而不尽然也。岁癸未，楚氛方恶，闯袁，袁溃；闯吉，吉亦溃。伪檄直走豫章，豫章大震。余登陴诘守御，搜乘简卒，靡怠靡遑。于时都护遂宁吕公、中丞益阳郭公同心协力，调劲旅往援之。仰惟高皇帝于昭于天，式灵钟鼓，擒伪官诛之市。袁、吉定，余乃得稍稍行按部事。独兵民杂处，所在骚然。而箐林深谷，椎埋妖妄之雄，勾连蔓结，冲掠城市，则都护宜春袁公、中丞潼川旷公抚绥而戡定之，余益得肆力于察安之举。居无何，燕京凶问至，全省大震。不逞乘为奸利，膏粱乳臭，率蜂目而豺声，小民揭竿呼道上。幸旭轮再朗，金陵有昭肆赦。余小臣宣布德意，反侧以安，自是周爰益力。盖灰烬瓦砾之地，必有马迹焉，计期一年有半，所历一十有三郡。事甫毕，录其迹报于朝，循故事也。於戏！昔之时，巡者衣绣衣，行部采风谣，饬诛赏。既竣，即逡巡谢不敏已耳。今则金戈铁马，日铮铮有声。一期之间，江省危而复安者再。小臣何能，惟曰圣天子无疆之福。书其略，亦以见遭逢之艰，而弥缝补缀。略者详焉，则以俟后之君子云尔。

贮真斋遗集 四卷。汤三俊。佚。

论孟精义 三十四卷。王国佐。未见。

绿晓斋集 四卷。卜舜年。存。国朝道光十年，郑照重编刊。张志达·序：世之艰才久矣，平津易竭，不托清波；短林无附，难羁高响。若夫纵荪棘于晓风，混鱼龙于秋夜，盖伤言之世，固不乏向门大嚼者，而闵逝之赋可奏，同时之叹罔闻。且黄土收才，恨深埋玉；青灯绝照，悲甚天刑。斯盖清英昔感，茂迹今衰矣。每读唐诗，其中或断简留光，片言结韵，而姓付寒烟，名沉幽壑，则夫蕙香已杳，剑彩未腾者，又何有限也？夫经营惨淡，恣意光阴，既高步之缘情，亦标清之有会，乃绮烂满天，震焕合冥，知显晦不独在生平矣。即遗文而亦有司其显晦者，可不凄欤？孟硕往矣！其魁杰之气、工绝之技已渺散荒区，飞驰天外矣！意惟相知者忆焉，而不知者不忆

也。至其言汇九流、文谱六变，掌珠耀乎灵蛇，擎藻发为绣虎。允宜嘉振前声，美垂来叶。而升沉之故有如所云，未保耽其缃茜，悉其素履，兹诚不待感秋，永以连者也。夫孟硕嗣乏箕裘，则管城遗绪，即其后胤耳。窃尝吊双龙于云穴，咏孤鹜于溟滨。可仰可标，九五之翔未择；不鸣不跃，东南之宝已盈。人指嵇门之柳，鬼唱鲍家之诗。洒兰泥以隤心，抚琼枝而沫血。私自慨欷，而不忍以告人也。今以杀青之役，续西河之烝尝，庶使金羁玉软，行于琼石之府，照冰负雪，苟有英隽仰其徽烈者也，因以戒世之持衡者，毋徒贤纸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哉。**国朝顾承·序**：奇矣哉，天之生人也，人不择地而生。遐陬僻壤，或千百年而无人者，非不生也，天秘其奇而不轻泄也。人万有不齐，其不齐也，视其才；才亦万有不齐，其不齐也，视其情。情以人而异，才因情以殊，此天之所以为奇也。吴江之盛湖，去郡城百馀里，僻在一隅，向未闻有人焉。当明之季，有卜孟硕先生者，以奇闻。然丰于才，而啬于遇，年仅三十有四，不得志以死。门人徐羽仙刻其遗集行于世，历年既久，板本无存。今秀水郑君晓山雠校而重刻之，于是《绿晓斋》之集复完。山川之灵秀，日星之精华，郁之久者发必盛。盛湖之滨，人文蔚起，甲于他邑，皆先生有以开其先也。非天秘其奇，以泄于斯人也欤？先生为人，张威明氏传之详矣。盖其人其文其遇，无之而不奇。求之前人，与徐文长颇相类。然孝友之性，耿介之操，有非文长可比者，则又奇于文长也。呜呼！天既生斯人，以泄其奇，顾乃困厄之，摧折之，俾不得伸其志，仅留一编之书于若灭若没之间，抑又何哉？虽然，得郑君为之微显阐幽，使先生是集复光于世，是又天之奇也。余于是有深慨焉，谨为之叙。**朱绶·序**：孟硕诗瑰怪绝特。当时自有此派，要以高才沉滞，发抒胸中之奇，所著诸骚尤为激荡诡越。时公安派盛行吴中，馀体不无染指。而称心以发，剽而不留，其一纵不可羁绁之概，几几乎驭飚轮，薄太空，与造物者游，而不自知其恍惚者乎？

克三集 四卷。仲绍颜。佚。

碧云轩诗文集 王臣良。下同。并未见。

散花集

书巢小草 六卷。仲绍光。未见。

国朝

天地间集 朱明德。下同。未见。

广宋遗民录 佚。顾炎武·序：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于此之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思为之传其姓氏，而笔之书。呜呼，其心亦苦矣！吴江朱君明德与仆同郡人，相去不过百馀里，而未尝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仆又过之五龄。一在寒江荒草之滨，一在绝障重关之外，而皆患乎无朋。朱君乃采辑旧闻，得程克勤所为《宋遗民录》而广之，至四百馀人。以书来问序于余，殆所谓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数千里外者也。其于宋之遗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尽举而笔之书，所谓今人不可得，而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者也。余既鲜闻且耄矣，不能为之订正，然而窃有疑焉。自生民以来，所尊莫如孔子。而《论语》、《礼记》皆出于孔氏之传，然而互乡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叶公之徒问答而已，食于少施氏，而饱取其一节而已。今诸系姓氏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岂无一日之交，而不终其节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犹且眷眷于诸人，而并号之为"遗民"。夫亦以求友之难，而托思于此欤？庄生有言："子不闻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其期年也，见似人而喜矣。"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馀年，而其人益

以不似。及闻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为此书，以存人类于天下。若朱君者，将不得为遗民矣乎？因书以答之。吾老矣，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也。

学庸解玩 计大章。下同。并未见。

读易随笔

洗心斋诗文稿 六卷。

独醒编 钮棨。下同。并未见。

贞白楼诗集 钮琇·《觚賸》云：余族兄易庵先生，名棨，与先君同受知于黎博庵副使。鼎革后，筑楼溪滨，绕以修竹，而种菊其下。赋诗饮酒，绝意人世。自南邨师殁，先君即命余从易庵游。今易庵年已八十有二，无子以继其传。手钞《贞白楼诗》寄余，若冀余之传之者。存其一二，亦可以见兴象之恬，襟怀之峻矣。

澈石斋诗文稿 仲时铉。下同。未见。

二祀定则 一卷。存，未刊。自序：春秋二祀，凡人所知而为之则者，以物力艰难，人情睽异，轮当则退缩不前，公派则观望靳啬。一年失举，次年效尤，墓祀渐弛。即有孝者勉举祀典，而或行或闲。强邻乘隙，致地界侵削而难问，树木斩伐而莫追。虽心抱不平，欲行究理，而寡俦莫应，彼强邻者固夷犹无怖色，此山荦大弊也。家祖墓自宅葬以来，未尝乏祀。然自府君见背，铉方在简谅之年，祀不过期月一举。小人觊觎久矣，故侵地伐木亦往往而有。岁在戊辰，定则之议出，而后墓祀者众。墓祀者众，而后觊觎者远。始焉论而未详，今也详而益辨。始焉勉所难为，今也乐所易举。摅我至诚，衷乎古礼。与举族之贤子顺孙，共襄祀事于无穷，此铉之心也。或曰恐伤琐屑，然不琐屑，则事不行，行亦易敝。无论规避者有罚，即越举独任，皆在弗许，何也？馀不能视效也。倘有力者已越举，已独任，次年遂有不随之意，此何可久？故不如一准于则之为当也。今子姓咸集，五世于兹，若不

帅以礼法，训以至义，何以善后？不见夫群居终日者乎？老者肆礼于上，而子姓嬉玩于前，亦难乎其为尊且长矣。必绳之以则焉。则宜从详，众子姓能求我则谨而行之，圣良之道不外是。

眺楼新咏 沈承休。未见。

采真游集 仲沈洙。下同。并未见。

四书折疑

易论古

尚书集解

毛诗集解

周礼纂

家礼补注

性理集要

改亭诗集 六卷、文集 十六卷。计东。存，四库馆存目。**四库全书提要**：东字甫草，吴江人，顺治丁酉举人。以江南奏销案被黜，又十馀年而殁。东少负奇气，中年出游四方，遍览山川之胜，诗文日富。康熙癸酉，宋荦巡抚苏州，为刻其文集。其诗集则刻于戊子，王廷扬所助成也。王焯《今世说》载其客邺城日，尝访谢榛之墓，为树碣表之，盖以游食四方，行踪相近，故用以寄意。其生平事迹，具见尤侗所作《计孝廉传》，亦载卷首云。**王廷扬·诗集序**：岁丁亥二月，吾友计子希深再来泽郡，出其尊人甫草先生文集赠余。余把爱不啻拱璧也，盖先生与家新城大司寇公为忘形交。公每称述先生具不世才，其著作直可信今传后。而年逾五十，遽赋玉楼，识者咸追悼之。余方恨未及见先生，得先生集，如见先生焉。既而循讽累日，深服其经经纬史，学有原本，而辞之雄放，不异万斛涌泉，其神韵悠扬，体制警严，则又庐陵、南丰合为一人也。近代归太仆而后，目中实罕其俦。因叹新城言不我欺，而转憾读先生集之不早也。今夏，与希深坐对山亭，询及集中

何独无诗。希深辄涔涔泪下，久之乃曰："某家故贫，力不能刊遗书而问之世。曩者古文一编，商丘宋家宰公抚我吴时所刻也。其诗稿，曾为中州胡观察缮写，将付剞劂，以罢官遂寝其事。十年来，某耿耿在抱者惟此。"余急索其存稿阅之。分体中兼以编年，凡先生生平游迹暨所交友，盖历历在焉。昔杜少陵险历岷峨，阻临湘梦，读破万卷，诗称当代史。山阴陆放翁过终南，陟巫峡，读书尚友，老而弥笃，故其诗多而且传。以先生好游，凡所至山川，莫不吟咏。又其所与酬倡皆一时名公卿，擅著述手，宜诗与文醇而肆尽若此也。余虽不及见先生，而先生不恍在我目前乎？则余又释从前馀憾，而窃喜不自禁也。适希深以秋试往金陵，余因出赀，属其归而镂版，庶后之读《改亭集》者洋洋大观，而家新城公闻之，亦当粲然一笑，用慰人琴之感也夫。爰信笔而为之序。**宋荦·文集序**：《改亭集》者，亡友计君甫草所为古文辞也。君以能文章，早负盛名，交游皆海内知名士。顺治丙申，客游中州，过予邑，交徐恭士。恭士予石友也，予亦因以定交。明年，君举于京兆。后四年江南奏销案起，绂黜籍，遂绝意仕宦。而君家故贫，母老，势不能不饘飧于客。故自京师北走宣、云，南历洛、漳、邢、魏，东之济、兖，所至旅馆设席，争以礼下之。故宗伯王文贞公与今相国宛平公父子闲尤器重君，常欲荐君。会今上举博学鸿词科，天下材艺之士皆征诣阙，而君不幸先一年殁矣。此知君者所以为之累欷涕洟，而惜君之不遇也。忆予交君甫逾弱冠，君与恭士长于予皆十年以上。君一见盛相推许，且曰："异日功名，严郑公、李赞皇流辈也。"予愕不敢应，为面发赤，而心怦怦者久之。其后，予起家郡倅，历曹郎，俛仰二十馀年。乃遭逢圣天子特达之知，误被拔擢，自畿辅观察，不数年遂把节旄，再移重镇。自顾充位窃禄，碌碌无所竖立，负愧我友。每追忆襄语，予之面发赤而心怦怦者，盖日益甚也。因而屈指君之殁，且将二十年，恭士殁亦四五年，而予亦已衰老矣。今官君之乡，序君遗集，其能无车过腹痛之感也夫？君常谓吾乡汤潜庵讲程朱之学，又从长洲汪钝翁讲欧曾之学，

故论有原本。其文醇正和雅,已足自不朽于世,无待予言。故第追述畴昔知己戏笑之语,以识予愧云。君名东,甫草其字,吴江人。子默,好学攻文章,能世其家。**汪琬·原序**:信乎,诗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计子甫草来京师,出其中州所作书序、记、铭、五七言杂诗若干篇。予受而读之,而为之三叹也。盖甫草自春徂秋,遍游大河之南北。其车辙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时战争旧垒也。故其戈头矢镞、阴燐遗骼,往往杂出于颓垣野田、荒烟蔓草之中,见之恒有苍凉壮烈、愤然不平之馀思。则其为道途逆旅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恻。逾河涉洛,遥望嵩山少室苏门之崭秀,其间长林修竹,飞瀑清湍,绵亘而不绝。至于菟园、雁池、铜台、紫陌之旁,日落风号,狐啼而鸱啸,虽欲问梁孝王之骄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气而眇乎远矣。则其为登临怀古诸作也,宜其多幽悄而深长。所遇贤士大夫,与夫王孙贵胄,下暨酒人、侠客、卖浆、屠沽之徒,埋名而更姓者,犹不失中原文物之遗焉。幸得追随其步趋,而相与上下往复。其议论无不动心骇魄,可歌可涕。则其为往来赠答、宴饮别离诸作也,宜其多激昂沉郁,而出之以顿挫。然则甫草所作之工,盖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迹几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尝敝阸齐鲁、秦蜀、荆湖之间,故能出其所得,名当时而传后世。诗文之道,虽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游而益工,则固千载以来雄才杰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区区之翰墨,与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系官于此,无由为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壮其气而开拓其耳目。于是学日益劣,识日益卑,而才华亦渐以凋落。盖有愧于甫草多矣,况敢远望古人乎?顾犹欲竭其固陋,为甫草序此而不辞者。何哉?夫亦以志吾愧也。**从孙瑸·重刊跋**:先孝廉文旧分四集,曰《甫里》,曰《汝颍》,曰《竹林》,曰《中州》。其诗,则总名《狂山吟》,然亦分数集焉。迨长洲汪先生删《甫里》以下诸文,都为《改亭集》。而哲嗣菉邨老人,因遂悉编《狂山》诸吟,别为《改亭诗集》。其任而刻之者,为商邱宋公、山右王公,行于世已五十馀年矣。顾自菉邨殁后,缄縢不慎,

板归蟫蠹。家甫培廷府君有志重刊，命兄钰载其书藏读书乐园，将雠对以付剞劂氏，后以易簀不果。戊辰、长夏无事，追念前修，窃感孝廉之清文与府君之素愿，不能无待于后，爰与兄于嘉禾校勘遗谬。其有原刻漏略，而家牒可查者，则是正之，否则谨从原缺，以志谨慎。凡三阅月而竣事。其襄佽校督以速溃于成者，则族叔泰之力为多焉。

世经堂遗集 周能察。未见。能察字以绍，号谨斋，谢天港人。

尘馀杂志 八卷。钮景琦。未见。

宝日堂集 仲治。未见。

可庵诗钞 一卷。王奂。下同。存。同邑顾有孝选入百名家《英华集》。

倚树堂诗集 未见。**毛奇龄·序**：吴江王子晦夫好为诗，其于汉魏、三唐多所研索，而忧悲喜愉一见之于诗，顾诗在自为而已矣。恃其形似，则汉魏六朝只成沿袭，而善于垆鞴，则宋元之委势随下，未必不可驾铁其上。而矧神景、开宝、大历、长庆虽升降不一，亦无不可通观也耶。不自为诗者，规摹愈下而愈趋流弊。自为诗者，以我之性情，囊括乎古人纵横变化，直抒所得，岂必镕铲其句，雕琢其字，始足以骋绝俗而夸巧俊也欤？晦夫之诗，清和涵泳，知其学之深而融之久，不与世移易，诚能正其所趋，本乎自为，迁流之患，自可砥止，吾于晦夫征之矣。

遐清集 五卷。范承淹。未见。**计默·序**：襄诵孟郊诗"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疑其言过激，非通论也。今序亡友范君嵰山集，不禁有感于斯焉。嵰山年弱冠即负文章盛名，视科第了不异事，乃屡蹶场屋。又母老贫无以养，其循例就广文席，非得已也。余游钟离，曾过其学舍，门庭萧寂，而摇笔朗吟，声若金石。所示中都怀古诸什，取材选体，亦曲合唐人矩矱。兹得其遗稿，更纵横渊奥，不沾沾摹仿前贤，殆欲自成一家言者。而余心折于嵰山，则更有说。凡怀才而不见遇于时，类多感愤无聊，发为诗歌，

亦声粗厉而辞怨悱。求其温柔敦厚，不失风人旨趣，十不得一。嶰山独言出肺腑，绝去雕饰，而和平醇雅之致流溢行墨。挹其诗者，辄想见其为人。盖生平不屑为恶诗，便无意于得官，数载寒毡，委之义命焉尔。藉天再假以年，其诗当不止此，而此已信其可传者。诗文显晦，夫岂名位升沉为哉？嶰山有子而夭，今搜辑遗稿者，外甥汪子巽中也。巽中幼即工诗，所得舅氏指教不少矣。乃谋付剞劂，懃懃属序老友，则年少中力敦古道者。余故为谦山幸，而并述之。

容膝斋集 陈王谟。未见。

罗浮存稿 皇甫钦。未见。

东庄农隐集 宋国显。未见。

畹香小集 王濂。存，未刊。

补瓢居诗草 吴在湄。未见。

挂瓢吟 许源。未见。

笏山斋诗钞 张天麟。未见。

希砭斋集 六卷。周之方。存。

薏庭遗集 周振业。下同。未见。

四书节解 十四卷。存。**弟日藻·序**：亡兄右序先生谓："往时专心并力于兹书者数年，后看诸经，以兹书推而通之，心力便减。"盖古之通儒必有所专精之处，董子于《春秋》，匡刘之于《诗》皆是也。先生用心之精，一字一句必求至理之归。又其诣力之坚，尝反覆一书，穷昼彻夜，虽寓居寒无被，暑无帐，而卒不知。故于兹书独有心得。朱子集注之义，实有理会。

印谱 二卷。仲子长。佚。**潘耒·序**：摹印虽曰一艺，必博综篆籀，贯穿分隶，布置停匀，行笔劲健，使古雅秀润之气，郁郁芊芊，见于方幅之外，然后为佳。今之摹汉魏者，一往粗硬；规宋元者，唯取妍靡，皆为失之。仲子子长潜心斯道，积有年纪，心摹手追，尽得诸家体势。而运之以心巧，

大小奇正，各极其趣。自是雅人深致，未易为流俗道也。夫为无本之学，而急于成名，即篆刻且不可，况其大者乎？吾嘉仲子之用功深而求名缓也，于是乎书。

亦山诗文稿 仲枢。佚。

菉邨诗集 六卷、文集 六卷。计默。存，秀水族裔光炘编刊。韩菼·诗集序：计子希深视余《菉邨诗钞》，皆其客中感怀、即事即目之作，无倚傍，无补假，超然出尘、壏而独上也。余观古作者之诗，多得之客。盖客者多才，所触山川风物广博怪丽，足以恣其吞讨，以激发其抑塞磊落之气，则客之助多矣。昔人云"诗穷而后工"，不穷安得客？此所以工也。而吾见夫今之客者矣，即客亦安得不穷？此所以尤工也。嗟夫！希深之客尤非得已。母老矣，无以为养也。以远游为负米，以离忧为在侧，篇中屡写其所难言有伤心者。余谓以希深之才，自可不终作客俟之已耳，无遽无恐。抑又闻夫子之称冉雍者曰"在贫如客"，美安贫也。余窃谓在官亦当如客。客于贫可以养心，客于官可以立身，盖皆所谓孝。希深他日得志，当有味于余言。徐嘉炎·序：今天下翰墨之士，求其才之迥出侪辈者难矣。以迥出侪辈之才，而能独深其至性至情者，为尤难。计子希深声誉遍天下，辇下文章，钜公咸推服之。新城阮亭先生、长洲慕庐先生，二公者固当代韩欧也，于希深著作皆极为奖成，则其才洵有过人矣。予独推其诗文大指，盖每饭不忘其亲者也。不以交游易其寝膳之思，不以驰逐缓其晨昏之慕，发乎情，见乎言词，俨然《南陔》、《白华》遗风焉。呜呼！夫非其至性之独深者，乌能如是？或曰，诚如是，曷为久游而不归？曰，人子之于亲也，仕者以禄养，未仕者以力养。其以力养，或以耕，或以商贾，或以卖文传艺，资修脯给亲需。为力不同，而所以养则一也。希深生既文弱，不能胼胝力作。又近士，无笔耕地，不能不越千里职记室，遥寄薪俸以供其亲。设一日舍之而归，菽水无资，皇皇如矣。然则其不归也，为亲故不得已也。要其胸中，亦岂能无不释然者

耶？宜其发为文章，无非怀亲之思，而余亦得因其才以观其至性也。呜呼，是可以为难矣。睢阳胡使君谋刻希深诗文，因问序于余，予乃发其意如此。若其才之过人，新城、长洲二公非轻誉人者，而独赏希深，希深可自信矣，而何俟乎余言。**陆奎勋·序**：天地大文莫如山水，而杂花众鸟，其不经意之作也。近世称诗者，六朝唐宋，宗仰不同而必规橅，以求曲肖。夫诗人心思时而奇，不啻赤城、黄海、石梁、九溆之在目时而正，又宛若西河、洞庭诸山之淡宕而宜人。即其信笔小言，亦必自露本色，如凤鸾片羽，芙渠[蕖]、水仙之一花。今乃锢其心思，规规摹拟，刻玉终非楮也，刻木终非鸢也。况乎天地间佳山水，乌可累石穿泉而肖之哉？《菉邨偶存稿》，我友计君希深所作也。长谣短什，一以造物为师，而抒写其胸臆。世人从而誉之，或以为肖谢陶，或以为肖杜韩苏陆，不知触境缘情，安章宅句，我不求肖古人，而古人之精英自献腕下。菉邨诗所以过人者，特在此耳。当甲戌之春，四方名士萃孽下，菉邨子执牛耳，踔踔于珠盘玉敦间，意气抑何盛也。越十八九年，同学一一摩天去，菉邨子蹇连不得志，仍以卖文作活，独其诗变化而愈可喜耳。予亦穷而好诗，意欲自标一格，未能也。若菉邨子者，其导予以登高涉深，而挥斥八极者欤？**又·文集序**：往读《改亭集》，华岳应乎金天，直上五千仞，包奇崛而驾峻嶒。河源自高注下，急涡雷震，束以三门砥柱，杀其怒势，后乃豁然奔放，何其气盛而辞达也。兹读菉邨偶存文稿，又若九华骨秀，面面芙蓉缭曲，清溪汇为镜潭，览者携琴抚弄而不能去。因叹三曹诗格、二王书法，虽父子不必曲肖，而自能诣极，洵乎弓冶箕裘，过庭得益，较诸负笈从师，相去不啻倍蓰。夫古今作者众矣，文载乎道，道备乎经。经不可以妄拟，学史汉，则有北地貌似之讥；学唐宋大家，亦踵熙甫、应德之后尘已尔。或乃无虑著作之难，杀竹灾木，动诩等身；井灶踔踔，大愚至此。即序文一体，自皇甫《三都》以降，求其增光长价者，指不多屈。若欧、曾论文沾沾焉，务标榜以张我军也。丁敬礼不云乎，后世谁相知定我文者？予则谓求定于人，

不若返而自求诸己。藉令陶彭泽、韩昌黎手编己集，未必存闲情一赋、与夫伏光范门之三书也。今菉邨文稿得失自知，淘汰者什之五六，何假予他山之助，顾走笔长吟，促序卷首？窃念永好三十年，投我琼玖，不报之以木桃，敢乎哉？乃复挑灯洛诵，具识作者苦心。纵古贤林立，休其我先。然而怀亲规友，孰非扶我挚性。当代之忠义节烈，幽晦未章显者，不得不以立言下朽自任。且学术邪正，判若泾渭，安忍以心之所明，瞑视他人之贾吃，而不一为提撕耶？就所窥见为序一通，用识溪阳家学渊源暨我友述作之慎、弃取之严而已。如欲增长光价，白头元晏，世有其人。菉邨倘褰裳遇之，予亦愿抱遗经往请益焉。**田兰芳·序**：计子希深，甫草先生之仲子也。受学趋庭，积有岁年。根本既已壅培，途径又加判别，盖已裕乎载用之基矣。而著述时时见之他说，渊邈瀛博，浩乎其莫可阈止也。其最诸仁者，不且征内美之静深乎？予固屡读其书而畏之矣。戊寅季秋，则出所刊杂文数十篇，命为之序。展玩累日，不能穷其所至。约而言之，其健儁如搏犀虎、捕龙蛇，其幽邃类攀坠岩、入杳壑。逌逸沦涟，则澄波之皱生水面；奔湍荡漾，则急峡之瞬目千里。岂非兼古今作者之长，复乎高踞其上也哉？希深何集成若是乎广大乃尔也。**翁广平·诗文全集序**：我邑于国初，时称计、顾、潘、吴四子者，谓甫草、雪滩、稼堂、汉槎也。其后裔皆能以读书世其家，惟甫草于菉邨专为诗古辞，能传其家学。迄今百年，渐至式微，著作散佚。闻湖计君曦伯为其族裔，博雅好古，尝欲搜罗菉邨诗古文，举以问余。余出菉邨初刻诗一卷，其中大半即菉邨涂改者。又于韩慕庐《有怀堂集》中，录其菉邨诗序，陆《陆堂集》中录其诗文稿序与之。于是曦伯锐意搜罗，凡近人诗集与夫选本，他若图经山志之附录，梵宇琳宫之题壁，有菉邨诗若文者，搜录无遗，编为十二卷，刊版以行。所谓抬遗文于既坠，发潜德之幽光，其曦伯之谓乎？

福王谥法考 周朱耒。下同。未见。

童初室诗 四卷、文 二卷。存，未刊。**陆奎勋·序**：岁丙子，予下

帷咸春堂西偏。周子象益来从学，见其所为时艺，风发泉涌，因勖之曰："子才高而识敏，时艺既工，诗歌古文可旁通而合美也。"象益请示其要，予谓："学诗当熟精选体，后乃泛滥于三唐两宋。学古文必读《左》、《史》、《庄》、《骚》，其后乃以唐宋八大家为法。"象益从我言，朝披夕讽，阅五载，而其学大成。今所存《骖鸾前后集》、《历下集》，则德州少司寇李公延以为师，晦明风雨，吟哦自适者也。最后《析津》一集，则泽州、盖平两相国招之为友，赓花颂酒，与时贤相角胜者也。间作诗馀，酷肖玉田、草窗，其他杂文莫不裒皇典丽，音如黄钟大吕，而无牢愁郁抑之语。生平尤长奏疏，大江左右风俗民情，能洞烛其利弊。督抚大吏用其言入告，往往见诸施行。然雅不欲存稿，恐其炫己能而攘人善也。夫以象益之才与识，非无名公卿为之倒屣，贤士大夫为之推毂，而竟屡试琐闱不得一伸其志，晚而投牒铨部，引见阙廷，命驰往滇南，以州牧用。方谓可得一善地，稍展其致泽之猷。乃触暑南归，婴疾以卒，得年仅五十有三。嗟嗟，圆盖何心，既赋之以高才绝识，曷为而故阨塞之，使其名不登于桂帖，仕不历夫方州也？令子缉堂惧手泽之将湮，乞予为之选定。每一展卷，不禁悄焉以悲。虽然，此固其呕心钵肝而成之者，乌忍不加品骘，听其与蛛丝蠹粉同归灭没矣乎？昔昌黎为东野作序，极称其诗之善鸣，而悲其境遇之穷。东坡题黄九诗后云："每读鲁直诗文，令人绝倒。"又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予心枯笔弱，不能踵武韩苏，而象益之在我门，则固堪与籍湜争衡、秦张并驾者也。为选定诗四卷，文二卷。虽毕生撰述不尽于斯，而春华秋实兼擅其长，是亦足以行远而传世矣。

尚书外传 计朱培。下同。并未见。

簑笠亭诗钞

池塘遗草 仲楷。存。兄 **枢·序**：余第五弟方裴，名楷。幼年失怙恃，甫三十五而没。殁而无嗣，以伯兄之次子周霈为其子，谓差足慰余弟于

地下乎。虽然，犹未足传余弟也，爰命弟侄辈搜辑其平生所著述。散轶者多矣，惟得庚午岁诗钞两小帙，继又得己巳岁诗草一编，合古今体诗，仅百有三十馀首，亦足以传余弟矣。先是，余弟雅好吟咏，上自三百一十篇，以及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诸家诗集，无一不穷研深究。故偶尔戏笔，原原本本，悉合风雅。惜乎不尽留也，何忍更置之耶？因和泪录存，题之曰《池塘遗草》。非惟冀我惠连之入梦开余，亦俾当世之采诗者知之，而或有所择云尔。呜呼！余弟方斐，不幸短命死矣。死而有灵，倘亦藉是以瞑目也哉，则是集也其容已欤。若其为人之孝悌忠信，而宽和慈恕也，固已不死于道路人之齿颊也已，余未敢赘焉。

童初室续集 周元熙。未见。

盛湖旧志 二卷。仲周霈。下同。存。

前村吟稿 存，未刊。

晓村诗稿 徐梅。下同。并未见。

百花咏

金石辨证 王楠。下同。并未见。

话雨楼诗钞

话雨楼碑帖目录 四卷。存。子鼒编。**许槤·序：**吴江之盛泽有贤者，曰王旭楼先生，好古而能守。江以南，推收藏之富且久，必曰王氏话雨楼。其尊人勺山翁，好古而善聚。自商周彝器，下至近代石刻，闻世有精善可喜者，必罗而致之，以贮是楼。翁又善考据，乐与当时贤者游，故辨证尤确。旭楼先生善继先志，既老，虑群从之析者，散而不可复征也，先人之学识湮而未彰也，则取遗目次第之，而辨证附焉。有所见，则亦条系之焉。天下之物，其好之也，虽至其聚之也，诚力苟其得之自我，虽举而捐之可也。既已受诸人矣，冠履之敝犹将藏焉。其势不可以失守于此，而无失其力，有难者矣，不贤而能之乎？**钱泳·序：**古来收藏金石者，莫如欧赵。惟永叔有

季子叔弼，能读父书，又摭其略而目之。而德夫则无子，虽有其妻李易安表其书，上之朝，而不能守者何止十百千万。即收蓄书籍书画之家，亦犹是也。今读盛湖王氏话雨楼碑目，益知收藏金石之难，而能守之勿失，传其子，传其孙，尤难之难者也。余奔走衣食几五十年，所得三代钟鼎款识，以及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五代、宋金元诸拓本，不下千百种。而尤喜模勒唐宋以来名迹，刻为《写经楼述德堂诸帖》，其中尚有话雨楼中未备者，将来当以赠之王氏世守之，如明州天一阁范氏故事，不亦大快事耶？是又艺林中一段佳话也。**张廷济·序**：盛泽王旭楼少府，家多古墨本，盖其尊人勺山翁所贻。析诸子时，分仁、义、礼、智、信五簿，少府得信字簿。余与之交十年，过其家，君聚子姓群从，必出所有以乞题。宾客满座上，余辄随手应之。少府殁有年，子少吕以《话雨楼碑帖目录》付匠者锓，且寄余，索一识之。夫物之寿，至金石刻至矣。然金有时而烁，石有时而泐。其刻之脱而为文者，又不得不假著录家以更寿。欧阳赵洪诸书具在，刻之存者几何耶？且物之聚散何常，天下之物当与天下共之。苟得成为家集，便觉清芬不泯。是区区者固已如鱼之筌，如兔之蹄，存固可欣，佚亦无戚。少府念先人得之不易而录之，少吕又能成父之意而锓之，视世之不知珍惜而废弃蚀损，与夫仅知珍惜，摄缄縢，固扃镭，不肯轻以视人，而询其品目，则茫然不知应者，贤与否相去何如也？余自幼爱读古刻，今阅五十馀年，目验手披，不啻万计，而箧笥所有者，晨夕题记十不得五。头白有期，汗青无日。观少吕此锓，重有警余心已。

蒙彝集 王楹。未见。

哲初堂诗集 周道隆。未见。

春山小草 计元坊。未见。

西江旅笈锺陵草 管嵩。未见。

朴堂诗文存稿 沈梦祥。未见。

筹山小草 计瑸。未见。

玉舟诗稿 程瑶。未见。

茂堂诗稿 周轶群。未见。轶群字亦群，号茂堂，诸生，谢天港人。王鳌云，轶群从世父振业游，讲程朱之学，诗有风致，无头巾气。

锄经堂诗稿 沈元鉴。存，未刊。

历青斋诗存 计哲。未见。哲字圣儒，号梅臞，自号毘耶居士。

逊志斋诗钞 王士松。未见。士松字揆之，号仰亭，诸生。

钓隐诗文稿 严树。未见。

醉吟小草 宋永麒。未见。永麒字如纶，号春晖，监贡生，新杭市人。孟彬云，永麒诗任意摅写，不拘格律，五七言均有风致。

澍堂诗钞 周玉霖。未见。玉霖字霈苍，号澍堂，诸生。孟彬云，玉霖健于为文，汪洋恣肆，极为瑰丽。乃盛年早逝，未竟其业，良可惜也。

病歙草 计濂。未见。濂字菜周。

疑我集 王汉荣。未见。汉荣字桓如，号力斋，又号旸谷村蛮，监生。

竹简小草 周瑞。未见。瑞字念丰，号濂泉，诸生。

畹居诗钞 陈金品。未见。金品字长黄，号畹居，监生，计家港人。

恒斋吟稿 计灿。未见。灿字星躔，号恒斋，监生。

富春草堂吟稿 严而泰。未见。而泰字丽双，号春伯。

宝爻阁诗文集 王燕。未见。

浪游小草 陈尊源。下同。并存，未刊。

诎斋词稿

易图贯义 二卷。周珣。佚。

尘夫诗钞 仲贻焕。佚。

镜楼诗存 宋贵。佚。

上枝楼诗稿 二卷。龚昇。存，未刊。**沈德潜·序：**作诗之患，莫患乎舍己性情面目，而求似前人。夫曰似，即失乎真。此如优孟为叔敖、胡

宽营新丰，似矣，然究竟是真叔敖否？真新丰否？故弗能似者弗似，然求似而能似者，终弗是也，非其真也。龚君行惠诗，诗之真者也。立一意，措一辞，下一字，必从灵腑中抽绪而出，宁难毋易，宁生毋熟，宁险毋平，宁僻毋庸。犹是敦厚人伦，登临怀古，与夫吟弄风月，刻画物情，而言中言外，自有一种戛戛独造结辖郁。噫！必使读者苦心求之，始得行惠之性情面目，相与于五言、七字之中。故生平著述，在他人惟恐其追逐之不似者，此则唯恐其樵形之或似者也，是可为真诗也已。在昔有唐诗人中，以似为戒者。在开宝时，有任华；在元和时，有卢同、刘叉。当时必诧为可怪者，然任华《赠太白》诗，太白赏之；卢同《月蚀》诗，刘叉《雪车》、《冰柱》诗，昌黎赏之。取其独辟境界，不求似人，人亦莫能似之也。行惠之诗，其镂冰唱月，颇近任华三人。世有太白、昌黎，必许其把臂入林，无虑其弦绝调高也。行惠，江西南昌人，为盛泽寓公。联诗社，欲使同志者各见其性情面目。今盛泽亦多真诗，行惠为开先云。**沈天中·序：**江城张子口怀每称道龚君耦影之诗，余心识之，而未获一见也。今春枉顾草庐，手出《上枝楼诗》二卷示予。大抵苦心孤诣，机杼独出，不袭前人之貌，不立唐宋之限。宁生新，毋轻熟；宁险绝，毋平易，卓然自立，不蹈恒蹊者也。予家归愚先生以唐音提唱当世，数十年来，家李杜而户王孟矣。求是心契神合，渐近自然者，固不乏人，而遗神取貌，优孟衣冠，滔滔皆是。耦影旧籍江西，而流寓盛泽，宗仰故在，遵照先辈。观《上枝楼诗》者，且足以为肤袭唐人之针砭矣。**凌树屏·序：**龚君行惠，南昌人，寄迹盛湖已再世矣。行惠拔起，为诗辄工稳。尊甫白新先生多贵游，曾携其诗贽长安亲贵臣。亲贵臣愿致之，不可得，则移书于邑之长官，使物色而宾礼焉。行惠长揖，退隐荒江之滨。矮屋之中，左一床，右一灶，豪吟恬咏，不知饿死空谷。

南邨诗稿 徐继稡。下同。未见。

集寿斋体孝 一卷、续二十四孝 一卷、医方集验 一卷。存。

钱大培·序：《周官》六行首孝，《论语》教弟子，亦莫先于孝，馀力乃学文。今则不然，一经未熟，即课作文及五言、七言，自此遂以诗文为学问。举经书极言孝者，侈其纸上美谈，本不立，而道无自生，宜乎士习间趋于浮薄也。尝读朱子《小学》，引杨大年《家训》曰：童稚之学，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之成熟，德性若自然矣。夫《小学》录此条，岂不以词章宏丽，如杨文公其论养蒙。乃若是，则知浮华之未足为学，必先培养德性，为切近而非迂阔乎？吾邑南邨徐先生仁心为质，髦期称道不乱。所著《续二十四孝》，事简而义周。篇各有赞，言近而指远，又申之以体孝十条，辅之以医方数十，凡以明夫曲尽子职，以立为仁之本者，无微不至。于是出其门弟子为寿之金，镂版以寿世。近时劝善之书，若《感应篇》、《阴骘文》之属，所在多有。幸视为具文，鲜有如先生此书，因旧而实更新，征信而贤于俗说者。推作书之旨，诚以八十馀年躬沐圣朝孝治天下之泽，既与白叟黄童咸跻仁寿，然而熙熙皞皞游化宇，而不自知贤智者遵焉，愚不肖者，或昧其本矣，是宜观感深而相与劝戒。如木铎之徇，如乡塾之教，以陶淑后生，期不忝为盛世向风慕义之人。此于洪范为会极，归极亦即庶民保极之道，惟皇锡之福必矣。读是书者，可弗敬承先生之志，而俛焉以孝为行本也哉？

望舒吟 一卷。龚昇、徐继樨唱和。存。

记存草 一卷。汤钟。存。王致暹·序：瑶城汤先生，少习举业，兼长诗古。曾游顾髮千孝廉，沈虹舟、凌保樾两进士之门。素负隽才，铮铮有声，故窗艺早刊入《髮千塾课》中行世。屡战文场不得志，遂专力于诗。兴酣时，长篇短什，摇笔立就，触处成吟，惟是深自贬抑，随作随弃，辄自叹曰："安用此覆瓿者为耶？"后因同志索观，录存旧作数百首，自颜其稿曰"记存草"。瑶城与先君子暨诸叔父常以唱和相往还，晚年顾访尤密，独将旧稿托存寒舍。嗣后间有所作，即留在斋头，嘱令代录上稿。不意墨庄久敝，越十

有馀年矣。今岁长夏，偶从故簏检出读之，觉沉雄深厚，胎息有源，非肤浅者所能学步。因就霁台先叔向日节取若干首，悉遵评点，缮录付梓，所谓未窥全豹，略见一斑。后之读是诗者，亦足识其梗概也夫。

东游草 范章铭。未见。

逸乡诗钞 周琳。未见。琳字在飞，号亦乡，诸生，谢天港人。

红杏山房诗草 史兆基。存，未刊。

自娱草 毕宿。未见。宿字象辉，号南邨。

绿荫斋诗草 郑培。未见。培字价藩，号美庵，监生，捐职州同。

玉岑诗钞 周璞。未见。

霁台诗文集 王元煦。未见。

近垣初稿 仲锦奎。佚。

小山诗稿 周丰玉。未见。

宝砚斋诗钞 王麟勋。未见。

红芍山房诗稿 仲一飞。佚。

常山山房诗草 程鉴。未见。鉴字星函，号镜湖，监生，捐职按照磨。王鲲云，鉴性颖敏，好风雅，罗书万卷，坐拥成城。诗喜袁、蒋、赵三家，风格虽薄，意甚新警。

双桂轩诗草 二卷。仲廷铨。存。**郑虎文·序**：《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岂易言乎哉？凡不本性情而出者，虽绮靡夺目，清新悦耳，均不足以为惩为劝。故古诗三百，而孔子蔽以"思无邪"，为千古定论。甚矣，诗之难言也。近观诗家日多，诗体日华。求其有关风教者，盖难其选。庚子春，余自安徽旋里，有侄孙科发，偕其同门友翊堂仲君来谒，且出其诗稿，嘱余序之。余挹其丰度温如也，聆其词旨蔼如也，倾盖间已讶其超越浇薄习气。及阅其诗，随所摭，皆得古人忠厚之意。咏乳燕，而念生人之孝养；赋击柝，而叹黎庶之贫穷；吟秋扇，则以久要规良友；欲播谷，则以大有颂

君恩。如此之流，未易枚举。则明人伦、敦教化、移风俗者胥于是乎在，岂仅作嘲风弄月观耶？先辈论文章，坏心术不关教化者，虽工无益。余谓于诗亦然。昔杜少陵流寓四川，触景言情，缠绵悱恻，不失忠君爱国之旨。故唐诗不下数百十家，而杜独为之冠。今仲君之诗，以世道人心立言，善可以劝，恶可以惩，真得三百篇之遗，将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也夫。余故乐为之序，以质诸当世之善诗者，亦以余言为然乎否？于是仲君惶然谢，而科发瞿然曰："谨受教。"

南园集 仲凤翔。存，未刊。

秋树读书楼诗集 十六卷。史善长。下同。存。**阮元·序**：吴江史君赤霞学业湛深，文藻华瞻，尤工于诗。王述庵少司寇、毕弇山尚书亟称之。史君足迹半天下，名山大川游历殆遍。其诗得江山之助，如云峰霞壁，天展画图，锦滴文涟，自成绣错，所以名章俊语络绎间出也。至于围城纪实之诗，幕府谈兵之什，从戎草檄，足以自豪。磨盾高歌，亦申敌忾。昔人《从军》《出塞》诸篇，不能擅美于前矣。国初，吴江多诗人，如虹亭、稼堂、汉槎竞美一时，至今艳称之。史君之诗，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较之松陵诸老，有过之无不及也。史君近游浙中，元得读其全集，知王、毕二公之称非虚誉矣。**朱休度·序**：余平日与同辈论诗，以宗派为尚。溯自风骚，逮六朝，虽渐趋渐降，风骨非后人所及。三唐分初、中、晚，其时体裁清劲，酝酿醇厚，宗派复乎尚矣。宋以来，格之高卑，判若眉睫。至明，刘青田、青邱子等，皆传诗之正宗者。洎国初，诸名辈迭生，风人之旨于是乎存。而渔洋先生及吾家检讨公竹垞先生传诗之派，尤不失乎其正。吴江史册厓，与余为旧戚。其游迹已半天下，而其诗古词章之学，亦名半天下，巨公卿延接者屡。忆余居官山右时，即慕其才。转眼间册厓已物化，而余亦颓然齿发就衰。方编辑同人诗稿，颇乐得册厓之诗览焉。夫册厓为周氏弥甥，而余祖姑丈周童初公又为检讨之外孙，其渊源有自。今得其全稿，统阅一过，

其才之富而博，洵是检讨公之派。始知往昔所见册厓之诗，乃管窥之一斑耳。因赘数语于简首。**姚椿·序**：古之人才，聚于幕府为多，而惟诗人为尤盛。盖其见闻繁富，阅历广博，凡欣愉忧戚之情，身世家国之故，其于人己晋接，皆足以征性情，抒才藻。自风雅以来，行旅篇什，唐宋以降，幕府征辟之士，班班著见载籍者，大抵其客游之作居多也。吴江为诗人渊薮，而史君赤霞尤以诗有名于时。自其少时遭遇困顿，然而意气岸然。既出游，诸公爱其才，争辟之，而毕尚书沅、王侍郎昶、姜尚书晟知之最深。毕公尤称，号召天下文士，前后在幕府亦最久，然未尝一有干请。尚书殁，而卒护送其孤丧以归。当时王公已告归，君从之游久而不厌，相与论列书史，考证文字，咏歌为乐。不久，而王公及君相继以殁。悲夫！余初识君于王公坐间。最初在西湖玛瑙寺，王公大会江浙才士，余辈皆得从游。其后，公年八十，东南之士称觞者弥众。君酒酣振歌，惊其座人。迄今将三十年，而君之墓有宿草矣。君之诗，指情类事，务使明白晓畅，而皆有典据。其气尤郁勃不能自掩，卒以此终其身。至今思其人，谈其轶事，犹轩轩在眉目间。君同时名人，以科第官爵显者，亦皆随世淹谢。而君乃始克以诗见于世，此尤可为世之阨穷而不得志者悲也。君之诗，先为曾侍郎燠选刻于邗上，曰《朋旧诗钞》。今君之里人柳君树芳得君遗稿，将为梓行。柳君之感激好事，岂非君之风声义尚有以致之与？

一谦四益阁文钞 佚。

自怡小草 计宠麟。未见。宠麟字子履，号师竹，监生。

四画阁 周孝均。下同。并未见。

夏小正偶疏

世经堂日钞

逊敏堂集

听泉遗稿 三卷。李菖。存。**杨蟠·序**：听泉既殁之二年，其平生

交游不忍其遗诗之散佚也，裒辑之，得若干首，付诸梓，而余为之序。余自甲寅秋，见听泉于一隅草堂，珊珊丰骨，弱不胜衣，及其议论风发，则又激昂慷慨，有旁若无人之概。余方恨识听泉之晚也。后余再过雁湖，与听泉相见，益倾肝肺相语。语已，握手恨恨不忍别，故其稿中赠余之作差多。余窃自谓无足以感听泉，何听泉之惓惓于余若是耶？初，听泉未尝为诗也。自张叟雪泉延严先生石帆于怡耕楼，以提倡风雅，一时知名之士咸从之游。听泉于是以诗挚于严先生。先生一见大奇之，亟劝其力学。不逾年，而诗格骎骎日上。雁湖诸老宿方欲敛衽避之，而听泉已化去矣。嗟乎！比年以来，诗人之凋谢甚矣。雪泉最先殁，而严先生继之，其后曈初继之，又有诗僧号云坞者亦相随而逝之。数人之存殁，系于雁湖诗会之盛衰。余所以因听泉而又有感也。余闻听泉易箦之夕，语不及他事，惟以诗稿属其友计春树，盖其于身后之名不能忘也。虽然，听泉负才略，重气谊，人有以急告，援之必为之尽，余以为有古壮士之风。其可传者当不止于诗，而诗乃仅止于是，可慨也夫。余感听泉生前之意，既序其诗，且略述其梗概，俾后之览者有所考云。

杉山遗稿 五卷。陈基。存。**李廷芳·序**：论诗，于今日难言之矣。士人入乡塾粗读经史，即从事帖括之学。上焉者弋科名，膺民社，其次守数卷墨程，为童蒙授举子业。其于诗道，固茫然也。即或有心嗜古，拈韵成章，而妃青俪白者，失之靡丽；铢肾镂肝者，流于僻涩。求有合于古人温厚和平之旨者，百不得一焉。杉山陈丈好读书，不慕荣利，筑味闲斋，日与骚人韵士相倡和。盖其超逸之才，高旷之志，有出寻常庸碌外者。故所为诗，一本性情，而不事雕饰。其旨淡而远，其词隽而永。一展卷间，令人扑去俗尘三斗。松陵故多隐君子，又有烟波之胜，足以开拓心胸，宜其学日进而诗益工也。君出所著，问序于余。余知识谫陋，乌足以序君诗？然仰慕之思不能已也，遂识数语，以质诸当世之深于诗者。

瞳浮山人稿 宋景和。下同。未见。

闻川泛棹集 存。**沈德潜·序**：昔杨廉夫有《西湖竹枝歌》，汪钝翁有《姑苏杨柳枝词》，同人继和，俱极一时之盛。然其原倡，不过十馀章耳。惟秀水朱竹垞撰《鸳鸯湖棹歌》多至百篇，土风几备述矣。而同时谭君舟石，依韵和之，至今吴越间犹传为韵事。第所举古迹，统以一郡，征材既富，措语自工，未若取之一乡一邑之尤为难也。吴江宋生兰城居闻川，与秀水相接壤，述其里中故闻，撰《闻川棹歌》，亦如鸳鸯湖之数。既又述其家之园林、祠墓，成续歌八章附于后。其词类皆情深韵远，耐人咀吟。盖能表彰桑梓，而兼述家风祖德者也。其淑配魏塘戴氏柔斋，为余故友二蕉先生从孙女，夙娴文史，颇工倡酬，又能于由房佐馂之馀，取棹歌授侍婢歌之，以供庭闱笑乐。而苕溪家芥舟为写泛棹图，一时远近名流题词投赠，汇成卷轴。标艺林之胜事，增吟社之美谈，不几视前人较生色哉。且余按廉夫、钝翁之诗，皆成于暮年闲适。竹垞旅食潞河，怀乡有作，亦已年过壮盛。至若少年英进，方将汲汲焉博科名，取青紫之不暇，未闻有留意于其乡之典故，即以备采风为己任者。今兰城甫逾弱冠，不以名场得失介其怀。而读书养志，陶写性天，就其乡之遗闻轶事，一一参稽而讽咏之，是可谓超然自脱于尘俗矣。抑又思宇内山川、风土、人物之胜，足以拓人心胸，莫可穷极。亦惟有书有笔者，为能发其精灵，扬其休美。以兰城之嗜学工吟，他日由乡邦而之上国，阅历大都会，遍览名区胜迹，扩其见闻，将即境抒词，牢笼万态，视今日棹歌之作，当更有进。而四方人士弥复于闻川切溯洄之慕乎？观斯集者，勿仅索之一溪欸乃间也。

伴梧诗存 李福昌。未见。

策策鸣草 顾惟俊。未见。惟俊字英标，号松溪，附贡生。王致望云：先生性沉默。折节读书，屡试秋闱不得志。遂专习医学，存心利济，不责酬谢。暇则耽吟。晚年例应重游泮宫，不赴。

晓吟楼稿 周模。未见。

寿南堂稿 周宫桂。未见。

雁渚闲吟 李景昌。未见。

留诗阁集 程际韶。下同。存。

彀音偶存 佚。

潘寨杨枝词 未见。

四书释地辑略 二卷。仲宗濂。下同。并佚。

读左管窥 四卷。

赋珊堂诗文稿

秦中游草 程豹蔚。未见。豹蔚字又文，号莼溪，监生，谢天港人。

竹禽奏议 一卷。程邦宪。下同。佚。

迟云吟馆诗集 五卷。存，未刊。陶澍·序：昔子夏之序《诗》曰："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有言，是故诗以言其情也。两汉之诗最盛，然而代不过数人，人不过数首。彼其情在乎是，即言在乎是。情之所不在，不强为也。后世之为诗者，吾惑焉，钵心掐肝以求之，穷日竭夜以攻之，若饥食渴饮之不可须臾离。是何其情之所感，终无已时乎？无亦可已而不已乎？夫可已而不已，吾直谓之为诗役。为诗役，虽工弗贵也，虽多弗尚也，役而已矣。若吾同年友竹禽程君之诗，则可谓无意为诗而自臻其妙者欤。君初入翰林，为文学侍从之臣，吉士媚兹鲜不欲以赓歌鸣盛，而君无诗也。既改御史任，言责古之名臣。虽避人焚草，然于时事得失亦有资于讽谕，而君又无诗也。既转卿贰，登九棘，向用方殷，君子居其位，冀尽其职，亦不能无言，而君仍无诗也。顾其有诗，乃多在于宽闲寂寞之时，使人汪然莫测其深浅。盖君性恬淡，默而好湛静之思，不与俗为推移，而未尝稍露其圭角。其于仕寄也，情不在是也。其于诗亦寄也，情之所不在不强为也。曩京师同年谱集，吴中诸君子如棣华、南雅、兰坡、退旃，往往益骈相应和，而君常未

与。暨余抚吴，而君以己丑赋归林下，始间有倡和，然犹未足以尽君之蕴也。没后，其孤庆华始裒君遗集，持以相示，且乞言。余何能言君诗哉？君少时从仪征阮太傅，试士浙江。爱其溪水之胜，思卜筑终老，屡形之咏歌。故虽在朝端，不忘林壑，其天怀有然也。然则读君诗者，亦将于西溪、桐庐间遇之矣。

碧树山房诗稿 殷立杏。未见。

漱石山房诗稿 沈松。未见。松字云帆，吕塔人。

蝉吟小草 张建谟。未见。建谟字嘉言，号新坨，诸生。蒋宝龄云：建谟诗笔清挺，非尝用力于苏者，不能五古。得古大家法，说理处似陶韦。杨秉桂云：建谟五古、七古神似坡翁，实非有意学髯苏，纯从学养中流出。

耦樵遗稿 周绍燨。未见。绍燨字旭升，号耦樵，诸生。

养真精舍诗钞 王鲲。下同。存。

松陵见闻录 十卷。存。**宋潢·序：**窃谓志传异揆，编年与纪事殊科，古今称龙门之洁，为不可企及。岂非以事括义精，则所志为不诬欤？王君《松陵见闻录》一书，松陵(固)吴江旧邑名也，自乾隆初年沈果堂修辑后，迄今将届百年矣。夫百年之间亦近亦远，远而固罕论定之书，近而未邀耳目之真；或讹或乖，极棼错漏阙之堪虞焉。旭楼王君，邑之世家耆绅也。年逾七旬而勤于学，洞精淹贯，驱驾一时。然非经纬乎刘、扬，编摹夫班、马，岁月营综，乌能臻此？是录也，裒然成集，自山川、人物，以洎乡城要害之防御，水利陂池之废兴，土习民风之淳漓，赋役征输之缓急，俾阅者犁然在目，知古今事势之殊也若是，后先纪述之不同也又如此。言乎吏，则礼、乐、兵、农，备六官之典；言乎籍，则书、年表、传，兼诸史之长。方策之与人与政，良如肤骼相丽，观之如数掌上纹。矧复据各书，萃吴江、震泽两邑志乘，汇为一编，鲜有靡遗，洵足征信于后世焉。**周珩·序：**王君旭楼高年硕学，务为精醇，眼光如炬。见夫邑乘之失修历有年所，恐遗闻轶事久愈湮没，心切

优之。乃裒集成编，曰《松陵见闻录》。余取而读之，喜其援据博洽，采取核实，洵足为旧志之拾遗，续纂之津梁也。**孙枝秀·序**：王君旭楼以所著《松陵闻见录》示余。览其编辑，考其旨归，缘江、震两邑旧志修辑已久，其间星霜屡易，陵谷变迁，稗官既轶其文，外史莫名其义，惧拮摭之罕据，甚传闻而异辞。于是博采旧闻，网罗散失，事惟征实，义必求详，以备他日稽考之资、辖轩之采，亦可谓汲古好学之士用心良苦者矣。

盛湖诗萃 十二卷。存。**李廷芳·序**：诗之系于史与志者有二，而选诗之义类因之。与史相表里者，综时代之后先，分风会之升降。取一朝之诗网罗搜采，足以验其治乱盛衰，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衡》所载之诗是也。与志相表里者，山泽所钟灵，宗教所淑艾。取一乡之诗，别其里居而件系之，名为总集，实则舆记、土风土俗错见于中，如《宛陵群英》、《槜李诗系》之类是也。二者所取不同，而或系以时，或系以地，征文考献者胥于是乎在。盛湖，犹吴江旧治，溪山清远。士大夫家云烟水竹间，日饮湖光而吸山渌，襟怀幽旷发为咏歌，皆能抒写性情，深有合于《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自晋以降，代多作者，顾无专集行世。积久而嗜好所寄，渐归虫残蠹蚀，良可悲也。旭楼先生渊雅通博，尤究心于先正著述。自元明以至昭代，凡达官轩冕、山林隐逸、方外闺媛，靡不广搜博采，甄而录之，得二三百人，积卷一十有二。生存者不载，从论定也。书成，将刊版问世，属序于余。予亟阅之，其体例严而取予慎，无借才之患，无标榜之嫌。读其诗，仰企其人，不特桑梓后进步前哲之高衢，奉为规则也。先生之用心可谓勤矣。余承乏斯土，于采风之义，宜从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董棻《严陵集》，簿书鞅掌，卒卒未暇。是书之辑，有实获我心者。爰缀数言，以弁简端，为他日辖轩之助云尔。

盛湖续诗萃 四卷。王致望。下同。存。**贾敦艮·跋**：盛湖属吴江境，西连具区，南溯长水，东通汾溆诸湖。居者阛阓数百家，风景清淑，吸

湖饮渌，足以疏瀹性灵。故虽仅一隅地，而风雅之盛甲于全邑，为人文之渊薮焉。王丈旭楼辑《盛湖诗萃》十二卷，嗣君少吕复辑《续诗萃》四卷，始于元明，迄于今近。或人以诗传，或诗以人著。遗篇蠹简，搜罗罔轶，盖竭两世之心力，迟之数十年之久，乃克成。此洵足以备辖轩之采录，补志乘之流传，文献之征于焉不泯，其有功于桑梓甚大。余客授来此，寓居与君家相接。适是编方付剞劂，属以校勘之役，因得尽诸篇什。洎予至盛泽，丈已归道山，未得亲承言论丰采。读其手辑之书，为之慨然。而君复卧病，久淹床蓐，犹时时以是编刊版未竣为念。今夏五月，将葴事矣，乃君遽溘焉长逝，惜哉！然君能承先志，续辑告成，寿诸梨枣，以缵其未竟之绪。而今且行之远近，传之无穷，则君亦可以无憾也已。

舜湖纪略 十卷。存，未刊。

潜吉堂诗 二卷、词 一卷。杨秉桂。下同。存。孙燮·序：杨君辛甫，居吴江之盛泽，工吟咏。其诗灏气流行，直达其胸中之所见。不摹古而动与古会，于唐近皮陆，于宋在放翁、诚斋之间，信乎能合取唐宋之菁英，而自有其独至者也。君禀性高旷，不慕荣利，豪于饮，善画兰，好事者以酒易之。醉后长谣短咏，但取自适，而不求人知，故所诣能超卓如此。

画兰题记 一卷。存。

水竹居吟草 陈兴雨。未见。

西来吟 周璋。佚。

倚帆诗钞 王致纲。佚。

停云楼诗钞 沈烜。存。

森桂楼诗草 王致俊。佚。

紫薇花馆稿 王致绶。未见。致绶字黼家，号二若。

绿荫草庐学吟稿 沈焯。佚。焯字鄂堂，号伴梅，监生，捐职府知事。

瓣香楼诗钞 王晋毅。未见。晋毅字燮公，号琪亭，诸生。

步斋学吟草 郑寿彭。未见。

披云山房遗稿 郑钰。未见。钰字湘佩，号竹窗。

茶瓜轩诗文集 周梦台。佚。

红梨社诗钞 一卷。周梦台等倡和。存。**郭鑾·序**：舜湖居苏、秀两州界中，最为殷赈繁会之区。机杼之利，鹄文柿蒂之绫走天下。其俗豪侈，喜夸嬉，逐声色，大抵然也。然迩年以来，向学之士、风雅之材亦往往而出。以余之谀闻，时有通缟纻之欢，以诗文相质者。每思暇日一过其地，访其耆宿，识其俊彦，相与讨论经史，商榷文艺，怀此意未果也。梦琴陈子客居于此，其与余接者皆介之以来。今年以诗一帙，名《红梨社诗钞》，述诸君之意，请为之序。展阅一遍，则皆舜湖诸同人，及其邻近之士游谯翕集，拈题赋韵，或咏古，或即目，寓贤过客，与者即著于录，得诗词若干首。清词丽句，古思今情。人有其长，美在于是，可谓风雅之盛事，一洗羶荤酒食之馀习者已。余与梦琴皆家芦墟，地瘠俗陋，帖括者不知三唐两宋为何物，前辈三江、朗夫、北溪诸先生之风邈焉莫继。尝与梦琴言而叹息。余移魏塘，仍落落少偶。而梦琴以伯休之业，主于沈君琛厓之家，开灵兰之室，修文史之会，与一时乡人士君子推襟送抱，更倡迭和。虽曰寓公，隐然莅牛耳焉。岂非舜湖风俗之美，而梦琴适当其时耶？遂欣然赞叹，著语于其上。他日过从，以备一客，可乎？夫四民之中，士有转移风俗之责。向学而慕尚风雅士习，有不端者乎？此又余之所为致恨于吾乡者也。**周梦台·跋**：比岁，里中耽诗者不乏，故往往以诗作会。然其日暂不今年若也。今年月一举，或再举。其地某家某家，各以所举别之。人则或十馀人，或不及十人，有长有少，有寓客，有偶与者，有数数与者，卜以画，卜以夜，无不有也。必有酒食，酒次上下议论。不独诗，诗之意为多。诗成，互相商质缮录。积一年，得诗若干，诗馀若干，以齿为先后梓之。吾乡有水名红梨渡，曰社者，从酒食以名

之也。每举,社中人或一诗,或数诗,有复者汰之,曰《红梨社诗钞》。

补蹉跎室稿 金作霖。未见。

树萱堂诗钞 张衔。存。

络雨斋稿 沈焕。未见。

心不竞斋稿 程庆龄。下同。并未见。

粤游草

归来吟

赋梅书屋稿 宋志恒。未见。志恒字以方,号游舫,监生。

梦庚楼诗草 王嘉锡。未见。嘉锡字沛纶,号杜香,诸生。

问花楼小草 程汝松。未见。汝松字盛之,号鹤巢,监生,捐职布理问。

风雨茅堂稿 张澹。佚。

静泰居诗钞 程庆华。未见。

伊兰室诗稿 张宝镛。存。

玉海书堂诗词稿 张宝钟。存。

绘水绘月阁诗草 张钤。未见。

寒玉庐诗词杂著 金钟秀。佚。钟秀字升之,号子韶,捐职从九衔。

浮螺小客诗草 宋千彰。未见。千彰字焕璠,号益庵。

木天楼诗钞 程鸿。未见。鸿字逵吉,号小湖,监生。

品石庵稿 程际青。未见。

病中吟 吴有庆。未见。

宜雅堂诗录 七卷。仲湘。下同。存。**贾敦艮·序:**仲君壬甫诗不专尚一家,而独本于性情之真挚。如咏节烈、悼亡友诸作,则少陵乐府《八哀》之遗音也。纪荒灾、感时事,则乐天《秦中吟》、次山《春陵行》之嗣响也。

其他古近体诗，或法韩苏，或宗范陆，皆能屏去浮华，力争正轨，其足以信今而传后，无疑焉。

留爪集 存。**顾广誉·序**：知交之多凋丧，自古叹之。然其人已逝，而其生平之著作犹在。我能存而录之，荟而萃之，则其卓然不可磨灭者传，而其力之未足传者，亦附之以传。虽其光气故有不同，而其书一日不亡，即吾友一日不死。此惟以朋友为性命饥渴者能之，而秦越相视者不能也。盛泽仲君子湘工诗歌，敦古道。自予客授其里，定交者馀三十年，知其于友谊最隆也。所著《宜雅堂诗录》，见称远近无闲言。又欲推其意以及诸故旧诗，将以并垂于后世。盛泽为吴江属镇，而震泽又吴江分县也。为裒辑两邑逝者遗稿，都为《留爪集》，始自道光甲辰，阅年若干而后成。昔松陵宗人茂伦先生偕董诵孙、张九临首刊《吴江诗略》一书，于是《诗乘》、《诗萃》、《诗征》及《诗征前后编》相继以作。仲君是集，大较于《诗略》为近，第《诗略》遍及存殁，是集则专于其交游殂谢，而未刻者录焉。其体例小殊，其为有功桑梓实一而已。呜呼！方君初从事时，寥寥不过一二十家，大抵皆其年长于君者耳。未几而年相若者纷然出矣，未几而少于君绝远者亦间有矣，甚且与君晨夕过从，商定此事者亦忽焉列入其中，若沈君沃之是也。人生年寿之无常，而事故之难以逆料，一至此哉。而展卷读其诗，则诸君子之意气精神，宛乎如遇之几席间，益以知仲君是举之不可少也。抑予考《诗略》，所存至百有四十馀家，可谓详矣。其得之盛泽者，仅能一二数。仲君书出，而里中之人士几居十之三。盖盛泽之为巨镇，始于屈运隆邑志。民俗既阜，文事亦兴，而又得仲君为之提倡鼓舞，于是作者辈出。吟咏之富，甲于两邑，亦其人与时之会，逢其盛为之也。仲君足迹甚广，其所识贤豪长者不知凡几，而其用意之惓惓，乃尤在此。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其仲君之谓耶？广誉承君诿诿，遂不辞而为之序。

绿意盦诗稿 三卷。沈曰寿。存。

珊溪吟草 徐士颖。佚。士颖字逸群，号韵亭，监生。

小壶山馆诗词稿 宋恭敬。下同。并未见。

拜石斋词 一卷。

茶神阁诗草 陆鉴。未见。鉴字献箴，号子治。

惟适草堂稿 李王熊。未见。王熊字旋吉，号谷田，新杭市人。

复厚斋诗钞 四卷。冯泰。佚。**顾广誉·序**：《复厚斋诗钞》四卷，老友吴江布衣冯君芝棠作也。其诗渊源唐宋诸家，不名一格，固无俟余言。至于俯仰世变，则有振触予怀而不能已者，是不可以无言。昔在乾隆、嘉庆之际，正国家重熙累洽之时，海内升平，风气淳朴，民生和乐。在上者率以经术文章为重，有志进取之士，既罔不毕力诗书，蕲其根深而实茂。而一二布衣又辄抗节，不应州县试，务讲求今古，以高步乎其间，风流文采炳焉可观。其有孳孳言利者，则众共鄙之。若是者，盖所在皆然。而君于是时以布衣鸣。数十年来，风俗变迁何可胜道，而君之境亦大非昔比。死丧之威，贫窭之厄，交集于其身者屡矣，而君浩然自得，略无几微见于言面。读其诗，五十年如一日。闻吴淞警也，有句曰："时艰愧布衣。"呜呼！凡有世道之责者，能皆知以此一愧为心，天下有不立睹升平者乎？君虽穷困，年逾七十，精神意气不减少壮时。造物所以厚君者，正自有在。而予独于其人其诗，有盛时人物之感，遂书之以为序。

夏峰学录 沈曰富。下同。存，未刊。

夏峰弟子传 存，未刊。**自序**：道光己酉，承娄县姚先生命，从事国朝学案。先生曰："诸名儒之品目，正闰同异，尝略考而次之，各为之赞矣。至其门人之支分派别，与凡遗文轶事，则衰疾不暇以为，子其踵而详之。"余唯唯不敢辞。退而读诸所著书，因造端于孙徵君。而徵君弟子姓名见于年谱，凡二百馀人。有事迹可载者，三之一。睢州、蓧阳数钜公外，类皆笃守师说，卓然有以自信。不能悉附于学案，于是别为一编，名之曰《夏峰弟子

传》，使千载而下不至如河汾之徒见疑于借托焉。虽然，望溪方氏有言曰："徵君门墙广大，乃度时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今余此书正蹈望溪所讥，然屑屑为之者，诚有感于布衣修德四方，慕从善类之多于斯为至。又诸君子出处各为依归，而所得有浅深，所成有大小。然则有志于此者，不当思所自奋哉？

杨园渊源录 四卷。存。桐乡严辰刊入光绪《桐乡县志》卷首。

当湖弟子传 三卷。存，未刊。顾广誉·序：吴江沈君曰富沃之采摭陆清献公门人言行，以准《史记》之仲尼弟子传者也。沃之擅论世才见闻，复殚洽为此传。取裁富而持择严，有补名教，匪细。公之德业，久章灼天下。得是书，而从游者之遗事亦班班可考矣。抑编中载张迪哲所与赵旂公书，广誉曩者读而疑焉，辄笔以告沃之云。今本《四书讲义》六卷，为鱼裳辑者，与公手定《松阳讲义》，其体例初不相混。至《困勉录》正续之刻，陆蒿庵据公手稿而录以成书者，即以当晚年所思辑书之名，固误，然实悉遵原本，一无增损其间。而谓之作伪为利，恐亦得之传闻，未尝目睹其书而云然也。窃谓蒿庵及赵、席二氏兄弟，汲汲表章公之手泽，勿使散轶，厥功断不可没。而迪哲一以公亲定之书为主，亦发于尊师重道之心，存其论而加剖析焉，可也。又云蒿庵于公为叔祖行，而佩服之最深，即所作《困勉录》序文可见。谓宜补同宗一类，列之私淑者前。而族叔威咫、从子用方次之，乃允耳。沃之韪予言，然犹未及更定也。是用附识于此，以告世之读是书者。

沈端恪年谱 存，未刊。

受恒受渐斋诗集 六卷、文集 六卷、外集 四卷。存。顾广誉·序：昔桐城姚惜抱氏得望溪、海峰之传，文章名海内。娄姚先生樗寮实受之，一时造门请业者綦众，而沈子沃之为最著。沃之故负俊才，能得师。弱冠后，尝严事我邑方君子春，以程朱之学禔其身。又攻诗古文辞，有闻于世矣。及是益探其窾要，每述姚先生之言，曰："酌唐之文，以准宋之理。"

又曰："诗者，性情之事，其渊源之正。"如是而才气肆应，常沛然有馀，捉管能纵其意之所之，而变化屈伸与道大适。晚年益涵濡六经，宝气外溢，以故四方求文者争辏其门。而沃之不幸殁矣。呜呼！沃之举于乡二十年矣，而未膺一第。每语及军国利病、民生疾苦，与夫人才之消长进退，辄为感叹。系之以彼，其才其志，设得阶尺寸之柄，其措注当有可观，而终不肯万钟易其一日之养。古有五十而孺子慕者，今乃于沃之见之。沃之既不用，其抱负只以寄之于文。方将益炼其才，养其气，以与古之立言者相颉颃，又欲综论国朝诸儒道术之异同，折衷其得失，作为学案一书，以解后代人心之惑，成方氏、两姚氏未竟之业。盖其胸次之蕴涵，所未及发露者，非可以一端尽也。天生之，又摧折之。俾魁垒奇特，不世出之才不获尽展，所欲为而赍志以终，是则可为天下惜此人者也。沃之既卒，其弟曰康安之，将裒其《受恒受渐斋集》付梓，属震泽陈君献青编定，凡为文六卷，外集四卷，诗六卷，而问序于予。余观沃之所树立，洵为善学樗寮氏，而足以表见于天下矣。犹惜其志之所存，有未尽抒者，因揭出之，为读斯集者告焉。**姚椿·跋**：经术渊深，词气朴茂，议礼文字尤为精谨，拟于国朝文家钝翁、竹垞、冠云、见复诸君子庶几近似。其他纵横习气，非可以溷德人之言也。人厩修容解，特为表微之论，可谓有功。经传文亦朴属微至。刘海峰为江慎修先生传，谓六经之文经历千载，有递相推测隐度，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其言至公至当，可百世以俟圣人。如此文亦其一端也。世有穷经学古之士，尽取此等疑义。诸儒所已定者荟萃一书，以待明哲之士折衷至当，岂非斯文之大幸哉？

读三礼笔记 一卷。存。

读诗笔记 一卷。存。

菰烟芦雪集 六卷。李王猷。下同。存，未刊。族孙**龄寿·跋**：族祖耘庵翁辑《闻湖诗续钞》，甫断手而病，及刊行而翁即世矣。当编校时，其友计曦伯寓书于翁曰："昔赋鱼孟氏辑前钞，曾以己诗附。今盍援是例乎？"

翁谦让不敢，曰："请俟异日。"及翁没，其孤既明始出遗稿，请于翁之执友仲丈子湘、沈丈南一编次，得若干卷，将附《续钞》末，仍孟例也。忆龄寿年十二三时，常以唐诗出入怀袖，翁见而喜之。龄寿贫无书，常与翁借读，朝夕至翁家。见翁寒暑手一编，未尝一日废也。翁于唐宋诸家集，及《史》、《汉》以后诸史书，丹黄几遍，多有论列之词，皆未及成书，故可见于世者唯此而已。呜呼！吾乡诸老自翁没，盖仅仅有存焉矣。龄寿年未壮，见其凋谢，不独翁一人也，能不悲哉？《续钞》之辑，龄寿亦与其事。今缮翁遗诗，辄复泫然。

闻湖诗续钞 七卷。存。**自序**：闻湖地属一隅，毗连江浙。自蒋石林先生振兴诗教以来，大畅宗旨。迄于乾嘉之间，士乐讴歌，家习弦诵，风雅之道于斯为盛，此前辈孟贻鱼先生所以有《闻湖诗钞》之辑也。自是以还，四方人士往往流寓其间，而吾里作东道主者，选胜地，设杯酒，更唱迭和，殆无虚日。由是互相切劘，诗学日益进。余念贻鱼先生迄今已越五十馀年，后贤接迹而兴，苟无人焉为之纂辑，不几淹没不彰乎？爰罔罗散佚，详加厘订，编成《续钞》七卷，遂梓而行之。庶使前辈及同好之流风馀韵，历久弥新，而采风者亦有所考证云。

慎庵遗稿 仲升吉。佚。升吉字骧衢，号慎庵，诸生。

编竹斋诗稿 宋方吉。佚。

怡园诗草 李王伟。未见。王伟字品佳，号怡园，新杭市人。

窥甲集 仲孙樊。佚。

暖翠楼学吟草 沈同均。未见。同均字听夔，号禊亭。

梅花屋诗钞 冯慈祥。未见。慈祥字吉甫，号小棠。

春秋舆地谱、氏族谱、年表 三种。陈宗恕。下同。并未见。

诗经音韵

说文考略

数学一隅

九章算术细草 九卷。以天元术演稿,存秀水陶氏。

天星一览 二卷。郑瑞清。下同。并未见。

求是室诗 六卷、文 四卷。

明

石田杂记 一卷。沈周。下同。存,四库馆存目。以下流寓。**四库全书提要**:周字启南,长洲人,以绘事名一时。郡守欲以贤良荐,周笺得遁之九五,遂决意不出,年八十三而卒。事迹具《明史·隐逸传》。此编乃所记闻见杂事,末有伍忠光跋,称先生化后二十馀年,而是记存于糊工故纸之中,手墨宛然,疑即先生绝笔。友人何良辅持以示予,因命工梓之云云。盖本丛残手稿,非有意于著书,故所记颇涉琐屑云。

石田诗选 十卷。存,四库馆著录。**四库全书提要**:此集不标体制,不谱年月,但分天文、时令等三十一类,盖仍宋人分类杜诗之例。据慈溪张钦跋,盖其友光禄寺署丞华汝德所编也。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载,都穆学诗于周,尝作《节妇》诗,有"青灯泪眼枯"句。周以礼寡妇不夜哭,议灯字未稳,是周于诗律不为不细。然周以画名一代,诗非其所留意。又晚年画境弥高,颓然天放,方圆自造,惟意所如,诗亦挥洒淋漓。自写天趣,盖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栖心丘壑,名利两忘,风月往还,烟云供养。其胸次本无尘累,故所作亦不琱不琢,自然拔俗,寄兴于町畦之外,可以意会,而不可加之以绳削。其于诗也,亦可谓教外别传矣。都穆《南濠诗话》称,其咏钱,咏门神,咏帘,咏混堂,咏杨花,咏落花诸联,皆未免索之于句下。盖穆于诗所得不深,故所见止是也。集前有吴宽序,称其诗馀发为图绘,妙逼古人。核实而论,周固以画之馀事溢而为诗,非以诗之馀事溢而为画。宽序其诗,故主诗而宾画耳。又有李东阳后序。东阳与周不相识,时已为大学士。与周势分悬隔,以吴宽尝以写本示之,重其为人,故越三十年后,又补为作之。然

二序皆为全集而作。华汝德刊此选本时，仍而录之，非序此本者也。

孝宗大纪 一卷。朱国祚。下同。存。国朝后裔彝尊云：万历二十二年允礼部尚书陈于陛之请，修国史。先太傅分撰孝宗大纪，皆附之家集中。缘陈公逝，书未果成。康熙己未，史局既开，以之送馆。

册立疏草 一卷。存。从子大启·跋：先太傅署宗伯时，神庙建储册立未举，御戚复兴异议，势甚危疑。公屡抗疏，言甚剀切，竟得俞旨，冠婚册立一时并行。读昆柱何公序，言公前后请建储凡七十馀疏。何公典礼久，必有所据。及检笥中手书疏草，仅二十馀通，馀散佚不可考，盖公存日绝不以示人也。

介石斋集 二十卷。佚。国朝缪泳云：集未刊行，为乡曲一老儒涂窜，朱墨混淆，失其真矣。

奉使稿 朱之蕃。下同。存，四库馆存目。四库全书提要：之蕃字元介，茌平人，南京锦衣卫籍，万历乙未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之蕃以万历乙巳冬，被命使朝鲜。丙午春仲出都，夏杪入关。与馆伴周旋，有倡必和，录为二大册。第一册为奉使朝鲜稿，前诗后杂著，之蕃作也。第二册为东方和音，朝鲜国议政府左赞成柳根等诗也。末有乙未制策一道，及东阁倡和诗数首，为读卷官沈演等作，盖后人所附入。案：《千顷堂书目》载，之蕃《使朝鲜稿》四卷，《纪胜诗》一卷，《南还杂著》一卷，《廷试策》一卷，《落花诗》一卷，与此大同小异，盖所见者又一别本云。

明百家诗选 三十四卷。存，四库馆存目。四库全书提要：是编前有万历丙辰自序，称锡山俞公宪殚生平之精力，搜罗四百馀家，编帙浩繁，难于广布。阅之几半载，始克卒业。因汰其七八，仅存二三。友人周时泰谬相许与，用广梓传，因人成事，良足自愧云云。其标题称百家，而首卷所载名氏实三百一十八人，盖用王安石《唐百家诗》之例。惟以诗分体，而不以诗系人，与分家之说名实相迕。首列赋二卷，末附诗馀二卷，与编录之体

亦乖。其去取尤漫无持择,非善本也。

闲道人集 仲闻韶。未见。

易说 三卷。曹勋。下同,并未见。按:嘉善杨志本传著述门一作《学易初编》。

存笥、行篋、未有居、东干等集。

典林 十卷。吴统持。下同,并未见。

明月楼集 四卷。

危斋逸稿 六卷。

卍斋诗话

安甫小草 陈尧德。存。

国朝

贯斋遗集 三十卷。殳丹生。未见。

雪村诗稿 戴瀚。未见。

杜韩集韵 八卷。汪文柏。下同。存,四库馆存目。四库全书提要:文柏字季青,号柯庭,嘉兴人,官兵马司指挥。其书取杜韩二家诗句,案今韵摘出编于字下,以为吟咏者取资。每卷各分上中下,凡杜韩所未押者,则存其韵于部尾。所摘之句,不著原题,盖宋人《十二先生诗宗》之类也。

柯庭馀习 十二卷。存。朱彝尊·序:曩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晋贤,既又识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结交皆老苍,品鹭风雅,气足夺人,嗣是海内称诗者相与订揽环结佩之好。予留京师,不相见久。比归,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马司指挥。尘沙之蓬勃,干谒之奔忙,判牍之繁冗。对薄[簿]诘察者率栗果之恶少年,黔面之逃丁,探丸之寇宄。意其无暇作诗人矣,而吟咏愈多。既而坐吏议归,则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过吴江盛泽》诗云:"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匪仅开宋元之突奥,直欲造唐人之堂,而哜其胾者也。昔襄阳孟六,杜子美称其"清诗句句尽堪传",而王士源

为作传，独赏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一联，任华倾倒。李白则爱“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两句。是诗之绝唱，正不在多，惟赏音者举其一二，而全集之堪传，作者可无怍矣。今之诗家不事博览，专以宋杨陆为师，庸熟之语，令人作恶。季青昆友各聚书万卷，分贮于楼。季青摭韩杜韵语以为诗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诗之日进于格也已。

柯庭文薮 二卷。存。

柯庭乐府 一卷。存。

古香楼书画题跋 三卷。未见。

盛湖诗乘 一卷。钱云。存，未刊。云字宛朱，号厂渚，南塘人，客授我里最久。所著《诗乘》，注冗而罕引古籍，因有关盛泽者录之。**潘昶·序：**地以人而传。岘山之以叔子，东山之以安石，皆无意于传而传者也。然非得时与位，则不能以致此。又如记益都、志吴地，梓潼之士女，荆楚之岁时，不过即流寓之所至。为之考故老、访旧闻，录幽阐微，以寿其地于不朽，则不必时与位，而有才者之所能为也，故君子尽心焉。吾邑厂渚先生少而好学，老益不衰，顾其学益工，而其遇益奇。其遇奇，故能屏去帖括，以专力于诗古文辞。其学工，故出其淹博之才，凡遇草木泉石，无不以吟咏发之。迨其偶迁盛湖也，盛湖本蕞尔地，历千百年来，未有纪其地与传其人者。先生之心悯焉，以为居其地而使其地无传，未必非居其地者之过也，于是有《盛湖诗乘》之作。予读是诗，而见其考次之必详，纪事之必实，微者显之，俗者雅之，使湫溢尘嚣之地顿成风雅之观。因叹古今来缺略之事，必有待乎其人。得其人，而固无患乎弗传也。盖先生之不如古人者，时与位；而先生之无愧古人者，才与笔也。向使先生而置身名都大邑，得奇迹异闻以佐其麾斥之资，而大发其江海之才，又岂特一乡一里之观已哉？而惜乎先生之穷而已老也。**李重华·跋：**盛湖，江邑之胜。钱君，骚人之宗。述故老之流传，备文场之点缀，譬彼卧游源水，遍织衣冠，细写新丰，不遗鸡犬。愚者嗤

为好事，达士知其寓怀。倘行万里之途，足使山川如绘，更志一朝之盛，何难金石相宣？泛览多篇，为君三叹云尔。

九青山人集 倪云路。未见。

周礼封建井田疆域考 张庚。下同，并未见。

五经臆 三卷。

通鉴纲目释地纠缪 六卷、补注 六卷。存，四库馆存目。**四库全书提要**：庚字浦山，秀水人。是书以《通鉴纲目集览》、《质实》谬误不少，惟胡三省《通鉴注》颇属精当，可以正二书之谬。又校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舆图》等书，为《纠谬》以正其失，又为《补注》以拾其遗。用力颇为勤挚。然《集览》、《质实》之荒陋，本不足与辨。今既与之辨矣，则宜元元本本，详引诸书，使沿革分合，言言有据。庶几以有证之文，破无根之论。而所纠所补，乃皆不著出典，则终不能关其口也。

画征录 三卷、续录 二卷。存，四库馆存目。**四库全书提要**：是编记国朝画家，每人各为小传。然时代太近，其人多未经论定，不尽足征。**自序**：《画征录》者，录国朝之画家，征其迹而可信者著于篇。其宗派何出，造诣何至，一一推测而论著之。馀概从附录，而止署其姓氏、里居与所长之人物、山水、鸟兽、花卉，不敢妄加评骘，漫夸多闻。夫画道亦微矣，必好学心知，虚怀集益，乃能名家垂世，以称画祖。兹所录正附若干人，其业之足与古大家相抗驰者几人，然其心思之所注，意趣之所在，盖有不可得而泯没者。又况俟斋与也之俦，抱节自贞，不能苟禄而藉以赋《伐檀》乎？后之论六法者，由其迹而考之，庶几为可征也夫。

图画精意识 一卷，后附论画八则 一卷。存。按：此编以所见古人真迹推论其章法、起伏、布置。以古文法喻之，悉能抉其精意。读其论画八则，妙得此中三昧，非深于是者能之乎？

古诗十九首解 一卷。存。南汇吴省兰刻入《艺海珠尘》。**自序**：

睢阳吴氏选诗大有发明，然穿凿附会，牵强偏执，在在有之。欲求醇全者，什仅二三。雍正戊申，馆于满城陈氏。弟子于正课之暇，以《古诗十九首》请业，因参其说诠解焉。然为得为失，究不自知耳。为录一册，以俟服古者正之。

强恕斋文 六卷、题跋 二卷、诗 四卷。存，四库馆存目。按：存目只载文五卷。今照嘉郡《许志》。**四库全书提要**：庚少孤贫，卖画养母，以馀力为古文。是集乃其七十三岁所自编，中传志之文居十之七，多述忠孝节义之事。

太极一气流行图说 一卷。并未刊，佚。

罔极草 六卷。

瓜田词 一卷。

蜀南纪行略 三卷。

短檠琐记 二卷。

冬心集 四卷。金农。下同。存，四库馆存目。**四库全书提要**：农字寿门，钱塘人，客于扬州。书画皆以奇逸自喜，诗亦如之。其名冬心者，取崔国辅"寂寥抱冬心"之语也。

冬心画记 五种。存。

冬心斋砚铭 一卷。存。**自序**：予平昔无他嗜好，惟与砚为侣。贫不能致，必至损衣缩食以迎来之，自谓合乎岁寒不渝之盟焉。石材之良楛美恶，亦颇具识辨，若亲德人而远薄夫也。稍收一二佳品，得良匠刓斲精古。居北之身，日习其事，铭因此作，亦陶贞白山中白云，聊自怡耳。

冬心三体诗 一卷。存。**自序**：乾隆壬申初春，春雪盈尺，湿突失炊。予抱孑影坐昔邪之庐，检理三体诗九十九首。三体，乃五、六、七绝句作一题者，唐宋诸贤有之。予摇笔不休，可谓辏辖古人矣。是日，汪隐君巢林著屐扶短童相访，云衰龄忽尔丧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

觉可喜也。又云，先生何所为？予答以手录三体诗，将锲木寄示四方交游。巢林又云，先生诗奇异独诣，不求同。能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似谣似歌，得古乐府遗意。骤读之，句棘挢舌。再读之，合规中矩。吾虽目盲，心颇能赏之。恐世间眼大如车轮者，未必知先生之妙也。一笑别去。诘朝，旧友陆竹民从楚州来扬州，叩门造请，自言两耳闭窒，床下蚁斗不闻者经年。问予三体诗曾付剞劂氏否，予以指画纸而告之。竹民曰："吾之聋，淫哇之音充塞于耳也；吾之聋，奸吝之声洋溢于耳也。若先生诗试为吾诵之，清清然，泠泠然，恍飞空中泉，恍吹松间风。吾倾耳而听，耳则豁焉开通，便如饮治聋之酒矣。他人耳虽聪，不过筝琶之悦，乌能爱聆先生高唱人云也？"二老与予缔交已近三纪，论议特出，迥非凡流，真有道之士耶。因记其言，以当诗序云。

冬心自度曲 一卷。存。

瓠雪斋集 二十四卷。凌树屏。存，四库馆存目。**四库全书提要：**树屏字保釐，乌程人。乾隆己未进士，官凤阳知县，调咸阳，后改补嘉兴府教授。是集赋一卷，诗二十三卷，分十二集，大抵才情奔放之作。

九畹山房诗存 徐思哲。未见。

石鼓文释存 一卷。张燕昌。下同，存。按：燕昌重摹北宋本石鼓文，因著此释。

金石契 五卷。存。**王杰·序：**宋元以降，志金石者多矣，或详于钟鼎，或详于碑碣，金石往往不并载。即所详载者，其类亦或不尽备。古人器具留遗阅数千百载，大都沉霾于泥沙荆棘之中，毁弃于牧竖樵夫之手。偶尔传于人间一二，好古之士往往秘之箧笥，守为家珍。古物之流传甚少，其不终于湮没者鲜矣。海盐张生燕昌孝亲信友，有至行。以其馀力搜罗金石之文，多前贤往牒所未详。金凡若干物，石凡若干物，悉为摹勒，付之剞劂，题曰《金石契》。盖其网罗金石有夙契焉，有他嗜好不能易也。壬辰、丁酉之

岁，余一再奉命视学两浙，初拔生于郡庠，再贡生于成均。比来京师，士大夫雅重之，争出所藏以资欣赏。京师百物菁华萃于都市，吉金贞石寓目尤多。生异时重订是编，日有裒益。按其图可以广见闻，考其文足以供订证，其为功于经籍甚钜，不徒补前代诸家金石之书之遗也，岂得以识小目之哉？阅既竟，因乐为书之。

三吴古砖录 存。

飞白录 三卷。存。按：是书与吴中陆绍曾同辑。嘉庆九年，黄锡蕃刊于闽省。自序：飞白书创自汉中郎蔡邕，至宋天圣间，钱惟演始著叙录，而世无传本。乾隆庚寅，予年二十有三，读书吴江之盛泽。于双清阁见徵君瓜田张先生飞白，又于王勺山楠斋见唐太宗、高宗、宋仁宗飞白拓本，遂究省古人用笔之法，复拟叙录纂辑一编。甲申交，吴门陆白斋绍曾赏予所作飞白，盖白斋亦笃好此，先有著述。各出稿本，商略异同，合而订之，藏诸行笈三十馀年。奔走南北，搜奇剔隐，所得于见闻又若干则，歙鲍渌饮廷博刊入《知不足斋丛书》裁半。阳曲申明府兆定又授梓吴门，时得隐君龙泓丁先生手录，增订数则，此录粗备，特以不见钱氏书为憾。嘉庆甲子，同里黄都事锡蕃官闽中，雕于三山，始克蒇事，前此所刻皆未竣也。近岁，潘中翰有为刻于粤东，常熟毛寿君琛经理其事，道远未见邮寄。今黄君省亲旋里，携此本共赏。予已七十有一，而白斋早归道山，为撰小传，黯然故旧之感。命儿开福重加雠校，爰识颠末，以见良朋古谊云。

鸳鸯湖棹歌百首 一卷。存。自序：乾隆甲午之冬，临川李公视学两浙，以《鸳鸯湖棹歌》课嘉禾士子。盖欲采里巷之谣谚，觇民情于歌咏，而因以谱太平之风景也。燕昌生长鸳鸯湖畔，扁舟来往，寻鸥问鹭，樵歌渔唱，时领略于烟波缥缈间。昔杨铁崖云："道扬讽谕古人教广，有兴国显家之道焉。"不揆椮昧，仿朱、谭二公倡和之作续成百首，非敢踵美前贤，亦只操音下里云尔。

石经阁集 存。一名《石鼓亭集》。

松壶画赘 钱杜。下同，存。**陈文述·序**：吾杭门才之盛，推许治中、钱方伯家。余于许氏因同年青士，获交菊船、仲容、玉年、经厓昆季，而踪迹不若钱氏之密。钱氏昆季众，余因同年东生，得交谢庵、叔美。余在京师久，谢庵、叔美亦在京师久，故于谢庵、叔美视东生尤密。嗣谢庵归道山，叔美走滇南，余出都，东生入翰林，数人踪迹亦遂如伯劳飞燕、沟水浮云矣。岁丁卯，余改官江南。其明年戊辰，谢庵嗣君小谢来试吏吴中，刻谢庵遗诗竟，见示。又明年己巳，叔美自滇南归，往来金陵、吴门，遂得复相见。逾二年，叔美裒辑题画诸诗，将付梓人，寄余评定。余惟诗之为道，扬子云所谓"雕虫小技"耳。题画之作尤诗之一端，近于寻常赠答之作，又半于画成伫兴，无苦吟精思，故工甚难。吾杭郑虔三绝，向推奚君铁生。其冬花庵遗诗，吉光片羽佳矣，视画犹有间。今松壶以贵公子少年，从宦万里，骑象百蛮，求碧鸡金马之神，类汉王子渊所为，西溯峨眉，南逾瓯闽。中年落魄，鸡栖辇下。复避债万里外，往来古战场，顾所为画类文衡山，尤深于北宋荆董诸家。幽秀窈邈，若花在春，若仙在云。而其为诗，则又超妙清旷，真气往来。上之追踪太白，次亦不失为岑嘉州、王龙标。今卷中所载，多半出于酒酣耳热泼墨淋漓之后，而所诣如是，岂非湖山灵秀独钟于斯人之笔端耶？家曼生尝言，铁生往矣，绘事之道今不得不以此推袁。余则谓，海内诗人众矣，超妙清旷鲜有能及叔美者，所长不独画也。谢庵之诗雄秀苍凉，边塞诸作尤工。东生之诗自然古艳，尤善言情。假令同时命笔，恐尚须让阿连出一头地。许氏诸昆季，青士工诗，玉年善画。质以余言，当非河汉。余先后得叔美画甚夥，有诗者三，尚未厌余欲也。更为我作数帧，当再援笔而记之。

松壶先生集 林志鸿刊。**程庭鹭·跋**：《松壶画赘》初刻于随园，再刻于南阳，又刻于武陵。庚寅夏，庭鹭即随园本补五十馀首，重刻于吴门，板旋散佚。今检旧箧，获先生自定本，视原刻颇多增删，因为编次。其《画

忆》一书，亦乙未、丙申间先生所手授，曾属印君石窗、叶君调生校正。更举画诀数条列之前，所纪名迹列之后，综为一集。于是读先生诗者，如睹其画，绎论画语，如见其诗焉。林生志鸿曾受画法于庭鹭，重念渊源所系，乐任剞劂，遂集其成，盖去先生没五六年矣。先生六十戒诗，七十戒画，故所著仅此。至笔墨之萧寥意远，淡宕空明，水梦山心，随在印合，世有真赏，无俟缀词。庭鹭旧有另编续集一卷，惜为友人借钞，辗转失去。他时购得，当并付刊。

金涂铜塔考 钱泳。下同，存。**谢启昆·叙**：钱忠懿王承武肃之业，归土中朝，尤崇信佛事。当时寺塔之众，《咸淳临安志》所载，九州四壁诸县境中，已八十八所馀，盖不可胜计。周显德元年，王又建慧日永明院，以居僧道潜，即今净慈寺也。逾年，周诏废寺院非敕额者，而杭州所留存尚有四百八十。噫！亦已盛矣。其年，王范铜为塔，涂之以金，高四寸三分，重三十六两，四版合成，外俱绘梵夹故事。其一，内有文曰：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乙卯，周显德二年。朱竹垞未见塔，故误为武肃王事。下各有一"保"字，或作"人"字。王之所建，视前代尤多，而愿力尤大矣。王尝以五百塔遣使颁日本，他皆瘗藏于十三州一年之内。竹垞据曹勋《净慈罗汉记》，谓铜塔率归净慈，非也。厥后，会稽、奉化国第、临海赤山皆有塔出。姜尧章亦得一版，周晋仙作长歌纪其事。今之流传人间者，常熟破山寺一，萧山祇园寺一，嘉兴白莲寺仅一版。顺治中，杭州庆忌塔圮，则有塔百数。而山阴陈氏所藏朱石君中堂，上供天府，且为西清珍秘。夫物之显晦有时，塔之建距今凡十五乙卯，而金塔铁券光耀千古，王之功德岂不伟哉？王之裔孙立群作《金涂铜塔考》，请序于余，乃书以弁其简端。**翁方纲·题**：金匮钱子梅溪，于杭州既请诸当事重修表忠观，复裒辑吴越金涂塔事，并诗而为之考。此塔于钱氏，一物之微耳。而钱子力为表章若此者，即重修祠屋之心也。丁酉秋，方纲见此塔拓文，为赋诗后。四年，赵味辛舍

人以铜塔一片并棳来予斋，集诸友赋之，予为书铭于棳后。十一年，予在济南朱石君中堂，以所得此塔四片合成拓本，并诗见寄。盖此塔于予斋，不啻重有文字缘者。昔五代十国铸金之事多矣，就予所见，若南唐之钟，杨吴之炉，南汉之铁塔，皆镂文精好。然钱氏独以有功德于民，著于史，寿于金石，故世将千岁，而其后裔犹能考述精详若此。此亦不在物，而在德之一验矣。今之能诗文者，方继声而发扬之，将使读此考者，皆如见此塔焉，固不仅为一物一事而作也。故书此以复于钱子。

履园丛话 二十四卷。存。**孙原湘·序**：履园主人于灌园之暇，就耳目所睹闻，著《丛话》二十四卷。间以示予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孙子读而叹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为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试为我序之。"其曰旧闻，识国初轶事，备野乘也；曰阅古，释所见三代、秦汉以来法物，而资小学也；曰考索，杂取古书事物疑义，以证心得也；曰水学，论三吴水利之不可缓也；曰景贤，劝孝弟，警薄俗也；曰耆旧，思老成，奉模楷也；曰臆论，警颓风也；曰谭诗，正雅音也；曰碑帖，从所好也；曰收藏，慨烟云之过眼也；曰书画，示正法眼藏也；曰艺能，即形下以见道也；曰科第，纪人材之盛也；曰祥异，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穷阴阳之变也；曰报应，昭天人之合也；曰古迹，曰陵墓，曰园林，记雪泥之鸿爪也；曰笑柄，寓庄于谐也；曰梦幻，示实于虚也；而以杂记终焉。举凡人情物理，宇宙间可喜可愕之事无不备也。此温伯雪子目击道存之意也。序既毕，以复于主人，曰："履园之义何昉乎？履之言礼也，将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顾履而园，则贲于邱园之象也。其殆将托于戋戋者，以讽世与抑话者。言之善也，不话于朝，而话于野。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履园有焉。"然则是话也，即以为遣愁索笑可也。

梅花溪诗草 存。

三吴续古砖录 张开福。下同，并未见。

石匏小稿

抱砚斋集 萧方骏。未见。

墨林今话 十八卷。蒋宝龄。存。续话 一卷。子茝生。存。戴熙·序：聪于耳者、长于声、声为诗。明于目者、长于形、形为书为画。三者本于耳目、而耳目本于心。有人焉、心之所发、足以安其心、则其馀之施于耳目、而成声与形者、必清淳淡古、为世宝重。苟不求诸心、而作聪明焉，或遂流于浊恶、虽精能勿尚也。蒋君子延诗书画、有声大江南北者数十年。道光乙未，识于湖滨、恂恂若无能者。及观所著《墨林今话》、则搜罗极博，体例一新。画传也，旁及诗书、而要以详其人生平可师法者为主，实本末兼备之书。惜乎未梓行、而子延遽归道山也。今其哲嗣仲篙能传家学、守父书勿失，二田计君慨然为梓而行之。子延之嘉惠后学、仲篙之克承先志、二田之不负死友，皆求安其心而已、非以自矜耳目之长也。而吾因以知三君子之于声必清淳，于形必淡古。世之清淳、其声淡古，其形者必如磁石之于针，琥珀之于芥。嗟乎！三君子之能权衡一世之聪明、而振发其耳目、盖本诸此也。仲篙以刊本贻，且乞序。鄙人于艺事不自信、不敢置喙、而特揭三君子所以成是书之心于端。

琴东垞屋集 存，未刊。

读易日识 六卷。方坰。佚。钱泰吉云，所著仅至无[无]妄而止，多反躬实得之言。下同。

春秋说 四卷。未见。

生斋自知录 三卷、日识 二卷。存。

生斋诗稿 九卷、文稿 八卷、续刻 一卷。存。

学诗详说 三十卷、正诂 五卷。顾广誉。下同，存。案：是编初名《学诗求是录》，后改今名。自序谓志，反约也。仿毛公《故训传》，厘为三十

卷，而别出其专论字句异同者，为《正诂》五卷。又·自序：衷之毛、郑、陆、孔、朱、吕，以正其端；参之欧阳、苏、李、范、严，以究其趣；博采宋、元、明、国朝诸家，以畅其支。择其合于经者取之，违者去之。说似可通而实乖正义者辨之。或申或驳，务直陈所见。将以窥寻四始六义之本，而无失乎孔子编《诗》垂教之心。

四礼摧疑 八卷。存。案：此书吴县朱氏刻入《槐庐丛书》。广誉初成《家行四礼》一书，先载仪节，各系集说，终以附论。后复更正芟削，专存附论。自序：礼，时为大。一执古义以概近，今则施诸事容多格阂，故变通者法守之善则也。默持此意，又折衷于通礼之书，以明当今之所尚。诠次之，为《四礼摧疑》。

江氏乡党图考补正 四卷。存，未刊。

悔过斋文稿 七卷、续稿 八卷、札记 一卷。存。

枣花馆诗文集 杨韫华。未见。

知止堂诗集 十卷。贾敦复。下同。存，未刊。

粤西集 二卷。未见。

花南小志 二卷。贾敦艮。下同。未见。

东武拏音 二卷。存，未刊。

餐霞仙馆文集 八卷、诗集 八卷。存，未刊。

忠孝堂诗钞 陶淇。佚。

醉经阁金石考 十二卷。蔡锡恭。存，未刊。

明

藕花楼集 八卷。项佩。未见。以下女。

蘼芜集 柳是。存。国朝女史赵棻·序：在昔南朝风月，家传玉树之歌；北里烟花，人续妆楼之记。其时天开色界，仙聚楞严；洞有香迷，蜂多云隐。斗镜中之眉样，春色三分；送帘底之箫声，画船十里。几乎一钱看去，

尽是夷光；双桨迎来，无非桃叶矣。然而媚行烟视，不少倾城；摘艳薰香，谁为博士。设有诗工，刻翠字，妙题红，走珊管而花飞，织霞机而锦现。如河东君柳如是者，诚绣闼之金英，兰闺之琼蕊也。君以婉丽之才，处繁华之境。歌成杨柳，略记前身。采得蘼芜，遂为小字。明眸盛鬓，不争时世之妆；乌帽青衫，自画风流之像。迹其楼扃燕子，舸泛鸥夷，裙裳文宴之场，步屧湖山之畔，实欲浣灵襟于冰雪，逃小劫于风花。故夫三竺吟烟，六桥唱月，若《湖上草》一编，足以见其柔情婉娈，逸致遥深焉。迨至委身既失清流，得婿犹然名士，锦帆低挂，偏来掷果之人；银烛高烧，先赋催妆之句。玉缸暖而酒波碧映，绯彩系而芝印红钤。蒙叟谓真仙合住琼楼，阿娇须藏金屋。于是别开邃馆，巧筑层台，青山作屏，绛云号额。其中尊彝斑驳，图籍纵横，画叉与粉碓杂陈，镜匣共笔床相近。每当茶烟随候，药裹香馀，研薇水而郎吟，擘桃笺而妾和。芳情燕婉，写丁娘十索之词；绮语蝉嫣，续子夜四时之咏，即《我闻室次韵》诸作是也。花月时迁，沧桑局变。白头惜死，红粉衔冤。卒之野史亭边，涕屑遗山之老；石头城畔，齿冷彦回之生。而君彩笔先焚，蒲团枯坐，呵辞法秀，偈说朝云。黄花之晚节弥香，白璧之微瑕尽掩。遂使名传彤管，无惭静女之称；人爱绿珠，翻出季伦之上。则此集也，不尤足取重香奁，增辉瑶宿也乎？震泽王研农徵士拾鸾凰之坠羽，挹衡杜之清芬，博采遗篇，都成小集，旁及章台短札、记室零笺。旧约说与蔷薇，所思托诸兰茝。蚕眠字小蝶，诉愁长亦复。摘叶晨钞，燃脂暝写，珠排颗密，墨聚香多。下至学士标题、词人凭吊，或携来酒榼，泪洒苏小之坟；或袭以锦绨，肠断崔徽之貌。碑文苔绣，竟拓硬黄；镜影花涵，分摹古绿。高文何绮，名作如林。靡不贮以琼函，登诸玉简，允称完璧，合付雕梨。呜呼！才冠青楼，脉脉之香心欲语；花开红豆，珊珊之仙佩疑来。

国朝

蒋湖寓园草 陆观莲。存。**自序**：夫观千剑者能剑，观千赋者能赋。

服习众神，岂不然哉？予少依姆师，仅通章句。长随夫子，遂晓诗篇。柳下栖迟，未见荐禽之客；隆中高卧，谁为友葛之人。以是同梁生之出关，深惭德曜；异少伯之辞越，不羡夷光。长与蠹简为邻，萧条三径；独向芸编为伴，离别经年。儿既能文，女亦识字。历冬夏以靡辍，惯饥寒而不啼。既而游子来归，不殊师友之对；时有高人造访，实多赠答之辞。稍知工拙之分，略窥正变之则。荏苒数载，常如不系之舟；留滞他乡，尽是若浮之梗。昨因避水，来止斯园。门掩深村，对琅玕之个个；人归远浦，泛雨雪之纷纷。盼望故庐，不逾衣带；言旋故里，终隔山河。落花与芳草相依，明月与清风自举。顾此幼女，夙慕古人。如左氏之有芬，才华挺茂；在荀家则为灌，志略英蕤。朱粉不施，自是蓬门之质；丹铅能好，居然林下之风焉。嗟夫！篇章耽玩，讵为失意之悲；儿女关情，不作无家之别。况闻郗公筑室，植松桂以相招；陶令卜邻，乐晨夕而不返。兴言在迩，益复牵怀；简弃旧篇，颇存新什。岂徒夸谢庭咏絮，蔡阁闻琴而已哉？

季斋诗草 殳默。存。**自跋**：默三岁飘零，从二亲于外郡。十年梦想，思一返于故园。蒋湖以避水而来，旧庐若望洋而止。老母倚北堂而兴叹，中夜挟宝瑟以长吟。非无慰藉之词，实多于邑之调。晨窗乍启，琉璃之砚匣自随；夕幄徒熏，翡翠之笔床不去。以是长见笑于邻女，不解看花；或见诮于闺人，何知斗草。情由此遣，绪以此深矣。驾言当秋，携家渡泖，揽九峰之奇胜，仿佛金庭；专一壑之幽闲，飘飘云峤。精琼靡而延伫，齐玉轪以上驰。曰父曰兄，寻采药之赤松，旦暮可遇；为母为女，盼传书之青鸟，闺阁非遥。爰奉命于兹闱，篇分甲乙；冀流辉于彤管，字辨宫商。庶几染翰而成，不须石墨；含毫以待，有取香茅。

愁盐诗词 一卷。易睐娘。佚。

栉生小草 金兑。存。

鸾影遗稿 吴鹤侣。未见。**史善长·序**：聘室吴氏鹤侣既殁二十日，

予始自白门归。以素服临其丧，并征其生前所为诗，则零落不存什一。予与妇为中表，其姑娣妹皆得以母党礼见，因告予曰："鹤侣年十一二学诗，今年二十三矣，所作不下数百首。自与子缔姻也，宗党中闻子贫，恒耳语，或至优叹。鹤侣夷然不一措意。及子早岁补诸生，有名誉，多喜相贺，鹤侣亦无改容。惟有人称子善诗歌，则俯首凝睇，若阴志于心也。今子涓吉在九月，衣襦簪珥一不问，日自录诗成帙，藏箧中。有问者，但笑不应，或乱以他语。揣其情，盖将以待子之是正。而赍志奄殆，感愤抑塞之气，迫而无所诉，遂尽付之一烬。鹤侣殁以八月二日，其焚诗则在七月二十九日也。予辈力谏，鹤侣曰：'身已作幻泡露电，焉用此语言文字重惑来者。'因泫然不能仰视。有《秋水航》诗及咏物杂著数卷，今皆成灰烬矣。"兹就向所录者付予。予读之，凡五十馀首，汇为一卷，颜之曰"鸾影"。呜呼！予自束发来，穷窭无以自立。又狂愚为世所弃，独念妇一弱女子，未识予面而知予深。且以予贫贱故，伤其生，斯则予之负疚者无穷也。

翦红山馆吟草 周宝生。存，未刊。

绿窗小草 宋静仪。佚。

赪香集 计蕙仙。未见。

寄鞠小草 钮默。未见。

先得月楼诗草 朱兰。存。**黄金台·序**：余尝谓闺秀之诗易于流传，何也？片言偶发，价若兼金；只字争求，珍如珙璧。音乖正始，尚称不栉之书生；赋类俳优，曲恕扫眉之才子。此亦古今之通病也。若夫翦月为心，镂霞作想，清华炼骨，夺出梅胎；曲折运思，通入藕孔。而况凰分俪影，雁怆单飞。井中之水无波，雪后之松益翠。刘令娴祭夫之作，悱恻动人；李弄玉叹逝之篇，悲愤无极。则有如朱夫人先得月楼遗诗，斯足尚焉。夫人讳兰，字畹芳，吴江人。徐淑工文，宪英知义。园花不盼，庭草自馨。年二十二，适乍浦沈君晋儒。以莺脰之才娥，配龙湫之佳士。牵丝鹊夕，奉盥鸡晨。如

意珠圆，同心佩合。鸣机佐读，迈于羊妻；漂麦惊呼，陋彼凤妇。暇则蜃窗拈管，鱼网织词。千回锦上之文，四角盘中之曲。香生砚匣，韵入琴弦。既鸿案之相庄，宜鹿门之偕老。何图卫叔宝乘羊之日，即是贾长沙赋鹏之时。甫庆熊占，旋伤鹤化。人影与青灯独对，泪痕随红血俱流。特因姑已白头，正须侍奉；儿才黄口，端赖提携，遽践同穴之盟，孰任持门之寄。遂乃彻其膏沐，卸厥巾帱。七宝凤头钗易兹珍膳，三梭鹊纹布裁作冬衣。亲尝熊胆之艰辛，备历羊肠之险阻。三生梦断，把白玉玦而不离；百炼心坚，问黄罗襦而犹在。每当凉月入牖，残星堕楼，林鸦有声，梁燕无影，愁容惨淡，惟许蚕知，苦意缠绵，只与蛩语。孤生桐冷，独活草伤，以茹霜嚼雪之人，作泣露啼烟之句。秋生纸上，吹出西风；春褪毫尖，飘残夜雨。虽韩娥悲响，齐女痛吟，无以逾其凄切也。所幸贤子浪仙，禀姿绝高，媚学不倦。室有桓家之豹，庭来贾氏之彪。六月遗孩，未尝姑息；五龄入塾，倍切提撕。以故周伯仁少佩义方，房景先幼明诗礼。早著凤毛之美誉，实由燕冀之贻谋。而无如寒泉不流，虚谷颓景，病鹤返素，哀蝉蜕红。天不从赵昱之祈，人欲罢王脩之社。夫人殁于嘉庆乙亥，春秋仅三十有六，痛哉！今浪仙年亦四十馀矣。著书满家，积稿盈几。入室者须读五千卷，乞诗者乃得九万笺。孙绰句作金声，张融集名玉海。能成绣虎雕龙之业，大慰孤鸾寡鹄之心。然且追念庭帏，不忘训诫。张讥对帕，隐痛难胜；邱杰奉瓯，馀哀未歇。迩者蛟潭肆虐，鳣壑逞妖。鄂岭烟腾，几无人迹；乳溪云暗，尽作战场。险遭猛虎之奇灾，脱身锋镝；急抱慈乌之遗集，索我文章。呜呼！源深者流自远，木茂者枝必荣。以夫人荼苦一生，兰馨千古，将见匪石之操，扬炜管于范书；如松之贞，播芳徽于刘传。奚只耽情吟咏，肆力简编，区区列殷淳之选中，人常璩之志里哉？而浪仙之孝思不匮，则尤可感也已。

中馈要览 六卷。戴素蟾。下同，并未见。

彤管汇编

珠兰阁遗稿 朱蓼增。存。**郭麐·序**：徐君兰叔以其淑配《珠兰阁遗诗》一册，介陈君梦琴，乞序于余。予取其诗读之，情深而不流，婉娩而有则，真有合于风人之旨者。昌黎有言，和平之音淡薄，愁思之声要眇，欢愉难工，穷苦易好。夫人相其贤夫，有静好之乐，无勃磎之辞。又所居丰厚，米盐凌杂，无措于怀，固宜不为穷愁憔顇之音，而和平淡薄，亦自有其性情之所寄，使人一往三复，而得其柔静庄姝之意。鸡鸣昧旦之诗，与柏舟燕燕并传于后世，而见取于圣人。又奚必穷愁憔顇而后为工也？

小疏香阁稿 叶璚华。存，未刊。

翡翠巢赪稿 黄芸馨。佚。

绿窗草 李持玉。存，未刊。**庄庆椿·序**：瑶华女史，吾友耘庵之女弟也。颜如佛桑，胄出仙李。备闲善之茂美，谢组饰之妍华。妙心炼年，夙悟四始；灵府澹雪，并驱五官。金钉二等，坐宝簟以劬书；牙管一枝，倚绿簟而隶典。都为一集，约有百篇。字字清新，不带人间烟火；津津酝郁，迥殊世俗酸咸。果不必髻里传珠，梭头织锦。而昌黎银烛，泉明朱帏，背向腕下逞巧，毫端效灵也已。况其神理愔定，仪度幽闲，青牛帐卷，绝无累德之篇；朱鸟窗开，时有缘情之什。班香宋艳，何难追芳古人；花豸山鸡，剩欲寄慨流辈。而谓曼殊一现，恒干不居，智月空波，嫦娥小谪。纨扇失乘鸾之影，罗裙亦化蝶而飞。是又卫洗马所以言愁，江醴陵于焉赋恨者矣。

明

楞伽经注释 宏道。未见。以下释。

东皋录 三卷。妙声。存，四库馆著录。**四库全书提要**：妙声字九皋，吴县人。元末，居景德寺。后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禅寺。洪武三年，与释万金同被召，莅天下释教。所作诗文，缮写藏之山房。洪武十七年，其徒德璚始刊行之。《明史·艺文志》、明僧宏秀集，皆作七卷。此本有汲古阁印，盖毛晋家钞本。前有晋题识，亦称德璚所刻，凡诗三卷，杂文四

盛湖志卷十三

集文

明

栾邕 字公辂，江苏华亭人，布衣。

卜亮节先生传赞

予小子晚，不获从亮节先生游。亮节逝十有二年，予小子乃得交舜年兄弟，悉先生状，读先生书。先生其古人耶？而心窃疑之。文肠武略，淡神远韵，先生自为先生，而古人乃不如。嗟乎！先生斯不可及也已。尝私自评先生，胆过于身，略雄于气，度超于格。其或皇风穆如，边尘微扬。试一置先生其间，左酌斗杓而右画折冲。恢恢乎先生也，乃天铩之翮，而自弢其光，放于朝而老于野。恢恢乎先生也，斯不可及也已。见《绿晓斋集·附录》。

潘一桂 字无隐，号木公，邑之黄溪人，诸生。

与卜孟硕书

不慧弟行愚履直，性无馀蓄，不能局节适检，樽樽人时。又不能蝉脱凤举，全高方外。常叹碌碌凡士，方寸县[悬]殊，所以离群独游，晤言莫可。乃与足下桑梓相接，

栖尚相比，穆言胥赠，遂成石交。每念足下宏器渊识，负经纬之气；斐文逸藻，无淄磷之损；宣质拔行，贞岳立之高；吐论含毫，妙云锦之合，何其事事快也。近违以来，寒暑再易，离析旷邈，路人悲之。虽时接翰迹，以当暂晤，而清尘独远，寤寐增劳。加之物惨节哀，云悠风厉，木燮燮而殒绿，林离离而颓鲜。穷蛩客雁，吟叫无绝，愀然疚怀，离人为甚。是以屡奏记室，迓玉趾于三山之间。而足下方凌云以抚翼，岂盼株林浮汉以濯羽？宁窥行潦，遂使庚鸣之悃不获遐畅，徘徊伊郁，如何可言。然穷诚逾结，无羞再渎，愿足下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揆身世之无多，镜浮欢之易尽。惠然命驾，连迹幽岩，相砥道术，毋使长图大念丧于柔情，高堂弱季虚其厚望。幸甚，幸甚。数日计程，钦迟芳躅，临书送想，神与之俱。

募葬卜孟硕茂才疏

问才于今，吾必以孟硕为第一焉。其气豪上，谓一第可以俯首拾，而夷然不屑也。于是聪明之所溢放，而为词赋，为书画，为度曲。又放而求神仙，至于学仙不成，卒以病死。死十年久矣，而流风馀韵沁人耳目间而不可去。三吴数百里间，称诗者，师其宫商之位；徵歌者，师其抗坠之节；临池而染翰者，师其挥洒槃礴之势。即残简断幅，人宝之为吉光片羽，濯濯矜视。至有燕缇楚凤以徵重赀者，亦可以窥孟硕之梗概矣。或曰，孟硕盖仙去不死云。某也见于西泠，某也见于目澜，皆有时日，不妄也。夫孟硕灵心颢气，神明炯然，必不与化俱尽。然孟硕自有所以

不死者,形见其末也。孟硕既死而家益罄,上有垂白之母,下无烝尝之裔,遗褴吊影,以纺织自活。予人吴扫墓,必哭于其庐。荒旌败壁,尘土数楹。寻向之清歌燕笑之地,已鞠于荆榛而不可问。嗟乎!才如孟硕,品如孟硕,生不策名丹陛,绾半通之纶;死不得戢体元丘,依一抔之土,且并其母若妻日就冻馁焉,而卒无效脱骖捐麦舟者,则平居所为缔金石之交,同芝兰之臭者,果何人也?大司马吕益轩先生未识孟硕之生也,读其遗文而怜其死,垂慈酹惠,恤死虑生。于上方山顾野王墓侧,谋为之茔,以安魂魄;谋为之祠,以寄吟眺;谋为之置田若干亩,以赡其茕。独司马之行义可谓周矣,司马之怜才可谓至矣。而又不忍独擅其名,命桂洮笔以倡疏焉。我愿交游之豪杰,许与之气类,毋徒轸流水之弦,勿空下山阳之泣,共襄兹举,以慰才魂。悲夫!生而友之,殁则已焉。一死一生,能不为交情之负者,又多乎哉?奈何吝无用之囊橐,而轻弃朋友之伦也。爰以引代,涕告诸天下之好行其义者。《中清堂文集》。

国朝

张履祥 字考夫,号念芝,浙江桐乡人,明诸生,学者称杨园先生。崇祀庙庭。

纪交赠计需亭

计子需亭之与予交,盖自壬辰秋也。始予宿于屠子阊伯之家,需亭夜过而偕止焉。阊伯家梅里,在海宁、嘉兴间,为武陵、姑苏孔道。士人胜衣冠,即无不广交游,谈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笔舌甚于戈矛,亲戚同于水火。予叹

息而言，畴昔之日数十人鼓之，数千万人靡然从之，树党援，较胜负，朝廷邦国无不深中其祸。政事之乱乱于是，官邪之败败于是，人心之溺溺于是，风俗之敝敝于是。今者祸乱已极一时，人士不能惩创既往，力图厥新，顾乃踵其失而加甚焉，《诗》所谓"载胥及溺"，"沦胥以亡"者也。需亭毖之，谓予曰："惜乎，言之无益，弗克挽也已。"是夕纵言及于他事，莫不相得甚欢。明日别去，窃谓于今之日，而有不恶闻此论者，类非流辈所及。由是识之不敢忘。岁戊戌，予旅食郡城，需亭屡过予。明年，予以颠沛之故，辱在泥涂，需亭不予弃，复访予于郡邸。自是交益密，每从海滨何子往还，即无不相见，未尝不谊为加笃也。今年春，商隐语予曰："需亭行年七十而志气不损，又幸子若孙奉其寿母九十有二。吾党天伦之乐，孰有过于斯？"且出辞寿之文示予，而述其言曰："寿我，我不敢受；教我，我不敢辞。"予读而愈敬之。古昔所称乾乾不息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数之不足者，殆其人欤？天伦之乐，苟非厥德允修，何以克致？乃屈指岁月，不胜重有感焉。溯昔邂逅一遇，彼此皆壮夫也。忽越二十馀年，犹旦暮间事。向之抵掌努目以主盟会者，存焉者几？迨夫盖棺总其生平论定之，求一善之名不易得也。需亭子落落于世，年弥增，德弥劭。虽予颠沛之馀，犹得苟延视息，以从其后勖哉。君子慎毋以年自诿也。即若卫公自为懿戒之时，俯视吾党真小子耳，犹益勉其耄而好学之志，以日进于无疆之德业。使异时论述古今之人谓睿圣武公而后复有若睿圣武公者，岂不休哉？若予幼而失学，长无闻

知，弗敢上拟也。昔者李公问于周子曰："吾欲读书，何如？"周子曰："公老无及已，听吾言可也。"他日其友见而异之曰："汝从茂叔来耶？"予少于需亭七年耳，使自今以往得遇周子其人者，愿从而问焉，庶几吾友或有异前之目乎？然与需亭交不为不久，而不能少进于往日，虽濂溪其如予何？此固予之深惧，敢推需亭之意而叙其本末，一以见交惟德义，可不愧乎久要？人惟德义之懋，可以不虚长世，而亦兼以答何子也。《杨园集》。

朱鹤龄 字长孺，号愚庵，邑人，明诸生。

送计甫草北游序

夫桑弧悬户，男子有志四方；蓬葆戒涂，壮夫宁甘三径。出门闾而挥手，便隔关山；辞亲串以晨兴，谁同樽酒？诵北征之赋，魂实黯然；咏西侯之章，悲难叙矣。吾友计子甫草，建标艺苑，嚆矢清流，兰成射策之年，早推玉价；高密封侯之岁，尚阻龙津。虽复隐约清风，宅带陶潜之柳；萧条素业，厨烹鲍照之葵。然而流咏树萱，每叹尸饔之不继；关心华黍，欲资采椹以何堪。爰担游赵之簦，遂理入秦之屐。指飞蓬而适远，目惨河梁；凌密霰以长驱，愁深云树。霜辰旭旦，感坠叶以惊心；戍鼓津亭，停征骖而吊古。扁舟共载，知同入洛之张凭；假日消忧，岂作依刘之王粲。岁华荏苒，即看别浦流渐；晓色曈昽，已睹青阳应律。望乡园而不见，尘飞京洛之衣；怀故国以长谣，目断莺花之苑。况复北堂草茁，时倚盼于闼门；返哺乌啼，尚恩勤于手线。兴言及此，其能不顾逆旅而长吁，抚栈车

而心恻也哉？嗟乎！洛下声名，旧侣非少；邺中游宴，为欢几时。粟贷监河，如捧毛公之檄；鲭丰侯第，当思考叔之羹。林下灌园，仍偕吾辈；机中织锦，莫别经年。丹花艳日，须褰汜以承觞；紫鸾迎风，跋游梁之返策。瞻望弗及，我劳如何？《愚庵小集》。

严沆 字子餐，号颢亭，浙江馀杭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总督仓场。

与计甫草书

足下董园帷下研练功成，京都钜篇充满箱箧，会动凌云之慕矣。来岁金台选骏，即可高宴曲江，伫望文旆。旋来黄花白雁之下，便得把酒论文，延伫之怀切何如也。沆索米驱驰，都无善状，涓埃莫补，长愧纶扉，徒以马首冲尘，往来褦襶，坐销岁月，莫快胸襟。对碧柳青蒲，不胜葭露伊人之感耳。同人札至，知臭味所切，曾未差池。此皆足下道气殷隆，足慰归慕。干城提唱，更望时时加意，不使三吴衣带，稍有沮洳，固所望于有道者不浅也。汪洪《尺牍新语二编·集怀叙第九》。

魏禧 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州人。明诸生，康熙己未荐举宏博，不赴。

答计甫草书

伏承下问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为狂惑而可与言，敢言其所及见以相质。禧尝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窃谓足下文多高论，读之爽心动魄，失在出手易而

微多。韩子曰："及其醇也，然后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间，惜其笔性稍驯。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舍割。然数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论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盖某公奉古人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称物。天下有日蚀星变，山崩水涌，衡之所不能称，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乐喜怒中其节，圣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间，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笑曰："割鸡焉用牛刀？"遇旧馆人之丧而出涕，是有过乎喜与哀者矣。盖天地之生杀，圣人之哀乐，当其元气所鼓动，性情所发，亦间有其不能自主之时。然世不以病天地、圣人而益见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至，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至传、志之文，则非法度必不工。此犹兵家之律，御众分数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动变化，则存乎其人之神明，盖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得力在欧王之间，而碑志最工。法度紧严，于碑志最得宜，是以冠于诸体。然禧所尤赏者，又在《复仇》一篇。韩柳有此作，能不相袭，而其文甚类西京。此禧所以笃好，欲有以告之也。虽然，此犹夫枝叶之论，盖极其工，不过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则又有说也。《叔子集》。

汪琬 字苕文，号钝翁，江苏长洲人。顺治乙未进士，官户部主事。康熙己未召试宏博，钦取一等，改官编修。

与计甫草论道书

昨相见时，足下曾说《论语》“朝闻道”一章。匆匆未暇往复，然不可遂已，聊为足下陈之。足下谓孔子所闻者，非日用常行五伦之道。私心窃有未安。君子之道四，所求乎子臣弟友者，此《中庸》、孔子之言也。夫道若大路，然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孟子之言也。足下亦尝降心于《中庸》、《孟子》诸书，而潜味其旨乎否也？五伦之道非他，即其赋于天为命，禀于人为性，发于知觉之灵而为心者也。是故圣人之存心，存此而已；复性，则复此而已；达天知命，亦达此知此而已。倘使舍其日用常行，而欲求所谓性命于恍惚不可知之地，是异端也，是淫词邪说也。足下顾引子贡之“不可得闻”为证，而盛言是道有不传之秘，则几以佛氏之“无法可说”，与不立语言文字者待圣人矣。不知足下将援佛以尊孔子耶，抑诬之也？朱注之，释“不可得闻”曰“教不躐等”，其说甚为易晓，而足下弃置不用。足下之于朱注也，童而习之。既用之以补诸生，又用之以入上舍，又用之以举乡试，而奈何独悖其说于讲学耶？夫上之则诬孔子，下之则悖朱子，无一可者也，得非有所陷溺而致然与？足下又谓日用常行之道，虽下愚亦可与闻，当无所俟乎孔子，此益误矣。自大道不明，而诸子纷纭之学以炽，或遁于虚无，或骛于名法，或流入于尚同兼爱。敢为放言高论，以炫惑天下之聪明，天下将靡

然从之。而其他则又有鬻拳之忠，申生之孝，荀息之不食言，乡原之徒之廉洁、忠信，类皆道之所不与者。故圣人以闻道为难，讲之不厌其详，辨之不嫌其审。举凡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无不研晰而折衷之，以明其毫厘千里之谬，而一返之乎中正，然后得为闻道。孔子之言闻也，又岂佛氏之闻熏、闻脩、耳门、圆照三昧之说哉？足下素习禅宗，宗门之教，机锋义谛固有不可思议者，然欲合孔子之道与禅为一，则辟诸倾乳入酒，终于酒乳俱败矣。愚愿足下慎之，毋使为知道者所笑。《尧峰文钞》。

吴兆骞 字汉槎，邑人。顺治丁酉举人，以科场事谪宁古塔。康熙辛酉赎还。

与计甫草书

三年执别，万里伤离，故国音尘，殊方羁窜，飘踪如线，惋悒何言。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陶陶孟夏，犹著弊裘，身是南人，何能堪此。每当穹庐夜起，服匿晨持，呜镝呼风，哀笳带雪，萧条一望，泣下沾衣。嗟乎！故人应为悽咽。弟自出塞以来，万端都谢，如泥中花蒂，无复芳菲，而怀友之思，未尝弃怀。每忆曩年游好，辄便伤心。邯郸宫人，嫁身厮养，而春花秋月，尚梦深宫。区区鄙怀，庶同此耳。昨岁冬至，巴公入都，曾勒长札，并排律三十韵，奉寄两兄。而此缄竟属浮沉，可为怅惘。龙荒绝远，非人所居，夙昔知交，音问殆绝。谪此三年，止得公肃旧冬一札耳。少陵云："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讽咏此诗，益增我劳结。弟久沉异域，语言习俗渐染边风，大雅愔愔磨

灭尽矣。方欲控弦试马，作健儿身手，何堪尚与青云故人论畴曩之谊、述诗文之乐乎？高堂白发，幸邀浩荡，得还里门。弟虽滞冰天，亦当不恨。若得鸡竿再卜，早赋刀环。召李白于夜郎，还蔡邕于朔野。葛巾野服，返迹丘园，与我两兄促坐言哀，衔杯道故，此亦再世之乐也。嗣皇在御，才士毕生，努力良时。故人为念，老伯暨老伯母应俱万福。兹因程年兄归南，勒此布心，相思之深，非笔所悉，遥瞻南斗，涕泗何云。

又

离别三年，关山万里，冰天凛冽，积雪嵯峨。索处穹庐，轸忧终日，遥思我友，劳仁如何。昨年遘难，吾兄屡顾我若庐之中，衔涕摧心，慰藉倍至。等公孙之奔走，似田叔之周旋。愧荷深情，犹在心骨。广陵佛舍，向与畴老杯酒终宵，班荆笑语，何图此别，遂隔死生，永念襄游，寸肠欲裂。弟形残名辱，为时僇人。垂白衰亲，盛年昆季，吁嗟何罪，相率播迁。既无子建菽豆之辞，而有文渊薏苡之痛。已同崔骃辽海之窜，而复坐李丰陇上之条。生死不辰，遭此奇酷，身流绝域，名入丹书。虽视息犹存，而已同枯骨。每一念及，忽不欲生。向在故乡，意气豪上。尝叹庾子山、沈初明以如许才笔，羁旅殊方，虽篇翰如新，而平生萧瑟。每读《哀江南赋》及《通天台表》，未尝不掩卷欲绝。岂知今日身丁枉滥，百倍斯人。魑魅为邻，豺虎同畀，烦冤侘傺，谁可诉语？即复生平故人，亦复弃如粪壤，视同腐鼠矣。不吊昊天，一何至此。昨岁出塞时，长安诸

公哀其穷乏，饷以百金，稍得整料衣资，支离道路，及届沈京，便已悬磬。赖陈子长解衣推食，事事周全，挥涕赠金，情款绸悉。既将东发，复赠我鞍马，以济崎岖。塞外之路，险甚蚕丛。红锈乌稽，十步九折。若非骥足，已委沟中矣。弟曩年知契，几遍三吴；嵇阮之交，亦颇不乏。及遭患难，转徙穷途，乃初无一悰款之人，周我涸辙。此古人所以致重于穷交也。放废以来，万缘都废。惟雕虫一道，犹尚缠绵。塞天无事，寂坐荆扉，斧冰炊稗，以充饥渴。所携故簏，尚有残篇，每啜糜之暇，辄与龙眠诸君子商搉图史，酬唱诗歌。街谈巷曲，颇成一集，取杨[扬]子云哀屈之文，命曰"质蕪"。入秋以来，复事赋学。妄谓可以规模江鲍，接迹王扬。但负罪之人，为时捐弃，纵调如白雪，才似和璧，亦将唾涕视之矣。彼才不逮于中人，名不出于里闬，一旦身跻云霄，从容辇毂，虽复猎侍郎，金根校理，得其片言只语，以为韩欧复生。兄闻此言，得无骇其任诞乎？客绪边愁，百端横集，停云之念，无时去怀。但恨玄菟黄龙，渺在天末。不特把袂衔杯，难寻佳会，即雁书遥讯，慰我离愁，亦眇不可得。十年神契，睽绝如斯。忆旧抚今，怆恨何已。杜少陵云"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信非虚语也。怀念之什，颇有数章，欲便录寄，以当良觌。恐此札达时，正兄等春明得意之候，不祥姓名，致骇耳目，故复焚弃。聊托敦四书排律一首奉正，想兄见之当相凄恻也。倘承见怀，幸有以相示。昔嵇中散身死洛下，而向子期为之感旧；郑广文远窜台州，而杜拾遗为之录别。兄等雅怀，当不以废弃相遗也。弟有家信一缄，欲托之右兄。

恐右兄已奉使出都，复托之公肃，乞甫老为我觅一确邮致去。倘家父已到，或将入京，幸留在尊所，万勿浮沉。拜嘱，拜嘱。西望裁书，可胜呜邑。南风甚劲，幸惠音书，不胜企望之至。《秋笳集·杂著》。

姜宸英 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人。康熙己未补荐宏博，以诸生入馆修史。丁丑探花，授编修。

友说赠计子甫草

古者士有诤友。荀卿曰："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友者，所以济师之道之所不及也。古道义之交，以赠言，不以财贿；以性命，不以然诺；以过相规箴，不以名相标榜。众之所贱，吾贵焉，不以形迹嫌也；众之所弃，吾取焉，不以独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于道斯已矣。夫攀依以同至于道者，非吾友，其谁望耶？昔者仲尼殁，而七十子之徒，自以其闻于师者相友，教曾子数。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谢过。子贡乘轩而过原宪，闻贫病之讥，则逡巡失色以退。若《论语》、《戴记》、《家语》中，所杂载弟子辨难语，大抵皆足以发明圣人微言大义。至今学者，人知尊君亲上，以不至蔑礼犯分，毁诗书，灭仁义。彝伦不至尽敦，清议不至尽泯者。此虽圣人之教以，然亦其徒相为提携之力也。由是观之，则师之道得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学，甫离褓姆，自其父兄之教，则以奔逐声势为游，以背公向私为朋党，以一倡百和无所可否为同志合道，指道学为迂阔，薄廉洁为无用。士习为是数者，世俗谓之曰"能"。自君子观之，乃所谓市道交也。市交之日，

闻古道之不作,则业孰与进?德孰与讲?业无与进,则邪者比;德无与讲,则过益积。卤莽于君父之间,恣睢于礼法之外,然且率天下而争骛于是,则人类几乎其尽灭矣。仆藏此意久,顾无足发者。计子甫草善为文,与仆交最善。其远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义不止也。今天下无不籍籍计子名,乃不以仆之拙讷颠蹶为可鄙,而特以为今之人无志于古人者。能志于古人者,必其能为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则必俯以示仆。仆时有所指摘疵颣,辄喜发于颊,即力称善。无所短长,则必愠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为也?"计子之于文,可谓成矣。然犹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闻其失是惧。况事固有大于此者,其肯以苟且从事乎?吾知计子之取于友者,为异乎今之所取于友者矣。全文见《湛园未定稿》,节录。

尤侗 字展成,号悔庵,江苏长洲人。顺治戊子拔贡,直隶永平府推官,以事降调。康熙己未召试宏博,钦取二等,授检讨。癸未南巡,晋侍讲。

祭计甫草文

维子挺生,吴江一曲。八股早工,五车能读。有诗千首,有文百轴。望古遥集,邈焉绝俗。策名贤书,驰誉京毂。命与仇谋,壮舆脱辕。锄口四方,风雨彳亍。周游晚归,著书盈簏。公卿敛衽,弟子削牍。畴昔鸡坛,纷纭洛蜀。子为君宗,标榜眉目。意气飞扬,疾恶如毒。雄辨悬河,四筵惊伏。众人摇唇,先生捧腹。大笑燕雀,安知鸿鹄。吾道干城,岂同碌碌。尝从使车,渔阳上谷。至右北平,访我宦蹙。周询父老,口碑不辱。观我题壁,喜笑顿

足。归来慰藉，把酒相属。此意千古，知己敦笃。白首方新，天夺何速。子素知医，问难精熟。何期妖竖，暗中伤镞。百炼金刀，化为槁木。文星昼陨，书鬼夜哭。一召玉楼，永辞茅屋。彩笔彫零，遗编断续。寂寞门墙，凄凉骨肉。老母年高，佳儿孤独。桁有悬鹑，瓶无储粟。十口何依，百身莫赎。天道冥茫，人生刺促。塞翁失马，樵夫得鹿。庄子梦蝶，贾生对鹏。苦乐循环，吉凶倚伏。勘破本来，万古一宿。人寿几何，徒劳仆仆。烈士殉名，空争蛮触。归休乎君，不远之复。死而有知，纳我忠告。岂惟吊尔，生刍一束。《西堂杂组》。

朱彝尊 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布衣。康熙己未，召试宏博，钦取一等，授检讨。

朱翁六十寿序

宗人某，世居休宁之伦堂，迁吴江之盛泽。性淳厚，有德量。好义，重然诺，轻施予。不以辞章自见。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学，俾问业于予。里多粟果少年，禁勿往来。葺紫阳书院，以祠徽国文公，俾肄业祠中。四方名士至则设馆授餐，无倦色。家储秘笈、古琴、法书、名画，以供清鉴。而又训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阴可惜，岂可晷刻偷安邪？"盖翁虽隐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笃行君子之风。其治家具有条理，不察訾于细务。睦姻任恤，恒苦不及。所谓一国之善士非与？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后望在沛，亦在吴。既而丹阳、钱塘、义阳、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是荼院一支独盛。翁系出荼

院后，实婺源之宗子也。予家自盛泽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栖棲存焉。逢源请予为文寿其亲。然《诗》言之："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则知翁者，莫予若也。以予言进一觞，可乎？ 全文见《曝书亭集》，节录。

潘耒 字次耕，号稼堂，邑人，布衣。康熙己未召试宏博，钦取二等，授检讨。

仲姊陈孺人六十寿序

隆古之世，礼教修明。淑媛贤母，见于传记者，班班在列。世教衰而阃范替，彤管所书益稀。惟天资粹美，性合矩度，乃能杰出流俗而以贤闻。然涵育薰陶，渊源有自，不可强也。吾家多贤女，诸姑诸姊之为人妇者，俱有令闻。而吾同产姊归陈氏者才德尤备，宗党交称无闲言。斯固天质之良，而模范成就，则由吾母吴太孺人以身为教，实使之然。吾母天下之贤母也，一言一动，可法可师。遭遇极人世之艰辛，节行备古今之贞淑，举女史所载芳规懿则萃于一身。耒少长慈荫，不知履戴之高深。及今老大，周行天下求如吾母者，不少概见。幸哉，风范之犹存于吾姊也。吾母尝割股疗亲，视从弟如同产。吾家自遭浔溪之难，流离转徙。姊奉侍吾母，存恤弟辈，殚尽心力，不以既嫁稍衰，则姊之孝友如母也。吾母宅心制行，一归于厚。姊遇族党以礼，待邻里以恩，片言解纷，垂手拯戹，佐夫子为善如弗及，则姊之慈仁如母也。吾母早赋柏舟，辛苦持门，晚膺荣封，仍甘布素。姊尤善治家，制节谨度，去华务实，细大必以身先，则姊之勤俭如母也。吾母深识远见，

迥出常流，故能处困而亨。姊亦高朗绝人，凡事规其远者大者，不与庸众竞短长，久之使人愧服，则姊之明达如母也。吾母德盛礼恭，终身无疾言遽色。姊不矜其能，不衒其长，鉴而能藏，辨而能呐，则姊之谦约如母也。母有众德，分其一二，足以为女宗。姊则具体而微矣。若姊之福履，则有过于吾母者三焉。先君子早见背，吾母形单影孑者三十馀年，而姊与元一姊丈华发偕老，无旦夕之分携，一也。吾长兄中年遭变，幼弟甫受室而夭。吾母悲愁叹悼，泪痕时积枕席间。而姊有二子王谟、廷谟，皆强干开敏，养志承欢，诸孙森然玉立，二也。吾家世清贫，复更多难。吾母拮据荼苦，左支右吾，无一日之顺适。而姊家粗足自给，俯仰之计可无外求。未老而传，安就其子之养，三也。所最难得者寿耳。而姊今兹年登六秩，视履强健，神明不衰，得算之多，必将大胜于吾母，又可知也。造物者赋命不齐意者，吾母适丁其薄，吾姊适得其厚耶？抑吾母丰于修，而啬于享，留不尽之福以遗之姊耶？吾同父之兄弟姊妹凡六人，今存者惟耒与姊两人耳。两人者，年齿相亚，居址相望，性情相近，休戚相同。耒多病早衰，唯愿吾姊之康强寿考，以引母德于勿替也。抑有进焉者。世无不弊之形，而有不与形俱弊者，曰心，曰性。诚能洞见本元，不为物汩，则有超乎数量以为寿者。此其说，莫详于金仙氏，吾母尝究心焉。姊固博通古今，亦尝披阅梵典，诚精心一，志求其旨之攸归，而豁然有契，则众善皆有归宿，而区区人世之福报，不足言矣。耒不敏，敬以是为无疆之祝。《遹初堂文集》。

徐钫 字电发，号虹亭，邑人，监生。康熙己未召试宏博，钦取二等，授检讨。

钮宿夫先生七十寿序

予里居无事，间从长老谈邑中历年科第。明崇祯壬午，登贤书者十人，癸未捷南宫者八人，此极盛之数也。今当国家右文之世，宜士之蒸蒸向化，拔茅连茹以进矣，乃寥寥无几。崇祯壬午、癸未之际，号为极盛，而国运已亡。岂科第之盛衰隆替，有非关于世运推移之故者耶？抑天之生才，固不必尽出于科第者耶？此非予之所得而知也。第屈指癸未至戊辰，仅四十六年，而所谓八人者，已相继沦谢。今得操几杖以从，而奉为乡先达者，惟宿夫钮先生一人而已矣。然则人生百年，直旦暮耳。以区区之形，役役然日驰骛于富贵之途，而不知止，胡为也？先生初释褐，为漳浦令。值国变，拂衣以去。归而教授乡里，闭户著书，足迹不交官府。而郡县长吏之问遗逸者，必以先生为称首。今先生年已七十矣，使苟能随世俗为迁移，则虽三公之位，万钟之禄，不难循序而有获也。乃其中则有所介然而不肯移易者，岂非其大节表表，爝然昭著于易代之际者乎？《易》曰："硕果不食，君子得舆。"疏义以为处卦之终，独得完全，犹如硕大之果，不为人食，而君子得舆者，居是能覆荫于下，使得安全也。今先生为不食之果，而予犹得从乡邦后进之末，与先生追话世俗之迁移，慨然于科第盛衰之故，并欲藉先生以为覆荫，而冀得安全焉。有不愿为先生进一觞者哉？至先生之令子已举于乡，

诸孙亦彬彬乎质有其文矣。是先生虽未尽用其才，而先生之子若孙，方且推先生之志而行之。古人云："不于其身，即于其子孙。"若先生之所施于世者，不又于其子孙征之耶？是皆足为先生寿也。予故乐得而称道之云。全文见《南州草堂集》，节录。

钮琇 字书城，号玉樵，邑人。康熙壬子拔贡，官广东高明令。

与家荪如夫子

暌隔乡园，几二十载。曩者暂以居忧还里，而舟楫江湖，不遑宁处。致于老夫子几席，尤为阔疏。兹复匏系秦关，痗心鞅掌。退之乏引归之计，进之无巧宦之方。烹鲙撷莼，徒怀张翰；传经问字，深愧侯芭，未知何日得棹野航载酒，向竹间小楼重觅海棠旧径也。窃念琇自束发受书，功亏玩物，皋比提命，多有疏违。荏苒岁华，羽轻驹疾。少陵之忆追已无由，伯玉之非知之亦晚，功名学问俱莫可言。而老夫子以兰熏冰濯之怀，成枕流漱坏之节。笔床茶灶，惟共羊求；诗卷花畦，几忘晋魏。善必同人，贞不绝俗。吾邑自南邨先生后，惟老夫子一人。琇在门墙，虽未悉能尊闻行知，而景思淑教，曾不以出处而殊，不以近远而辍。悠悠关河，又奚间焉。惟梦天难信，冥数多愆，骥子尽凋中岁，桑田渐减曩时。高龄失倚，旧业他移。每一置念此，心辄为旌摇。然而香山娱老，尚藉掌珠；栗里乐饥，未劳指困。一私不系，万境皆空。彼多累之室，以贤愚挂怀；厚藏之夫，以经营没齿，恐老夫子概所弗屑耳。山署萧间，琇于判书之隙，犹亲子墨。严陵宿稿，略

已荟蕞函丈。向多笔记以及往年篇什,乞封识见贻。令小婿钞藏,即未力为流播,或可守而勿坠。老夫子宁无意乎?

复仲岷山

宝日堂一别,不知几经秋矣,仿佛桂子六飘香也。曩者竹林旅馆,花屿游轩,沽酒而冒雨相邀,寻吟则披星忽至。函或叠辰而发,觌无逾月之睽。以此言乐,其乐可知。岂谓飘然萍散,路隔三千;率尔隙过,年登五十。落落陆书,抵万金于一犬;茫茫蘧使,渺十稔于双鱼。抚岁月之乍移,念关河之重阻。由后追前,何辽乎其莫及哉。先大人向有所贷,厚意久不报,非敢为孟尝市义,特以债主虱繁,爬搔无绪。将先其市侩里伧之迫不待时者与之折券,而鲍子分金,鲁公指困,窃意此周急之君子,必不刻期见督,故捻籍典裘,犹然濡滞耳。蒙惠试牍鸿篇,并于仲深兄行箧获睹佳句,朝彩夜光,烂焉盈席,又重裕罄悬之室矣。《临野堂集·尺牍》。

王昶 字德甫,号述庵,江苏青浦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

答史赤厓

赤厓贤友足下:去秋承示瑶华,深叨存注,藉悉起居嘉胜,用慰远怀。惟念戎马倥傯,草檄飞书,殊多劳勚。但自古文人从军者众,如陈琳、阮瑀皆以书记长才驰名史册,差足引以自慰也。仆精力日衰,非但耳聋,兼之目暗。而在娄东书院,四方造谒之多,几于应接不暇。仆前有

《琴画楼二十五家词》之刻，昨武林倪米楼来商，续为三十家。现在词人甚少，惟米楼及华亭张远春、昆山徐懒云、嘉兴李衍富及足下五君可继其后。故《翡翠楼词》亦拟暂留数月钞出，以资续刻耳。仆在江湖，难忘世事。楚豫川黔烽烟未靖，不惟生民之患，兼为制军之忧。往往通宵不寐，当食而叹，非知己其孰知之？戎幕驰驱，诸凡自爱，不尽神溯之至。

又

赤匡贤友：接得春仲手书，深叨记忆。耕悉在幕中近履安好，欣慰何如。第川陕滇黔游氛未息，两湖实处其中，所以劳制军之擘画者，实为繁钜。且年近七旬，往来奔走，亦恐弗胜。足下朝夕起居，唯嘱其为国自重耳。《琴画楼词钞本》拟续至三十家，而友朋怂恿者，谓当续刻二十五家。且近日词家辈出，工者极多，正可以符锦瑟之数。一俟誊清，即当授梓。足下诗稿如已写成清本，亦可开雕。世事茫茫难料，雪泥鸿爪，自应各留踪迹耳。此间虽僻壤，酬应亦忙。辰州回日，恐不能即驻武昌，追逐戎旃。一切惟祈珍玉。临书驰切，不尽欲言。见墨迹。

金学诗 字韵言，号二雅，邑人。乾隆壬午举人，官国子监助教，升主事。

与宋兰城广文书

与足下别久矣。客岁辱枉顾，握手道旧，并惠示诗集数种。想见江乡友朋唱酬之乐，一时名士咸就足下论定

刊布，甚盛事也。仆于诗本无所解，宦游以后益复荒废，乃荷奖藉跻之作者之林，殊愧厚意。惟谓仆少年诗仿唐人，别后所作乃近宋人，则于仆未为知己，而所说诗亦未为笃论也。凡学者年少气盛，不屑与凡近伍。思以己之性情，求合古人于音调格律之间。迨其后交游浸广，阅历浸深，出而之通都广邑、名山大川，有以激发其志气，笔墨所流，乃由性情体验而出，则音调格律有所不暇讲，而其工者亦未始不吻合也。繄古以来，作者类然。仆之诗万不敢追唐宋作者，非以其不能为唐，不能为宋也。盖尝譬之，诗自三百篇以迄汉魏唐宋，犹先有布帛，而其后渐有锦绣纂组制度仪等之踵起也。织纴之家，牵筵弄杼，作云霞花草之形，数年一变，谓之花样。制冠履者，方圆修广，尺度参差，亦数年一变。当其始，如城中高髻，人争效之。久而厌弃，更尚新奇。又久而新奇者，复为陈腐，转慕为前所厌弃者。要之，冠履布帛之所以贵重，岂仅在花样尺度间哉？今之以诗立教者，不务于学问本领求之，而沾沾于区别唐宋，是将使承筐篚者，挟枯窳滥恶之物而饰以染采，施以裁翦，以为是某式某派，可欺人耳目，取悦于一时也，不颠乎？即以本朝言之，康熙间诗家推王阮亭，称为唐调。其后赵秋谷、查初白辈各自树帜。至吾师沈归愚先生，复衍阮亭之派，而和平渊雅自成正宗。五十年前，学者翕然归之，今稍稍厌弃矣。其归之者，时为之也；其厌弃者，亦时为之也。之数公者，皆自有安身立命之处，克自振拔，不肯随声附和者，而以之友教及门。及门之士，仅能附和，徒使后之学者集矢于初祖，非其所及料也。

有志者，多师以为师。知诸公之未尝不同，则知唐宋之未尝不同。即推而溯之，汉魏亦无弗同也。近世袁简斋云："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夫简斋诗亦花样之一耳。若此言，诚可为区别唐宋者一解颐也。仆不知诗，而夙昔持论如此，未知当否，惟高明裁之。因便附候文祉，不宣。《播琴堂文集》。

张士元 字翰宣，号鲈江，震泽人。乾隆戊申举人。

史君哀辞 并序

史君善长，字诵芬。游楚蜀间，与诸名士赋咏甚多。大府重其才，争致之。归而大困，抑郁以卒。有《秋树读书楼集》。

悲夫！生命之不常兮，困才人于泥滓。初闻楼护之倾交兮，卒见方朔之饥死。雄词委以空山兮，意气尽于逝水。诚无禄以凋零兮，岂公卿之不我知。故人满台阁矣[兮]，独穷居而嗟卑。惟读书与饮酒兮，羌素好之难移。接谭笑于一昼兮，见抱负之魁奇。谓终致于青云兮，忽忽已无此人。推理数其莫衷兮，恐传闻之非真。航莺湖以访旧兮，叩草庐于荒村。惨孤儿之求食兮，馀鹤迹之在门。幸遗文其完好兮，腾夜光而常新。《嘉树山房集》。

唐仲冕 字六枳，号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癸丑进士，官至陕西藩司。

答史赤厓

鹿鹿从公，无片刻闲致。蒙枉顾而不克答拜，赐书而未及复函，开罪多矣。此皆无才而膺赤紧，故至此耳。然

倾倒之忱不能自已，是以冒昧折简，冀以一亲麈谭。顷奉手椷，示以申旦即行，岂以主人倦客，遂尔飘然？第荷忘形至爱，必能度外包容，务望明日过我一叙。两画卷先行奉还，候晤教时别图何以报命，幸勿遐弃。肃复。顺请赤厓先生执事。见墨迹。

费兰墀 字秀生，号心谷，邑人。嘉庆壬戌进士，官编修。

与同年程竹盦侍御论灾政书

救荒以州县为重，州县得人最难。救荒之要，在于尽心力，以求实惠之及民，而不惟其文具也。窃谓灾荒固各省所时有，然江浙地沃民稠，上关国家财赋，下系亿万生灵之命。此次非常水灾，尤当熟筹妥善，以期保护元气，诚有不可以荒政之常格拘者。虽大吏具已入告无隐，一切早蒙轸恤周至。第以向来办灾之积弊如彼，目前被水之极困如此，倘得仰奉纶言申诫再三，俾其慎益加慎，所裨于东南百姓者匪浅。兄职在台垣，情关桑梓，似宜据实奉闻，仰恳皇上饬谕江苏大吏，务亟遴选贤员，破除锢弊，凡可以有益于灾民者，许督抚便宜行事，不拘常格，使帑不虚糜，泽皆下究，则庶几民困藉以稍纾矣。全文见《蓬庵文钞》，节录。

吴德旋 字仲伦，江苏宜兴人，诸生。

张春水《鸿案联吟图》题辞

吴江张君春水，以所著《风雨茅堂诗》寄视余，且属题其《鸿案联吟图》。余旧闻春水名于粤西吕月沧郡丞，

知其能诗善画而已。今读其诗，不觉钦佩之无已焉。春水食贫，而能葬其先世曾祖以下凡八丧，结庐墓侧，非赁舂庑下，徒成激亢之举者可比。且梁孟虽云偕隐，而德曜当日不闻赓《五噫》之歌也。予尝谓古诗《女曰鸡鸣》章当为联句之祖，盖其琴瑟静好之风，有相成者欤。《初月楼文续钞》。

吕璜 字礼北，号月沧，广西永福人。嘉庆辛未进士，官浙江西防同知。

书张春水《鸿案联吟图》后

璞卿女史之未始有家也，则闻其工诗，亦颇知画。既而字于吾友张君春水。春水故寒士，且为之虑，以为诗画之在今日未可以救饥梱，内外皆耽此，韵则韵矣，如治生何？且妇德重于妇言。妇工诗画，亦言工之善者耳。古今擅是而骄于夫家不少，庸非才之为累耶？无何，女史归春水，乃勤勤修内则职，视它女无才者有加焉。夫甘淡泊，习劳勚，类非有德者不能。彼糟糠之室，虽近是，而不免于粗。泽之以诗书，若忘才华之素裕，而仪度一归于温厚也，斯德之淑也。图曰“联吟”，有“鸡鸣昧旦”之思焉，岂以夸于人，谓苟能是，遂足以传无穷乎？余知春水门庭间甚悉，披图有感，故缀数语于其后，亦庶几朱传之于《鸡鸣》诗也。《月沧文集》。

方坰 详见“流寓”。

与沈南一书

足下近读何书，身心之得失何若，幸一一详示。以足下志趣高远，不苟合于人，而坰之暗劣谫陋，久为时俗所摈弃。足下顾时时暱就之，且不以坰之言为怪迂，而加悦从焉。此其意非偶然，而谓坰能无惓惓于足下乎？窃念践履之恒，固不外乎日用。本心之明，固无时或止息。然欲周知三才万物之理，以蕲至于融会贯通，沛然实措诸事业，非读书不为功。且夫读书之功，非可以旦夕竟也，明矣。古之人具英伟卓荦之姿，而又有师友为之切磋讲贯，犹必殚毕世之精力而后有成。就其所成者观之，犹且得其粗，或遗其精；明于此，或蔽于彼，盖为学若斯之难也。五行之秀畀于人，人之有此身，非徒偃仰无事，自生自死于天地之间也。是故古之圣贤君子，其得于天也厚，而其益于人也薄。夫达而在上，则仁义礼乐之所施，天下无不蒙其福；穷而在下，则讲道论德传其学，以垂教来世。此所以尽乎人道之实，而为天下后世不可少之人。且彼农工商贾之事，岂非为士者所深鄙哉？然犹有所事以裨于人。而坰俨然士也，平日读圣贤之书，亦窃有志焉。而至于今乃一无所成就，自顾此身饮食服御，徒以累于世，而内不能淑己，外不能淑人，夤夤踽踽，长为天地间一枝赘之物。呜呼！以圣贤君子之仅克尽乎人道，以平日之有志乎圣贤君子，而今反不如农工商贾焉，其亦可悲也已。虽然，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一日而泯，则担当斯道，以克副乎天之所任者，亦必有其人。今之世士风败

坏极矣，于此而欲专一从事于圣贤之学，盖戛戛乎难其人，而足下独毅然用力于此。其所读之书，皆人所摈弃不欲观；其所习之业，皆人所目为怪迂而无所用；而其所取之士友，又皆当世之所畏恶非笑而离而远之者也。此非见善明秉质刚而能若是乎？然则天之所以畀足下者，固不同于众人，而斯道之属舍足下其谁？足下倘以书报我，亦望罄其蕴蓄而无所隐，庶几彼此交有所益。坰尝怪近日士友拘牵形迹，往往隐默退托，匿于中而不言。故自平居晤对，以至书问往复，转类乎世俗应酬之虚文。窃观古人于友朋之际，皆不如是。愿与足下共矫之。不宣。《生斋文稿》。

张履 榜名生洲，字子践，号浦甫，震泽之震泽镇人。嘉庆丙子举人，官句容教谕。

答沈孝廉南一书

南一尊兄足下：去秋江南乡试题名录出，见尊名在焉，为之色喜。然不遽修书致贺者，诚以足下所自期者大，此区区一举之得，未足为足下增重故耳。嗣于岁杪，承寄示行卷，竟列贱名于师。私怪足下学古之道者，乃亦以录科一荐之，故徇俗而为此称。及发手书，读之情词曲折，疑绪释然。行文亦深得古人之妙，为叹赏不置。然师云师云者，使足下特徇俗而称之，履亦徇俗而受之。虽视魏蔚州、陈泽州、陆清献为有愧，然不能事事师古。如或者之议，犹为有说以处之。若曰非徇俗也，固有师之实，所乐得而师之者也。在足下，此说不可谓不出于诚。然浅

陋如履，曾有何者堪为足下师，而泰然膺此非分之称邪？足下自处，则无嫌矣。其无乃转滋履之愧邪？昔柳柳州、司马温公、刘原父，并有与人书，辞其相师。种放于张若山，待以友道；见宋龚鼎臣《东原录》。朱子于蔡西山，呼为老友。《书传》，散宜生等受学于太公，太公除师学之礼，酌酒切脯，约为朋友。黄晋卿、何北山，生平未尝以师道自居。张考夫于来学之士，未尝受其一拜，一以友道处之。盖古人视师之分甚尊，不可苟以奉人，亦不可轻受于人。如此使谓足下徒以空名相加，履有以知决非足下之意。若由此而竟欲从师云师云之实也，履诚愚蕞无似，敢以书辞。《积石文稿》。

许楏 字珊林，浙江海宁州人。道光癸巳进士，官江苏扬州守。

与王旭楼书

旭楼先生执事：楏闻江南有二宜堂久矣，藏弆之富，鉴别之精，于今殆无伦匹。楏虽学殖荒落，未能时时亲炙古人，常思登堂纵览赪匮，一广眼福。而长者之侧，莫为先容，未敢造次晋谒。月之朔日，龙翁来长安，知在珂里时，谬以贱名相告。此殆龙翁敝帚之好耳，乃先生过加采听，遂蒙赐以教言，奖饰逾分，可胜惭感。并承示以印型、碑目等件，诬诿题序，是使楏无帛而议裁制，不爨而较盐梅矣。沉虑四三，良足悚惕。顾以先生之命，又不敢自外，谨当勉竭线材，庄序塞责。兹有武陵之行，往返须十许日。俟回里后，亟当报命，专人将各册驰上。他时乘兴，或偕龙翁扁舟造访，一践二十年宿愿，未可知也。见墨迹。

朱辰应 字载坤，号清谷，浙江秀水人，诸生。

《闻川泛棹图》记

闻川，即志所称王江泾也，为古槜李一隅地。春秋时，当吴越要道，以故接战之港、射襄之城，其遗迹犹可指而数云。孙吴而下，属嘉兴、北境隶吴江。亦越有明，更析为秀水，而闻川之南北，则秀水与吴江分隶之。嘉靖间，倭寇摽掠，民困干戈。胡尚书宗宪督兵进击，奏捷于闻川，而后贼气沮丧，两邑之民渐得安枕而卧。皇朝德威广被，海不扬波，百有馀年，盗贼不作，斥堠无闻。而闻川一隅地，亦复冠盖交衢，宾客麇至，盖斯民之涵濡于圣泽也久矣。宋君兰城乐志诗书，娱情吟咏，尝以闻川为耕钓之所，摭取故实，作棹歌百章。又述其家之园林祠墓，成续歌八章。既脱稿，其妇柔斋戴氏口授侍儿，或调吴歈，或操越吟，按以檀板，声若金石。间遇花晨月夕，兰城放一叶舟，听其所至，叩舷而歌。我友沈君芥舟闻而爱之，为作《闻川泛棹图》，以写君独立肆志之概。越四年，复乞记于予。余惟烟云山水之胜，花木禽鱼之乐，何地无之。而惟学士文人能以其缠绵悱恻之情，发为一唱三叹之致，则名胜之所在，自有因之俱永者。闻川自春秋以迄于今，战争故垒、萤火鬼燐，丹枫白荻，上下越千数百年。而其间故老遗贤、义夫贞妇，下逮浮屠老子之宫，半湮没于荒梗衰草。兰城一年少书生，起而抒其悲歌，慷慨以自寄。其怀古幽思，是诚归愚宗伯所称能表彰桑梓而兼述家风祖德者，岂徒以太平可乐，漫为中流之泛泛哉？予晚而丧子，焚弃笔砚，然于君有不能已于言者。又重以芥舟之图画，故不辞

而为之记。《清谷文钞》。

俞岳 字子骏，号少甫，震泽人。廪贡生，官嘉定教谕。

与杨辛甫书

辛甫兄丈足下：今岁托研吴门，绝少好怀，致久疏音问。只于蔡可兄处，时时询及起居意兴，大略不减客秋把晤时，方深欣慰。乃于前月杪，忽闻尊居第宅两被郁攸之灾，几至荡焉无存，为之顿足惊叹者累日。何吾党之多奇穷，而彼苍之厄足下者，又如是其酷耶？以俗情处之，必谓一旦罹此大厄，恐遂恍忽瞀乱，茫然失措，为足下深无穷之虑矣。岳盖有以知必不然者。吾辈读书明理，岂不能觑破天地间造物往来无非幻境，有非我有，无非我无。区区计较目前鸡虫之得失，特蛮触之胜负已耳。且即谓毁其室，无以为家；罄其藏，无以为业，亦尝计此数十年中，向之厚拥良田广宅十倍此时者，未几而十不及五六焉，未几而十不及二三焉。即以岳之交于足下才二十年，所历之境以后絜前，大抵皆不如远甚。是未尝黔一庐赭一垣，不啻室已几毁，藏已几罄矣。其不至尽归于无有者，亦仅耳。足下试平心察之，当知岳所言之非迂，而论之非过激也。惟足下著述存稿必多，能无恙否？外此付之冷灰可耳。嗣知贵乡诸君子有醵金相助之举，此种风义近今罕觏。虽足下盛德有以致之，亦以见世俗人心尚存公道，传之远近，足令好善者舒眉，幸灾者塞口。是天之厄足下以遇，正欲成足下以名也，足下其奚憾？岳客邸驰怀益深，怅结无由，面谈一切。草此布慰，诸希珍重。不宣。

《笠东草堂遗稿》。

计楠 字春树，号寿乔，浙江秀水人。廪贡生，署严州府教授。

寄宋金庭

别来四阅月，想吾丈起居安善为慰。山中长夏苦溽暑，时向绿阴深处与海琛静坐。睹层峦耸翠，飞霞流丹，忽而蕉雨竹风，群籁竞奏，清音相答，泠然善也。承示寄怀诗，捧读之下，齿颊俱芬。依韵奉和，录呈请政。近作一卷，皆即景生情，不过与春蚓秋虫，自鸣自止于苔垣花坞中耳。附上一笑。

与宋坡湖乞花

小园秋色，今年为春雪所伤，根苗冻尽。如桔梗、黄葵、鸡冠、美人蕉之属，尊斋种类必多，请乞数种，点缀亭林。俟金风至，玉露降，烂熳于石屏竹坞，不使秋容冷淡，君之惠也。荷锄以待。

《秋潢仙馆图》记

雁湖之西不十里，有地曰北潢。波澄绿潭，树交青岸，与市声绝远。沈君讷庵居焉。讷庵闲静寡言，好金石书法，得晋唐三昧。于老屋之南，新一楹为读书谦会之所，自颜曰“秋潢仙馆”。余友杨君，舜湖诗人也，居停其中。一枕溪声，半窗云影，看花共酌，听雨联吟，可谓贤宾主矣。丁卯秋暮，泛舟造访。野径人稀，沙鸥迎客。蓼红蘋白，掩映林庐。村落斜阳，明灭于黄稻青蔬之外。入其庭，图史琴书，杂陈座右。篱边秋色，触目斓斑。宾主出

见，一笑言欢，如在洞天福地，性情都化。因而知人不有其有，不无其无；不切切于名利，不沾沾于事物。春花秋月，仙家岁时也；鸢飞鱼跃，仙机之活泼也；饮酒赋诗，仙人之乐事也。眼前光景，无一非仙。何慕乎蓬岛长春，幔亭高会哉？则此馆之曰“仙”也，亦无不可。时秀水明府霁山张公为书额音，西冷[泠]补萝许君为之绘图，一时名士题咏甚夥。余不揣荒陋，而作图记。《蘋庐小著》。

顾广誉 详见“流寓”。

与沈沃之书

比读尊著《沈端恪公年谱》四卷，纪学术确堪仿而效，载治绩实可按而行。条贯详明，而考据精核。令有志正学者得以论世知人，而兴起于数世之下，信乎其为宇宙不可少之书也。《夏峰弟子记》序中，具述望溪之论良是。又自云不能悉附于学案中，雅见矜慎之意。然广誉窃谓，是记存为学案之稿本则可，若遂为单行之书则未可。夏峰之时远矣，而弟子多出直隶、中州之域，为地又远也。文献无征，而欲网罗散佚，以存梗概于什一，难矣。今足下所宜亟者，睢州之外，如耿登封、魏新安、张上蔡，皆当购求其遗书。至许安阳者，观其弹劾徐东海一节，铮铮甚有风骨。然向曾见其《海昌会语》，议论偏颇，殆不可为学者训。李文贞与清献语，尝深讥之，良非过论。故广收与精择，其道断不能以偏废耳。或姑存之而兼著文贞说，以寓别裁之指，则大善。即欲作学录，姚先生书字字其准的矣。所见盖高出黎洲、谢山远甚也。率意言之，不觉觕缕，

惟足下裁之。

送王子士行之任刑部郎中序

国家法周官监，明制设立六部，以综览天下之机务。尚书总之，侍郎副之，又为诸司以分理之。而郎中班、员外郎、主事，上为部曹之最贵，盖其职亦綦重矣。在两汉，五官左右郎、三署郎，其所典不过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而已。郎官之设于六部，自魏晋间始。唐因隋旧，增置员外郎、主事。复改郎为郎中，以当周礼属官之下大夫。而刑部郎中，实即士师之职。士师掌五禁、五戒、八成。与夫什伍之追胥，凶荒之荒辩，大师之禁逆，军旅犯军禁，罔非佐成长贰之事，以肃邦宪。今之司有专掌，有兼掌，犹其遗也。我朝承平日久，钦恤民命，岁决狱无几。自海内多故，犯法者众，而刑辟亦少以烦苛。故六部并立，惟刑事最易积。虽官属之盛过于户部，至其案牍坌集，自上及下，犹苦日不暇给。又必为司官者听之得其情，拟之当其理，然后见允于尚书、侍郎，以次画诺而入奏焉。不则辄予驳诘。则刑部郎之职，吾又见其难为也。王子士行以候选训导入赀为郎中。王子有长才，学于予。将行，请有言，予告之曰："刑者，自古所慎。今子以貌焉书生，一旦起而襄国家刑政，敬之哉。平恕以宅心，精详以察律。惩莫大之，辜则罚。即用劝，求可生之路，则死不衔冤。其盟乃志，展乃力。夙夜匪懈，以图报天子之宠。命虽重以难，其必济。"遂书以赠。《悔过斋文集》。

董兆熊 字敦临，号梦兰，邑之铜里人。廪生。咸丰辛亥，孝廉方正。

祭沈南一文

斯文统绪，几五百年，乃笃生君。罄礼穷诗，宗经匠史，涵为钜文。当其得意，骇龙惊虎，驱涛涌云。偏师特起，赤手赴敌。苍头张军，辟邪崇正。派分儒墨，踪希典坟。君之为学，洙泗探源，河汾访道。支离训故，琐屑章句，氛埃廓扫。岳麓析疑，舞雩归咏，冲襟夷抱。与子言孝，与弟言悌，慈幼敬老。一身作则，四时备气。弥纶元造，郄诜对策。谷俭求试，纷罗俊髦。危峰穿汉，清月出岭。君文与高，如何沉顿。关河阻遏，岁月煎熬。老作举子，虚充选人。终隐蓬蒿，张弛宁蘧。出处夷惠，岩壑名逃。衡门之下，风篁烟灌。孤石丛筠，露朝雪夕。消遥散策，威迟岸巾。号召琴客，招邀酒徒，登延骚人。山泽之癯，列仙之儒，为古天民。自君之殁，猿啼鹤怨，天地空春。我托交君，星回律改，岁廿有七。列襟联抱，陶奇撰幽，合并非一。钟阜延秋，茸城逭暑，并人偕出。我质愚戇，君规斐亹，去偏救失。今君已矣，攻我谁欤，心伤首疾。君有老母，君性至孝，何忍背之。五药乖养，九藏失节，于君何疑。岂真天耶？而非人耶？我讵能知。罢农惫渔，媵僮走卒，君殁嗟咨。我作酸文，语一忘十，涕下涟洏。《味无味斋骈文》。

陈寿熊 晚年改名焘，字献青，号子松，邑之黎里人。震泽籍诸生。

《芦雪菰烟图》记

吾邑耘庵李君劬，学有诗声。一为诸生不得意，退而授经。所居濒雁湖，烟水绵亘，见者固以为渔家也。间出

游，惟与老儒穷士相往还，用文酒跌宕江湖间。其踪迹亦与渔者为近，然君性和易近人，初不以是为高，直所遇然耳。间者其里人锥庵陶君之赠诗，有“芦雪菰烟老钓师”句，君因取以自号。而梅石陶君复为补图，殆顾长康所云固当置子于丘壑间者邪？乃吾族兄子英多所为图序，顾以陆鲁望诗尝有“菰烟芦雪”之语，谓鲁望丁唐季，有所甚不可于中者。君际平世，不当云尔。是未为知君，亦未为知鲁望也。士固有不近利禄者，出与处亦不全系于世。即令鲁望生今时，亦岂肯用其所短，倥偬簿书间者？况君又未敢以鲁望自期哉。予甚喜两陶君，所以置君者得其所，而稍以英多言为过。故记之如此。

祭沈沃之文

呜呼沃之，如何遽亡。人畴不亡，为世道伤。世降文弊，学杂道孤。惟君树立，足式吾徒。弱冠励志，当湖是程。发为文章，私淑桐城。曰孝曰弟，繄性非学。乡人后生，隐受陶淑。年则弗延，既逾五十。著书不多，亦满其箧。呜呼沃之，有志未竟。身没名存，岂曰不幸。我少好弄，既而交君。勖以实学，勿溺空文。凡我所力，自君有闻。期君白首，而遂返真。人之生世，孰恝而忘。浩然乘化，则维其常。时事变化，风雨倏忽。生丛忧窟，死亦安宅。两心幽明，万古空洞。缄词侑觞，放声一恸。尚飨。

《静远堂集》。

集文 土著

明

陈宣 详见“文苑”。

仲月溪先生重修谱序

东鲁，古衣冠弦诵之地，其氏族之盛，道德之隆，莫大于古先圣贤之裔。月溪仲君，属籍泗水，先贤嫡派也。其家于吴也，礽礽然岂非盛德大业留遗子若孙，绵衍于无穷者哉？读厥祖阆师公序，知益庵公历世变，扈从临安，爰家于吴。有弟曰白庵、履庵，皆依倚播迁中。有天可往，无地能居。方其南也，皆止于维扬。及乘舆指浙，益公又与白公从。而履公不以家累随，久之遂为扬民焉。当是时，南北既分，干戈未息。四世周甲，邈焉闻问。阆公喟然曰：“曾析箸之几何，而睽隔如易世。数传而后，孰有知天亲所系，源流所自哉？”爰序其支图，以俾后世。殆乎月溪，又阅七世矣，踵而修之。盖自淳熙迄今，春秋二百馀。一倡一修，得毋深怆于是，而欲后世知所源流者欤？见仲谱。

卜舜年 详见“文苑”。

绿晓斋社叙

绿晓斋，居松陵之盛湖，鸣禽游鱼，疏花拳石，予先子诗社、酒社表于往昔。余最不肖，闵凶幼作，家运倾圮，堂构毁散。绿晓片室，仅存羊饩。向以昭苏，今以尘隘。向以诗酒，今以文艺。岂将云善继善述者耶？按，盛川属浙

直界，地僻才寡，未可挈隆通大都。故比邻土著，十又六人。而游寓遥借者，十又一人。或壮或孩，或已效，或未试，偶相飘聚，如萍如梗。琐琐凑积，如竹头木屑。要皆吐性灵，见道理，言人人殊，人言言各。当旗一竿，鼓一架，以植彩三吴，动声四海，无庸庸观听也。全文见《绿晓斋集》，节录。

国朝

计东 详见“儒林”。

从祖需亭先生七十寿序

从祖需亭先生，隐君子也。少勤学，励志行，有声于诸生中。每受知学使者，试得高第或第一。自崇祯甲申后，遂不求仕进，隐居教授生徒，获脡脯养父母惟谨。父年八十馀以寿终，母今年九十三，尚康健，善眠食。而从祖今年亦七十一，垂老著书，教宗族及里中少年，使成令器。当世贵人慕而求见者，莫得识其面也。嗟乎！三十年来，天下之自号为处士、为隐君子以百千数，而伈伈俔俔，暖暖姝姝于贵人门以索衣食，虽才者不免焉。若我从祖，斯可浩然称隐君子，无惭色矣。我从祖七十为寿之辰，东在京师，不得偕族人拜堂下。逾年，而族子炳、儿子默走人至恒山，索东文为寿。夫东之有愧于我从祖大矣，敢为文乎？忆东童时，即从我从祖受知当事。同省试，出入必追随也。自甲申至庚寅，心与迹亦无不同。至辛卯后乃相异，忽忽二十馀年。今东年五十，我母年亦将七十矣。东一念游移，举足颠踬，忽忽锢废且十三年，无日不

劳苦风尘间，远负米三千里外，俾我母日倚闾望其子，东之罪通于天矣。视我从祖，得晨夕率子及孙，治鱼菽，进食九十馀岁之母，苦乐奚啻天壤。嗟夫！一出一处之间，不可不慎所择如此。东既已愧我从祖，而复为序以进者，贺从祖年已七十，始得全其高节。且愿天下之为人子者，皆以从祖为法，而凡伪托于处士隐君子者，闻我从祖之风而知耻也。全文见《改亭集》，节录。

计默 详见"文苑"。

与仲孝廉亦山书

默顿首。昨以《溪阳吟》及《近游草》求赐批抹，荷先生不弃，细加点勘，且改润字句。铭感之馀，窃更有陈请焉。先生谓，默出游作擅长五言，家居诸什七律差胜，其七言绝，绝少佳句，言言中綮，而其间得失，默亦寸心自知，敢不历陈知己前乎？默少从学愚庵师，曾举梁钟嵘《诗品》，谓五言居文辞之要，乃众作之最有味者。诏以老杜五言古今体，熟读深思，而《昭明诗选》亦从而诵习之。尔时沉酣于此，觉稍稍有得。而饥驱远游，未获卒业。橐笔依人，所日酬遣者，大率七言近体。求其应猝之长，尤在词调工稳。因取虞山所序刻之《鼓吹》，娄江所校梓之《肤诠》二本，视为枕秘。句摹字拟，而命意制格，日趋庸弱矣。继而深悔，凡徇人好者，非诗也。适留都下，就阮亭夫子倾心求教，蒙手授《三昧集》。潜玩累月，乃识章法灵变，布置缜密，而其紧要在工于发端。如谢朓，其最著也。顾旧习锢心，一时未能摆脱。间有一二新颖之句，证

诸昔贤论诗，先雄浑，次冲淡，犹未尽合。其在五言绝，容或苦心为之。若七绝，随手挥洒，罕有师承，以故浅率不足观。今尊评云此体唯青莲最佳，少陵且变体格而不多作。古人各避所短，似不必沾沾求胜于此。先生之教我深矣，默敢不奉为指南乎？所恃刘尹知我，胜于自知。尚有《丑寅存稿》，计二百馀首，请先生更加论定焉。默闻白少傅云，凡人诗文私于自是，不忍割截。或失之繁多，必待良友有公鉴而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先生之鉴，殆如明镜之不疲于屡照，唯勿姑息，施以绳削，则默衰老之年，犹得于诗道。有所进益，皆先生赐也。其怀感更何如耶？

再与亦山书

默耽吟咏，而窃有志古文之学。妄谓文以明理而行之以气，气不昌，则辞不达；理不明，则言乖而道晦。六经以下，唯孟子为最伟。本浩然之气，发而为文，文不求工而自工矣。两汉以迄唐宋，作者代有升降。然在唐当宗昌黎韩氏，在宋则宗庐陵欧阳氏，盖韩祖孟，而欧阳又祖韩者也。元时之文，如虞文靖、黄文献、柳文肃，皆迥出流辈。而明初刘文成、宋文宪、方正学，尤卓然可垂。嗣是荆川、鹿门、震川诸公各有撰述，不屑苟同凡俗。阐理既精，其气亦莫可抑。近则著书满家，学鲜根柢。往往剽窃为能，曼衍为工，矜奇斗异，道晦而气亦不达，其去古也日远。默少侍先子侧，见尧峰夫子抵掌论文，大率造理务深，考事务核，力穷经史之奥，乃克挽近习之陋。今两家

集具在,深幸饫闻绪论。而当时牵于制举业,未能奋志为之。比老而倦游,尝从事焉,思有以衍家学,而勿替师承,乃稍知矩矱,犹未得阃奥。前曾钞录序记数篇,仰求裁阅。以先生为尧峰高第弟子,手眼固自不同。猥蒙推奖,谓可与言文,今颇肆力于此。薄游浦江,得新刻《宋学士全集》,日夕披读,更有会心焉。以彼经史子集淹贯胸中,举其辞义,直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而蔚乎其色,铿乎其声,森乎其章法,超乎其神韵,其中殆有莫可名状之妙。心摹手追,思与之驰骋上下,将溯欧而韩,奚不可者。顾欲去陈言而著论,每致冗杂,有意简洁,而制体又苦拘牵。且衣食累心,少养气之功,极知闳中肆外,为文章能事而心力恒不能逮。近作一帙,未审较昔何如,惟先生鉴其诚而赐之绳削焉。比者友朋往还,争颂先生闭门著述。交游有以诗文就正,辄为论次。而默心折于先生,则在平时不轻许可,而独荷奖借,其必有所取尔矣。先生其肯始终教以不逮乎?抑闻之一字之褒,荣逾华衮。悦蒙点勘,兼序简端,则默更幸甚慰甚。《菉邨文集》。

沈曰富 详见"文苑"。

辑吕塔沈氏族谱稿自序

我族向无谱。由曰富之身,十五世而上,不知其名字、里居也。八世而上,不知其墓也。六世而上,不知其生卒年月日也。呜呼!为人子孙,而不知其祖宗之名字、居墓、生卒时日,岂不悲哉?与曰富同祖四世而上者,凡四支;同祖五世而上者,凡二支。正岁而贺节,时祀而饮

福，婚丧则来会事，家务则往咨决，常相见也。同祖八世而上者，尚有一支，则相见或不知其谁何也。更由八世而追溯九世、十世，则并不知其有旁支否也。呜呼！同为祖宗之子孙，而不知其人之谁何，与家之有无，岂不悲哉？虽然，远而不可考者，不可诬也。其幸存而未泯者，不亟为汇萃，则更历数十年，并今之共闻而日习者，亦将沦于草莽，视如陌路，又势所必然矣。自我七世祖成初府君始迁自浙，卜居于吴江之吕塔村，子孙之居于斯，葬于斯者，已二百年。我高祖山尊府君，以纤啬筋力起家。晚年建祠屋于村之南港，以我十四世祖孝思府君，至府君考我五世祖汉英府君，凡十世为一龛，以供其神主，岁帅族之人祀之。则今之在祠中者，固厘然可稽焉。而凡旁支之无后，或他徙未及祔于祠者，则邻村之翠筠庵僧颇有所纪载。曰富尝往访之，虽不能备，什得其七八焉。先儒杨园张子辑谱，以不得见龙翔僧载籍为憾。曰富犹及见翠筠庵僧所纪，亦厚幸矣。故事，谱六十年一大修，十年一小修，以甲子年为始。我兄延之之生，在嘉庆甲子冬尽日。自今至甲子，尚有三十年，曰富时年将五十七矣。我曾祖在田府君，祖森乔府君，本生祖碧堂府君，考琛厓府君，皆不能五十，曰富安必其获跻此年？今岁值甲午，敢援小修之例，略事掇拾。又修谱必宗子一人，尊行一人主之。曰富为宗子之弟，而族之尊行与我祖为兄弟者，尚有四人，岂敢僭此职任？亦欲裒辑之，以备主其事者之采择云尔。

《受恒受渐斋集》。

盛湖志卷十四

集诗

明

陈继儒 字眉公,号仲醇,江苏华亭人,晚隐东佘山。

夏日喜卜孟硕过竹林

潇洒侯多编户,清凉国有吾庐。忽送快风快雨,恰逢异人异书。

孟硕读书山寺题赠

结隐惬中年,山庐枕墓田。心空鄙章句,骨傲薄神仙。花露一双鹤,松风五十弦。不须名衲共,永夜独安禅。见墨迹。

潘一桂 详见"集文"。

短歌赠孟硕

卜生一生百不忧,自倚秦筑歌齐讴。有足不踏长安市,无米耻谒监河侯。何当握君手,七尺随九州。云为马,风为舟,卷舒元化乘天游。下视五岳皆培塿,一游一止三千秋。《中清堂集》。

陈尧德 详见“流寓”。

寄怀卜孟硕

吴楚江为限，悠悠两袂分。如何九峰月，不共五湖云。病久诗无力，思多酒易醺。夜来贪一睡，为有梦随君。

贫交行赠王公铉 尚义

贫交如水淡而永，屈指世不多其人。唯君交我最贫贱，贫贱益深情益真。忆昔皇皇至君里，手握钱刀贩缯尔。主人逆旅隔君家，只有如烟半窗纸。感君具眼青于镜，照我肝肠净无滓。逢人说项口不休，散我虚名满人耳。只今交态似风花，交到白头人几家。为问两生何所似，贫交盟主是烟霞。《安甫小草》。

沈自然 字君服，邑人，诸生，私谥孝介先生。

检卜孟硕遗集

犹疑君尚在，编简识精灵。一世人同惜，千秋此独惺。云雷生变态，冰雪照幽明。辽海无归鹤，空馀宿草青。《来思集》。

吴有涯 字茂申，邑人，天启丁卯举人，官浙江平阳令。唐藩称制，擢广西道御史，巡按浙东。

哭史伯顾师

布衣奔国难，江水日萧萧。骨暴秋风冷，魂归夜月招。亡家经数载，祔祀自今朝。遗帙何堪理，悲歌续楚骚。见《诗粹》。

倪长玕 详见"流寓"。

己亥过盛川访仲儒璋昆季

乞缘重理舍身坛，帷棹临风访二难。世事由来归梦幻，梦中说梦旧为官。见旧志。

吴炎 字赤溟，号媿庵，原名锡珩，邑之庄溪人，归安籍诸生。被浔溪庄氏史祸。

丹青引赠周侍御阎昭

世人不识丹青道，肉眼矇眬昧真宝。古来画神不画形，化工无痕始称好。其中精理得者稀，前有尚书后绣衣。麒麟生面开未得，奚囊空贮江山归。沧浪寂寞朝且暮，埋轮直可盟鸥鹭。千觞百咏老不知，更遣深情托毫素。画水成溟渤，画山成昆仑。蛟螭雷雨忽飞动，洪涛绝壁争崩奔。有时点染小山色，寸纸霏微翠常滴。溪深林远落花静，钓舟自逐孤云入。山水大小不足云，得失还须静者分。屏端已著辋川句，卷后必有河东文。手能挥洒口能说，定使良工叹奇绝。乾坤并作壶中图，何处仙人尚生活。衡山子，石田生，君家尚书俱有声。寥寥此传至今绝，先生并集三家成。秦岱岭，悉破碎，剩水残山空点缀。索取先生一幅绡，想见千秋真带砺。见《诗征前编》。

潘柽章 字圣木，号力田，邑之平望潘家兜人，桐乡籍诸生。被浔溪庄氏史祸。

同朱不远夜话

夜永酒初醒，秋鸣叶满庭。星光侵鬓白，剑气入灯青。

似我藏三耳，多君笥五经。绕枝寒鹊静，天际听鸿冥。同上。

国朝

徐白 字介白，号笑庵，浙江嘉兴人，诸生。

读天地间集，答朱不远

空堂昼沉吟，怀人几延伫。古今怅绵邈，萧然成独处。朱子抱道人，寄书亲缟纻。得读高士篇，清音殊激楚。悠然适天籁，见性非凡语。感时多恸哭，选言自容与。微清遥相接，三复谐律吕。倚槛眺云天，行吟念禾黍。滔滔江水逝，杳杳华胥阻。理心悦禅寂，依隐卜湖渚。在昔有斯人，菰芦聊自许。《竹笑庵诗钞》。

顾樵 字樵水，自号若耶居士，邑人，布衣。

初入苕溪寄周阆昭柱史

连峰接天翠，路转云林人。轻舟溯逆流，雨过溪声急。树杪见山城，水市人烟集。桃花遍村坞，客里逢寒食。郊原桑柘繁，日入农始息。此乡风俗淳，居人尽耕织。东南财赋区，国用从此出。吁嗟兵燹后，闾里无完宅。饥寒供征税，迫促无馀日。对此伤我怀，浩歌转于邑。殷忧莫与同，舍公向谁述。见《诗征》。

殳丹生 详见“流寓”。

汤雨七画水歌

米公画山得山骨，五百年来纸犹湿。米公画山不画山，晴天雨天堆烟鬟。汤子画水亦如此，十日五日袖五指。

忽然倒峡与奔流，写出澄江对窗几。画涛画雪兼画冰，低头听之声泠泠。古来多少餐霞客，误落尘中人不识。汤家水，米家山，只在虚无缥缈间。说与世人皆大笑，五百年来称二妙。见《诗萃》。

朱鹤龄 详见"集文"。

寄计甫草二首

竹西歌吹近如何，犹忆当年醉绮罗。见说物华仍盛丽，岂无陈迹感婆娑。芜城蔓草愁中度，隋苑荒烟乱后多。知尔赋才明远敌，江邮先寄慰渔蓑。

别君残腊又春华，烟月扬州自昔夸。玉蕊观前花乱发，茱萸湾下鼓频挝。因人暂可趋公府，览古应深吊帝家。义山诗："欲取芜城作帝家。"更喜逢迎多胜侣，文楼会咏烂如霞。

哭甫草三首，同钝翁作

巫阳难问路遥遥，每为斯人恨不销。箱箧仅遗文百首，功名特限烛三条。唐时，举子入试南宫，给三条烛。

才命由来两折磨，怪君末疾是沉疴。曹涂李志憎偏寿，愦愦天公可奈何。

书斋空锁旧签题，竹径烟荒草色齐。鸮鸣不知人已化，五更犹与尽情啼。《愚庵小集》。

王士正 字贻上，号阮亭，直隶新城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

计甫草至，得茗文、展成、既庭书

芳序竟荏苒，别离年岁多。绿阴散林樾，首夏气清和。

怀人罢琴酌，思往属流波。还欣松陵子，步屧一来过。《精华录》。

汪琬 详见"集文"。

甫草自言读书灌园之乐，因次韵寄三首

五湖迥浩淼，龙物之所家。吾子栖湖干，风雨老屋斜。沉酣六艺籍，宁屑笺鱼虾。门外好事谁，惟闻雀声哗。

学道三十载，时贤莫能名。大则著为书，次之以诗鸣。卬期古作者，其风穆如清。勿谓知我希，庶竢后圣生。

桂以芳自伐，象以齿焚身。何如遁丘园，窃比草土臣。溪毛荐高堂，乐我天伦真。干禄亦奚为，卓哉养志人。

计甫草至寓斋二首

门巷何萧索，惟君步屧频。青云几故旧，白首尚风尘。身受才名误，文从患难真。耦耕知未遂，相顾倍伤神。

听话频年况，凄然泪不禁。岁荒生事俭，世难客愁深。孝友安时命，文章损道心。五侯空好士，叹息少知音。

遥送甫草北上二首

轻帆眇眇背冥鸿，去泊枯芦折苇中。老病恐无相见日，为君双泪洒西风。

京华故旧比何如，倩尔行人候起居。身较嵇康今更懒，不曾有与巨源书。

闻甫草凶问，予既为位以哭，明日作四绝句寓哀

从来才誉冠群伦，骨相谁知晚最屯。叹息东南风土

溥，江湖不复有斯人。

皋复难招已逝魂，只留书札数行存。交情最与时贤别，敢惜麻衣恸寝门。

生别何如死别悲，可堪寂寞庑重帷。泪痕点点衰翁血，不为穷交断不垂。

学识虽长命不长，谁司造物迥茫茫。有人解叩通明殿，愿附青词问玉皇。《尧峰文钞》。

施闰章 字尚白，号愚山，江南宣城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江西湖西道，裁缺候补。康熙己未，召试宏博，钦取二等，改授侍讲，转侍读。

槜李遇计甫草

我昔官国门，计子称卓荦。公车方射策，结交满京洛。会余适东鲁，十载成间阔。前年逢李生，谓李屺瞻。雪夜共斟酌。论诗推尔我，心期足遐托。今过范蠡湖，把臂畅畴昨。穷愁富文字，往往见沉著。董贾泝源流，曾王分矩矱。同时王汪辈，谓王阮亭、汪苕文诸君。努力共扬搉。斯人皆我友，文酒旧娱乐。风流久云散，高歌意索莫。安能聚良宴，开颜一磅礴。篇中频及我，姓氏见采掇。草木臭味存，不竢相要约。艺苑今迷阳，微言变糟粕。屈宋贱臣仆，迁固遭搒掠。标榜与讪讥，笔舌试锋锷。兴朝治宽大，禁网尚疏略。词场兵气多，呜呼难再作。子大独温厚，矢音涤顽薄。惜哉鸾凤姿，垂翅守林壑。吾老拙篇翰，颓然耻雕琢。所贵经术深，六经增式廓。黾勉追古人，慎勿资酬酢。鸳水夜含霜，吴梅寒吐萼。援笔披心胸，知音未寥落。《学馀堂集》。

曹溶 字秋岳，号倦圃，浙江秀水人。崇祯丁丑进士，国朝官至户部侍郎。出为广东布政使，左迁山西阳和道，裁缺候补。康熙己未，荐举宏博，丁艰不赴。

答计甫草孝廉

长杨奏赋隔云楼，旅食三年泣蒯缑。天上银河仍脉脉，人间贝锦自悠悠。莺啼绮户燕山晓，枫落蒲帆笠泽秋。欲倩琵琶传怨语，杯阑吹入塞垣愁。《静惕堂集》。

吴兆宽 字宏人，邑人，诸生。

春日雨雪，朱长孺、张九临、顾茂伦、计甫草、赵山子、家小修集饮小斋二首

聚散怜吾党，人归喜共寻。琴樽留话旧，雨霰积阶深。怀古同堂合，如丝老鬓侵。闻歌白雪唱，珍重岁寒心。

好春眈共赏，冻雪忽漫漫。逸兴人看惬，清谈座不寒。客同访戴棹，诗比涉江兰。莫问乾坤意，风烟满地难。

夏日屏居，讯问芜废，有怀既庭、敬生、甫草

朱夏悠然屏俗氛，幽居景物静中分。修林欲蔽辉辉日，敞阁还披冉冉云。卧病已知甘遁迹，系怀偏自惜离群。风尘热客嘲应免，独有清芬每忆君。《爱吾庐诗稿》。

吴兆骞 详见“集文”。

秋夜寄计甫草

槐树沉沉鼓角催，愁看清露满荒苔。金风入树秋阴薄，璧月临窗夜色来。献赋未知圣主意，行吟还使故人猜。

天边鸿雁南飞急，怅望江南首重回。余部讯诗七月廿六日已呈御览，故有"献赋未知圣主意"之句。

晚眺寄计甫草

夜色萧条万里开，愁人临眺独徘徊。浮空远碧天边尽，不断荒烟树杪来。孤障风高悲鼓角，春涛日落映楼台。只今戎马迷南北，且向袁丝问侠才。

送甫草入都

载酒江亭问客程，东风惜别故人情。天边杨柳吹龙笛，日下云山绕凤城。花发御沟春驻马，月残宫树晓闻莺。侍中知有杨庄在，谁荐雄文似长卿。

甫草都中归赋赠

白袷归来倦洛尘，陆机词赋未沉沦。共知开阁延名士，不向乘车问故人。毳帐风沙三市月，玉河烟树两宫春。却怜原庙西山里，石马荒凉麦秀新。《秋笳集》。

濮淙 字赞甫，号澹轩，浙江桐乡人，布衣。

寓吴兴寄怀盛湖仲素庵兼朱不远两道长

悠悠苕霅水，遥接盛湖滨。每思两君子，皮陆宁复论。去年惬相访，肥遁皆西宾。扶笻看落照，携手歌阳春。延归酌松酿，烹巨口细鳞。尊罍对明月，四座无纤尘。疏梅半含吐，便觉清入神。继晷不终夕，此日难再晨。既不数相见，何况朝夕亲。《澹轩诗集》。

钮琇 详见“集文”。

秋夜忆云奏弟

庭外栖乌绕树鸣，西风拂拂乱云轻。一窗榻锁梧桐影，四壁灯连蟋蟀声。枫叶醉馀霜自落，桂花香尽月还明。悬知莺水流难极，偏为离人动远情。

百花庵病卧，喜朱不远先生见过

为客偏多病，凄然卧梵宫。雨声秋磬里，虫语夜灯中。药沸慵添水，衣单怯受风。故人能数过，犹喜慰途穷。《临野堂集》。

蔡方炳 字九霞，号息关，江苏昆山人，诸生。康熙己未，荐举宏博，病不赴。

挽仲怡静先生

学人吃紧无如静，得手工夫只自怡。名是盖棺然后定，令人从此见须眉。

若个知求未发时，入门便已识端倪。从兹经史研穷日，总是须臾道不离。见仲谱。

朱彝尊 详见“集文”。

送计孝廉东还吴江

三年归计总蹉跎，日见轻舟下潞河。君去登高谁对酒，空林秋色异乡多。

赠王叟嶰二首

近来山水尚元人，南渡诸公法渐沦。惟有王郎嗜奇

古，将无马远是前身。

画家平远最难工，三板轻船片席风。不数当年宋员外，潇湘烟雨满图中。《曝书亭集》。

徐嘉炎 字胜力，号华隐，浙江秀水人，监生。康熙己未，召试宏博，钦取一等，授检讨，官至阁学。

赠别松陵计生默

碧年识若翁，父友事家公。门欲登元礼，谈还共阿戎。龙头坏室席，麈尾竹林风。入洛燕台俊，游梁兔苑雄。科应方正举，名满孝廉中。慧业原天赋，文章实命穷。瑯琊悲长豫，郫叟泣乌童。蒿聚怜栽柏，琴亡怨削桐。青编遗骥子，玉树羡兰丛。麟角收家誉，乌衣振国工。幕莲长泛绿，庭烛漫摇红。踯躅咸阳市，徘徊碣石宫。故人成陨箨，夙契半飘蓬。子乃如王粲，余真愧蔡邕。观棋良解覆，倒屣但言恭。此去闽山路，云将浙水同。高堂应啮指，如尔念忡忡。《抱经斋集》。

叶燮 字星期，号已畦，邑之分湖叶家埭人，嘉善籍。康熙庚戌进士，官江苏宝应令。

赠计希深默北游

计子晨俶装，叩门别余行。问子何所往，跨驴将北征。北征意云何，攒眉语嘤嘤。高堂菽不饱，孑影眸双凝。耕读两不如，存没交难撑。无已京雒游，故人声如镝。泥中望层霄，弱羽希风生。余闻悄焉悲，回首廿载情。念昔子先公，甫草。环壤驰令名。志诩齐稷契，价拟凌都京。事

殊公干过，罚等胥靡惩。文章竟何言，云韶碎玉笙。恻恻癸卯冬，襆被偕帝城。朱门十九闭，冷炙冲晨星。蹇修岂无使，噩梦穷弁缨。恸哭响苍山，卷书卧归舲。鹏鸟坐隅集，朱颜白日倾。饮泪入修夜，长物夸遗经。嘉子读父书，策策携空簏。公卿多父执，冬葛怜惸惸。腕奋三寸毫，吭引一日鸣。梧槚睹石砚，抚绪扪心惊。时会亦何常，义命毫厘衡。妙舞慎长袖，一顾珍娉婷。枋榆陋鸣跃，扶摇裕南溟。菰芦碧海中，盼眼迟归旌。蒜村乔木荫，希深所居。郁郁新高闳。黯然思故友，宿草徒青青。

至盛川感旧有作

三十年前萍梗身，重来仍是倦游人。空馀蕙帐留书带，历故人旧馆。无复繁花覆舞裀。寥落酒墟千里驾，依稀雀舫半江蘋。如今都付前尘梦，笛里关山迹遍陈。《己畦集》。

尤侗 详见"集文"。

维扬遇计甫草，读其游草感赠

问君三月住扬州，骑鹤吹箫何处楼。名纸应逢官长怒，药囊却为故人留。甫草以医侍宋其武先生疾。荆卿市上歌声苦，豫让桥边衫色愁。叹息英雄多失路，明朝匹马又西游。《看云草堂集》。

潘耒 详见"集文"。

寿钮荪如棨

漫说柴桑与鹿门，幽人只在水南村。贫馀鸡黍家风

古，老梦黄农素节存。笔墨尽时知砚寿，梧楸凋后见松尊。愿从鸥鸟闲来往，永日忘机话竹根。《遂初堂集》。

徐钫 详见"集文"。

得改亭先生梁园寄书，慨然有作

别泪如江水，离心似辘轳。艰难数行纸，说尽世情无。

题计希深《驴背琢诗图》

绝倒诗人孟浩然，常从驴背耸吟肩。输君收拾奚囊里，不用推敲句已传。

记曾乌帽触西风，剩得衰颓一老翁。回首软红尘十丈，旧游都在画图中。

送朱贯槎之粤西四首

粤秀山前两度游，南园诗老最风流。六瀫堂上如相见，好与重吟十九秋。谓药亭太史。

岭南物产擅瑰奇，香草珍禽例入诗。作赋羡君饶彩笔，更将红豆谱新词。

合浦珠生射斗牛，论文高踞五层楼。绛纱帐里生徒盛，应否珊瑚铁网收。兼寄翁学使。

四百峰头逸兴长，题诗还觅葛仙房。君才亦是罗浮蝶，五色文成小凤凰。《南洲草堂集》。

胡会恩 字孟纶，号茗山，浙江德清人。康熙丙辰榜眼，官至刑部尚书。

题计希深《驴背琢诗图》

万叠秋山夕照虚，霜林风物自萧疏。年年落尽长安叶，不道诗人尚跨驴。

垂虹秋色满江乡，负米归来爱日常。检点奚囊千万首，溪阳高卧读书堂。《清芬堂存稿》。

姜宸英 详见“集文”。

前题

一鞭踏雪又冲风，多少征人歧路中。遥指去程犹木末，可知今日负诗翁。

柳堤烟渡晚愔愔，付与骚人取次吟。知尔闲情无著处，北堂萱草最关心。《苇间集》。

汪文柏 详见“流寓”。

前题

历尽穷途气未降，十年驴背当山窗。伫看得意春风里，袅袅鞭丝到曲江。

负米寻诗亦苦辛，倚鞍人忆倚闾人。显扬早遂平生愿，才把吟鞭换钓纶。《柯庭馀习》。

李良年 字武曾，号秋锦，浙江嘉兴人，海盐籍诸生。庠姓虞，初名法远，又名兆潢。康熙己未，召试宏博。

计希深过草堂即送入闽，时与许广文不弃先后行，落句有及

到来便指闽南棹，话别匆匆话旧馀。值得水程山驿远，爱他兰茁荔香初。胜游入画迷仙幔，名士逢装问父书。

君手次尊甫遗集镂版初竣。更与招寻文酒伴，有人相待紫藤居。紫藤书屋，不弃自署。

次韵竹垞检讨赠王补云

秘轴宣和四十人，故家搜访未全沦。力翻时辈追前哲，绝艺今归物外身。山水多宗元人，补云独矫矫。

不是天机不易工，溪山林屋想遗风。百科三折浑闲事，拭眥看君尺幅中。《秋锦山房集》。

徐崧 字松之，号臞庵，邑人，布衣。

过史玉长村居

春到湖村鸟乱啼，幽人草舍绕青溪。雨晴满径梅花落，赢得轻笻不点泥。《百城烟水》。

朱昆田 字西峻，号文盎，浙江秀水人，监生，检讨彝尊子。

赠王补云

手拈双管兴淋漓，廿载江南老画师。绝似当年张水部，一为枯木一生枝。

淞江绢熟越笺生，大幅长图一扫成。只合呼为王泼墨，轴头帧尾换新名。《笛渔小稿》。

徐汝璞 字我石，号雪渔，江苏长洲人，布衣。

怀史玉长 宗班

六世西村后，黄溪迹尚存。老亲游不返，之子誓辞婚。养母躬耕稼，明禋赖弟昆。馀闲时觅句，雨夜共评论。

怀沈幼文 觉

小隐菰芦曲，超然宛鹿门。孤标原拔俗，得意在忘言。庭卉穿篱艳，盆鱼唼荇繁。记从渔父引，竹外话江村。《塞斋集》。

黄叔琳 字宏献，号昆圃，直隶大兴人。康熙辛未探花，官至浙江巡抚，左迁山东按察使，升布政使，内转詹事。晚年重赴琼林，加侍郎衔。

题周象益遗像

早闻豪气盖九州，火色鸢肩似马周。自有文章传宅相，每缘卿辅借前筹。数奇暂弃三刀梦，兴尽空怀万里游。此日披图嗟逝水，须眉还对旧风流。见墨迹。下四同。

万经 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编修。乾隆丙辰，荐举宏博，部驳不与试。

前题

良材不偶殊堪惜，公瑾声名到处传。忆得黔阳共辛苦，烟云过眼十馀年。

传来消息频惊梦，岂意真成画里看。埋玉未须嗟已矣，庭前已长翠琅玕。

徐葆光 榜姓潘，字亮直，号澄斋，江苏长洲人，吴江籍。康熙壬辰探花，官编修。

前题

客星如岁遍南州，泽物无声江共流。天与高才不自试，平生志大果难酬。

子幼文章似外翁，神仙风骨总相同。如何不并乔松

寿，君外祖竹垞，年逾八旬。五十功名到手空。

莺脰湖中宅一区，四围云水与菰芦。钓船茶具堪娱老，底事将身出画图。君旧有《泛舟品茶图》，余赠诗有"独占秋江试雪芽"之句。

留得须眉慰孝思，还寻旧雨乞题诗。交游四海今馀几，为数延宾同馆时。旧同君在泽州相国宾馆，人材最盛。

陆奎勋 字聚侯，号星坡，浙江平湖人。康熙辛丑进士，官检讨。

前题

鸡坛结客如公瑾，芝馆传经本少卿。兀坐虚窗成独笑，枉将黑白战楸枰。

窄幅生绡貌虎头，摩胸俊爽欲凌秋。如何偻指亏中寿，不得监临斗大州。

蒋深 字树存，号苏斋，江苏长洲人，监生。入武英殿校录，议叙授贵州馀庆令，升山西朔州牧。

前题

轩豁须眉志湖海，轮囷肝胆向亲知。平生傀儡难消处，一卷离骚酒百卮。

杨恽文章类司马，王筠风韵拟袁公。知君外氏传家学，今日何人继竹翁。

京华聚首又黔阳，虎啸猿啼每断肠。底事三刀虚梦想，数奇何处哭周郎。

查慎行 初名嗣琏，字夏重，号悔馀，晚号初白，浙江海宁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编修。

周子象益，竹垞先生外孙也，将归索句，赠以二章

酝舫竹垞斋名。流风在，名家世孰如。魏舒真宅相，王粲且传书。雅量能容众，清言足起予。抟扶看直上，无分借吹嘘。

学力君加富，年颜我就衰。江天星复散，人世首重回。会合知何日，殷勤尽此杯。应怜归未得，一老尚风埃。《敬业堂续集》。

周龙藻 字汉荀，号恒斋，邑人。康熙庚寅岁贡生。

寄陈虞佐京邸

光范三书迹太劳，破琴漫刺并无聊。与君判断长安事，只有袁郎卧处高。

寄题右序兄书斋

此日吴门客，闲居与若何。燕飞常傍垒，鸥浴不惊波。老树生春少，空庭得月多。定知风景胜，都作好诗哦。

送右序兄暂还吴中

自作齐州客，乡心无日无。飞鸣怜孤雁，栖泊感林乌。负米情偏切，倚闾望空孤。关河风雪候，辛苦是长途。

浪游今两度，去住愿多违。差喜兄先返，堪当弟半归。封书徒款款，执袂转依依。屈指明年过，相将守旧扉。《恒斋集》。

张世炜 字焕文，号雪窗，邑之韭溪人，布衣。

题王补云山水二首

枳篱蔬圃树阴交，水阁摊书意尽高。羡煞山深堪避世，输他一把盖头茅。

濛濛细雨夕阳斜，蓑笠渔翁理钓车。问世莫论秦与汉，桃源还住几人家。《秀野山房集》。

惠周惕 原名恕，字元龙，号砚溪，江苏吴县人。康熙己未，荐举宏博，丁忧未试。辛未进士，选庶吉士，改直隶密云令。

送别计传— 朱培归吴江

潞河三尺水，千折到垂虹。雁影荷塘雨，莼丝泽国风。远游怜客子，归路信孤蓬。借问东皋上，黄花剩几丛。

江东名士录，尔是隐居孙。旧齿今安在，家风尚有存。湛思应键户，挟册岂窥园。黾勉此归去，前修与寤言。《砚溪集》。

吴其琰 字恒叔，号学圃，邑人。雍正己酉拔贡，官陕西清涧令。

柬徐筠窗 溶 并索画

松陵本朝推画手，顾郎之松沈郎竹。近来盛泽有筠窗，笔法本是宗二王。胸中丘壑无不有，奋迅立扫生辉光。入城向在南洲住，松风坐听忘朝暮。欣然抵掌共吟诗，扇头乘兴泼烟雾。是时年少质粗豪，握手便共倾浊醪。只谓友朋定永聚，关河那足限吾曹。转眼天涯互奔走，昔皆童丱今老丑。吉光片羽藏箧中，巨幅长笺悔未有。见君旧日沧州图，元气淋漓神鬼趋。反恨真山不灵动，尺寸千里云模糊。层层叠叠分路径，断续连离无一定。俯仰出

人具性情，丰韵宁直苍莽胜。顾之啧啧开我颜，我斋无此缘何悭。寄纸嘱君暇便画，堂中何日来青山。从古名画固难得，亦须名人相物色。毕宏韦偃非杜甫，名姓到今谁复识。斯世久已少君才，同辈何人共荐推。流传渐远渐淹没，安知不遽随尘埃。下笔望君勿草草，狂言入耳定绝倒。忘形尔我更何嫌，当使见者齐称好。《酌古轩集》。

沈德潜 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廪生。乾隆丙辰，召试宏博。己未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予告归，加尚书衔，赠子太师，谥文悫。

计希深见过不值，寄诗访横山先生遗稿，奉答二章

田夫扶犁出，幽人放棹过。叩门黄叶满，留客白云多。佳话传樵牧，馀情绕薜萝。愧虚宾主礼，惆怅送烟波。

先哲游梁地，荒坟拜逸民。尊君甫草先生修谢茂秦墓。后贤过茂苑，遗稿问诗人。文采竟何益，子孙今更贫。因君能念旧，感激欲伤神。

古诗三章答计维严元圻

青乌天上来，衔书到我侧。遗我古篆文，奥旨人莫测。耀艳缀文藻，缠绵写胸臆。知有列仙人，爱我如饥渴。掌乐取牛铎，引针在磁石。意足调自谐，神合气不隔。斯理未易言，相赏讵形迹。

烟波隔东西，渺溯百馀里。我家门前流，君家门前水。君乘五湖船，来溯蓠溪偏。主人采山去，良晤竟无缘。波流宛转通，人生自相逢。相逢定何日，目断烟云重。思君如连环，转辗无始终。

文章起颓波,滔滔荡无底。行水遗其原,泛滥何时已。之子绍家学,清词通妙理。已涉六代藩,言究风骚旨。导河自积石,治雍终弱水。大雅期复作,扶轮自兹始。非君谁与言,顾我将老矣。《归愚诗钞》。

沈彤 字冠云,号果堂,邑人,廪生。乾隆丙辰,召试宏博。其后荐修《一统志》、《三礼》,书成,议叙九品官,不就。

寄示南耘 梦祥

立言贵有物,淡泊蕴真味。至性植根本,经籍资灌溉。前辈岂率尔,时流竞涂塈。昨阅偶存草,喜汝无客气。汩汩山下泉,疏浚通大川。悠悠山下路,重茧造其巅。穷达有时命,学殖在盛年。嗟余已老矣,所望惟汝贤。《果堂集》。

张庚 详见"流寓"。

赠周象益刺史朱耒

涉深忆故匏,跻险怅亡援。中心伤旧好,恻恻靡朝昏。咨余幼失怙,孤影凄神魂。弱翮困枋榆,蹇足宁趋奔。觥觥周夫子,识奖情独敦。嘉我多才艺,懿我比玙璠。引手出淹滞,舒目希腾骞。如何中道间,去我还帝阍。譬彼向荣枝,方春斲其根。譬彼涓涓水,方流阏其源。奄忽垂十载,徒尔疲轮辕。岂无惠嘉赏,谁肯为衷言。逝将归去来,锄菜终丘园。《强恕斋诗钞》。

凌树屏 详见"流寓"。

赠王美中 世熺

王翁形干小,胆侠包浑身。忆昔墙东隐,奇冤忽横臻。

雄雌人阅市，室怒来捉人。连甍尽奔窜，府记纷在门。岂不爱高蹈，要以全弟昆。慷慨辞众往，缧绁甘所屯。濒危道愈直，就簿何斫斫。卒使深竟吏，亦感义薄云。归来对妻子，疮痏杂腓肫。至今天阴日，馀瘢尚隐皴。忘躯以急难，立节良苦辛。从此废人事，遂与灌园亲。栽花与洗竹，往往见经轮。桐泾日回复，得意忘朝昏。莫忧脚步蹇，扶杖有家孙。《瓠息斋集》。

袁枚 字子才，号简斋，浙江仁和人，廪生。乾隆丙辰，召试宏博，己未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江南江宁令。

题柳如是画像

生绡一幅红妆影，玉貌珠冠方绣领。眼波如月照人间，欲夺鸾篦须绝顶。怀刺黄门悔悞投，遗珠草草尚书收。党人碑上无双士，夫婿班中第二流。绛云楼阁起三层，红豆花枝枯复生。斑管自称诗弟子，佛香同事古先生。勾栏院大朝廷小，红粉情多青史轻。扁舟同过黄天荡，梁家有个青楼样。金鼓亲提妾亦能，争奈江南不出将。一朝九庙烟尘起，手握刀绳劝公死。百年此际盍归乎，万论从今都定矣。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小仓山房诗集》。

钱大培 字树棠，号巽斋，邑人。乾隆壬申，顺天副榜，官安徽盱眙县训导。

题史仲文善长《楚游草》

东风飞百花，变幻感春往。追省劳梦魂，研穷类象罔。

销忧把君诗，发兴赖吾党。亲串多情才，隐秀故无两。屡期奏赓歌，犹费词慨慷。壮游不疗贫，岂曰无真赏。之秦大磬鸣，入楚狂歌仿。自饶磊落姿，英声半天壤。文坛让珠槃，时论夸金榜。将毋时未至，非关命或爽。勿疑浩然身，而继左徒响。长言续旧题，兼以送征鞅。《餐胜斋诗稿》。

王昶 详见"集文"。

送史诵芬 善长 归吴江

参旗井钺遍岩疆，君住甘肃最久。重向青门促办装。风树几年怀马鬣，时扶柩回南卜葬。关河千里问骡纲。读书楼迴居偏胜，君有《读书秋树根[楼]图》。钓雪滩高夏正凉。问讯休文消瘦否，谓沈孝廉起凤。不嫌诗酒共清狂。《述庵诗钞》。

金士松 字亭立，号听涛，邑人。乾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文简。

赠龚耦影昇

原注：本籍南昌，侨寓盛泽。工诗，隐居养亲，人甚高之。

子舍天涯浪迹同，褐来小筑寄吴淞。思君旧隐庐山足，负杖曾登五老峰。

壮岁覃思赋两都，班衣投老恋菰芦。江南五月菖蒲绿，自采茸花莺脰湖。《乔羽书巢外集》。

金学诗 详见"集文"。

送计明经 璜 之任滨州

玉河新柳碧毵毵，祖道青门酒半酣。此地分襟朋旧少，频年作客宦情谙。高台日出临沧海，水阁烟深滴翠岚。

好续横风吹雨句，如君才笔健能堪。东坡滨州诗："横风吹雨入横斜。"

寓居未苦长安米，廨舍从开君子泉。日下蜚声知久矣，风尘作吏亦欣然。音书南北邮程近，戚属舟车驿路便。独惜故人千里隔，相思同对月轮圆。

题史茂才善长《青门送别图》，即送其往中州

关中幕府多豪英，太史夜占聚德星。中丞秋帆。廷尉述庵由大廷尉陈臬陕西。雅好士，公馀往往相酬赓。中丞移节中州驻，后车几辈青云附。赤厓游历秦豫间，恰喜宾朋一时聚。相知宜乐别宜悲，祖饯缱绻图传之。就中廷尉发高唱，诸贤迭奏琼琚词。文章有神交有道，倾盖相逢辄倾倒。博得汪伦潭水情，抵他陆贾装中宝。我别赤厓已数年，盼君早赋归来篇。倒屣相迎握手语，老屋相望垂虹边。只恐骊驹又催别，才华累人不家食。一种云龙会合难，江东日暮长相忆。《播琴堂集》。

余鹏年 原名鹏飞，字伯扶，安徽怀宁人。乾隆丙午举人。

题史赤厓《秋树读书楼图》

最好读书处，湖山百尺楼。几年随马首，千里负刀头。梦断鲈鱼脍，图成枫叶秋。他时寻笠泽，添我具扁舟。《枳六斋稿》。

汪大经 字书年，号西邨，浙江秀水人，增贡生。乾隆乙酉南巡，召试二等。丁酉，考充四库馆誊录。

史赤厓自楚来江右，同寓藩署，更阑话雨，以所绘《螺照

图》诗册见示，为书四律，即送其之尧西讲席

才调如君少，饥驱那自由。半生艰旅食，残岁且孤舟。肯便参军老，重寻帝子游。官斋欣握手，乡谊数从头。

八载前相见，今犹识面无。忆曾偕笑语，后此各江湖。慷慨歌仍壮，飘零梦亦孤。挑灯坐深夜，示我旧游图。

妙写螺亭胜，携来尺幅笺。云山供远眺，花月话前缘。路隔今千里，春归已一年。行踪终莫定，闻又唤江船。

蓬转悲身世，萍逢更几时。那堪连夕雨，屡试送行诗。先两日，送种梅之贵溪。好作书生长，毋惭国士知。章江帆一片，尚冀去迟迟。《借秋山居诗钞》。

王元文 字孝曾，号北溪，邑之黄溪人，乾隆辛卯恩贡生。

题白洋散人《水村图》

若近若远原上山，忽明忽暗柳中烟。烟光山色看不定，一陂春水村庄前。庄前夜来好雨过，水长矶头碧天破。客舸轻帆树杪回，渔舠安桨云端坐。浮桥曲折跨当中，何处人来度晚风。遥望家家临水影，似隔垂杨无路通。垂杨几树摇湖口，缭绕飞花舍左右。野凫队队浴门前，修竹丛丛罗宅后。中有幽人坐啸歌，水云闲弄清逶迤。得非角里耽高隐，比似桃源更若何。我亦江湖称漫士，梦回只是寻烟水。披图一粲洽胸襟，便逐鸥群共飞起。

怀计筹山

青灯孤照雨濛濛，一水潇洄信未通。踪迹去留鸿踏雪，交知零落叶从风。感汪巽中、屈丹谔、沈刚中三君之亡。惟应

快饮亲陶令，莫为中年感谢公。遥想南园秋色好，临池佳兴与谁同。

寄计筹山

叹息长安客，风尘久索居。形骸醉梦外，兄弟死生馀。莫射南山虎，终腾北海鱼。加餐还自爱，珍重数行书。

赠龚丈耦影六十

盛湖卅载托幽栖，不叹神龙困浊泥。道侣每来寻水北，土风犹自操江西。龚丈本籍江西。白云寺里朝听讲，红树村边暮杖藜。六十相看吟转健，可容后辈得攀跻。

风露秋堂对短檠，笙诗补罢有馀情。贫能养志何须禄，老尚耽书不为名。数里喧声估客乐，一楼寒色上人清。谓释子镜辉。闲身合置穷通外，卧弄云烟傲此生。

寄滨州倅计筹山

离却故乡思故人，故人不见远含颦。好文定已千篇富，薄宦还知一味贫。斯立哦松宁有负，宗资画诺自相询。因公可得如私愿，款款东藩笑语亲。闻筹山将以公事来济南矣。

怀滨州倅计筹山

宦况贫难好，尘埃素发凋。一官如瓦注，万事等蓬飘。酒熟邻翁约，诗成社友招。何当早归去，随地足渔樵。

忆别明湖上，三年怅莫从。浮踪怜燕雁，欢会失云龙。落日滹沱水，西风建业钟。闲身便栖止，桑梓合相逢。《北溪诗集》。

袁景辂 字质中，号朴邨，邑之铜里人，震泽籍附贡生。

送别沈朴堂 梦祥 北上

良朋冒雨至，惊喜共论诗。岂意停车骑，偏来告别离。难成今夕醉，已动隔年思。一片吴淞水，含愁无尽时。

匹马金台去，行行正暮春。吴山频入梦，芳草远随人。莫悔逢迎拙，应还面目真。风尘满北地，珍重百年身。

文坛推宿将，近又筑诗坛。不成时争笑，何甘调独弹。磁针通一气，韩孟结新欢。别后如相忆，清词好寄看。

今日求真朴，斯人不易逢。论交嗟已晚，欲去恨难从。君献藏山璞，予安卧涧松。相思愁北望，云树隔重重。《小桐庐诗草》。

洪亮吉 字稚存，号北江，江南阳湖人。乾隆庚戌榜眼，授职编修。

《青门送别图》为史上舍 善长 赋，即送归吴江

渭城西去青门东，古今送客愁不同。咸阳原边马行少，只觉客从东去好。去年别青门，今年客梁园。梁园为客忽不乐，放眼历历思秦川。几年君向何方住，君久客甘肃。却望秦川作归路。贪看削雪万重山，行到斜阳最西处。东西历尽诗一囊，已抵陆贾千金装。吴江枫落句虽好，何似变体吟伊凉。读君诗完饮君酒，七尺怜君好身手。尘衣浣向海东头，饱看日上沧溟流。《卷施阁诗集》。

严光禄 字铭书，号石帆，浙江桐乡人，乾隆甲午岁贡生。

宋金庭 景稣 过访怡耕楼

春窗花鸟鸣，溪光淡衡宇。倚槛阒无人，霏微落花雨。

之于蹇然来，幽怀惬畅叙。袖中出新篇，乙乙茧抽绪。古调久不闻，泠然为予拊。繄予此依栖，寂寞谁为侣。江皋多芳华，欲采还无语。君家隔水湄，山斋足容与。折麻素有情，君其庶予许。《石帆诗钞》。

张楷 字端如，号雪泉，浙江秀水人，布衣。

中秋月下喜金庭过访

今夜一轮月，碧空无片云。何人不爱此，况我正思君。银汉淡将没，木樨香暗闻。登楼羡高咏，共念沈休文。谓云虹。

怀金庭古芸阁即简

爰尔园林咫尺间，幽栖何必远尘寰。窗围插架千编竹，树绕留云一簣山。阁南有编竹斋、片云峰。乐府艳翻红豆曲，钓船香泛白蘋湾。悬知闭户多新咏，策杖思敲花下关。

雨后简金庭

闲门寂寂掩东风，霁后溪庄自落红。十日春阴离思满，桃花开尽雨声中。《雪泉诗存》。

周光纬 字孟昭，号蓉裳，邑之黎里人，仁和籍附贡生，捐职员外郎。

花朝前一日访程竹盦编修

荡入烟波里，石尤禁挂帆。岸高春水缩，云破夕阳嵌。桥脚结村舍，船头雄越岩。谷莺亦求友，对客语喃喃。《红蕉馆诗钞》。

薛廷文 字鲁哉，号卤斋，浙江嘉兴人，布衣。

题宋金庭《闻川泛棹图》

落落骚人兴太狂，轻舟短棹自相将。乌篷不载闲风月，独采新诗遍水乡。

我亦栖栖长水滨，沧浪风味更相亲。何时小艇携茶灶，也去江湖作散人。《听雪斋诗钞》。

孙贯中 字古杉，浙江桐乡人，诸生。

雁湖道中闻宋金庭任崇明学博，寄赠四首

迤逦清溪路，闻君已远行。直因迟祖饯，翻喜少离情。落日孤帆影，西风一雁声。故园莽回首，只自隔云程。

歌啸惊侪俗，风尘感岁年。一官依海外，万卷拥灯前。快读他乡信，频翻旧日笺。春来红豆子，寄我雁湖边。

著作传盈箧，明窗费校雠。一编推马郑，三径聚羊求。蛮俗谁青眼，离怀到白头。十年知己在，春水放扁舟。

片月照孤客，依人自草堂。相违风雅侣，共此别离肠。苜蓿成高尚，图书足慨慷。申章敦夙好，云树黯苍茫。

送金庭之任丹徒学署

海上归来又几年，一官重赴早梅天。千行芦荻花如雪，半舫琴书吏是仙。南北江声回枕畔，金焦山色落窗前。芙蓉楼外春深处，桃李争开带翠烟。《桐溪草堂集》。

钱泳 详见“流寓”。

题王旭楼鲲《寒窗读画图》

只陬清闷渺云烟，话雨楼高到处传。玉蹙金题看不足，一林晴雪峭寒天。

右军池上日初融，裴度炉边火正红。读到江南春一卷，此身已入画图中。《梅花溪诗钞》。

张廷济 字汝霖，号叔未，浙江嘉兴人。嘉庆戊午解元，景山官学教习。

盛泽仲子湘秀才 湘 以新居被焚，仍回市中仲家衖老屋，作《旧时月色楼图》，持来乞诗

云何家具携，转住君家弄。女丁戏诗痴，神通偶一弄。月色故凄清，市声任喧哄。翻喜归与归，都忘痛定痛。索人作新图，要人发孤讽。乃知诗人痴，到处殊介众。风雨小艇移，梅花破春冻。如此诗事奇，我肯陈言用。诗成还君图，请入旧时梦。《顺安诗草》。

钱杜 详见"流寓"。

《月夜听秋图》为王少吕 致望 作

秋风吹满林，梧竹泻清响。碧云净如水，帘卷山月上。荒蛩何处吟，疏篱开十丈。奚童抱古琴，知音结清赏。天籁落空中，幽怀绝尘想。《松壶书赘》。

计楠 详见"集文"。

雪夜怀宋金庭崇明

纸阁夜窗明，坐拥羊裘冷。忽接故人书，具述偷儿猛。画卷付逝波，敝裘失几领。况当岁暮时，海天更凄冷。挹注向同寮，慷慨怜吾等。琴韵复悠扬，铎声自恬靖。清时法网严，野汛刁斗警。遥知无累人，入夜心更静。驿路报梅花，客心感萍梗。一杯浊酒浇，三更清梦醒。雪深人未

眠，残灯照孤影。《梦香阁诗》。

蒋宝龄 详见"流寓"。

甲申冬过访王旭楼茹古斋，尽观名人卷册，归作《寒窗读画图》，并题奉赠

飒然枫叶里，来访老臞仙。迳入烟墨海，同参董巨禅。坐中无俗士，尘外此清缘。准许频相过，销寒欲雪天。《琴东诗选》。

方坰 详见"流寓"。

接仲子湘书，述武林旧游并招往盛泽

人行绿竹寒泉里，寺出江光海色间。曾共清秋登佛阁，俄惊三载别孱颜。书来易触林峦思，客久真输鸥鹭闲。预约松陵移短棹，仍倾腊酿话青山。

盛湖留别诸同人

盛湖之滨足幽胜，十锦香波淡空翠。群鸥拍拍戏沙渚，细雨丛丛长兰蕙。洞庭两峰互娟好，隐若蛾眉立天际。可怜坐雨连朝昏，那复乘舟访韶丽。且从朋辈遣岑寂，更约芳华迟来岁。《生斋诗稿》。

张开福 详见"流寓"。

呈王旭楼

门巷乌衣旧，家传墨宝多。客来稀折简，兴到忽高歌。事忆百年远，交论三世过。春风曾我约，卷轴静摩挲。《石匏小稿》。

徐琢 详见"流寓"。

赠沈南一

於菟三日，气吞全牛。老骥伏枥，不争骅骝。之子粲粲，珠玑琳璆。生气蓬勃，元精黝蟉。放言遣辞，如江河流。岂无泥沙，毋忘爬搜。既精既博，亦优亦柔。矫矫斯世，寥寥千秋。我言子然，子行我忧。我忧夫何，策我则畴。老之将至，桑榆其偷。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期子之来，各敬尔修。见《诗萃》。

张履 详见"集文"。

寄怀周柳初 梦台

柳初不偶人，所造殊拙妙。发言靡近旨，评古具深照。几载寄吾乡，落落非关傲。苍茫暮寒天，孤峰自青陲。《积石诗存》。

喻兰 详见"流寓"。

和张春水 沧 消夏韵，即以留别

老我飘零尘海中，彩毫憔悴客囊空。芭蕉叶碎心难展，薜荔衣单汗未融。聚首他乡三伏日，离愁终古一帆风。明朝归向桐江畔，鸥鹭相思梦可同。见《诗萃》。

杨韫华 详见"流寓"。

题仲子湘《旧时月色楼图》

纤云四卷玉宇碧，水晶帘外秋无迹。楼阁高寒入画中，隔帘窥见玲珑月。弯弯唱出记儿嬉，此月曾经照我时。

先人老屋谁家住，乌鸟难忘旧宿枝。牵船未得牵萝茇，巷陌春风似相识。花影重移到槛前，无多家具留残帙。残帙堆床共酒卮，多情明月亦相随。举杯邀月月无语，与尔忘形本宾主。《枣花馆稿》。

赵函 字艮甫，号菊庵，邑之黄溪人，震泽籍增监生。

绿晓庄在吾乡舜湖之东，为明高士卜孟硕先生故居。杨辛甫绘图寄示，题二律句归之

一椽投老舜湖东，宝剑常怀烈士风。同甫奇才埋牖下，季心猛气盖关中。春深别浦滋新渌，雨过凉云压断虹。忽忆髫年游骋地，往来射鸭挽轻弓。

子云卅载辱相知，郑重书来感鬓丝。通隐但寻何点传，爱闲常醉习家池。樱桃湖畔春如客，鹎鹅声中梦亦痴。更约水天谈佚事，江南又到熟梅时。

赠张春水 澹

残雪闭门里，相逢古逸民。知君甘濩落，有妇共清贫。汲水寒漪活，吟诗野屋春。此时舜湖畔，应是望归人。《乐潜堂诗集》。

柳树芳 字湄生，号古查，邑之汾湖滨大胜村人，监生，入成均。

王丈旭楼 鲲 雨过草堂话旧

风花一霎草堂秋，重过西窗话旧游。读画早青群士眼，时见示徐虹亭太史白洋山人画卷。著书易白十年头。著有《松陵见闻录》。生无俗好惟金石，老有闲情到鹭鸥。此后莫嫌村冷癖，定烦书札问潜脩。《养馀斋诗集》。

朱绶 字仲环，号酉生，江苏元和人，道光辛卯举人。

寄吴江仲子湘 湘

渔兄樵弟共招寻，自有萧然物外心。老屋荒寒著书罢，雨中秋色一湖深。《知止堂诗录》。

董兆熊 详见“集文”。

简沈南一 曰富 孝廉

林庐小别近三年，甫里幽忧赋自怜。愧我丛书难卒业，羡君文海已成编。君近辑本朝诸名家文。鸿飞江上枫初冷，人倚楼头月正弦。何日剡源一乘兴，雪溪来问夜航船。《味无味斋诗钞》。

陈寿熊 详见“集文”。

同人校杨辛甫丈诗稿毕，会令子以遗影属题，即书其后

同辈初盦死，周叔斗丈。濡毫老益工。文章馀劫火，丈家被灾，所爱书画殆尽。怀抱自春风。三复悲存没，中宵感雁鸿。宣和一片石，手迹等飘蓬。赤甫弟尝有薛素素墨兰便面，丈以绿宣和眉子砚易之，有诗存集中。弟亡后，二物皆不可问矣。

沈沃之 曰富 五十生辰，用闰字韵

沈侯总角交，吾党最神骏。妙年擅声誉，早列顾厨俊。折节师儒修，错磨益温润。论交谐众芳，应务张八阵。太丘道惟广，彭泽情不吝。惟其和不流，宜获朋友信。今兹曰艾年，四历重午闰。选胜客咸集，排日觞屡进。在坐几素心，顾予亦班鬓。遨游云龙追，怀抱水月印。落落相与

意,要非众所趁。祝君复何有,前席片言仅。百年奉慈闱,与君俱处顺。《静远堂集》。

朱伦 字茗生,号条生,江苏吴县人。道光己酉拔贡,官户部七品小京官。

题沈孝廉 焕《城南读书图》

冰雪聪明兰蕙姿,相逢犹恨识君迟。如云高谊而今少,凄绝师门感旧诗。

披图我忆鲁灵光,跌宕风流翰墨场。带草一庭寒雨积,分明邻笛听山阳。《万卷书屋诗》。

集诗 土著

明

卜舜年 详见"文苑"。

送侄三郎北上

三郎意气骄难伏,万里关河陡欲行。直以丹心酬国士,休看白面哂书生。笔投春雪虫书坠,鞭画寒云骥足轻。寂寂洛阳嗟贾傅,萧萧易水涕荆卿。牛轮鹤盖牵官道,凤阙麟台点帝京。惜自梁园辞玉树,贪来汉苑觐金茎。葡萄绿醑他乡客,杨柳轻阴故国莺。鸣剑横过感乐地,挂弓高出受降城。风沙迅炮惊□□,霜月繁笳想弟兄。天子拊髀求缓带,名王系颈得长缨。朝游瀚海波咸静,夜踏燕然火不明。老我东山欣折屐,遥闻小谢起勋名。《绿晓斋集》。

仲绍颜 详见"文苑"。

题卜孟硕画《柳村图》

山村种树只种柳，山翁闲健沿村走。露头见踝出两肘，时光那识卯与酉。白日逢人不拱手，经过勿惹村中狗。桥西短屋有朋友，特地打门来吃酒。《克三集》。

国朝

计大章 详见“儒林”。

看花钮易庵 榮 斋头

五柳门前面绿畴，庭阶卉木自清幽。海棠雨后开西府，芍药春深映玉楼。忆昔孤高推蒋诩，时通三径待羊求。素心乐与同晨夕，不厌南村几度游。见旧志。

计东 详见“儒林”。

雨中家居，喜李山颜令子约山枉顾草堂

远归暂喜卧江村，急雨连朝野外昏。方共老妻尝菊酒，最宜好友到蓬门。通家孔李情偏切，养子孙刘话并存。何日寒灰看复热，阿翁鞭弭遇中原。《改亭诗集》。

王奂 详见“文苑”。

观卜孟硕先生画

山嵯峨，树模糊，天地无风水作波。小米是其弟，大米是其哥。身后身价重，世上犹珍旧画图。画图虽好有时败，姓名表表传不磨。先生有遗宅，住我年半百。依稀瘦宋当时迹，往往得看诗画册。笔墨区区沛若新，惆怅斯人不复获。《可庵诗钞》。

计默 详见“文苑”。

寄白洋散人徐溶

吾庐傍水村,地气苦卑溼。秋雨犹湿热,不袜赤双足。潇洒忆徐君,扃扉水净渌。性生喜读书,撑肠而拄腹。馀事工图画,清溪共苍麓。仿佛元四家,叔明谓石谷。尤慑伏。早岁得师承,艺苑任驰逐。流传动公卿,右丞谓麓台。为刮目。轻簏携满袖,生绡堆满屋。人苦酬应烦,君独点染速。近亦自矜惜,清闷同轨躅。乞画非解人,启椟且韫玉。性顾率吾真,雅不事边幅。所耽惟诗歌,歌罢还朗读。常慕苏门笑,窃耻阮途哭。白洋曾缔社,雅集玉山续。近有白洋雅集诗,予见之。怅途阻近游,闻声增感触。维昔丁卯桥,历今子午谷。胜地以人传,快君惬所欲。何当谋菊饮,纵屐联野服。《菉村诗集》。

仲枢 详见"文苑"。

赠史玉长

高隐今谁属,清风夙所推。杖藜经略约,环水隔尘埃。赋谢黄金买,书禁白发催。忘年不我弃,枉驾肯频来。

自问何为者,无如稚且狂。多君优齿德,待我过谦光。让履因居近,分茶觉味长。最怜予渺末,情重不能当。见旧志。

仲楷 详见"文苑"。

秋夜怀拱辰三兄往虎丘访钝翁汪先生

阴雨连霄滴,西风卷地秋。一灯怜独影,数叶伴孤愁。此际怀灵运,探奇到武丘。骤凉天莫测,曾带夹衣否?《池

塘遗草》。

仲周需 详见"宦绩"。

赠徐南邨 继稷

高风在昔怀悬榻，交契如君念席珍。赓集百朋声律应，咏追四始化裁新。以文会友客无俗，主善为师性率真。相见欢然还惜别，关情端属素心人。《前村吟稿》。

张继龄 详见"艺能"。

赠徐筠窗 溶

学书我未成，学画君已到。荆关董李间，笔意能先造。得法在二王，已曰升堂奥。白洋散人名，藉藉远迩噪。高怀万仞峰，幽趣千岩瀑。雅有山水情，独擅烟云妙。愧余未成名，濡毫长自笑。允当从子游，翰墨为我教。见《诗萃》。

徐继稷 详见"文苑"。

赠仲孝子有馀

有子念所生，承命自北堂。新婚衾未暖，反哺离鸳鸯。雏羽顾未丰，寻亲万里长。野店乌啼月，山径草凝霜。途中更寒暑，艰食单衣裳。思母独倚闾，瞻父天一方。此时难为情，涕泣感参商。

参商嗟远隔，何时共朝夕。巉岩复波涛，险阻备跋涉。皇天其佑之，幸不毙劳瘠。力疲途亦尽，父子重相得。已离十六春，相逢不相识。悲喜慈交加，感彼亲与戚。

亲戚问讯来，鸡黍相邀去。情话衷未申，聚散天涯暮。孝子遥迎父，良人宁弃妇。还恋在家山，洒泪别祠墓。江

流去不返，魂梦常飞渡。见旧志。

陈尊源 详见“文苑”。

赠别计筹山

西风吹客上征鞍，眼底新愁压旧欢。天外去来宁有意，人间离别总无端。秋花惨淡成孤赏，凉月迷漫只独看。两地关山试翘首，霄衢苍莽不胜寒。《浪游小草》。

史善长 详见“文苑”。

题程箫庭 际韶《花屿读书图》三首

十年前有比邻约，已见凌云绝妙辞。却喜归帆千里外，秋庭同对好花枝。

木末搴华证素怀，风梧露箓净于揩。玉杯繁露饶新著，不碍窥园兴自佳。

柴关窈窕粉垣通，匝院疏阴倚晚风。他日一瓿如可责，过江枕秘问王充。《秋树读书楼集》。

程邦宪 详见“宦绩”。

送锡兹侄 庆龄 之官粤西

天末凉风送汝行，无言可慰别离情。枫江客梦飞千里，桂海天香满一城。得失鸡虫嗟薄宦，屡试南宫不第。浮生蜗角误微名。十年有约重相见，应喜衰翁曳杖迎。侄有“十年后即退归”之语。

除夜示儿子 庆华，初自滇归

壑蛇去意已逡巡，又见琱盘彩胜新。可奈一年将尽日，相看万里乍归人。灯花巧助今宵喜，椒酒先迎隔岁春。

是日立春。一事关情风雪里，破窗梅萼渐圆匀。《迟云馆集》。

杨秉桂 详见“文苑”。

题张春水 澔《鸿案联吟图》

春水继室姓陆氏，号璞卿，工诗及画。武进汤雨生都督为作是图。

磁珀引针芥，物理相感召。惟君夙擅诗，孤唱乏同调。吟朋岂不多，睽隔每心懊。风始奏房中，此堪托永好。花叶对当闲，不言意自到。我里有婵娟，媚学由年少。烟萝闭幽姿，诗书崇雅操。闻风慕梁鸿，居然古德耀。终竟两美合，春风助妍妙。于焉事唱酬，乐贫互慰劳。风雅非剽窃，真实时检校。辛苦此红楼，浮华净于扫。银钉灿双影，作花辄四照。清光忽大来，明月离海峤。《潜吉堂诗录》。

仲湘 详见“文苑”。

送徐兰叔 锡第 试吏浙省

营得微官二十年，今春始动宦游鞭。世途逼仄艰投足，家累支离藉息肩。北地尘沙人卧病，君五月中抱病都门。西湖风月吏称仙。一言敢效临歧赠，莫忘霜华已刺颠。《宜雅堂诗录》。

沈曰富 详见“文苑”。

寄仲博山 孙樊 台州

天台四万八千丈，闻有真仙居上头。云际飞凫看益远，海滨佩犊愿应酬。稚川漫筑丹砂灶，坡老先开翠阜楼。三十六鳞江水阔，故人新拜醉乡侯。《受恒受渐斋集》。

集诗 闺秀

明

李因 字今生，号是庵，浙江会稽人，海宁光禄寺卿葛无奇妾。

赠柳如是二首

不解长条系别离，一声折柳正相思。秋风犹恐成憔悴，好护青青似旧垂。

昼掩章台自著书，十离诗就寄双鱼。扁舟三泖烟霞迥，觅得莼芽伴索居。《竹笑轩吟草》。

盛湖志卷十四终。

盛湖志卷末

旧事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调征倭寇。提二竖孙并狼兵数千至，日索有司捕蛇槛犬为食，与官军夹击于王江泾。大败之，斩首二千级。时土兵有腊其肉者，人为语云："花瓦家能杀倭，腊而啖之，有如蛇。"《明诗综》称曰"花瓦谣"。按：王江泾属浙省，官军之捷见《明史》。旧志为新杭市载入，今仍之。

国初，邑镇之被兵者有三，黎里、震泽、盛泽也。湖盗沈胖聚众掠松江归，而持其物货于盛泽。官侦知盗之在是也，遂屠盛泽。邑《沈志》"旧事"。

顺治二年十二月八日，谍报贼在泖西，发兵出剿，贼遁去。官兵至盛 原本误作"上"。泽镇，纵肆淫掠。总镇闻，枭示十数人，令搜各船，所掠妇给还本夫。兵士畏法，以所掠之妇沉之江中。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

乾隆时，我里王可君进士元照与同邑费鹤江进士振勋，俱在四库馆缮写。书成，得议叙内用中书，外用知县。费由中书得试差官，至给谏。王以为外官可免岑寂，就选得广西苍梧令。课士爱民，治行卓卓，独不忍用刑。一日

决囚，系大盗，面目凶悍。王为监斩，刽子手斩囚讫，挈头至案下呈验，请官用硃笔点之。鲜血淋漓，须髯戟张，目闪闪如电。王大骇失色，竟以此得疾卒。

盛泽附近，于嘉庆十五年四月初二日戌刻，雷电大作。风雨中夹杂冰雹，猝从西南而来，击瓦敲墙，几有倾屋之虞，无不惊皇悚怖。其雹形圆如弹丸，大如桃核。外光莹而内有质，绝似水晶，中嵌一矾石者。为时未久，即晴止。王鲲《见闻随笔》。

道光二十三年冬，王家庄烈妇沈程氏，为夫弟沈某所戕最惨。而报官时，其家讳言夫弟有兽心，诡以借钱不遂启衅，致误伤殒命。县令萧据以详司。廉使已知其实，发府提讯。氏母年已六旬，到案仍执原辞，盖恐污女名也。问至十三次，案未定，母大恸。同寓有老幕，询其故，谓曰："若下次再问，但云我女惨死，如是贞烈可知。彼行凶者，我不知其何心也？"如其言，官令具结先回。提凶者严诘，尽吐其实，遂以斩立决定案，竿首于其间。里人具呈公请随案奏旌烈妇，遂建坊于狭港扇，因题其坊曰"礼严通问甘珠碎，义守靡他比柏坚"。呜呼！烈妇亦可瞑目九原矣。

羽士张赤岩自平望分居盛泽西城隍庙。其始至也，为人修斋醮必虔，弹丝品竹，无不入妙，里人延请之。羽流嫉其能，不为助张。遇有法事，其侣尽用平望人。不数年，平望之侣鲜工音律者。张遂寂守不出，斋供益贫；城隍庙之徒亦散，仅用一牧竖执役。未几，收为徒。一日，有祈福于神者，给钱七十文，师尽入诸己。徒语侵其师，

师怒，欲殴之，徒竟以菜刀劈师头而死。于律徒应凌迟，而乡愚无知，以为报官则地方滋累，不若生钉诸棺，偿师命。议定，用散石灰纳其口中令死，然后入棺。徒狡甚，灰入口无多即佯死，比殓，居然死人矣。众舁其棺置于厉坛，夜半掀而出逃。至其家伏数日，莫之诘，则扬扬游于市，遂还俗为牧竖如故。后数月，师为厉乃死。时咸丰七年某月也。

朱法大，东舍港人，牧竖耳。开赌于盛泽，凶横滋事。其所居枪炮林立，捕者莫之敢撄。咸丰九年，苏抚徐庄愍有壬深知其人，恐为变，捕之急，逮其弟法二置于狱。法大仍跳梁，执其仇家沈姓绰号滚灯，刳其腹，纳砖石于中，沉诸河。及贼警日至盛泽，乃谋请释法二，令团练。于是法大益横。及贼来，以团练杀贼为名，索饷无应，将不可测。今记名提督孙金彪，时年十七，纠众千馀人围法大，于西市获之，与其弟法二并羽党二十馀人尽歼焉。时十年七月初一日也。孙氏遂立保卫局。参邑《续志》"纪兵事"。

咸丰十年四月，粤匪窜陷郡县，盘踞禾城，以盛泽为买卖街。初到，虽略劫掠，后即设伪官，有门牌捐、红粉捐。红粉者，火药也。稍不遂，辄受拘絷。至冬，设局收田租，尽伪官为之，于官塘、三里桥、七里湾诸处设卡，凡民船出境者必勒索。嘉兴之贼赖以接济。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数倍平时。其伪官若沈枝珊、李广亭等，后皆伏法。有陶某者，在盛泽导贼为丝绸各捐，巧立名目，自肥身家，人尽衔之，独漏网焉。同上。

同治三年，郡县既复，官军进攻禾郡，湖贼屡窥盛泽。

正月二十四日，贼图援嘉兴，窜南麻、坛邱、四亭子、新塍，思犯盛泽、平望，扰我后路。淮阳太湖水师败之。二十八日，贼复至盛泽，围王江泾后路营盘。是日，分防县丞及驻防炮船皆飏去。大纵火，焚民屋几大半，居民践踏落水者数十人，皆土匪导之也。本《吴中平寇记》、《平浙纪略》，参邑《续志》"纪兵事"。

兵兴以来，各省设立厘捐，以济军饷。事平，仍不能撤。吴江设捐局二，一在同里镇，一在盛泽镇。盛泽局兼统震泽镇厘务，以丝绸为大宗，所入尤巨。凡水道总要处，皆设分卡，商民往来货物皆有捐。若铺户捐，于同治九年知县黎庶昌详请豁免。米捐，后亦奉巡抚通饬豁免。邑《续志》。

异闻

周两峰兆南，恭肃公第二子，登乡科，为许州守。致仕家居，恬洁自守。至己酉，年九十一矣。抱病月馀，忽有所见，曰："嘉兴府请我为城隍。"遂绝饮食，请僧众诵经，与曾孙辈皆念佛。至六月三十日，曰："明日初一，要到任。我今去矣。"遂卒。先是吴江沈上舍天彝，于本年正月初一日，梦到本县松陵驿前，见车马骈阗，船旗帜舣于水滨，曰嘉兴府迎城隍。乃登楼聚观，导从拥卫，一人袍笏朱衣，自城至舟，乃两峰公也。至是始验。沈瓒《近事丛残》。

盛川有山老者，笃实人也，夙与史明古交契。时患疫，一夕见两鬼偶语曰："明日史明古当至，吾侪何所投避？"

其一曰："床下有空瓮，可潜入焉。"是夕稍愈。明旦，明古果至。山语其故，即命取泥封其瓮，投诸盛泽荡中，疾遂愈。明古正直，鬼神见惮如此。《松下客谈》。

司理王绳河家彦居茅塔村。未遇时，借村中仲氏小楼为授徒地。仲辞以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于其内置榻几。夜分，燃烛而坐，见东壁有四五寸小人，各执旗盖数事，列队前行。后一人冠带肩舆如州府官。王熟视良久，击案叱之，皆木偶也。《觚賸》。

卜景川梦熊妻沈氏午睡方熟，梦中忽闻拊床声。氏惊醒，顾床前无人。复睡，则拊声益厉，若斧擘，乃下床趋。甫出帷，屋崩激土弹足，床后高墙已倒，床碎如梗。非拊床声，则身糜矣。盖若或佑之也。本栗邑撰传。

圆明寺钟，宋乾德中僧月觉募蜀铜铸造，四方士女争投精金冶炉中。钟成，其声越麻溪、平望、黄溪、王江泾诸镇。明嘉靖二十三年，倭寇为乱，县取钟铸大炮，莫能碎。有人谓以黄土实之，当碎。工如其法，乃碎。其人忽不见，咸疑碎者即铸者也。今之钟乃国朝康熙三年重铸。旧志。下五条同。

杉杉子，齐人，不知其姓名。年约二十三四，自少学禅。闻吴江卜孟硕聪明绝类，不禅而仙，意欲度之，来止盛泽目澜庵。未几，其父迹至，令归，不肯。父迟留未返。杉杉子见孟硕，夜间共榻，阖户息火，负衣抵足，徐言来意，盛称学仙之谬。孟硕负气坚拒。夜半，乃大号，声出户外，移时稍合眼。觉而索之，杉杉子已不知何往矣。晨至其父处，亦不复见。其父乃归。后孟硕思之不得，每涕

泣云。时明崇祯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

相传盛泽荡中有大蛇如龙，自建大王庙而绝迹。有珠蚌大如船，自建圆明寺高阁而罕见。

镇之东南隅为龙首。龙不可犯，故昔人只建草厂设渡焉。庵与桥，皆后人增建。

有观盛泽地理者，谓东南宜建塔。又云，于天乙、太乙两方建之，尤大利。嘉道间，有人于庄屋相近空地，用砖累成一实心塔，市业果利。旋圮。今地名塔场。

鬼神之事，儒者所不道。然正直之人殁而为神，俱见载籍。澄源乡土谷祠碑载，神为计需亭先生。计固隐君子，殁祭于社，理宜有之。

五牛圩，康熙中野人耕田，觉田水若漏卮，徐视田中，有涡旋焉。讶而探之，中空，而其旁甚阔。以畚锸掘之，有石屋焉。计缒而下，见一石门扃固，并力发之。中是墓道，石室黝深，二朱棺铁索悬焉，有碑曰宋秦丞相墓。其旁迄无物。群疑为秦桧也，欲发其棺。旋有沮之者，惧祸而止，仍布甓填土，至今尚存焉。考秦桧墓在江宁，先为秽墓，后为盗发。五牛之墓未知如何也。袁栋《书隐丛说》。

新杭市周某家有婢，归探其父母。行至杨桥，见一伟丈夫，长二丈馀，头顶元巾，身穿蓝布袍，森然来逼。婢惊号。时正日中，耘者俱在树阴息力，闻声群起，皆见此怪，噪逐之。长人狂走田中，足离禾苗尺许，既远而灭，不知何怪也。沈日霖《晋人麈》。

嘉庆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初更时，盛泽荡中盈千灯火闪烁不定，并有鸣金呐喊之声，恍如巨舰艨艟乘流犯镇之

势。居民惊怖，持灯往探者以千计。辗转讹传，阖镇骚动，逾时始息。《见闻随笔》，下同。

嘉庆十五年四月，我镇忽讹言流布，有远方匪徒潜踪匿迹，以药符之术专事拐人，不仅童子，且及老壮。遇人有可乘之隙，以手按之，其人口即缄默。但见水道夹于旁，猛虎虺蛇蹑于后，欲思还顾，求生不得，惟有随之而去。迨达匪所，听其所为，如抉眼斫脑，剖取睾丸之类，以供药用。遂使人各戒严。越旬日，而其说始绝。后详审之，实无其事。

嘉庆十八年六月，杨明经秉桂同黄孝廉士灿寓西爽轩僧庐读书。其地为盛湖东南僻处，芦苇萧瑟，人迹罕至。一夕吹灯就寝，忽鬼声啸聚，窗外月白若霜，炎暑尽失。黄战栗至卧榻为动。杨起燃烛，呼僧明道，索其所藏梨花佳酿，佐以菱藕之属。三人酣饮达旦，为僧画兰而系以诗。杨秉桂《潜吉堂杂著》。

平望翁有仪之女名慧，生而娟秀，许字盛泽王氏子。未及笄而病，忽谓其母曰："今日婿家有人来问。"果遣妪来问疾。未几，母与慧相继卒。婿未续聘，先纳妾生子矣。婿偶昼寝，见一妇率女自言平望翁氏，与尔联姻，不来迎我木主，今控于城隍神，蒙神差役送我至尔家。婿妾亦见其女，言其衣裳服色，则殓时所服也。于是婿备鼓吹迎其画像、木主入王氏祠。翁广平《平望志·杂记》。

盛泽秦某联姻于平望张定仁，女名云姑。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将嫁暴卒。张讣知于秦。越二日，云姑忽手足展动，逾时即苏。启眸问父母曰："此何处？我乃乌

镇朱氏女，名阿静，今年十九岁矣。于中元节为阴差所误拘，比及审明放归，则身躯已腐。差恐受谴责，故令在此守候，借汝女之体托生。”张即报知乌镇朱氏，并闻于盛泽婿家。婿曰：“是有夙缘，娶之何伤？”遂届期仍行亲迎礼，伉俪殊相得，惟所谈皆乌镇朱氏事。询以平望风景，则茫然未知，低头含笑而已。

杂识

周白川用，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恭肃。父赠公某，赘于里中计氏，用因少长(于)外王父家。通籍后居烂溪之西，其子孙复分居五牛、谢天港等处，遂世居焉。著有《恭肃公集》。旧志。

卜孟硕舜年父梦熊，倦游归里，家有桂树已枯，忽焉发荣。未久，舜年生，故小字曰桂。张志达撰传。后闻杜松、刘绥二将丧师，赋长谣千馀言以诟杨镐。按：原刻此诗未缺，新刊缺之。其雄才直气尽发泄于是篇。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每于暑月，首挽高髻，身衣大红苎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面长三四尺，而袖小，盖仅方广数寸，见者皆指为狂。《觚賸》。雅好点染。当月夜，往往兀坐树下，想像烟林，达晓不寐，故其运笔磅礴淋漓有仙气。《百城烟水》。震泽庄端甫汝培与为友。舜年于世少许可，独喜汝培，唱和最富。卜敏捷，庄沉著，两人互相誉也。《诗粹》。尝诣黄溪潘木公一桂家，卜偶出对曰：“白漾湖边雪白，白鸡啼白昼。”潘答曰：“黄家溪上蜡黄，黄犬吠黄昏。”相与拊掌大笑。钱墀《黄溪志》。

圆明寺，相传秀水朱文恪国祚读书处，曾留墨迹。其殿榜与山门“衍庆”、“圆明禅寺”额，皆禾郡谈相所书。谈有书名，笔力雄厚，旧志称为一邑之冠。明季及今寇变，幸未被毁，后为俗僧易去。惟宸洲道院、玉皇阁匾犹谈书也。旧志。

计甫草东至吴门，称门生于黄孝子向坚。或言孝子少文采，子何师？东曰：“子夏论学备矣。人固有能独身徒步，求亲万里蛮瘴之乡，卒奉二亲以归者乎？天地鬼神实敬之，而何吾之不师为？”《魏叔子文集》。东尝论诗曰：“学诗必先从古体入。若先学近体者，骨必单薄，气必寒弱，材必俭陋，调必卑靡，其后必不能成家。纵成家，亦洒削小家，如许浑、方干之类是也。”其论最中近日词人隐病。东诸体俱工，尤喜其五七律，气体浑雄，不可多得。林昌彝《射鹰楼诗话》。秀水计曦伯光炘尝得《天尺楼纪年草》一卷，世少传本，皆戊子一年之诗。时顺治五年，东方二十五岁，居忧服阕时所作。东又精医理，他书不载，仅见此集古荻子序中。集有拟五君咏，乃殷伯夷、汉诸葛亮、焦光、晋陶潜、宋郑思肖也。后东定全集时，此集诗俱不录入，岂晦其少作耶？《灯窗琐话》。

张雪窗世炜儿时，至盛湖卜氏从母姨家，见破轴笔势飞舞，观其款识则孟硕寿其族母之文。其书学祝京兆而瘦劲者，文则零落不可读，盖三日前剪为袜样，惜遇之不早也。张世炜《松陵诗约》。

黄圭庵容寓居庆寿庵，庵僧皆从之游，故能诗者多，且善收藏。明沈、文诸公书画、手卷、册页、堂轴、条幅，

名流过访往往得观。当容居庵时，潘耒、徐钪、汪文柏、徐崧皆往晤焉。

徐松之崧著《百城烟水》，录载苏郡诸邑名胜。其吴江一卷内，所述盛泽诸条，若排次为一篇，颇可得里中方隅，及国初渐臻繁盛光景。

钱宛朱云客授我里最久，后居西湾。所著《盛湖诗乘注》冗而罕引古籍。惟云朱明德、吴统持、范承庵始往来于里中，后皆居焉。关帝庙、大王殿两碑皆计默撰文，张继龄书，云与同时，见闻颇确。以山老为盛山人，则误。以施亮生为里中张氏子，可勿论也。潘明君其灿云："盛泽去予家五里，有艺能文墨之士，如徐杉亭父子山水，张瓜田美人，张浈江小楷，仲慕斋围棋，朱荇村诗酒，仲亦山、吴惺堂之文章，皆卓然可传。予每与之流连，意未尝不在白洋一曲也。"又凌保鳌树屏云："盛镇诗人有卜孟硕，隐逸有潘无隐，艺术有汤雨七，寓公有杨南峰、沈石田。"其实瓜田禾人；无隐名一桂，黄溪人，后迁镇江；惟仲慕斋里人，名经邦，亦山之季弟。而杨南峰循吉曾寓于里，则前人均未述及。《上枝楼集》潘、凌两序。

钱叔美杜，嘉庆时，寓其嗣子小谢二尹廷烺丞署，与里中杨辛甫秉桂等结诗社，甚相契。尝访明才媛柳如是故居不得，为作小像以志慕。幅巾道服，似参禅悦，无脂粉态。张船山问陶曾赋一诗云："红豆花残又几春，一枝烟柳尚丰神。伤心家国无穷恨，且恕才人为美人。"钱亦和之："风柳长含六代愁，居然身殉绛云楼。怜他夫婿真无赖，早逐降旛出石头。"杨尝欲以像勒石，筑小祠祀诸十

间楼，不果。十间楼者，栢家桥北一带是也，即《觚賸》所云归家院。

道光庚寅，我里郑晓山照重刻《绿晓斋集》，搜罗孟硕遗事之见于各书者，列诸篇首，而犹遗邑人朱柳塘逢泰《卧游随录》所载。《录》凡四卷，其卷一有顾道行大典《桐阴清话图》，孟硕题云："桐花香，桐叶冷。主人闲，客子静。安得三千界，摄入双桐影。"卷二云："孟硕高士也，诗文外更善山水，流传甚少。予家藏《观泉图》，墨韵淋漓，笔情飞动，全学吴仲圭。"卷四云："友人以孟硕《雪景》示予，重岩岑寂，茅屋中一人拥炉而坐，颇得冷趣。自题云：'寒岩照茅屋，四壁虚白生。拥炉香一缕，时闻崩雪声。'"

仲博山孙樊诗好作险语，家故贫，设塾授徒。一日，题《牟将军宝刀歌》，忽得"十万头颅浴寒雪"七字，拍案狂叫。一童子与同几坐，骇极，遂得颠疾。可谓诗狂欲上天矣。《灯窗琐话》。

盛湖志卷末。